初級中學用

基教本國文教本

本書科

第六册

周頤甫編

蔡元培校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
（一〇〇二八）
初級中學用
基本教科書
國文教本六冊
第六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纂者 周頤 上海河南路
校訂者 蔡元培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基本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國文教本第六册目錄

一 紀韓愈舉事閎 名……一
二 紀楊安城事閎 名……六
三 與潘次耕札 顧炎武……一〇
四 遺荔鬼饒書 王 生……一四
五 爲學與做人 梁啓超……一七
六 敬業與樂業 梁啓超……二八
七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三六
八 答劉蒙書 司馬光……四二
九 江浙兩大獄記 全祖望……四七
一〇 獄中雜記 方 苞……五三
一一 記花牌樓之獄 曹孟其……五九
一二 越州趙公救荒記 曾 鞏……六七
一三 崇安新置社倉記 朱 熹……七一
一四 乞里人共建義倉引 劉大櫆……七七
一五 江北水災 釋敬安……八二
一六 兵車行 李孟平……八五
一七 大岡步圍練公局記 龍啓瑞……九〇
一八 患盜論 劉 蓉……九四
一九 誣盜記 劉 鶚……九七
二〇 趙伯先事略 章士釗……一一二
二一 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傳 章炳麟……一二〇
二二 獨立自尊 朱宗萊譯……一二八
二三 團體生活 王光祈……一三四
二四 歐戰與哲學 蔡元培……一四二
二五 互助論的大意 高一涵……一五二
二六 世界大同論 周亞衡……一六八
二七 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 梁啓超……一七九

二八　石油考　章鴻釗……一八六
二九　木棉考　俞正燮……一九六
三〇　遊九鯉湖日記　徐宏祖……二〇二
三一　鴨蛋島記　田北湖……二〇九
三二　訛言惠士奇……二一四
三三　新紀元報發刊詞　章炳麟……二一九
三四　却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　章炳麟……二二四
三五　論學制　俞非燮……二三一
三六　改良學制私議　但燾……二三七
三七　復章行嚴論改革國會書　章炳麟……二五三
三八　復令嘉井幸書　章炳麟……二六三
三九　答王无生書　馬浮……二六八
四〇　答朝日新聞記者書　孫文……二七一
四一　中國國民革命與日本　蔣中正……二七七
四二　難二則　章非……二九二
四三　毀學桓寬……二九八
四四　爲何研究科學　如何研究科學　翁文灝……三〇四
四五　對於自然科學的大概觀念　翁文灝……三一七
四六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梁啓超……三三四
四七　首陽山賦　杜篤……三四九
四八　筆賦　蔡邕……三五三
四九　大唐中興頌　元結……三五七
五〇　贊三首　章炳麟　宋犖　范曄……三六〇
五一　箴雨首　曾國藩……三六六
五二　器物銘　王禕……三六九
五三　元劇之文章　王國維……三七二
五四　漢高祖還鄉　雎景臣……三八五
五五　楊椒山寫本　王世貞……三九一

基本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國文教本第六册

一 紀韓登舉事

韓登舉者，山東登州人。其祖父效忠，初至奉天復州，庸於州人侯氏家。負人博債無以償，遂逃至吉林之夾皮溝，業采金。夾皮溝者，吉林產金最旺處也。其地在萬山中，山形環曲如盤，東倚金銀礪嶺，西迄老營場之渭沙河，計長三十五里；南至女道溝前嶺，北至五道岔帶山，計寬二十餘里。其水西南入渭沙河，由老營場曲折而東，依夾皮溝河右岸，歷頭二三四五道岔；其左岸則頭道溝、山梁、老西溝、大猪圈窩棒溝、岔頂子小南溝也。各溝共約面積七八百方里。溝內沙石翻騰，如岡如阜，皆當時老礦，今產金已漸耗竭。其新礦則在熱鬧街之上游，相距里許。華民之業金於此者，計十家：曰玉盛發，曰公盛興，曰馬架子，曰興順堂，曰泰和成，曰楊成富，曰福興永，

曰義興和，曰韓受恒。每家工人計各七八十人。效忠至，一二歲後，聲勢漸廣，十家者皆受節制焉。效忠結異姓五十餘家爲昆弟，招集壯丁礦夫至四五萬人。經營實業，資其生計，流氓皆歸之，俗稱之爲韓邊外。日人常謂吾吉林境內有一獨立小國，實即效忠也。

其在夾皮溝釀金之法：每年四月八月向金幫每戶徵金六兩，商店則家徵二三四金不等。把頭每名納金一二錢；礦丁每名納金二三四分不等。耕地一晌，徵租六斗至一石二斗不等。伐木百株者抽稅十分之一。獵鹿，捕虎，取葍采藥，均按所值稅十之一。立法嚴而不擾，人莫不便之。蒙境馬賊間有來劫礦者，效忠輒設計擊破之。以故盜賊遠遁，居民罔不安堵。效忠嘗自署其門曰「威鎮江東。」時國家方苦地廣漠，設兵不敷用，因擬牢籠之，使毋爲日俄所甚。吳大澂之督辦寧古塔邊防也，爲書「安分務農」一扁額易其門榜。

效忠沒，子受文羸弱且庸闇，不能用其衆。登舉雖少而雄武有祖風，遂襲其業。

光緒甲午庚子間，嘗兩充練總，防匪安民，地方賴以安謐。大吏以其功入奏，乃授職都司，並賞戴花翎。三十三年秋，徐世昌總督東三省，檄登舉帶練勇，偵勦夾皮溝一帶鬍匪，甫兩月，羣寇爲之肅清。於是加恩以參將用。夾皮溝附近居民之訴訟者，營業者，開礦者，不願受成官吏，而無不樂受登舉之裁處者。四郊多壘之時，固當鼓舞而利用之，以爲實邊殖民之基礎者矣。

【注解】

題解未知作者姓氏。此篇與下篇係從甲寅雜志說元室述聞節錄者。

夾皮溝在今吉林樺甸縣境。自吉林省城南行百八十里至大鷹溝。由此而南三十里爲樺樹林，（即樺甸縣治）又二十五里，爲木奇河。又迤而東南百九十里，即夾皮溝矣。皆韓氏效忠藍穆胼胝以啓此山林也。屬彼勢力範圍者，自大鷹溝起直至古洞河大沙河（二河皆發源長白山北麓，經今安圖縣界，北入松花江。）并及松花江西之荒溝那爾轟等處，袤長約八百餘里，其間山嶺森林，非得向導幾不辨南朔。內有練會處，團勇皆驍勇善鬥。甲午中日之役，曾以其徒五百與日軍戰於奉天海城縣。庚子俄人入犯，竟大挫之於馬煙山，不敢進窺。韓之管內，編戶千八百餘，男婦萬人，凡分百五十牌，守望隨密，閭里宴如，有路不拾遺之盛。當樺甸磐石濛江等縣未設治時，居民訴疾苦，安耕采，莫不惟效忠是賴。中日間島交涉，

日人指此爲世界祕密國，以妄相牽混。溝中金砂，在前清光緒癸巳甲午間最旺，礦丁至四五萬人。此一隅中有戲館兩處，民間交易輒以金砂爲通貨，購一果食，動出金錢許，故四方賈販聞風遙集。凡溝左右諸水，皆匯於富爾河，至西江口與松花江正流合。醵音[illegible]。合錢飲酒也。凡斂集衆人之貨財亦曰醵。　吳大澂字清卿，清吳縣人。光緒進士。光緒十二年曾受命與俄人會勘琿春東界。　安謐安靜也。謐音[illegible]。　徐世昌字鞠人，河北天津人。清光緒進士，累官至大學士。入民國，曾任國務卿、大總統職。　都司前清四品武職。　參將前清武官第一級爲提督，其下爲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參將之等級同於當今之上校。　四郊多壘邊境多事之意。　鬍匪東三省馬賊號紅鬍子。或云：昔年多用土槍，槍口有塞，繫以紅絨一綹，當射擊時，則去其塞而銜之於口，遠望之如紅鬍然，此一說也。或又云：當時匪人行劫，多有戴假紅鬚以恐嚇人，如梨園所演新安驛之類者，此又一說也。或又云：俄國流放罪人多在邊界，往往越界勾結匪人劫掠，以俄人多鬚而紅，故以名之，此更一說也。三說皆似近理，而終無確據。今則紅鬚子之名不常相稱，但曰鬚子，亦曰胡子。吾謂胡子之名最當，蓋以胡地而言矣。

【修辭題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敘事體記敘文。曾氏國藩稱記事之文，爲敘記類，屬記載門。謂：「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大事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範圍甚狹，約以有關政治之大事爲限。本篇所記韓登舉事，實非雜事之比，故當歸敘

記類；嫌其名稱與總名相混，故改稱敘事，與雜記有別。

組織　本篇分三節，前二節敘事主祖父作爲，末節始敘本人，是題前發揮法；但首句先點題直起，定中心，若易爲「韓效忠者，山東登州人，初至……」云云，文字簡省，而登舉事反成附庸，乃乖題旨，此足見行文之不苟也。

首節敘效忠至夾皮溝業采金，因插敘夾皮溝地理及金業概況；用「效忠至」三字，遙承上文，即接插敘事直下，筆法直中有曲，騰挪作勢，一言合拍，何等有力。結處，韓邊外及獨立小國之稱，聲勢赫奕，皆虛寫之筆；爲下文實寫之先聲。

次節，敘效忠釀金法，用實寫之筆，取其法可以仿行也。下敘倘武禦寇，則用虛寫，所事既不同，行文亦有變化。樹扁易扁，一束上，一爲下文從公張本。

末節，首二句，承上啓下，是聯絡之筆。下歷敘爲國爲民宣勞事，皆括敘不實寫；又以居民遠官吏親登舉，托出深得民心，尤輕靈宛約。結句用論議口吻，固作者主旨所在也。記事文每夾議論，或先敘後論，或先論後敘，或夾敘夾議，變化多端，前已言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詞藻　「獵鹿捕虎，取養采藥」，獵與捕，種與采，皆變化言之，故覺不複沓，而歷落有致，猶英語之有類

語。(Synonym)「居民之訴訟者，營業者，開礦者，不願受成官吏，而無不樂受登舉之裁處者，」訴訟，營業，開礦，三排，累累如貫珠；下用長句爲押尾，便覺氣充詞沛；此等處，須朗讀玩味。

二　紀楊安城事

寧古塔距京師三千里，清初漢人有罪者，輒流徙於此。今則文化已開，略比遼左內地矣。然其初爲之篳路藍縷，啓草昧，輸文明者，乃一罪隸，此較諸歐西之殖民家，難易相去，蓋不可同年而語焉。

山陰楊春華，字友聲。父故明時貴官。春華少喜任俠，博通經史，年十七爲諸生。思陵末造，天下多故，慨然有濟世志。明亡清興，春華與其友人魏雪竇錢允武等陰謀匡復。雪竇爲怨家所搆，指其通張煌言，逮入獄。事連允武，允武妻以千金抵春華，將爲營救。書未至，爲邏者所獲。嚴訊允武，索春華甚急，允武死不肯承。春華聞之，慨然曰：『我名在牘，詎能免？我出，允武冤自白矣。』遂詣獄自首。已而獄具，魏錢竟坐

死；春華長流寧古塔。時康熙元年十一月也。

大雪出塞，膚肉凍裂，耳、鼻、手指觸物輒墮。渡混同江，入那木色齊喬木夾道，日月蔽虧，老根穿裂石罅。冰雪所灌積，馬行輒踣。豺虎罔兩白晝嘯呼，聲徹山谷。同行者痛哭不成聲；春華獨悠然，周覽山川險阨，歷舉所見，作詩歌紀其事，不異平時。明年仲春，抵戍所，遂改名越，號曰安城。——安城者，戍所所居地也。

土人及駐防將士皆椎魯，衣魚皮。漢人以罪至者，輒庸奴視之。安城至，獨築屋以居；入山伐木，壘土石爲炕，皆躬自擘畫。土人始故奇其狀貌，至是益服其才。稍稍出所携漢物與市；土人貴漢物，不惜數倍以酬。久之，乃約漢人共賈，輒奇贏。土人既仰給於賈，始不敢輕漢人矣。春華曰：『未也；尙不知禮教。』於是教之識字讀書，崇退讓，獎孝弟。凡貧不能舉火及昏喪者，爲倡率周卹，富人感其義，爭解囊相助，以不得與爲恥。——窮荒絕徼中，彬彬有禮義矣。

安城居寧古塔數十年；嘗奉將軍檄，練水師混同江，以禦俄羅斯；政事多就咨

焉。沒時年七十。

【注解】

寧古塔　今吉林寧安縣。明末地名寧古塔貝勒。寧古塔，滿語六也；貝勒，部長也。清初設副都統鎮守其地，視爲邊防要鎮，未及開發也。

康熙初增設將軍十五年，移將軍駐吉林。光緒末改置爲縣。　張煌言字元著，號蒼水，明浙江鄞縣人。崇禎舉人。明思宗既自縊，諸臣奉福王由崧卽位於南京。旋清兵破南京，福王被執，煌言與同郡錢肅樂等倡義，奉魯王以海監國。與張名振屢抗清師。舟山破，魯王入閩，依鄭成功。煌言勸成功取南京。所向克捷；而自移師上游，直取九江。鬭成功敗于鎮江，事遂無成。魯王既卒，煌言隱退，後爲清所得，不屈而死。有張蒼水集。史稱東南多故，告訐者往往架陷，時以與魯王通者爲通海也。

混同江　古時松花江卽名混同江。契丹圖志：「混同江本粟末河，太宗改名混同江。」今以松花黑龍兩江合流以下爲混同江。　那木色齊　那木卽額穆，今縣名；色齊，同塞齊，滿語開闢也。自渡松花江東至寧古塔，沿途皆山嶺密林叢集，而張廣才嶺尤著。土人呼嶺上森林爲塞齊窩集，此單言色齊而不言窩集者，省文也。舉那木色齊者，以顯著者概其餘也。　椎魯鈍也。　練水師句　指康熙二十二三年征羅刹之役。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題材與上課相似，但所記者生卒畢具，故爲傳記體記敘文。可謂一重在事，一重在人。但作文者不過記人如其人，敘事如其事，並非有意倣作；今辨析其文體之旨，亦在示學者，遇何等人何等

事，斯用何等法，不可故意錯亂而已。

組織　首節以論說起，與前課篇法稍異，可參看比較。

首句敘寧古塔之開化，次句用「然」字一轉，筆力甚健，提出「罪隸」，是「賣關子」法，引人好奇之心；末以歐西殖民家相襯比，贊歎作結，意味深厚。

次節敘楊春華長流寧古塔，與前似不接，與題似支離，但實暗應上文罪隸字樣，而點題處讓下文，此正篇法組織靈巧處，不可忽過。

寫春華詣獄自首，俠心義魄，殊足動人；其先敘錢允武死不肯承襯出所友如此，其人可知。結局大書年月，見得十分鄭重。行文至此，不過起筆，已覺氣勢非凡。

第三節，敘流徙之況，以同行者痛哭，坐實困苦；反跌春華行動，眞覺英毅可驚。末句敘改名點題，論事是順敘，論文是陡承，有雲破月來之妙。

第四節，到正文。先用士人漢人不相得一抑，次敘安城至後行動，一層進一層，筆鋒矯健。當注意所用「始啓……至是益……稍稍……久之，乃約……既……始不敢矣。」等抑揚開合字眼，尤妙在「春華曰：未也，尙不知禮教。」一句，神情奕奕，筆勢翻騰，以下如舟行順水，自然通暢矣。寫富人慷

慨解囊，正是寫春華高義，烘托之妙，不過錦上添花。末句以說明口吻出之，贊歎之意，乃在言外結束，得神味悠長。其妙即在窮荒絕徼，與彬彬有禮，對峙相形。

末節更總敘一筆，特提御俄事，乃以關係重大之故。結句，嶄決中有無限敬慕意。

詞藻　「其初爲之筆路藍縷，啓草昧，輸文明者」一句法特長，所以蓄氣勢，反逗出罪隸有石破天驚之概。

寫人之文，記其動作，固能顯豁，如「春華獨悠然，周覽山川險阨，歷與所見，作詩歌記其事，不異平時。」何嘗不令人神思嚮往；然猶不若記言二處，寫其慷慨儒雅，更爲直接，因知此亦藻飾法之一端也。

三　與潘次耕札

顧炎武

原一南歸，言欲延次耕同坐。在次耕今日食貧居約，而獲遊於貴要之門，常人之情，鮮不願者。然而世風日下，人情日諂，而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

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色發聲而拒之，乃僅得自完而已；況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以貧士而依廡下者乎！

夫子言：『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子貢之爲人，不過與不若己者遊，夫子尚有此言。今次耕之往，將與豪奴狎客朝朝夕夕，不但不能讀書爲學，且必至於比匪之傷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今以百金之脯，而自儕於狎客豪奴，豈特飢渴之害而已乎？荀子曰：『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吾願次耕學子夏氏之戰勝而肥也。『吾駕不可回，』當以靖節之詩爲子贈矣。

【注解】

潘次耕　名未清，江蘇吳江人。師事顧炎武，講求實學。淹通羣書。康熙間，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與修明史。旋以事革職歸。耒性孝友，於師生之誼尤篤。著有遂初堂詩文集。

札　古時無紙，文字書于小木簡曰札，後世沿用爲書信之名。

原一　炎武之甥徐乾學字。亦崑山人。康熙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嘗奉命總裁一統志、會典、明史等書。原一弟元文字公肅，順治間進士，歷官至大學士。一門閥閱盛，

極當時。貧賤居約以貧困自食，以儉省自居也。貴要貴人當重要官者。諂迎合貴人意志，曰諂。便佞論語『友便佞。』朱熹注：『便佞，謂習於口語，無聞見之實。』醜惡也。蜜猶不同器而藏語見孔子家語。薰香草猶臭草以喻君子小人之不容和合也。主以爲東道主之意。如言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蠅營蟻附如蠅之營逐，蟻之趨附。徵色發聲，徵證也。謂作色作聲以拒非義也。孟子告子篇『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依廡下廡音ㄨˇ堂下廊也。南史劉峻傳『峻好學，寄人廡下。』意謂受人庇護也。吾死之後句見孔子家語。商卜商字子夏，賜端木賜字子貢，皆孔子高足弟子。狎客近習而不拘禮節之人。意蓋賤之也。朝朝夕夕猶言一天到晚。比匪比音ㄅㄧˇ阿黨也。爲伍也匪，小人易『比之匪人。』脯脯皆乾肉。古時用以爲贄，故聘金亦稱脯脯。子夏氏句淮南子：『子夏見曾子，曾子問其故曰：「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臞音ㄑㄩˊ，瘦也。吾駕不可回本爲晉陶潛飲酒詩二十首中第九首末句詞。此處引用，斷章取義也。靖節陶潛故後門弟子謚爲靖節先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書翰體說明文。按書翰之文，經如君疏反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近世曰書，曰啓，曰函，曰簡，皆是。札與箚通，昔人上行奏議，下行堂帖，或稱箚子，又作札子，蓋較不正式之一體；今亦稱札者，師函其弟，不拘禮文故也。

組織　前節，先敘後議，又以己身所經作襯，不作勸戒之語，而勸戒之意已具。

後節，歷引孔孟荀陶之言，三句警戒，一句勸阻，意重心長，語繁詞婉；君子愛人以德，況於得意門生，故尤不忍不言。措詞組織之苦心，何可輕輕讀過。

詞藻　「食貧居約，」與「遊於貴要，」對映。

「世風日下，人情日諂；」「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排偶之句，滔滔汩汩，氣勢彌盛。

「薰猶不同器而藏」一喻，以掄揚法激勸；斥詆語警戒，妙語雙關。上應「學問之士，」下接「少年貧士事公卿依廡下。」

次節引證四句，顯而易知。「比匪之傷，」「戰勝而肥」二典，一警一勸，皆較直說爲委婉。

「飢渴之害，」即就孟子語化出，是以切近爲妙。「以靖節之詩爲子贈，」與上三排皆異其引用法，是以變化爲妙。

按亭林少時即以文著，與同邑歸玄恭共遊復社。嘗自言：「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廚俊之後塵，步揚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其後學益博，文亦益高，洗伐既淨，精光炯然，蓋鑪火純青之候也。梁任公嘗稱亭林之文亦爲清代樸學家所宗法。數其好處有三：曰不古；曰不俗；曰不支。如

此篇，情詞之高妙，不過本色之顯現而已。

四　遺蓋寬饒書

王生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

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

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

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注解】

鼂寬饒　字次公，漢魏郡人。初仕爲諫大夫，劾奏權要。旋爲衛司馬，以厚德遇衛卒。宣帝擢爲大中大夫，大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爲人剛直，志在奉公，而自居極薄。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以久不得遷，失意怏怏，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其節而非其如此，作此書以規之。寬饒不聽。後果以言事坐吏，自刎而死。　司察　即指司隸校尉。司隸本周官秋官之屬，掌帥領罪隸，俘虜以給勞役。漢武帝仿設此官，初亦使之將領徒者治道路溝渠之役，略如今之監工；兼督大姦滑，則如今之警衛人員。後稍尊之，使察譏輔，則等於前清之巡城御史與步軍統領矣。　匡拂　匡正也。拂讀ㄆㄧˋ，輔也。寬饒常好稱引唐虞之事，規諫宣帝，故云。　摩切　摩與切同義，易『剛柔相摩』，摩切，猶激勵也。　遽氏　春秋時衛大夫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孔子嘗稱其賢。　子胥　伍子胥知吳王之不可諫，而不能止，卒賜屬鏤之劍以自盡。　不訾　訾與貲同。不訾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　不測深也。　詘同屈。　大雅　詩大雅烝民之篇。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文體與上篇相似，惟係平行之書，措詞尤謙抑耳。

組織　全篇四節，首句叙事直起，次用議論承接，盧籠一筆，反跌下文。

次節，承上文當世之務，切實言其居今議古之非；結句貼近名譽身體言之，尤覺警策。

再次，承上文「非所以揚名全命」，敘用事者之可畏，因痛論其處境之危險，情摯意周，氣充詞沛。末節，首用提筆，標君子持躬之道；次引大雅之言證承；以明勸諭之本旨；再舉狂言聖擇作轉；一句結束，簡淨之至。

詞藻　西漢文章，渾灝爲實，氣味自厚，唐宋以後散文家，自稱古文，已成膚鼎。此蓋因時代在先，古色古香，自然樸茂；後世言文遷變，矯揉以摹古，不免落下乘也。如本篇絜字，彊字，迺字之類，當時字體如此；後世通用潔字，强字，乃字等等，而古文家好古成癖，時採一二，以資點綴，所謂字式古雅格（Archaism）者，殊無謂也。

「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不用難聽二語，爲義實一，連疊用之，但覺諄諄叮囑，不覺支贅，斯亦繁言格例。

「明習法令，」一語，意含貶譏，言若褒贊，是微辭格又一例，所謂宛而多諷者，妙極。

「君不惟遷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兩語是事類相形格，論麗辭是文心雕龍所謂難而優者；（參閱第四册修辭提示）論事類，是援古證今，其用與隱喻同。

「言足以飾君之辭」二句，「以不訾之軀」二句，「直而不挺」二句，皆排筆，而意不相複，亦系

佳。

五　爲學與做人

梁啓超

問諸君：『爲甚麼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衆口一辭的答道：『爲的是求學問。』再問：『你爲甚麼要求學問？你想學些甚麼？』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諸君啊！我請替你們總答一句罷：『爲的是學做人。』你在學校裏頭學的甚麼數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心理，歷史，地理，國文，英語，乃至甚麼哲學，文學，科學，政治，法律，經濟，教育，農業，工業，商業等等，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任憑你把這些件件學得精通，你能毀成個人不能成個人還是別問題。

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哲名之爲三達德，——智，仁，勇。爲甚麼叫做「達德」呢？因爲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

準，總要三件具備纔能成一個人。三件的完成狀態怎麽樣呢？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所以教育應分爲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現在講的智育德育體育，不對。德育範圍太籠統，體育範圍太狹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憂，意育要教到人不懼。教育家教學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

怎麽樣纔能不惑呢？最要緊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想要養成判斷力：第一步，最少須有相當的常識；進一步，對於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知識；再進一步，還要有遇事能斷的智慧。假如一個人連常識都沒有，聽見打雷，說是雷公發威；看見月食，說是蝦蟆貪嘴。那麽，一定鬧到甚麽事都沒有主意，碰着一點疑難問題，就靠求神問卜，看相算命去解決。這眞所謂「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憐的人了。學校裏小學中學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許多基本的常識，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僅僅有這點常識還不夠。我們做人，總要各有一件專門職業；這門職業，也並不是我一人破

天荒去做，從前已經許多人做過。他們積了無數經驗，發見出好些原理原則，這就是專門學識。我打算做這項職業，就應該有這項專門學識。例如：我想做農嗎，怎樣的改良土壤，怎樣的改良種子，怎樣的防禦水旱病蟲……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想做財政家嗎，何種租稅可以生出何樣結果，何種公債可以生出何樣結果……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教育家軍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們在高等以上學校所求的智識，就是這一類。但專靠這種常識和學識就夠嗎？還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們每日所碰見的事理是複雜的，變化的，不是單純的印板的。倘若我們只是學過這一件纔懂這一件，那麼，碰着一件沒有學過的事來到跟前，便手忙脚亂了。所以還要養成總體的智慧纔能得有根本的判斷力。這種總體的智慧

如何纔能養成呢？第一件：要把我們向來粗浮的腦筋着實磨練他，叫他變成細密而且踏實。那麽，無論遇着如何繁難的事，我都可以徹頭徹尾想清楚他的條理，自然不至於惑了。第二件：要把我們向來昏濁的腦筋着實將養他，叫他變成清明。那麽，一件事理到跟前，我纔能很從容很瑩澈的去判斷他，自然不至於惑了。以上所說常識學識和總體的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麽樣纔能不憂呢？爲甚麽仁者便會不憂呢？想明白這個道理，先要知道中國先哲的人生觀是怎麽樣。「仁」到底是甚麽，很難用言語說明。勉强下個解釋，可以說是：「普遍人格之實現。」孔子說：「仁者人也。」意思說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們要知道：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見的，要從人和人的關係上看出來。要彼我交感互發，成爲一體，然後我的人格纔能實現。所以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那便無話可說。講到這個主義，當然歸宿到普遍人格。換句話說：宇宙卽是人生，人生卽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無二無別。體驗得這個道理，就叫做「仁

者。」然則這種「仁者」爲甚麼就會不憂呢？大凡憂之所從來，不外兩端，一曰憂成敗，二曰憂得失。我們得着「仁」的人生觀，就不會憂成敗。爲甚麼呢？因爲我們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遠不會圓滿的；——正爲在這永遠不圓滿的宇宙中，纔永遠容得我們創造進化。我們所做的事，不過在宇宙進化幾萬萬里的長途中，往前挪一寸兩寸，那裏配說成功呢？然則不做怎麼樣呢？不做便連這一寸兩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眞眞失敗了。「仁者」看透這種道理，信得過只有不做事纔算失敗，凡做事便不會失敗。所以易經『說君子以自强不息。』換一方面來看：他們又信得過凡事不會成功的，幾萬萬里路挪了一兩寸，算成功嗎？所以論語說『知其不可而爲之。』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甚麼成敗可憂呢？再者：我們得着「仁」的人生觀，便不會憂得失。爲甚麼呢？因爲認定這件東西是我的，纔有得失之可言。連人格都不是眞獨存在，不能明確的畫出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則那裏有東西可以爲我所得？既已沒有東西爲我所得，當然也沒有東西爲我

所失。我只是爲學問而學問，爲勞動而勞動，並不是拿學問勞動等等做手段來達某種目的。——可以爲我們「所得」的。所以老子說：『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甚麼得失可憂呢？總而言之：有了這種人生觀，自然會覺得『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自然會『無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純然是趣味化藝術化。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憂。

怎樣纔能不懼呢？有了不惑不憂工夫，懼當然會減少許多了。但這是屬於意志方面的事；一個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豐富的知識臨時也會用不着；便有很優美的情操，臨時也會變了卦。然則意志怎麼會堅强呢？頭一件，須要心地光明。孟子說：『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又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俗語說得好：『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一個人要保持勇氣，須要從一切行爲可以公開做起。這是第

一著。第二件，要不爲劣等欲望之所牽制。論語說：『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一被物質上無聊的嗜欲東拉西扯，那麼，百鍊鋼也會變爲繞指柔了。總之，一個人的意志，由剛强變爲薄弱極易，由薄弱返到剛强極難。一個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這個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還有甚麼事可做？受別人壓制，做別人奴隸，自己只要肯奮鬥，終能恢復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隸，那麼，眞是萬劫沉淪，永無恢復自由的餘地，終身畏首畏尾，成了個可憐人了。孔子說：『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我老實告訴諸君說罷：做人不做到如此決不會成一個人。但做到如此，眞是不容易，非時時刻刻做磨練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練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應做的事，一點不遲疑扛起來便做，『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樣纔算頂天立地做一世人，絕不會有藏頭躲尾左支右絀的醜態。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懼。

我們拿這三件事作做人的標準，請諸君想想，我自己現時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爲有一點把握。倘若連一件都不能做到，連一點把握都沒有，噯喲！那可眞危險了，你將來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講到學校裏的教育麽：第二層的情育，第三層的德育，可以說完全沒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層的知育。就算知育罷：又只有所謂常識和學識，至於我所講的總體智慧靠來養成根本判斷力的，却是一點兒也沒有。這種「販賣智識雜貨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眞令人不寒而慄！現在這種教育，一時又改革不來，我們可愛的青年，除了他更沒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諸君啊！你到底還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險呀！非你自己抖擻精神想方法自救，沒有人能救你呀！

諸君啊！你千萬別要以爲得些斷片的智識就算是有學問呀。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罷：你如果做成一個人，智識自然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智識却是越多越壞。你不信麽？試想想全國人所唾罵的賣國賊某人某人，是有智識的呀，

還是沒有智識的呢試想想全國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專門助軍閥作惡魚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識的呀，還是沒有智識的呢？諸君須知道啊：這些人當十幾年前在學校的時代，意氣橫厲，天眞爛縵，何嘗不和諸君一樣？爲甚麼就會墮落到這樣田地呀？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於看着一羣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壞路上走。諸君猛醒啊！現在你所厭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車之鑒了。

諸君啊！你現在懷疑麼？沉悶麼？悲哀痛苦麼？覺得外邊的壓迫你不能抵抗麼？我告訴你：你懷疑和沉悶便是你因不知纔會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纔會憂。你覺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壓迫，便是你因不勇纔有懼。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經過修養磨練，所以還未成個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覺啊！有了自覺，自然會自動。那麼，學校之外當然有許多學問，讀一卷經，繙一部史，到處都可以發見諸君的良師呀！

諸君啊！醒醒罷！養足你的根本智慧，體驗出你的人格人生觀，保護好你的自

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這幾年哩！

【注解】

題解　這是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作者爲蘇州學生聯合會公開講演的稿子。

知者不惑二句　見論語子罕篇及憲問篇。仁者人也見禮記表記篇。

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象辭。

知其不可而爲之　論語憲問「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老子，姓李名耳字曰聃。著書五千言論道德之原。引語分見第二第十第五十二及第六十二章。

天地與我並生二句　見莊子齊物論篇。

無入而不自得　見禮記中庸篇。

浩然之氣數句　均見孟子公孫丑篇。

吾未見剛者數句　見論語公冶長篇。

和而不流數句　見禮記中庸篇。孔子答子路問強之語。不流，不移也。不倚，不偏也。塞猶實也；不變塞，言不變其德行之充實也。矯，強貌。一說所稱四項，全由矯偏持中而然，故均下一矯字。強哉矯，狀之詞也。

【修辭提要】

文體　本篇係語體演講體說明文。舊日所謂辭命，亦即告語演說之類，眞德秀文章正宗分辭命，議論，叙事，詩歌四類，以詩歌概抒情，括說明於議論，實舊日文體分類法之善者。

組織　首節用設問引起，點明題字。

次節，承上文做人話頭，分人類心理爲知、情、意三部分，採先哲智、仁、勇三達德說，提作教育分目，疏釋題意，總提一筆。

第三節以下分承上文，以先釋不惑、不憂、不懼之條件，及達到之方法。

第三節謂求學常識，專門智識及總體智慧，爲養成判斷力，以達不惑之要素。

第四節謂養成普遍人格，自然不憂成敗得失。

第五節謂磨練意志，使心地光明，不幸嗜欲即不懼。

第六節，綜束前文，教學者自省，並說現代教育偏於知育，學者當自救。

第七節，承上文發揮智識，與做人之關係，正反俱透。

第八節，勸青年自覺自動以求不惑、不憂、不懼。

第九節，係一篇總結束，而以呼告語出之，懇切有力。

副課　「聽見打雷，說是雷公發威；看見月食，說是蝦蟆貪嘴。」隨便舉例，整而韻。

「暗中摸索，」「破天荒，」「印板的，」「徹頭徹尾，」「萬劫沈淪，」「畏首畏尾，」「頂天立地，」「藏頭躲尾，」「左支右絀，」「抖擻精神，」「魚肉良民，」「意氣橫厲，」「天眞爛縵，」等

皆語文中慣用語（英語所謂 Idioms）語語凝鍊有深長意味，文中用之，流利異常，此乃任公長技，後生正堪效法。

六　敬業與樂業

梁啓超

我這題目，是把禮記裏頭『敬業樂羣』和老子裏頭『安其居樂其業』那兩句話斷章取義造出來。我所說是否與禮記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確信敬業樂業四個字是人類生活不二法門。

本題主眼是在敬字樂字，但必先有業纔有可敬可樂的主體，理至易明；所以在講演正文以前，先要說說有業之必要。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沒有甚麼人不可教誨，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歎氣說道：『難！難！』可見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藥可醫，惟有無業遊

民雖大聖人碰着他也沒有辦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說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飯。』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門生想替他服勞，把他本日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一天便絕對的不喫飯。

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有正當職業，人人都要不斷的勞作。倘若有人問：百行甚麼爲先？萬惡甚麼爲首？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百行業爲先；萬惡懶爲首。』沒有職業的懶人，簡直是社會上蛀米蟲，簡直是掠奪別人勤勞結果的盜賊。我們對於這種人，是要澈底討伐，萬不能容赦的。有人說：我並不是不想找職業，無奈找不出來。我說：職業難找，原是現代全世界普通現象，我也承認；這種現象，應該如何救濟，別是一個問題，今日不必討論；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找職業的機會，依然比別國多得多，一個精力充滿的壯年人，倘若不是安心躲

懶，我敢信他一定能得相當職業。今日所講專爲現在有職業，及現在正做職業上預備的人——學生——說法，告訴他們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採何種態度。

第一，要敬業。敬字爲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可惜被後來有些人說得太精微，倒變了不適實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用現在的講話，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騖，便是敬。業有什麽可敬呢？爲甚麽該敬呢？人類一面爲生活而勞動，一面也是爲勞動而生活。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製來充當消化麵包的機器，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認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爲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當大總統是一件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稱，從俗人眼裏看來有高下；事的性質，從學理上解剖起來，並沒有高下。只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我可以當大總統纔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纔去拉，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

生活；這叫做職業的神聖。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各種職業沒有甚麼分別揀擇。總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勞作的。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至於我該做那一種勞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種勞作，做到圓滿，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

怎樣纔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唯一的祕訣，就是忠實。忠實從心理上發出來的就是敬。莊子記痀瘻丈人承蜩的故事說道：『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做我的生命，無論別的甚麼好處，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做的事來和他交換。我信得過我當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和你們當政治家的建設成一個共和國家同一價值；我信得過我挑糞的把馬桶收拾得乾淨，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一枝壓境的敵軍同一價值；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怕的是我這件事做得不妥當，便對不起這一天裏

頭所喫的飯。所以我做這事的時候，絲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我從前看見一位法國學者著的書，比較英法兩國國民性質，他說：『到英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裏頭執筆做他的事；到法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啣着煙捲，像在那裏出神。英國人走路，眼注地下，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法國人走路，總是東張西望，像不把走路當一回事。』這些比較得是否確切，姑且不論，但很可以爲敬業兩個字下注脚。若果如他所說，英國人便是敬，法國便是不敬。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不敬，從學理方面說，便是褻瀆職業之神聖；從事實方面說，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結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業主義於人生最爲必要，又於人生最爲有利。莊子說：『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孔子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我說的敬業，不外這些道理。

第二，要樂業。「做工好苦呀！」這種歎氣的聲音，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但我要問他：「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麽？」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

裏喊破喉嚨來講，諸君扯直耳朵來聽，有些人看着我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去喫酒，還不是一樣的洶神費力，難道又不苦？須知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人生從出胎的那一秒鐘起，到嚥氣那一秒鐘止，除了睡覺以外，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擱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洶神，便是費力，勞苦總是免不掉的。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過於無業遊民，終日間遊浪蕩，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擺在那裏才好；他們的日子眞難過。第二等苦人，便是厭惡自己本業的人，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滿肚子裏不願意做；不願意做，逃得了麽？到底不能，結果還是縐着眉頭哭喪着臉做去；這不是專門自己替自己開頑笑麽？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爲甚麽呢？第一，因爲凡一件職業，總有許多層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他變化進展的狀態，最爲親切有味。第二，因爲每一職業之成就，離不了奮鬬，一步一步的奮鬬前去，從刻苦中將快樂的分量加增。第三，職業的性質，常常要

和同業的人比較駢進，好像賽球一般，因競勝而得快感。第四，專心做一職業時，把許多遊思妄想杜絕了，省却無限閑煩悶。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人生能從自己職業中領略出趣味，生活纔有價值。孔子自述生平，說道：『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種生活，眞算得人類理想生活了。

我生平受用的有兩句話，一是責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又常常把兩句話向我的朋友強聒不舍，今天所講：敬業，即是責任心；樂業，即是趣味。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應該如此，我望諸君和我同一受用。

【注解】

敬業樂羣禮記學記篇『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樂音ㄩㄝˋ；好也。

安其居樂其業按係老子八十章中語。惟通行世德堂本作「安其俗」，未知任公據何本。

飽食終日數語見論語陽貨篇。

羣居終日數語見論語衛靈公篇。

痀瘻丈人承蜩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

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痀僂，曲脊也；俗言駝子。承蜩，謂持竿黏蜩也。蜩，蟬之總名，音ㄊㄧㄠˊ。

素其位兩句　見禮記中庸篇。

知之者兩句　見論語雍也篇。

發憤忘食二句　見論語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文體，與前篇相似，皆說明事理，勸諭青年文字。

組織　首節釋題，詳其來源及其作用，是直起。

次節，分別題字主從，啓下文。

第二節至第五節，引儒門佛門語，證明有業的必要，是本文初基，結處分起正文。

第六節第七節說敬業之意義與價值。

第八節，說樂業之意義與價值；分疏題旨。——題中本含兩義，應注意第五節末設法聯爲一氣處。

末節總結以本身作則，拿責任心、趣味二流行語代敬業樂業，甚易動人。此與上篇拿破疑沉悶代

惑，悲哀痛苦代憂，外邊壓迫不能抵抗代懼，同係代字訣。行文用此，自有變化。但非讀書多，識字廣不能。

詞藻　任公之文，最妙在援古證今，宏中肆外；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前篇引經子甚多，本篇起處亦引證記老子，中幅亦引孔子及百丈禪師語，以及莊子諸書，說來有本有原，不同鑿空，令人易信。設喻之妙，尤有牛溲馬勃，俱入網羅之概。忽而大總統，忽而黃包車夫；忽而木匠與政治家相比，挑糞的與軍人相比，愈出愈奇，愈奇愈趣，寓莊於諧，既無道學家板面孔，又非一味俗諢，令人掩耳，故爲上乘。至於從頭到尾一種懇切口吻，更與輕嘴薄舌者大異。今先生既歸道山，斯文之傳，蓋在吾黨有志者矣。

七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强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

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注解】

司馬諫議卽司馬光時官諫議大夫。按宋神宗旣卽位召安石入對。次年（熙寧二年）以安石參政。安石乃厲行新政，諸老臣多反對。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光以書致安石；次日安石作此書答之。此雖私人往還之文，然實足代表兩派之言論與主張也。茲並節錄

光致安石原書，以備考覽。

光居嘗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向慕之心未始變移也。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歸咎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忝備交遊之末，不敢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其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上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述其本原，咸以此也。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貪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

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稱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介甫不相識察，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念主人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惟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則天下之

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愛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趨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

強聒聒音ㄍㄨㄛ。譁語也。強聒，猶言多話也。　千人　千佼也。千人猶小人也。　盤庚　商王名。商移都河北已數世，宮室奢侈，民居墊隘，水泉鹹鹵，不可行王政。盤庚欲徙都成湯故都，臣民安土重遷，咸相怨咨，乃作文辭諭渡河而南，復居於亳（今河南偃師縣）改國號曰殷，商運復興。今書所載盤庚三篇，即當時告諭之詞也。

肯助詞。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書翰體議論文。書翰往返，稱與、遺予、致、及答、覆回、酬等等不一。答辨之體，即議論之一種也。

組織　本篇分四節，當起承轉結四部，組織甚簡明。

首節起筆，先提昨日未詳報作一頓。繼用「重念」一轉，歸到故今具道所以引起下文。一反一正，文勢曲折。

次節，爲答辨正文，提筆先舉當辨明名實一義，即爲逐項辨白根基。以下總述君實所以見教五事，

四事爲分因，一事爲總果；辨白處卽逐句先辨四事，而於怨謗一層，詳加剖解。妙在先下「則固前知其如此也，」句一宕，然後緊接所以然之實，可悟文氣急來緩受之法。末引盤庚事爲證，不尙空談，以免强飾之譏；以民與士夫相比，更見一己之不必改度。「是而不見可悔」句言盤庚，卽是言自己，措詞之簡鍊，耐人尋味。

第三節，一抑一揚，一轉一合，亦殊勁健有勢。

末節，述作書情意，遙與篇首相應。

詞藻　中幅辨白用排筆，氣勢厚盛；後用散筆，更若駕輕車就熟路，旋轉自如。此乃先整後散筆法之妙用；可與第五册吳均與顧章書一篇先散後整筆法相比較。

「不量敵之衆寡，」意實謂其衆，言寡者連類而言；猶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中句之霓字亦連類而言。「膏澤」二字，係隱喻之詞。

按介甫文章，堅峭峻拔，崒然直上，猶之斷巖千尺，絕壁萬仞，有可望而不可卽之概。尤妙在純用通行字句，別無僻字奧語，而風骨自然遒健不羣，所謂淸氣盤旋者也。唐宋以來之古文家，吾必推介甫爲大宗矣。

八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愼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

今者足下忽以親無以養，兄無以葬，弟妹嫂姪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

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跡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朔晦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己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疏，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塵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服，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貨之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

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

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徼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斯，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天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注解】

劉蒙　字子明，未詳。海人恥爲詞賦，不肯舉進士。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陽縣。熙寧時，以不肯奉行免役法去官。歸鄉教授，講學養親，從游甚衆。既卒，朋友誄其行，謚曰正思先生。

張伯松　名竦，漢哀帝時人。博學通達，以廉謹自守。

陳孟公　名遵，漢京兆人。杜陵世家子，好任俠與張竦相親，雖操行各異，不疏闊也。嘗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我放意自恣，浮沈世俗，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

獨樂顧不優耶？』竦困答以是語。馬文淵詳第五册誡兄子嚴敦書篇。繩墨匠人畫線之具，借爲守法循規之喻。齪齪然齪音ㄔㄨㄛˋ。同促局狹貌。齒目，齒稺述也；目重視也。大河之北蒙冀渤海，卽今山東濱縣，位在黃河之北。鎰音一。衡名，二十兩也。畀音ㄅㄧˋ。給予也。左顧古時長者居右，少者居左，故長者顧少者曰左顧。此乃自謙之詞。侍從之臣宋時，凡學士知制誥與充講官者皆爲侍從之臣。光嘗以學士知制誥也。微生高句論語公冶長『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韓退之數語引用韓愈答竇存亮秀才書語而略改易之。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文體與前篇相似；而格局不同，可以互相比較。答覆之辭，原宜委婉，始能動聽；有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因之措語甚直，反覺委婉爲矯揉造作：此兩篇皆其例也。

組織　首引伯松、孟公與伯高、季良故事，是爲引起法；緊接持躬行檢旨趣殊覺堂皇正大。此與前篇引盤庚事作用相似，不過彼在中幅，非以籠貫全篇耳。次敘一身謹敕，因是承上而來，亦爲反跌下文之用。次用持文來訪，口誇心服作一揚；下接抑筆，甚難措辭，乃輕輕用一譬喻帶過，手腕靈透。蓋行文引證譬喻，作用最多，而曲達微婉晦昧之意，尤爲適宜。

次節，首用「今者忽」云云字眼，轉到正文，先用期待太厚、相知不深、駭疑四層總述於一句作答；

次分承詳述用排疊之筆氣勢盛極。仍顧到孟公季良話頭，與上文聯絡，亦組織緊嚴處。

末節首引來書「責以退之所爲」加一「又」字，成爲推筆，緊接「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一駁；次更詳述原由，仍用「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束住；此與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一同一章法。一呼一應，筆力雄偉之至。此下自述取廉不能施厚，文勢略緩。又以來書「取之他人」推開，引微生高故事以自解。結處即用來書所引退之文，以其矛攻其盾，更覺適切。「來者不善，答之有餘」，溫公此函，雖傷於鋒稜直露，亦劉蒙有以自取之也。

詞藻　本篇句法佳處甚多，如「始能言，則誦孝書，習謹敕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兩排短語，下接散行長句，有屈伸俯仰之妙。其下讀文窺志一段，夾前後散句中亦有相似長處。

「齷齪」「洋洋」二疊字一自貶，一稱道，神味充裕。合上下文觀之，「齷齪」自貶適以自解；「洋洋」稱道，適以形容愈覺此二疊字下得妙。

「爨桂炊玉，」乃顯喻辭之顯見者；然若細考字源，則顯喻逐句皆是。以前提示，皆不事苛細以求，茲爲總括其例於此。

按司馬文正在北宋不以文著，然觀所作，皆於無意爲文之中，饒有充暢紓餘之致；近人林琴南書

稱舉之，是也。

九　江浙兩大獄記

全祖望

明相國烏程朱文肅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刋行於世；未刋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質千金於莊廷鑨；廷鑨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鑨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刋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刋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時廷鑨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晳曾作序，亦伏法，並及其四子；令晳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其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肅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並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

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尚衡賄讞獄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蒞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以隱匿罪至絞。濟墅關榷貨主事李尚白聞閽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隣一朱姓者少待，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隣朱姓者因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鑨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蓋浙之大吏，及讞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並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

齋文集滇黔記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採錄孝標所記事；尤雲鸞、方正玉爲之捐貲刊行；雲鸞、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鞫，擬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鸞、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誹謗論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標尸；尚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戍；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鸞、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韓菼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

【注解】

全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清鄞人。乾隆間進士。性高蹇，有風節，不諧於俗。學無不窺，尤以網羅文獻表章忠義爲務。

烏程今浙江

吳興縣。朱文肅本作文恪，按明史朱國祚秀水人，天啓三年拜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恪；又朱國禎烏程人，天啓四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卒，謚文肅；文言文恪而籍貫異，而莊氏史案引榴龕隨筆，確作文肅，則原文作文恪當誤，今依改；下同。莊廷鑨莊氏史案作廷鎏，字子相，清歸安人。父胤城，字君維，爲南潯富民，史案發，胤城瘐死獄中。昭代猶言明時。人臣稱揚本朝之語。此指清。癸卯清康熙二年。歸安縣名，明清時，與烏程同爲浙江湖州府治，今廢府，并二縣爲吳興一縣。廷鉞史案作廷月，字左黃。例得免死充軍例以十六歲爲成丁，未成丁者，遇罪得邀恩特赦。南潯鎮名，以潯溪所經而得名，在吳興縣東七十二里。朱佑明史案作朱岣。五子史案作三子。八議周禮秋官八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也，松爲滿人，故得援八議例減罪。推官唐置，爲節度觀察兩使之僚屬，其後諸州皆置，亦曰軍事推官，其次爲衙推，宋仍之，至元明時各府置推官一人，專理一府之刑名，俗謂之刑廳，清初尚因之，後廢。事發，莊氏父子逃入太湖，未獲，譚等論絞，及既獲，赦到，則已決矣。滸墅關滸墅爲地名，在江蘇吳縣西北，明時於此設關以榷稅，故稱滸墅關。主事即主徵收關稅之官。閶門吳縣城門名。茅元錫史案作元銹，字鼎升。朝邑今陝西朝邑縣。刻工句凡刻工釘書送版者皆斬；一刻工臨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誰養？』言畢，就刑。查繼佐字伊璜，崇禎舉人。嘗邂逅一丐，識其才，厚遇之。丐名吳六奇，清初有佐命功，官至廣東提督。事發，吳爲抗疏援救，遂得免。陸圻字麗京，即著莊氏史案者。右僉都清初，副都御史之下，有僉都御史，後裁。之榮後得惡疾；骨存於牀，肉化於地，頭斷而死云。方孝標

名玄成，避清聖祖諱，以字行，別號樓岡。順治進士；累官侍讀學士。丁酉清順治十四年。吳逆吳三桂也。流賊亡明，三桂爲明將，迎清兵入關，以功封平西王，開藩雲南；旋以叛逆被誅，故稱曰逆。翰林承旨承旨爲官名，其屬翰林院者稱翰林承旨，唐始置，於翰林學士中擇年深望重者爲之。戴名世字田有，號褐夫，世居桐城南山，故別號南山，又號憂庵。康熙進士官編修。少年才思豔發，所爲文縹渺而饒丰神，實開桐城派之端。尤留心有明一代史事，頗欲有所述作。尤雲鍔戴門人。方正玉亦桐城人。汪灝字文漪，一字天泉，臨清人。康熙進士。朱書字字錄，宿松人。文章雅健；尤熟於明代遺事。康熙時，舉進士。劉巖字大山，江浦人。康熙進士。余生王源余生名籍不詳。王源，字崑繩，一字或庵，大興人。康熙舉人。少喜任俠談兵。古文規模秦漢。晚歲學禮；而自負經世學益堅。客遊四方以終。方苞字靈皋，號望溪，亦桐城人。工文，爲桐城派之祖。都諫都察院副都御史也。趙字愼旃，一字松佑，江蘇武進人。康熙進士；官至戶部尚書。發南山集事時，方典順天鄉試。論學以不欺爲本；爲人果於自任。卒，謚恭毅。九卿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尚書，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也。冠笄謂男子未滿十六，女子未滿十五者，免死戍邊。韓菼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康熙間會試殿試皆第一，由翰林院修撰累官禮部尚書。在官持論正直。性恬曠，好山水，以文章名世。卒，謚文懿。趙士麟字麟伯，河陽人。康熙進士；爲官有聲，至吏部左侍郎。邃於宋學，每闡發必有奧義。劉灝字波千，涇陽人。康熙進士；官至御史。工詩、古文及書法。道古觀察使，清爲分巡道，淮揚道則巡察淮安揚州二府者也。王英謨不詳。庶吉士官名，置於明初，其始名

科多有之，至成祖時，方專隸翰林院，以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爲之；清因設庶常館，使翰林官爲教習，三年則試其優劣以授職。汪宇武曹，長洲人。康熙進士。爲文辭氣雄邁。聖祖清世祖第三子，名玄燁，年號康熙，謚曰仁廟號聖祖，在位六十一年。編旗下編入八旗籍爲奴僕。癸卯壬辰清康熙五十年及五十一年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敘事體記敘文。合記兩事，猶傳記體之有兩人合傳，（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必其事有同徵，始能併合。本篇所記兩大獄，皆因文字賈禍，牽連甚衆，故併書之。浙獄事在前，江獄事在後，文中以先後爲序，而題稱「江浙」者，稱「浙江」有疑混爲一地之嫌。疑混（Ambiguity），行文大忌也。

組織　史記中合傳於人事相隔多年者，常用牽合法，以聯絡上下文；（如屈原賈生列傳，中幅云：『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本篇用平列法，篇幅較短，易於觀覽故也。

首節先敘明史之刊行，次敘吳之榮初告未得直，次敘再告訐，遂釀成大獄；全用順敘法，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其寫吳之榮之刁惡，李令晳幼子之孝義，以及株連受禍者之慘狀，令人怵目驚心。其敘

記受禍之人：首著者，次序者，次受嫁禍者，次司獄者，次買書者，次列名書中者，次刻工及鬻書者，秩然有序，大抵愈次愈冤；「是獄也」云云以下，總束一筆，不敢奏雪數語，尤能透出冤殺根由，令人三歎。

後節先叙方孝標生平及著作，次叙戴名世南山集之採錄方書及刊印，爲興獄根由。次叙都諫由奏，九卿會鞫，擬讞，寫得特別驚人。次叙聖祖減改，以「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云云作結，而株連之多可按而知：此行文用晦之法，讀者不可不知。

「嫁禍」「給邊」「坐死」等慣語中，嫁、給、坐諸動字，皆出特殊用法，當注意。

「法至寸磔」一至字，有傷其太過意；所謂言外見意者。

按謝山鮚埼亭集中誌傳之體十得六七，以良史之才述故事，傳忠義，令人讀之，俯仰唏噓，蓋有由矣。任公賞稱其筆力高超，描寫人物，能傳個性，可謂確評。如此篇歷落寫來，凡文士之厄運，專制皇帝之淫威，使百世下讀者且爲驚心動魄，可見一斑。

一〇 獄中雜記

方苞

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

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遘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三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藉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啓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胥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貲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出在外，

而輕者無罪者罹其積毒；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訊之，衆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刖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即先折筋骨。歲每大決，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即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閒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

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愼，』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詞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候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詞無易，但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倘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撟，終不敢請。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吏一夕暴卒，人皆以爲冥譴云。

凡殺人獄詞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

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且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噫！涖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歎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已。

【注解】

洪洞今山西洪洞縣。　遘過也音ㄍㄡˋ。　質明天方明也。禮記「質明行事。」　京兆獄京師地方古名京兆，清時爲順天府，所管有獄。　五城御史司坊清於京師設巡查御史分東南西北中五區，故名司坊，卽御史獄。　九門提督京師有九門，明時皆提督所詰禁。清因之，以步軍統領掌之。　十四司明代刑部設各布政使司清吏司，計十有三，益以督捕，共十四。清初因之。乾隆以後則

因省增益，有十八司矣。正副郎清各部之司，設郎中掌之，猶今之司長。滿漢各一人，滿正漢副，故曰正副郎。劑音ㄐㄧ。物酌合之成分也，亦曰量。大辟斬首也。勾者凡秋決，先以出決者姓名上，俟皇上以朱筆勾之。在勾內者則照行，否則但縛往觀刑，刑畢仍以入監。梏加械鎖之類。木訊即俗稱夾棍者是。口呿舌橋呿音ㄑㄩ。口張也。橋音ㄐㄧㄠ。舉也。矜疑言其情有可矜，而罪其疑似之間也。溼音ㄙㄧ。汚也。奇羨奇音ㄐㄧ；有餘也。羨音ㄒㄧㄢ；滿溢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雜記體記敘文。所記皆徵實不虛，足備史家之採擇，或補拾其闕遺，稗史之類也。古人以筆記入小說，故世或以與說部相混；今以虛構不實者稱小說以相別異。

組織　本篇題曰雜記，故所記各節，不能密切有條貫；但不外獄中雜事，以尋常囚人爲主，其中固仍有統緒可尋。

首節記獄中管理之不善，以及獄吏羅織圖利，寃擾良民事，借所親見親聞者，愼重記之，起得甚好。

次節記行刑者，主縛者，主梏朴者弊竇。

再次記胥吏以僞章易罪人事，令人髮指；以果報結，稍落下乘。

再次，敘強人以矜疑，再四免死事。其下更敘姦民殺人繫獄，反以取利事，尤令人詫怪，結尾悠然有

神味。

全篇分節觀之，各具起結；統觀亦覺奇趣橫生。最妙在各節各有結筆，除第二節第四節，以論結外；他結皆各具一格；即第二節，亦以引證代論，此其變化處，未可忽視。

詞藻　「日三四人，」「日十數人，」「監五室，」等語上，皆省一「每」；字所以求簡淨也；但有時爲免疑混故，却宜加詳。如「監五室」一語，若不讀上下文，或錯解監字爲動詞。故約定爲例曰：「凡字有異詁者，與其簡混，無寧詳明。」

「口呿舌橋，」形容驚駭狀，不言驚駭，而言口呿舌橋，是以具體代抽象，修辭藻飾法一通則也。

「巧法，」謂藉法以行奸巧，鍊字法也。但不善行之，則成生拗，反爲大忌。

按望溪鑑於晚明佻俔之文霧塞一世，乃起而廊清之，倡爲義法，務求清潔。此雖雜文，然方氏之氣體亦可略見也。

二　記花牌樓之獄

曹孟其

沈文肅督江南，甫下車，即檄首府兩縣及保甲局，儻省城再有殺人事，唯若曹

是問。明年元旦，花牌樓有人被殺。文肅怒，刻期緝兇，不則撤參。時洪琴西爲保甲局總辦，自分無他法，則亦任之，而憂形於色。守備胡得勝見狀，請派親兵二十名從已踪迹兇犯，琴西信之。

於是得勝騎駿馬，出水西門，至玉泉山，意在誇示途人；而親兵乃嚮住持索酒果差費。方丈西枝方與官吏相結，詰得勝何爲，殺人者豈老僧耶？得勝不能堪，謂不殺人奈何遽自承。親兵方恨西枝，即前捕之，繫以行。屠人某，固識得勝，因責得勝無禮。得勝怒，並繫之，以獲盜報琴西。琴西親鞫之，得其情，遣西枝行。西枝頗自負，因不肯。琴西不得已，以囚屬江寧縣官，意假縣官縱之矣。江寧令笑曰：『洪觀察已得重犯，安用我？』則仍以囚歸琴西。因召得勝數責之；且謂：『眞犯不可得，而假犯又不能遣，奈何？』遂以囚付得勝，蓋窘之也。

得勝竟坐堂皇，案問殺人事。西枝等不勝苦毒，忿怒自承。琴西心憐之，然以西枝等已自供，且得自解，則竟錄爰書，告總督。總督大疑，問得勝：『何以知西枝殺人？』

得勝辭曰：『標下固不知西枝等殺人，水西門賣豆者之少子爲標下言之。』總督意不釋，令帥賣豆者之少子來。及期，總督選貌似西枝及屠人者數人，雜堂下，冠履衣帶皆肖之，而后以少子衆識之，殺人者誰也。得勝益窘，謂：『宮保虎威，市井小兒安敢復言。雖然，若進賣豆者親率其子以上，而后行之，庶幾有濟。』總督許諾，唯禁賣豆者不得有言。賣豆者率小兒行堂下，至西枝，以指搕小兒手，小兒呼曰：『此西枝也。』至屠人，亦如之。總督顧問西枝等：『今日何如？』西枝等皆戰慄，不知所對。於是駢斬於市，人皆知其冤，固無術得白。

又數年，琴西至鹽運使；而得勝亦漸升中軍參將；西枝之獄幾忘之矣。保甲局委員李春齋（忘其名，湖南瀏陽人）一日獲盜，盜，湘產也。委員問：『汝湘人，奈何爲盜？』盜自言爲張堯，舊隸湘軍，以貧故不能歸。委員惻然，薄貲而資遣之。又旬日，途遇一人，抱鐘避橋下，委員叱親兵拘之至，堯也。委員怒，痛笞之，過當，盜乃不服，問：『竊物如此，如殺人則又云何？花牌樓案何爲故縱之邪？』委員心動，亟問：『殺人

者誰也？」曰：「被殺者爲朱標，殺之者李舜陳禹。初，標與堯等並隸湘軍，約爲兄弟。既解役，因並爲盜。標有力，奴屬堯等，堯等不能甘含之而已。久之，益窮。舜乃議曰：「我皖人，知皖中財富。爲盜於皖，必有得。」標等信之，遂至安慶。舜固竹工，初過故人家，故人留之工作。舜雖不樂，第亦無能辭，則姑應之。甫三日，與其女通，且約與偕逃；蓋貨視之耳。然舜必爲故人稍留，以示無他，則以女託禹與堯，而令標買舟以待。女既登舟，標乃强禹與堯市酒肉共啖。禹與堯以酒肉至，而標已載舟遠引；舜等大恨。然轉念標貪悍，今以女故倪去，計亦良得。又逾月，復至甯。初，標既載女行，囑之勾欄，獨得銀百數十兩，俄用盡，則踪迹堯等，意甚媿悔；且約自后當爲上手，（盜有難易，爲其難者謂之上手，上手分贓必較多）而取從約，圖自蓋也。堯等無術，則又安之。時已歲莫，有某知府者解官來省，篋中多金玉，堯等議盜之，標乃自分爲上手。除夕夜半，至花牌樓，標忽稱腹痛，據地坐遺矢狀。禹大怒，力按其首仆地。標罵曰：「而敢忤老子，不怕死耶？」舜即取刀亂砍之，斃，始各逸去。今舜等猶居下關，可證也。」

委員驚喜，遂以事白新總督。新總督爲劉忠誠，故與委員同籍，乃私告委員：「此案重大，脫翻異，何以處生者？我且晚入地，甯不見沈公？君善處之！假好事者流布外間，則君尸其咎，不可悔矣。」委員意沮，乃飭堯不得妄言，儻流布外間，女且獲罪，今以同鄉故，即縱女逃。堯不肯，謂：「我曹殺人，而胡大人做官。今我曹貧窘，如胡大人以千金給我，則唯命耳。」委員無意至此，則仍下之獄。

然風聲所被，皆竊竊議此事；而屠人及西枝法嗣且具稟求爲死者雪恨。委員第爲唯諾，聽之而已。俄，士紳亦以爲言，且環總督求訴。總督復召委員，謂：「爲大體計，唯令堯不復言，或設故縱之，君宜善爲沈公地，幸不復以累我！」委員敬諾；復飭堯，謂：「已聞於制府，令女捕李舜陳禹。如不可得，女即不可免。今遣役從女，速爲我捕李舜陳禹來！如不可得，女骨肉潰矣。」因遣二役從堯，且屬役毋爲堯捕李舜等，故疏脫之，堯即逃，不校也。

堯既率二役行，即干二役毋露鎖練衣冠，驚犯人，二役必不可。方相持辦，而舟

已抵岸。堯即指立岸頭者曰：『彼二人者是也。』而二人已見堯從官差，問：『何爲至此？』堯即曰：『爲花牌樓事，今來覓兒等耳。』二人皆曰：『然！我殺人，而胡大人升官，誠所不甘，如不以千金報我，且以此白諸官矣。』即從二役。委員不得已，復語舜等：『殺人抵死，寧不之知？女等眞殺人者耶？其盡言之亡隱！』舜等皆自承殺人，如堯所述。委員駭甚，第繫之獄。

而京朝大官有專摺論奏者，德宗因命薛侍郎爲欽差，專查辦。欽差既至，即提諸盜雜訊，既無差誤，則問胡參將。參將辨曰：『諸盜以死誣我，其意固在得錢。雖然，沈公親鞫是獄，事有左證，乃以論抵。今盜自稱殺人，其殺人安所左證？』舜即曰：『刀藏石師子下。』遂命從石師下求之，果有刀。參將復啟欽差：『沈公親鞫是獄，令貌似西枝及屠人者數人雜堂下；今石師子下之刀，何能定爲殺人者？又何以定爲諸盜物耶？請列數十刀雜堂下，令盜識之，壹如沈公。』欽差從其言；而舜即取刀以獻，且曰：『我刀爲反刃，我用左手破竹故也。』參將語塞，終不自供，欽差嚴刑求之，始

服罪。

伏誅之日，里巷爲空。先外舅嘗望見之，扶出竹篋，已難步履，蓋雙踝瓴矣。沈公以身故免議，運使發軍臺。盜論抵有差。先外舅告我如此。事隔十年，歲月姓名諸多髣髴，如光緒初有兩薛侍郎，不聞有至江南查案事，不知所指爲誰。要之，花牌樓案固赫然噪於當世者也。

【注解】

曹孟其今人。餘未詳。此篇係從甲寅周刊選錄。沈文肅公名葆禎，字幼舟，清福建侯官人。咸豐進士。累官至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同治十一年，調福建船政大臣。光緒元年，任爲兩江總督。五年冬，卒於佐，予諡文肅。江南明以安徽江蘇兩省合，稱江南。兩江者江南，江西也。花牌樓南京市街名。洪琴西名汝奎，安徽涇縣人。營參曾國藩幕，後仕至兩淮鹽運使。宮保清時於方面大臣多加太子太保少保等銜，因稱宮保。宮，東宮也。劉忠誠名坤一，字峴莊，清湖南新寧人。洪楊之亂，湘軍大著戰功，坤一積勛官至兩江總督。卒諡忠誠。竹篋竹製輿也。篋音ㄅㄧㄝ。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與第九篇體裁全同。

組織　首節直起，叙花牌樓命案之發生。

次節承前叙守備誣良爲盜，保甲欲釋不能，案情漸入繁複。

次節叙冤獄輾轉造成；合前二節爲一章，乃全篇繁結處。

次節，叙奸吏升遷，盜夥自首，案情一轉；情節與第二節僧人自辨語相似。

次二節，叙諸盜就獲，而以新總督不肯翻案，屢欲寬縱不成，作頓挫，與第二節相彷。

次節，叙欽差查辦，案情大白，是爲解結處。情節亦與前審案映對關聯。篇法嚴密在此。

末節，叙結案情由；及作者所根據，以明其徵實不虛，用疑辭作結，亦文家狡獪處也。

詞藻　諸盜以堯舜禹爲名，實非眞名；作者自云：「事隔十年，歲月姓名諸多髣髴，」此處實用寓名例耳。（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一書，釋此例甚詳，可參閱。）

「下車，」「踪迹兇犯，」「洪觀察已得重犯，安用我，」諸語，並係藻飾之辭，學者試本所已習，一一解之，以資復習。

一二　越州趙公救荒記

曾鞏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荒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儆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

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不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

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傚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慮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

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荒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荒歲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

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

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注解】

越州 今浙江、紹興、蕭山、上虞、餘姚、諸暨、嵊、新昌各縣地。 趙公 名抃，字閱道，宋衢州西安人。——今浙江衢縣。嘗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號鐵面御史。卒謚清獻。 曾鞏 字子固，宋南豐人。——今江西南豐縣。嘗爲史館修撰，擢中書舍人。原本經術，發爲文章，淵懿和厚，與歐陽修齊名。所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又兩漢議論若干卷。 熙寧 宋神宗年號。 吳越 今江蘇浙江一帶。蓋江蘇江以南爲古吳地，浙則越地也。 僦 音卩一又。賃也。 沴 音乙一。惡厲之氣也。 元豐 亦宋神宗年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與志體記敘文；曾氏釋典志類云：「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組織　首節，叙趙公先事調查，爲防荒預備。

次節，叙趙公救災詳情，給粟興工，視疾瘞屍等，末句以贊揚作束。兩引故事及法，加倍烘托。

再次，就事發議；能推至題外，以比較法，襯顯正文。

末節，叙作記別裁；末句點題，即點時法之一例。

叙事處盡而不污，議論處實得其平，此等優點，看來不難，却頗不易。如首節，臚舉所問各節，能詳而明；而用「使各書以對」一省却許多數字記載，則簡而約。「三十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一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與上文不相複；而爲拯救對象，故數字亦約載，以見其多而確。行文互見，詳略得宜，非胸具裁剪，焉能得此，學者自當潛心玩索。

詞藻　「前民之未饑」，前字甚鍊。

「則有間矣」，不褒而自揚，輕靈婉約，無質直之弊。本文氣勢和緩，即在此等句語，亦不事蹈厲夸發，試以與前二篇比較，可見其異。

「菑沴」「饑饉」「疾癘」「經營」「綏輯」「先後」「始終」「委曲」「纖悉」「豈弟」，等駢詞，言簡意永。

按子固之文，淵懿樸茂，遠紹劉向；其所爲書序，尤與有一脈相承之息。介甫之銘子固之和，屹然爲有宋二傑，永叔雖標丰神，非彼匹也。

一三　崇安新置社倉記

朱　熹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余居崇安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余，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飢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余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飢。

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余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敎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卽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溯谿而來。劉侯與余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曰：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飢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

及秋，徐公奉詞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余既奉教。

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所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弗彊。歲或不幸小飢，則弛半息；大祲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

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眞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余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官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庀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

劉瑞也。

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余又請曰：復興得興，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實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坪，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幷力。府以余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曹丞相清源公出鎭茲土，入境問俗。余與諸君因得具以所以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示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

余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受，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

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爾。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毋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注解】

崇安今福建崇安縣。　乾道南宋寧宗年號。　建建寧府也。　侯古者，百里之國曰侯，約當今一縣之地，故尊稱縣令曰侯。　耆艾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凡鄉老亦通稱曰耆艾。　直同值，價也。　浦城縣名，與崇安接壤。　信安今浙江常山縣。　嘉同哲。　源谿泝之本字；又作溯；逆流而上也。谿即建谿，源出崇安北，故上流亦名崇溪；爲閩江支流之一。　步水際也。今埠頭之埠，本應作步。

奉祠　宋制：官閒散及休致，皆使奉祠，如某某宮觀提舉之類。祠另制祿，多以文臣任之。其事實始於眞宗，眞宗崇信道教，勅建宮觀遍天下，後又以休致人臣管領其事，而後王遂沿爲成例也。

東陽　今浙江東陽縣。

聱音ㄠˊ。以人挽車曰聱。

蓋藏　謂府庫倉廩等所掩蓋藏聚之物。禮『命百官謹蓋藏。』

浸音ㄑㄧㄣˇ。凶荒也。

蠲音ㄐㄩㄢ。除去也。

儀眞　今江蘇儀徵縣。

社倉　隋書食貨志，『開皇十六年正月詔：秦、隴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準上中下等，上戶一石，中戶七斗，下戶四斗。』又唐書食貨志，『武德元年九月，置社倉。』

丞相淸源公　指趙汝愚。汝愚字子直，宋宗室，孝宗朝除知樞密院事，時方出爲福建安撫使。

委積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注云，『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供之，所謂餘用也。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

常平倉　漢書食貨志，『耿壽昌白令湯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贍貧民。名曰常平倉。』案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中丞，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帝也。

義倉　隋書長孫平傳，『開皇三年，徵拜平度支尚書。奉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力穡　音ㄙㄜˋ。穀方收曰穡。書云，『服田力穡。』

殍　通作莩，音ㄆㄧㄠˇ。餓死也。

瞢　量也限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典志體記叙文，與前篇體裁相似；典志之文，最宜徵實，不能翻空見奇。論者謂朱子

此文學有根柢，胎息深厚，蓋其體使然也。

組織　社倉所以貯粟，貯粟所以利民，本文記新置社倉，遂將貯粟所自來，利民之所在，一一光叙明白；是能發揮題前文字者。至其按部就班，條理井然之妙，不過用順叙法，依時日先後，叙人事耳。

首節叙歲飢，勸富豪平糶，遠遠引起藏粟。

次節，叙豪民藏粟且竭，上官船運粟來賑民，盜患爲弭，實爲社倉藏粟來源。

第三節，叙年熟，民願貸官粟；防荒，暫留里中；官粟乃始藏於民。

第四節，叙官粟之藏於民者，因定斂散貸借之例，以益便民。

第五節，議置社倉，以儲官粟，免分藏民家之不便，蜿蜒入題。

第六節，叙定倉約，題內文字已悉具。末語收結渾老。

以上六節叙記，實爲本篇正文：以時爲綱，以人事經緯而以作者貫穿其間，眉目甚清朗。以作者始終躬與其役，故官佐屢易，線索得不亂，由此知叙事文定主體之法。

末節，引經據典，抉出時弊，因說明本倉成立之不易，推到異時異地，亦是論結法之推開一層者。末句記時日署籍貫姓名，乃碑記常例。

詞藻　「下其直，」猶言「減其值，」易字所以免平質；他例甚多。

「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曰若干曰以率，簡淨。

「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前詳後略，輕重得宜。

「刻之石，」猶言「刻之於石，」省一介詞，更見簡老。

按元晦之文，昔人以爲學步南豐；觀此二篇，或有幾分可信，特元晦一代大儒，學問之博大固非南豐所逮，而就文論文，元晦之才尚遜南豐一籌。

一四　乞里人共建義倉引

劉大櫆

古者帝王在上，而薄海無凍餒之民，必非分上之所有以與民也，使民之自有餘而已。故曰：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不至三十年，而民有九年之蓄，則雖唐水殷旱不能爲之災。

若夫周官荒政十二類，多迂遠不切於事情。惟散財薄征爲君上之所宜行，而無補於小民之窮餓。故其科條雖具，要不若積貯之爲善也。夫下之人家無蓋藏之

備，而一切仰望於上，設使水旱蟲蝗連州數郡，朝廷遽下蠲租之詔，虛郡邑倉廩以賑之，然上之所費不貲，而下之所得無幾，嗷嗷焉日待升斗以延旦夕，上之倉廩府庫已空，而民之死者過半矣。故曰：藏之於官，不若藏之於民也。

今天下田疇不加多，稅斂不加少，而天下之風俗又皆日趨於文，欲使鄉曲之農人人皆食之以時而用之以禮，其勢固有所不能。嘗見編戶之家，授田百畝，則飲食衣服既無不足。及其蓄積豐饒，或相倍蓰什伯，猶未見其有餘，何者？彼其所入者多，則其所出者亦衆。淫侈於酒食，頻煩於燕會，故雖粟米狼籍，而終歲之用猶苦其不給。一旦天災流行，固不能以自支矣。此其爲習，非可喻之以節儉而遂改也；惟及其有餘之時，豫爲不足之備，不藏之於官，而藏之於民，不分藏於家室之私，而合藏於里社之公。其在今日，所減省者一酒食燕會之需而已，其在他日，積之遂至於無盡，其爲利甚薄，而其爲術約而易操也。

去年凶災，民皆飢乏，草根木皮掘剝幾盡。釜甑器皿賣買無存。甚則拋割妻孥

與人爲僕妾，猶不足以自贍。而父子兄弟羸老孤幼繼踵而死，僵尸草澤，骸骨相枕藉，見之者怵目，聞之者悽心。古者鄰里有相周之義，而鄉田同井，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若使朝夕共處之人，親見其飢餓至輾轉溝壑而死，而莫之拯救，而吾獨安得晏然而已乎！夫一人向隅而泣，則舉坐爲之不樂。同里共井，其視同坐也親矣；輾轉溝壑而死，其視向隅而泣者迫矣；此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者也。

昔漢耿壽昌作常平之倉，增價而糴，減價而糶，法非不善。然以饑歲之民，使其價糴，其力或有所不能；而以官司主之，其出入又有所不便。自是以來，長孫平之義倉，勸令百姓軍人出粟及麥。然歲歲募收，疑其數濫。朱子之社倉，隨時斂財。然請假於府，那移爲難。今合兩法而用之，於義倉則取其當社自輸，不待請府；於社倉則取其計米收息，不必再捐。今值大有年之秋，與人傭賃者，每佃田一石出穀三升，自耕其田者，出穀八升。有餘之家，不爲限量，隨其力所能爲以爲補助。至於當社立倉，一甲之中推一人爲首，執策簡較，稽其出入，古之人有成法矣，惟諸君子倣而行之。誠

如是也，雖有水旱之災，吾里之人其庶幾免乎。傳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人人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推之他里，前後左右莫不皆然，然則德施之及人者廣矣。

【注解】

劉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清桐城人。雍正進士。善古文辭。姚鼐嘗從之學。著有劉海峯集。　三年耕兩句　顧鐵論力耕篇云：『古者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二十七年，遭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禮記王制篇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作者蓋取引於此數書而易言之也。　唐水殷旱　漢書食貨志云：『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湯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　周官荒政十二　周禮地官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徵，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散利者，謂凡民食艱時，聚之荒時散之，積而能散，使民利益也。弛力者，寬其力役也。舍禁者，弛山澤之禁，以便民取蔬食也。去幾者，幾察也，稽查也。古者關市

有饑荒年則不殺也。曾禮者減省者禮也。殺哀者減省哀禮也。葬樂者，葬同葬，藏樂器而不用也。多昏者，不備禮而昏者多也。索鬼神者，搜索鬼神而祈禱之也。人人親其親句見孟子離婁篇。不獨親其親見禮記禮運篇。參看世上大同論篇。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書翰體議論文。書翰之文，有不僅以一人爲貼書對象者，爲公啓。大抵動以公義，不及私情，乃其特點。又本篇亦言義倉濟民，但以議論爲主，借助於記敘，與前篇以記敘爲主，輔之以議論者，適相反，可參看。

組織　首節，言古者使民自蓄其餘而不分上之所有，下立論根據。

次節，言藏於官不若藏於民之故，是承上文作反面發揮。

再次言豐歲不藏，徒資浪費，藏其餘，約而易操，一反一正，義旨顯豁。但係虛發議論，爲後文張本。

再次敘去年凶災民生慘況，見得饑歲不可不設法。

末節歷引古來常平倉，義倉，社倉三法，駁一而兼採其二，詳敘辦法，以爲防災之用。結處亦用推開說法，發揮題後意義。

詞藻　「非必分上之所有也，使民之自有餘而已。」「非必予也，……而已，」虛字相呼應，有抑揚頓挫

之妙；試仿造數句。

「則雖唐水殷旱不能爲之灾。」舉其極例言之，乃擒賊擒王之法。

「上之所費不貲，而下之所得無幾，」「上之倉廩無空，而民之死者過半矣；」兩相形句，措語警人；當注意句中「而」一字。粟米「狼籍，」「骸骨相枕藉，」皆隱喻之詞。

「夫一人向隅而泣，則舉坐爲之不樂，」此雖係用典，但讀之自解，不必定窮本源；是典之最可用者之一例。妙在下文不僅呆用。

「其視向隅而泣者迫矣，」更能推進一層。凡引證典實譬喻，皆以不呆用爲上。

按海峰繼望溪而開後學，亦桐城派巨子。其文雕飾過於望溪，而精湛不如，學者其並觀之。

一五　江北水災

釋敬安

客從徐州來，未言淚先垂：

『江淮今歲災，迥異往昔時！一自海禁弛，米貴等珠璣；窮簷那得飯，持豆以作糜。還期秋稼熟，猶可遂其私。豈知六七月，大水淹沒之！廬舍既漂蕩，農具罕見遺。死

者隨波濤；生者何所棲？相携走泥濘，路滑行步遲。飢來欲乞食，四顧無人炊。兒乳母懷中，母病抱兒啼。倉卒骨肉恩，生死終乖離；不如賣兒女，療此須臾飢。男兒三斗穀，女兒五千貲。幾日糧又絕，中腸如鳴雷。霜落百草枯，風凋木葉稀。掘草草無根，剝樹樹無皮。飢嚙衣中棉，棉盡寒無衣。凍臥死路隅，無人收其尸。傷心那忍見，人瘦狗獨肥。」

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災！我欲化大魚，持此身肉施。莊嚴淨佛剎，遍界成琉璃。牟尼雨金粟，甘露菹丹蔗。樓臺聳珍寶，行樹影參差。衣食自然至，不假人力爲。大千皆樂土，舉世無瘡痍。斯願未果滿，誓不成菩提！

【注解】

江北　今蘇皖兩省沿淮水南北一帶地方，因淮之下流爲黃河奪淮時泥沙所淤，不能暢行入海，夏秋水盛，往往泛濫爲災，民生苦之。自清季已有導淮之議，至今未能行，良可惜也。

徐州　今江蘇銅山縣，舊爲徐州府治。餘如豐、沛、蕭、邳、碭山、宿遷、睢寧皆其屬縣也。

化大魚　釋迦佛於往昔饑饉世，曾化大魚施食衆生。

莊嚴佛經於國土宮殿衣飾等壯美盛麗者，皆曰莊嚴，言其裝飾之美盛也。

剎佛寺所建之幡竿，梵語稱瑟剎。六朝人謂塔曰剎。唐以後則通稱佛寺曰剎。　遍界成琉璃佛氏以境遇爲界，如色界慾界意識界等是。佛氏意象極樂世界，一切裝飾均以七寶合成。琉璃者，七寶之一。　牟尼亦作摩尼；又作末尼。譯言珠寶，離垢，如意，珠之總名，等意。　苗音出。草初生也。　丹荑荑音去。茅始生者。又草芽之通稱。又蓴菜，初生時赤色。　大千佛氏別世界爲小千，中千，大千。合四大洲日月諸天爲一世界。一千世界名小千世界。小千加千倍曰中千世界。中千又加千倍曰大千世界。猶言一切世界也。　瘡痍皮膚因傷而開裂也，以喻民生之疾苦。　菩提佛語；譯言正覺。彼宗以修行到靶爲菩提薩埵。薩埵者衆生之義，謂既能自成正覺，又能普渡衆生也；亦簡稱菩薩。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抒情，五言古詩，每兩句叶韻，一韻到底。是非散文之具「整」與「韻」兩項構成素者。與駢文律詩較，則無其「儷」（字面對偶）；與絕句、律詩、詞曲較，則無其「度」與「諧」（全篇字數有定，不可增減，平仄四聲，亦有定譜。）與四六律賦絕句律詩較，則無其「叶」（兩句之中，平仄相對）。雖不能如六素全無之尋常散文，獨具變化錯綜之妙，然在非散文中則比較的能抒寫自如也。（略本唐鉞國文新探，中國文體的分析篇說。）

組織　首章假徐州來客言，敘江北水災狀況。

「江淮今歲災，迥異往昔時」二語，先作籠統敘述。下四語，謂秋前生活之艱。「還期」二語，承上文作一揚，反跌下文。以下歷敘災況，尤詳災後生者之慘狀，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挑起哀感。次章，即發抒哀憐悲憫之情，全用佛典，固屬「不離本行」；亦以佛家之旨，重在慈悲，與多易爲用也。

詞藻　「未言淚先垂」加倍寫法，神情宛然在目。

「那得飯」用白話，不覺其俚，善於運化。

「豈知六七月，大水淹沒之」用虛字露骨，江西派詩家一法。

「人瘦狗獨肥」五字，瘦肥相形，冷語逼人，不堪設想。此詩以素描法敘事，中惟「鳴雷」一淺顯譬喻，是以鍊意勝者；着此一句收梢，尤健旺非凡。

「我欲化大魚」以下，一種捨己爲人情操，最能令人崇敬。所用佛家典實，光輝燦爛，與上文殊異，蓋一記人言，宜從質實；抒己感，宜加藻飾，各從其宜也。

一六　兵車行

李孟平

半夜沿門剝啄呼，鄉保里正持官符。云是征兵過邑境，家家皆派當差車。我朝兵政有至計，軍書徵調載常例。供應徒煩水衡錢，支銷徒長官司弊。囊盡未飽民力

窮，紳商亦在誅求中。大車羸馬額不足，蒲輪輾盡耕牛充。片言微忤鞭笞怒，萬蹄競逐飛騰去。前途更獲過站錢，冥冥鴻飛不知處。

賈客無知爲利來，轔轔輦重聲如雷。道逢兵士猛于虎，可憐百貨紛塵埃。賈客無言祇涕唾，貨車却讓征兵坐。鞭車疾走如風飛，賈客欲登推使墮。扣留日日不令回，更無芻豆飼龍媒。兵士苦肥馬苦瘦，猶嗤我馬皆虺隤。

傳聞賊退囊皆飽，火急尾後登長道。追賊不及駐村墟，民皆露處兵入堡。借口賊逋重搜捕，賊所棄餘兵又擄。偶然一日兵又來，舉家相慶固吾圍。

一朝凱旋鳴鼓鼙，大車小車相排擠。傳喧新令遍鄉邑，捐金許爾還輪蹄。鄉民斂錢競奔送，公費猶攤儲外用。更費需索罄腰纏，駕駘反爲驊騮控；自矜奸宄巧如彼，枉尺直尋差堪比；行過長亭復短亭，合浦珠還傲鄉里。誰料鷹鸇下日邊，攫拿燕雀白雲裏。

乃知生爲邊塞民，失馬得馬皆非喜。佛徊路側泣向天。噫嘻！爾民胡爲然！車馬

已失金重捐，謀耕不得耕，數錢無一錢；佳荷健者聞，絕倒。噫嘻！爾民胡爲然！

【注解】

李孟平　清河南固始人，咸同間官直隸知府。髮捻之亂，目覩畿輔民間供役之苦，嘗賦此篇以哀其事。　水衡官名。漢時有水衡都尉及水衡丞，掌上林苑，兼主稅務。庾信賦『水衡之錢山積。』查漢代財用之司，凡三所：曰司農，曰少府，曰水衡。司農所掌爲官財，少府、水衡則皆天子私藏也。清時有內務府，亦專管皇家私藏及祭祀宴享等事者。　誅求　意外要索也。　蒲輪　以蒲裹輪，取其行時安穩。漢書『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蓋天子徵聘賢士之殊禮也。此指人坐之車。　龍媒　駿馬也。漢武帝天馬歌『天馬徠兮龍之媒。』杜甫詩『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　虺隤　音ㄨㄟ ㄊㄨㄟˊ。隤同頹音去ㄨㄟˊ。虺隤，病也。詩『我馬虺隤。』或曰，無志氣曰虺隤。　固吾圉　左傳『吾之使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境也。又養馬之所曰圉。此時運用成語，蓋言家室不受侵擾也。

鼓鼙　擊戰時所用騎鼓也。禮記『君子聞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士。』　腰纏　隨身所帶資財也。殷芸小說『有客言志，一願爲揚州刺史，一願多貲財，一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　驊騮　周穆王駕八駿以周游天下，其一曰驊騮，色如華而有後人因沿用爲良馬之通稱。　枉尺直尋　孟子『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枉，曲屈也。尋八尺。言所失者小，所得者大也。　合浦珠還　後漢書『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宰守多貪穢，詭人採求，不可紀極，珠遂漸徙於交

趾郡界。嘗到官，革易前敝，珠復還。』後世以喻物之失而復得者。鷹鸇，鸇音[illegible]。鷙鳥，羽色青黃，燕頷鉤喙，向風搖翅，常擊食燕雀小鳥。左傳『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凡有誅求之能力者，輒以鷹鸇喻之。攫音[illegible]。撲取也。萑苻，萑音[illegible]。荻也。左傳『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萑苻，卽萑蒲。荻蒲叢密之澤，易於躲藏，故常爲盜窩。猶今北方之言青紗帳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體裁與前篇相似，但爲七言。篇中易韻多次；所抒情感，哀憫之外，有憤怨譏諷之意。

組織　首章陡起，叙軍興拉車當差紛擾情況，已屬令人嘆息。

次章，叙賈客貨車在路遭刼，是特寫之筆。

次章續叙賊退兵進，擄掠民財，更形容盡致。

次章續叙還車索贖，車馬終失，尤屬奇文。

末章，發議，先就民之疾苦說，又從盜賊方面說，作一襯映，筆姿酣透。

詞藻　「云是」云云，見得是託詞，微詞格也。

「萬蹄競逐飛騰去，」不言牛馬而言蹄，是代名格；妙在能兼括。下文又以「輪蹄」代車馬。

「兵士苦肥馬苦瘦，猶嗤我馬皆虺隤」上語相形格，下語承前作深刻形容，文有刀錐之利。

「誰料鷹鶻下日邊，擾拿燕雀白雲裏。」以譬喻代敘述，較上文「冥冥鴻飛不知處」隱喻格尤簡。「噫嘻爾民胡爲然！」末句又疊一句，語意特別加重。「謀耕不得耕，數錢無一錢」二語五言，七言古詩中往往間以三五言；五言古詩亦有間以三言四言者。

本篇用典甚多，已詳注解中，其性質作用，各有不同，試略辨之如下。

以典實本身性質分：——

（一）舉人事以徵義者　如合浦珠還，邊寨民失馬得馬之類是也。

（二）引成詞以明理者　如冥冥鴻飛，我馬虺隤之類是也。

以典實作用分：——

（一）代替　如水衡指清之內務府，龍媒猶言良馬之類是也。

（二）譬喻　如冥冥鴻飛，喻車馬失去；合浦珠還，喻車馬贖還之類是也。

以典實用法分：——

（一）直用　如「我馬皆虺隤」不過增一皆字，「固吾圉」僅刪原文虛字，皆是也。

（二）活用　如「誰料鷹鶻下日邊，擾拿燕雀白雲裏」有易字，有增字，且變換語調；「失馬得

馬皆非喜」，更改原來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皆是也。

至以用典價值言之，則棘事爲難，襲詞爲易；譬喻爲高，代替爲下；活用爲優，直用爲劣。學者就其難者、高者、優者學之，則其餘不足道矣。

一七　大岡步團練公局記

龍啓瑞

嘗考周禮，州長、黨正有屬民讀法之典，皆以歲時行之於學。而田獵、講武及守望相助之法，民自得以其意行之於鄉。秦漢以降，井田廢而鄉學不立。至不幸用武，則鄉民聚而爲社。如宋時定州有弓箭社；近日廣東禦夷，各鄉亦分立爲社。至廣西盜賊蠭起，各府州縣官吏薦紳先生，率其鄉之所屬，日從事於團練，而各村鎮關市始有公局之設，睦婣任卹之風，一變而爲功利戰鬬，古所謂觀於鄉者，其若是耶？

雖然，時之所至，雖聖賢不若，執古道以繩民。惟豪傑有爲之士，能因時之所宜以求合乎古。夫以廣西之盜蔓延數十州縣，蘖芽乎十年之前，一發而不可治。今天子憫吾民疾苦，徵兵數千里外，轉餉數百萬。顧其力能及於盜之所至，而盜之所不

至而將動者，與其既去將復來者，則必恃民之自爲捍禦，而團練之事急焉。獨吾邑地當省會，盜警緩於他邑，可以措理裕如。顧其事之實與不實，用之必有效或無效者，則以董事之人爲斷。維團練公局之設遍乎一縣，惟太岡步之在邑南者，以唐丈堯心先生得名。

方事之初起，先生於其鄉設公所，聚衆期會。行之期年，什伍有法，少長有序，人知師律，無譁於鄉。大吏激賞爲諸團最，先生益奮志督勸，親執枹鼓，家之子弟咸編入戶，人用是利，盜賊益稀。蓋必如先生之爲團練，然後緩急乃爲有用。必盡如先生之團練，然後各鄉之公局乃不虛設。會先生之嗣，吾友仲實來乞爲文，因書此貽之。

吾嘗與仲實言，今之團練，名爲寓兵於農，而多失古意，異日風俗之害，將不可究。如先生爲之，又何其善也！此即因而復講讓修睦之風，而進以讀法講武，鄉田同井之治，其又何難焉。書之以復於先生，其亦不能無蜡賓之感也。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冬月，同邑龍啓瑞記。

【注解】

龍啓瑞字輯五，號翰臣。清廣西臨桂人。道光進士。累官至江西布政使。著有經德堂文集十四卷。　州長周禮地官大司徒之屬，位次鄉大夫。鄉有五州，州長各掌其州之政教禁令。　黨正位次州長。州有五黨，黨正各掌其黨之政教禁令。釋名曰：『五百家爲黨。』　鄙民讀法，鄙，聚也。周禮『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　井田周制：授田之法，以地方一里爲九區，每區百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爲私田。界畫之形如井字，故曰井田。　定州弓箭社宋史兵志：『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定州即今河北省定縣。　廣東團夷自鴉片戰役失敗，中英江寧條約允開廣州爲商埠，英人乃履約欲入城，城鄉民衆大反對，紛紛立社，備武器爲抵制計。　睦婣任卹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卹。』注『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族；任，信於友道；卹，振憂貧者。』卹亦作恤。　蘖芽蘖，音ㄋㄧㄝˋ，木已伐處所生新芽曰萌蘖。又芽之旁出者，蘖芽猶言發生。　什伍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古時編制軍隊之成法也。此言什伍，則編制之意。　枹鼓鼓語：『執枹鼓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枹，擊鼓杖也，音ㄈㄨˊ。　蜡賓禮記禮運篇：『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蜡音ㄓㄚˋ。年終大祭賓爲儐相也。觀，門闕也。古者於宮門之外爲兩臺，曰象魏，爲懸法示人之處，其間無門，故曰闕。上有樓觀，故曰觀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雜記體記叙文。與前習新安新置社倉記體裁相近，但以記典制之處略，發議論之處多，故入之雜記類；亦可悟文體分合，重在內容性質，不可僅以題面爲斷。

組織　首節尋源竟流，將公局制度之所本，以及不合古道之處，坦白叙出。論命意，係逆起。

次節，劈頭用一轉筆，折入本題：由大說到小，由壞說到好，筆力雄勁，眞所謂放得開，收得攏者。

次節，承上議論，轉到記叙；先述辦理之成效，略作贊揚，歸到作記由來。若就此收梢，原無不可；但作者主意，乃在反對，不在贊成，故又緊接一節，推開說去，申明本旨。迴應篇首，其勢實有長山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首尾俱應之概。

末句，碑記常例，前已言之，不多贅。

詞藻　「蠭起」「蔓延」「蘖芽」，皆隱喻詞之通用者，可學。大抵顯喻，以自創爲貴，不出自創，則易落陳腐；隱喻以襲用爲常，無所根據，易流於生硬晦塞。

「無譁於鄉」「爲諸團最」「人用是和」諸語皆鍊，有尚書氣味。

「蓋必如先生之爲團練……，必盡如先生之團練……」二排，重疊中有階升之妙，故能深厚。

「蜡賓」一典，意深語婉，非直述所及。

一八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爲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夫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操兵刃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爾也。

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

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

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如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邮，而倚辦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沈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倚擿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郅雍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盡亦反其本而已矣。

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罪。予以爲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注解】

劉敞　字原父，宋臨江新喻人。慶歷進士，累官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學問淵博，文章贍敏，與弟攽貢父，俱以該博爲世推重。著有公是集。公是者，其門弟子私謚敞也。探囊發篋　莊子胠篋篇，『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道而爲守備……』　升斛量名。十合爲升，斛容千二百黍。直指之使　漢書江充傳，『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　督捕之科　科，科條也。宋史陳韓傳，『躬往邵武，督捕餘寇。』　臧武仲句　左傳襄二十一年，『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紇，武仲名。　沈命　沈沒其命，即連坐誅死也。漢書咸宣傳，『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而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小吏皆死。』　擿發　漢書，『發姦擿伏如神。』謂善抉摘其隱伏之情也。　鄧雍　晉國苦盜。有鄧雍者，以視察得盜千百無遺。晉侯大喜。俄而羣盜謀曰：吾所患者鄧雍也。遂共盜而殘之。事見列子說符篇。　聽訟二語　見論語顏淵篇。　元昊　趙德明之子，竊據西夏，僭稱帝號，頻年犯邊，宋室爲之罷於防禦。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著述體議論文。以或問起，乃發議論，與古之設論體章法相似。

組織　首句點明題中患盜字樣，次用或問，避去直抒議論，生硬直率之弊；初答除盜在止其源是一篇主意。以下剖析盜源，及制止之道，發揮此意，爲第一節。

第二節，述刑重不足止盜，恩深不足止盜，從反面發揮，逼出正面義理之可信。

第三節，承前二節名理方面之辨析，正反兼顧，引古事爲證，筆姿飽滿，末引孔子之言，用脫胎法，引到止盜不如化盜，歸到本旨。

第四節，切近時事發議，先敘數語，而以一句翻騰作結，述作論本旨，遙與篇首照應。組織完密，筆力勁拔。

詞藻　脫胎法，可用於篇章，可用於字句。如本篇起筆，暗自韓愈爭臣論脫胎而出。「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二語，明自論語脫胎而出，皆是。明引原文，加以仿造，作用等於引證，足爲藻飾之一助。篇中其他佳處甚多，原理已前習，可自研索。

一九　誣盜記

劉鶚

老殘到了雒口，雇了一隻小船，逆流送到曹州府屬董家口下船，將行李搬在一個店裏住下。這家店叫做董二房。掌櫃的姓董，有六十多歲，人都叫他老董。只有一個夥計，名叫王三。老殘住在店內，本該雇車就往曹州府去，因想沿路打聽那玉賢的政績，故緩緩起行，以便察訪。

這日有辰牌時候，店裏住客都已走了，店夥打掃房屋，掌櫃的帳已寫完，在門口閒坐。老殘也在門口長櫈上坐下，向老董說道：『聽說你們這府裏的大人，辦盜案好的很，究竟是個甚麼情形？』那老董歎口氣道：『玉大人官卻是個清官，辦案也實在盡力，只是手太辣些。初起還辦着幾個强盜，後來强盜摸着他的脾氣，這玉大人倒反做了强盜的兵器了。』

老殘道：『這話怎麼講呢？』

老董道：『我們此地西南角上，有個村莊，叫于家屯。這于家屯也有二百多戶人家。那莊上有個財主，叫于朝棟，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二子都娶了媳婦，養了兩個孫子，女兒也出了閣。這家人家過的日子很爲安逸。不料禍事臨門，去年秋間，被强盜搶了一次，其實也不過失些衣服首飾，所值不過幾百弔錢。這家就報了案，經這玉大人極力的嚴拿，居然也拿住了兩個爲從的强盜夥計，追出來的贓物，不過幾件布衣服，那强盜頭腦早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誰知因這一拿，强盜結了冤

仇，到今年春天，那强盜竟在府城裏搶了一家子，玉大人雷厲風行的幾天，也沒有拿着一個人。過了幾天，又搶了一家子；搶過之後，大明大白的放火，你想玉大人可能依呢？自然調起馬隊追下來了。那强盜搶過之後，打着火把出城，手裏拿着善槍，誰敢上前攔阻。出了東門，望北走了十幾里地，火把就滅了。玉大人調了馬隊，走到街上，地保更夫就將這情形詳細稟報。當時追出了城，遠遠還看見强盜的火把。追了二三十里，看見前面又有火光，帶着二三聲槍聲，玉大人聽了，怎能不氣呢？仗着膽子本來大，他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馬，都帶着洋槍，還怕甚麼呢！一直的追去，不是火光，便是槍聲。到了天快明時，眼看離追上不遠了，那時也到了這于家屯了。過了于家屯，再往前追，槍也沒有，火也沒有，玉大人心裏一想說道：「不必往前追，這强盜一定在這村莊上了。」當時勒回了馬頭，到了莊上，在大街當中有個關帝廟下了馬。吩咐手下的馬隊，派了八個人，東西南北一面兩匹馬把住，不許一個人出去。將地保鄉人等叫起。這時天已大明了，這玉大人自己帶着馬隊上的人步行，從南

頭到北頭，挨家搜去，搜了半天，一些形跡沒有。又從東望西搜去，剛剛搜到這于朝棟家，搜出三枝土槍，又有幾把刀，十幾根竿子。玉大人大怒，說：「强盜一定在他家了。」坐在廳上，叫地保來，問：「這是甚麼人家？」地保回道：「這家姓于，老頭子叫于朝棟，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于學詩，二兒子叫于學禮，都是捐的監生。」玉大人立刻叫把這于家父子三個帶上來。你想，一個鄉下人，見了府裏大人來了，又是盛怒之下，那有不怕的道理呢！上得廳房裏，父子三個跪下，已經是颯颯的抖，那裏還能說話。玉大人說道：「你好大膽，你把强盜藏到那裏去了？」那老頭子早已嚇的說不出話來，還是他二兒子在府城裏讀過兩年書，見過點世面，膽子稍爲壯些，跪着伸直了腰，朝上回道：「監生家裏向來是良民，從沒有同强盜來往的，如何敢藏着强盜。」玉大人道：「既沒有勾通强盜，這軍器從那裏來的？」于學禮道：「因去年被盜之後，莊上不斷常有强盜來，所以買了幾根竿子，叫佃戶、長工輪班來幾個保家，因强盜都有洋槍，鄉下洋槍沒有買處，也不敢買，所以從他們打鳥兒的回了

兩三枝土槍，夜裏放兩聲，驚嚇驚嚇强盜的意思。」玉大人喝道：「胡說！那有良民敢置軍火的道理！你家一定是强盜。」回頭叫了一聲「來，」那手下人便齊聲像打雷一樣答應了一聲「嗻！」玉大人說：「你們把前後門都派人守了，替我切實的搜。」這些馬兵遂到他家，從上房裏搜起，衣箱櫥櫃，全行抖擻一個盡。稍爲輕便值錢一點的首飾，就掖在腰裏去了。搜了半天，倒也沒有搜出甚麼犯法的東西。那知搜到後來，在西北角上，有兩間堆破爛農器的一間屋子裏，搜出了一個包袱，裏頭有七八件衣裳，有三四件還是舊綢子的。馬兵拿到廳上，回說在堆東西的裏房搜出這個包袱，不像是自己的衣服，請大人驗看。那玉大人看了，眉毛一縐，眼睛一凝，說道：「這幾件衣服，我記得彷彿是前天城裏失盜那一家子的。姑且帶回衙門去，照失單查對。」就指着衣服向于家父子道：「你說這衣服那裏來的？」于家父子面面相覷，都回不出，還是于學禮說：「這衣服實在不曉得那裏來的。」玉大人就立起身來，吩咐留下十二個馬兵，同地保將于家父子帶回城去聽審。說着就出

去。跟從的人拉過馬來，騎上了馬，帶着餘下的人，先進城去。這裏于家父子同他家裏人抱頭痛哭。這十二個馬兵說：「我們跑了一夜，肚子裏很餓，你們趕緊給我們弄點吃的，趕緊走罷！大人的脾氣誰不知道，越遲去越不得了。」地保也慌張的回去交代一聲，收拾行李，叫于家預備了幾輛車子，大家坐了進去。趕到二更多天，纔進了城。

「這裏于學禮的媳婦是城裏吳舉人的姑娘。想着他丈夫同他公公大伯子都被提去了，斷不能鬆散，當時同他大嫂子商議，說：「他們爺兒三個都被拘了去，城裏不能沒個人照料，我想家裏的事，大嫂子！你老照管着；這裏我也趕忙進城去，找俺爸爸想法子去，你看好不好？」他大嫂子說：「很好，很好，我正想着城裏不能沒人照應，這些管莊子的，都是鄉下老兒，就差幾個去，到得城裏，也跟傻子一樣，沒有用處的。」一說着，吳氏就收拾收拾，選了一掛雙套飛車，趕進城去。到了他父親面前，嚎啕大哭。這時候不過一更多天，比他們父子三個還早十幾里路呢！

「吳氏一頭哭着，一頭把飛災大禍告訴了他父親。他父親吳舉人一聽，渾身發抖，抖着說道：「犯着這位喪門星，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妥了，我先去走一趟看罷。」連忙穿了衣服，到府衙門求見。號房上去回過，說：「大人說的，現在要辦盜案，無論甚麼人一應不見。」吳舉人同裏頭刑名師爺素來相好，連忙進去見了師爺，把這種冤枉說了一遍。師爺說：「這案在別人手裏，斷然無事，但這位東家，向來不照律例辦事的。如能交到兄弟書房裏來，包你無事。恐怕不交下來，那就沒法了。」吳舉人接連作了幾個揖，重託了出去。趕到東門口，等他親家女壻進來。不過一鐘茶的時候，那馬兵押着車子已到。吳舉人搶到面前，見他三人面無人色，于朝棟看了看，只說了一句「親家救我；」那眼淚就同潮水一樣的直流下來。吳舉人方要開口，旁邊的馬兵嚷道：「大人久已坐在堂上等着呢，已經四五撥子馬來催過了，趕快走罷！」車子也不敢停留。吳舉人便跟着車子走着，說道：「親家寬心，湯裏火裏，但有法子，必去，就是了。」說着，已到衙門口。

「只見衙裏許多公人出來催道：『趕緊帶上堂去罷！』當時來了幾個差人，用鐵鍊子將于家父子鎖好，帶上去。方跪下，玉大人拿了失單交下來，說：『你們還有得說的嗎？』于家父子方說得一聲冤枉，只聽堂上驚堂一拍，大嚷道：『人贓現獲，還喊冤枉，把他們站起來去。』左右差人連拖帶拽拉下去了。」

老董說到此處，老殘問道：「那不成就把于家爺兒三個都站死了嗎？」老董道：「可不是呢！那吳舉人到府衙門請見的時候，他女兒于學禮的媳婦，也跟到衙門口，借了延生堂的藥鋪裏坐下，打聽消息。聽說府裏大人不見，他父親已到衙裏頭求師爺去了，吳氏便知事體不好，立刻叫人把三班頭兒請來。那頭兒姓陳，名仁美，是曹州府著名的能吏。吳氏將他請來，把被屈的情形告訴了一遍，央他從中設法。陳仁美聽了，把頭連搖幾搖，說：『這是強盜報仇做的圈套，你們家又有上夜的，又有保家的，怎麼就讓強盜把贓物送到家中屋子裏還不知道，也算得都特等糢糊了！』吳氏就從手上抹下一付金鐲，遞給陳頭說：『無論怎樣，總要頭兒費心。

但能救得三人性命，無論花多少錢都願意，不怕將田地房產賣盡，咱一家子要飯吃去，都使得。」陳頭兒道：「我去替少奶奶設法，做得成也別歡喜，做不成也別埋怨，俺有多少力量，用多少力量就是了。這早晚他爺兒三個恐怕要到了，大人已是坐在堂上等着呢，我趕快替少奶奶打點去。」說罷告辭，回到班房，把金鐲子望堂中桌上一擱。開口道：「諸位兄弟叔伯們，今兒于家這案，明是寃枉，諸位有甚麼法子，大家幫湊想想，如能救得他們三人性命，一則是件好事，二則大家也可沾潤幾兩銀子。誰能想出妙計，這付鐲子就是誰的。」大家答道：「那有一准的法子呢，只好相機行事，做到那裏說那裏話罷。」說過，各人先去通知已站在堂上的夥計們留神方便。

『這時于家父子三個已到堂上。玉大人叫把他們站起來，就有幾個差人橫拖倒拽將他三人拉下坐去。這邊值日頭兒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條腿回道：「稟大人的話，今日站籠沒有空子，請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

兩天記得沒有站甚麼人，怎會沒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簿子看。」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點着說：「一，二，三，昨兒是三個。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個。一，二，三，四，大前兒是四個。沒有空，到也不錯的。」差人又回道：「今兒可否將他們先行收監，明天定有幾個死的，等站籠出了缺，將他們補上，好不好。請大人示下。」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們收監，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麼？斷乎不行！你們去把大前天站的四這放下，拉來我看。」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親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說道：「是還有點遊氣。」復行坐上堂去，說：「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拾板子，那四個人就都死了。衆人沒法，只好將于家父子站起，都在脚下選了三塊厚磚，讓他可以三四天不死，趕忙想法。誰知甚麼法子都想到，仍是不濟。

「這吳氏眞是好個賢惠婦人，他天天到站籠前來灌點參湯。灌了回去就哭，

哭了就去求人，讐頭不知磕了幾千總沒有人挽回得動這玉大人的牛性。于朝棟究竟上了幾歲年紀，第三天就死了。于學詩到第四天也就差不多了。吳氏將于朝棟屍首領回，親視含殮，換了孝服，將他大伯丈夫後事囑託了他父親，自己跪到府衙門口，對着于學禮哭了個死去活來。後來向他丈夫說道：「你慢慢的走，我替你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說罷，袖中掏出一把飛利的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沒有氣了。」

「這裏三班頭兒陳仁美看見，說：「諸位，這吳少奶奶的節烈可以請得旌表的，我看倘若這時把于學詩放下來，還可以活。我們不如借這個題目上去替他求一求罷。」衆人都說有理。陳頭立刻進去找了稿案門上，把吳氏怎樣節烈說了一遍。又說：「民間的意思說，這節婦爲夫自盡，情實可憫，可否求大人將他丈夫放下，以慰節婦幽魂。」稿案說：「這話很有理，我就替你回去。」一抓了一頂大帽子戴上，走到簽押房，見了大人，把吳氏怎樣節烈，民衆怎樣乞恩，說了一遍。玉大人笑道：「

你們到好，忽然的慈悲起來了。你會慈悲于學詩，你就不會慈悲你主人麽？這人無論寃枉不寃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話說的好，斬草要除根，就是這個道理。況這吳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覺得我寃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個女人，他雖死了，我還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氣呢！你傳話出去，誰要再來替于家求情，就是得賄的憑據，不用上來回，就把這求情的人也用站籠站起來就完了。」一稿寫下來，一五一十將話告知了陳仁美，大家歎口氣，就散了。

「那裏吳家業已備了棺木，前來收殮。到晚，于學詩、于學禮先後死了。一家四口棺材，都停在西門外觀音寺裏，我春間進城，還去看了看呢！」

老殘道：「于家後來怎麽樣呢？就不想報仇麽？」老董道：「那有甚麽法子呢？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卻忍受，更有什麽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舊發回審問，再落在他手裏，還不是又饒上一個麽？那于朝棟的女壻到是一個秀才。四個人死後，于學禮的媳婦也到城裏去了一趟，商議着要上控。就有那老年見過世面的人說：「

不妥！不妥！你想叫誰去呢？叫外人去，做事不干己，先有個多事的罪名。若說叫于大奶奶去罷，兩個孫子還小，家裏偌大的事業，全靠他一人支撐呢！他再有個長短，這家業怕不是衆親一分，這兩個小孩子誰來撫養，反把于家香煙絕了。」又有人說：「大奶奶是去不得的，倘若是姑老爺去走一趟，到沒有甚麼不可。」他姑老爺說：「我去是很可以去，只是與正事無濟，反叫站籠裏多添個屈死鬼。你想！撫臺一定發回原告審問；縱然派個委員前來會審，官官相護，他又拿着人家失單衣服來頂我們，我們不過說那是强盜的移贓，他們問你瞧見强盜移的麼，你有甚麼憑據，那時自然說不出來，他是官，我們是民，他是有失單爲憑的，我們是憑空裏沒有證據，的你說這官事打得贏打不贏呢？」衆人想想也是眞沒有法子，只好罷了。你老想想！這不是給强盜做兵器麼？後來……陳仁美他們看這于家死的實在可慘，又平白的受了人家一付金鐲子，心裏也有點過不去，所以大家動了公憤，齊心齊意要破這案；又加着那鄰近地方有些江湖上的英雄，也恨這夥强盜做的太毒，所以不

到一個月，就捉住了五六個人，有三四個牽連着別的案情的，都站死了。有兩三個專只犯于家移贓這一案的，被玉大人都放了。……」

【解注】

玉賢　即毓賢的化名。人很頑固，後來升到山西巡撫。光緒庚子之變，他因列在元凶之內，奉旨正法於甘肅省城。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語體小說文。所敘事實，自屬有根有據；但一經點染，便屬酷吏者流。描寫之文，不可呆看。此說部之體，所以有異於歷史也。

組織　首節敘老殘上曹州府，想打聽玉賢的政績，爲聽得誣盜一事引子。

次節借老董口中，爲玉賢下一總評；末句暗逗誣盜。用老殘一句追問，轉入下文。

次由老董敘于氏案情起始，妙在敘結怨强盜，明此事必係强盜移贓報仇。

次二節敘于吳氏進城設法營救，及吳舉人託師爺事，師爺口中說玉賢不照律例辦事，尤係切骨貶語。

次敘草草問案定罪，正是手段太辣實證。頓住一頓，以疎文氣；以上寫玉賢之虐莽酷虐，不過第一

次高峯。

次用一追問，接敘吳舉人面見不成，于吳氏託班頭設法。由班頭口中，坐實其冤。

次承上文，敘吏役請改收監，站籠無空，因毒打囚人至死，寫得萬分殘暴。末句已預示悲慘結果。

次敘于氏父子站死，于吳氏自盡，令人悽惻憤恨。

次敘玉賢答稿案之言，抉出很毒自利心肝；文勢再度至高潮。

次敘于氏四人皆死，略作一頓。

次再用老殘一追問，由老董暢論民冤之難伸；更補吏役破案，玉賢偏將有關強盜放了，顯得暗無天日，文勢三度掀起。

總觀全文，實係一種波浪式格局，又像王小玉唱書，一回轉，一回高；到得最高，猛然落了。

詞藻　「玉大人反做了強盜的兵器了」一句警語，信手拈來，都成妙喻；可知行文藻飾，並非至難，但得自然即佳。

「強盜頭腦」一語，亦係隱喻，用慣不覺其妙；實則慣語中，儘多叫來能運用慣語，即是好文字。

搜查時，「從南頭到北頭，挨家搜去，搜了半天，一些行跡沒有。又從東望西搜，剛剛搜到這子朝棟

家……；」及「搜了半天，倒也沒有搜出甚麼犯法的東西。那知搜到後來……。」句法皆先抑後揚，此是行文賣關子祕訣，卽掉尾式句法，或稱懸宕句法。

二〇　趙伯先事略

章士釗

壬寅冬，愚年二十一，挈弟勤士游學金陵。時山陰俞明震以儒吏長江南陸師學堂，號得士。遇英年能文者厚，愚一小時草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論數千言，辭趣敏妙，爲俞君激賞。既至校，知有趙聲伯先其人，文章風義冠絕於堂，則大喜，引而親之，相許備至。愚性和易，而伯先豪縱，情反而愛至，有莫之爲而爲者：此爲愚交伯先之始。

伯先，丹徒大港人，而魁梧多力，相貌不類蘇產；又激於意氣，跅弢不羈，被酒大言無所避就，尤與尋常蘇人異撰。

伯先年十九爲秀才，文名噪甚。顧抑塞不安於鄉，浪遊江淮間，復無所遇。嘗僦居南京僧寺，寺近陸師學堂，伯先偶代某生執筆，爲俞君研詰得實，則亟延致伯先，

特要入校：此伯先治兵學之所由也。

愚在校未久，辭赴上海，主蘇報，言革命。伯先循資完業，曾一渡日本，考詢軍政。歸，入兩江師範學堂爲學員，非其好也。

時排滿之論起于江湖，愚喜昌言，而伯先則主陰謀濟事。嘗祕草七字唱本，激勸士卒，號保國歌，文詞肫至，讀者莫不感泣；愚爲印布數十萬分，湖北曹工丞且爲麻鞋貢橐，走數千里散之；一時長江上下游之兵若匪人手一紙，習其詞若流，而不審爲伯先手筆也。癸卯秋，愚潛返甯，爲會於北極閣，假借俄事，極論革命，南京學生咸集，爲內地公開演說之嚆矢，聲勢甚盛。顧伯先少之，以爲徒招吏忌，無裨于實。是夕，果爲甯紳繆荃孫舉發，牒地方吏捕愚。愚既脅遁；伯先亦坐是不安於校，則走長沙，同人羈爲實業學堂監督，尤非其好也。

又起而北行，入覲禁城，清焉出涕。更出榆關，放歌無侶。適保定有秋操事，伯先投某鎮充隊官，冀有所圖，亦無大驗。久之，返甯，任江甯督練公所參謀官。旋教練江

陰新軍。時道員郭人漳好與革命黨往還；黨人亦欲倚以集事；伯先則隨人漳入邕，年餘，而志不逞。適本省擬行徵兵制，伯先趨歸，成之；以功管帶三十三標第二營，旋升標統。恒爲兵士陰述種族大義。滿人端方再爲江督，慕伯先甚。伯先部兵習聞湘鄉曾氏扶清滅太平不道狀，因火後湖神廟，燬曾遺像，一軍盡讙。訐者指伯先爲亂，端方將假是興大獄。統制徐紹楨隱右伯先，得以身免，往就粵督張人駿廣州，任督練公所提調。旋統帶新軍第二標。

時郭人漳爲防軍統領，勢張甚。廉州土人劉恩裕以抗稅起兵，志士有從之者。人駿檄伯先率步兵一營、砲兵一隊勦之。伯先以其機可用，大喜，則密遣人與恩裕計事，而紿人漳爲應。人漳告密。說寖傳于外。伯先審事壞，而恩裕亦下材不足言大計，乃馳告同志便散去，並于陣中單騎往諷恩裕他竄。恩裕之卒不省，遮伯先擊之，伯先不得已，揮兵進，廉事一戰而定，伯先設宴廉之南郊海角亭與將士痛飲，席間賦詩，有「八百健兒齊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之句。顧伯先隱痛益深，而人漳媚

嫉益甚，日訐伯先于人駿所。適端方亦有電來，稱趙聲才大而志不測，不可用；人駿惑焉；伯先不自安，棄職歸。

而終不能忘情于粵也，復走香港，爲倪映典密籌攻粵策。事敗，映典殉。伯先仍往順德，謀再起，卒以會黨志異，省中又名捕急，因返港，躬耕以寄其意。時從者數十人，易散難集，又貧無所得食，留戍至艱，略師漢趙充國遺意，相約租田而耕。伯先朝執鋤，夕執筆，自食其力，並以食同人，若曠然有遺世獨立之思也。

揚州熊成基者，伯先江南所部卒也。清西后母子死，成基驟起兵安慶，事敗，走海外。復謀刺載濤于哈爾濱，事洩，死之。伯先固不以國士期成基，至是，乃太息曰：「昔在南京，俊士如雲，若成基者，殊碌碌，今所成已如是，吾輩何面目見天下士！」聞者泣下。

番禺汪兆銘刺載灃京師，未中，下獄。伯先益憤勵，起往南洋羣島，稍備軍實，還香港，設同盟會，伯先被推爲總部部長。議以廣東爲發難地，分東西兩軍，取道北伐：

西軍經廣西，入湖南，會帥武漢，黃興主之；東軍貫江西，出湖口，直下江南，則伯先爲帥也。

頃之，伯先所養士鄧明德密布機關，陷於粵捕，死焉，夙計不得不變。因謀以一隊劫殺水師提督李準；一隊攻取督署；一隊堵塞滿營；一隊占火藥庫軍械局；一隊接應各路；一隊巡攻兵工廠。隊員皆同人自充之。新軍一二兩標屆時策應。亦各部署，定期以辛亥四月一日一舉而取廣州。黃興爲總司令，先時率同人入粵；伯先與胡漢民留守香港，至期會合。於時吳楚閩粵滇桂洛蜀皖贛越十一省之才士樂赴國難無所圖利者，相繼來集。臨發前一夕，置酒高會，仰天而歌，羣有死之心焉。革命黨人於斯極盛！

會粵人温生才自南洋袖彈歸，擊將軍孚琦，斃之。粵垣大索，十一省之士者，大抵不習廣州方言，又歸自東京，服態殊異，易爲邏者所得。三月二十八日，均奉興暫退，令紛紛旋港。伯先大驚，擬次日自行入粵規畫。夜接興電，謂事尚可爲，促軍更進，

則又大喜。明日，全部以早晚輪渡分赴戰地。伯先取晚輪，以晦日晨達廣州，而事已前敗，七十二烈士俱殉，世所傳黃花岡之役者也。

伯先鄉人宗建侯石經武華逐電阮德山徐勝西封冠卿等六人均死之，伯先痛甚，扶病赴順德，謀再舉。不就，擊槍自裁，遇阻未遂。乃奄奄經澳門歸港寓，而伯先大病矣。四月八日，腹痛不可止，醫者謂是盲腸炎，非割不治。十七日割之，血黑色，腸有腐者。十八日晨，口吐紫血，勢已莫救。十九日午後，神志忽爽，勉侍疾諸君甚切，至並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淚隨聲下，同人亦各流涕。復張目曰：「吾負死難諸友矣，雪恥惟君等！」言訖，目閉，而淚出不已。自是不復能言。翌日下午一時，遂逝；時辛亥四月二十日也。年三十有二。初葬于香港茄菲公園附近山巔，碑曰「天香閣主人之墓。」民國元年，移葬鎮江南郊竹林寺。

自伯先爲將，以至死事，中更十年，愚由上海而日本，而英吉利，以學自遮，不省國事，茲篇所紀，蓋無一役身與，恥何如也！伯先死耗，愚與長沙楊守仁居泥北淀共

聞之，守仁至狂憤自沈其身；獨愚逡巡返國，逢民國紀元事，去伯先之死已半歲。自爾以來，國人所爲幾無一不負先烈，而愚之自暴自棄，深愧死友，尤不勝言。追念曩事，懷慙何已！謹狀。

【注解】

章士釗　字行嚴，號孤桐，今湖南長沙人。幼善屬文，踰冠遊學日本、英國，攻政法之學，又深明名理。自是爲文亦以邏輯爲輔，極委曲詳盡之能事，頗見重於時。有甲寅雜誌存稿。

西后　清文宗之妃那拉氏，實生穆宗。穆宗繼位，上尊文宗后鈕鈷祿氏與生母並爲皇太后，同垂簾聽政。鈕鈷祿氏居東宮稱東太后；那拉氏居西宮稱西太后。旋東后薨，西后獨擅政。穆宗崩，又立德宗而聽政，擅作威福，致召外侮，終以亡清之禍。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傳誌體記敘文。曾氏釋傳誌類曰：『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碑記載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組織　首節敘作傳者與所傳者相交之始，憑空以起，奇而有法。

次節插敘伯先籍貫、外貌、性質，原係傳文第一節常例，今特倒其次序耳。

次節，敘伯先治兵學所由，蓋伯先以武事名，不可不特記也。

次二節歷敘伯先習師範，監學堂事，用「非其好也」「尤非其好也」二語，相關聯。以上敘其少年行述。

第六節起，至第八節，敘伯先從軍南北，屢欲起義未能成。

第九節，插敘熊成基成仁事，略作頓挫。

第十節起，至第十二節，乃敘辛亥在港與起事始末。

第十三節，承前敘失敗後攖疾遂沒；出師二句，實可借咏伯先也。

末節總束前文，插敘楊守仁事，所以顯微闡幽，使其附伯先以傳；與前文著曹工丞之名同趣，且以益彰伯先。按傳記之文，但當據事直書，故難翻堅見奇，然本篇起筆不平，中插熊成基事，末附楊守仁事，皆足為全文生色，是知名手為文，不能以體格限之也。至以所記乃同志友人之故，不得不夾敘己身；抒發情感，自是常情所許，亦正以是故與史書列傳有別焉。

詞藻「尤與尋常蘇人異撰」所謂尋常蘇人不免語病；蘇省跨江南北風氣迥殊，大抵鎮江以西北，與丹陽以東南，若有鴻溝之別。兩淮徐海，固多慷慨悲歌之士也。惟作者下此語，不過用以推尊伯先，尚不至以辭害意。異撰二字本之論語，造句實勁健。

「爲內地公開演說之嚆矢」亦一隱喻。但孤桐先生好自負，此語未必得其實，但取其詞可也。

「自爾以來，國人所爲幾無一不負先烈」此指民元以後一班失節黨人與投機分子言；中山先生亦致深慨，至不得已而有改組之舉；學者不可誤會。

二一　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傳

章炳麟

徐錫麟，字伯蓀，浙江山陰人也。幼憍戾，器過手輒毀，父憎之。年十三，擲走錢塘爲沙門；不合，歸。讀書喜算術，尤明天官，中夜輒騎危視列宿，所圖天象甚衆；又自爲渾天儀，徑三尺許；及造紹興地勢圖。然未嘗從師受也。稍長，習農田事，聞嶌山多曠土，欲往開治，不果。年二十九，以經算教於紹興中學；二歲，轉副監督；在校四年，弟子益親如家人。頃之，以觀博覽會赴日本，得同志數人；且購圖書刀劍以歸。

錫麟家東浦，在縣西十五里；爲立蒙學，又規建越郡公學，爲恭者中傷數矣，卒不動。嘗置短銃，行動與將。時露西亞人逼遼東，錫麟聞之慟哭，晝露西亞人爲的，自注彈丸射之，一日輒試銃十數反。遭彈丸反射，直徑汰肩上，顏色不變，試之愈勤。其後持銃，有不發，發即應指而倒。

錫麟始慕勾踐項梁，欲保聚紹興，且以觀變。年三十，以事過上海：上海有浙江豪傑十餘人，設盟約，謀光復，即走就之；歸，始以兵法部勒子弟矣。明年，與弟子循行諸暨、嵊、東陽、義烏四縣，晝步行百里，夜止叢社間，幾一月，多交其地奇才力士。歸語人曰：「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爲也。」

初，紹興城中有大善寺，天主教會欲得之，陰搆諸無賴，脅沙門署質劑爲賃於教會者。紹興名族士大夫皆怒，弗敢言。錫麟方病瘧，裹絮被直走，登壇，宣說抵拒狀，衆譁踊，卒毀券。教會謀益衰。錫麟念士氣孱弱，倡體育會，月聚諸校弟子數百人習手臂注射；女子秋瑾與焉。從是就大通師範學堂朝夕講武。每訓練，必身先之。素短

小，習一歲，筋力百倍，能日行二百里。尤善同縣許克丞，謀以術傾滿洲，克丞捐五萬版與之，入貲得道員。年三十三，與其弟錫驥暨餘姚馬宗漢等二十五人詣日本。因通商局長石井菊次郎求入聯隊，不許；欲入振武學校，以短視試不及格。居數月，以事歸國。是時餘杭章炳麟以言革命繫上海獄，罰作三歲，限且盡。或言虜欲行貽獄卒毒殺之，上海大譁。錫麟爲奔走調護，直詣獄見炳麟。炳麟素不知錫麟名，錫麟欲自陳平生事，獄吏訶之，錯愕不得語，乃罷去。復東抵日本，欲與弟子會稽陳伯平入陸軍經理學校，不果。屬其友某學造紙幣曰：「軍興餉匱，勢將鈔略；鈔略則病民，亦自敗，洪秀全事可鑒也。今計莫如散軍用票，事成以次收之。然軍用票易作僞，宜習其彫文截鏤，令難作易辨。子勉學矣！」議既定，以陳伯平馬宗漢歸。鄉人復請任徼巡事，許之。旋與同縣曹豐泉赴宛平，出山海關，徧走遼東吉林諸部。至輒覽其山川形勢。見大盜馮麟閣，與語甚說。錫麟年三十四，即以道員赴安徽試用。錫麟未得道員時，欲藉權傾虜廷，諸達官無所不游說，自袁世凱、張之洞及浙江巡撫張曾敭，故

湖南巡撫俞廉三皆中其說，爲通關節書；鎭浙將軍滿洲人某亦受錫麟倭刀，爲其用。到安慶，歲莫，卽主陸軍小學。踰年，移主巡警學堂。日中戎服自督課，莫卽置酒請諸軍將士。又貰衣服以給彈丸。諸生益嚴重錫麟；雖軍士亦多欲附者矣。安徽巡撫恩銘謂錫麟能，奏請加二品銜；然聞人言日本學生多陰謀，稍忌之。錫麟亦心動，卽移書浙江諸豪，刻日赴安慶。又外與諸練軍結，欲倉卒取安慶大吏，令軍心亂，乃舉事。期五月二十八日，巡警生卒業，集大吏臨視。盡掩殺之，恩銘欲速，召其校執事顧松，令易期，以二十六日臨視。時援未集，顧已不可奈何，乃密與陳伯平馬宗漢爲備。及期，鼓吹作，諸大吏皆詣校，凝立。巡撫前卽位，三司諸吏以次侍。錫麟令顧松鍵門，拒出入。顧松固知情，陽諾，不爲鍵。錫麟持短銃遽擊恩銘，數發皆中要害。左右與之走，三司皆奪門走，卽閉城門，拒外兵。諸兵至，不得入。乃發兵捕錫麟。錫麟知事敗，傳呼巡警生百餘人，曰：『立正！』巡警生皆立正。錫麟曰：『向左轉走！』巡警生皆左轉走。走則攻軍械局，據之。發銃，彈丸盡。發礮，礮機關絕。陳伯平戰死。錫麟卽登屋走。

追者至，被禽。五月二十六日，虜殺山陰徐錫麟於安慶市，剖其心祭恩銘。而浙江虜官亦捕殺秋瑾；大通學校遂被破壞。錫麟之死，年三十五矣。

錫麟雖陰鷙，然性愛人。在山陰，嘗步上龍山，見一老嫗方自經，遽抱持救之，問其故，曰貧人錢，即爲代償，得不死。

陳伯平，浙江會稽人也。名淵，以字行。少長福州。歸鄉里，入大通師範學堂，徐錫麟甚重之，與游日本。欲學陸軍，不得，習巡警；旋棄歸，專習擊射事。在上海賃一小閣，日陳藥校試藥嘗迸發，聲鈴鈴動數十步，伯平傷身，甲錯如魚鱗。時睪人多，即避詣病院治療。復渡日本，從藥師卒受業。道既通，歸。欲急試，錫麟輒戒之。伯平嘗語人曰：「革命之事萬端，然能以一人任者，獨有作刺客。」一刻印稱「實行委員」，用自厲。夢寐輒呼端方、鐵良。其用心專壹如此。善方言，喜作詩，詩多亡矣。伯平死時，年二十六。

馬宗漢，字子貽，浙江餘姚人也。祖某，素任俠，貧民皆倚爲重。宗漢少慧，聞人誦

岳鄂王詞，欣欣若有得，曰：『長大亦當如是。』及長，讀史傳，益感慨，以破虜自誓，潛結少年有氣者數人，又習英吉利語。入浙江高等學堂，罷歸，與同志立三山義學堂，自督教之，詔以亡國之痛，異族之禍，弟子皆泣下，莫能仰視。常購求近人言光復書散之鄉里，見者扼腕。頃之，從徐錫麟赴日本，欲陰求豪傑，然所遇多大言自矜，宗漢大失望，歸。欲赴德意志學陸軍，諸少年留宗漢欲有所規蔓；會遭祖喪，遂不行。是時虜廷下書稱立憲，宗漢作書辯其妄。然士人多幸愛虜，宗漢發憤疾作。徐錫麟在安慶，召宗漢及陳伯平計事；宗漢與諸生書曰：『吾此行不能滅虜，終不返矣。』錫麟既與浙東義旅成謀，期且迫，宗漢伯平日夜部署軍事。及期，錫麟已誅恩銘，宗漢謂顧松敗謀，召至即斷頭，督巡警生破軍械局。援絕，伯平戰死。宗漢欲焚軍械局，錫麟止之，且曰：『徒死無益，亟走，猶可爲復圖。』宗漢去半道，爲虜所得。繫獄五十日，窮問黨與，考掠楚毒，宗漢爲遜言抵讕，卒不得一人主名。七月十六日，虜殺餘姚馬宗漢於安慶獄前。年二十四。

章炳麟曰：錫麟卓鷙越勁，蓋有項王風。其猝起不反顧者，非計短也，以寡助遇大敵，固以必死倡耳。始錫麟携妻孥抵日本。及歸，有知其謀者風錫麟當置家屬海外，猶得遺種。錫麟曰：『人皆有妻子，可悉移異域乎？以至安自處，詒人以危，吾恥之！』卒携家歸。余見世之從容大言者多矣，臨事多全軀保妻子，而世方被以榮名，光復之緒其斬哉！伯平宗漢樸誠形物，臨難不撓，可謂死士矣。

【注解】

章炳麟詳第三册說自由篇注。　憍虔憍通矯。矯健而強固也。書『奪攘矯虔。』　挻音[illegible]。遁也。　天官天文也。史記『學天官於唐都』注『星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史記又有天官書。　騎危危，屋棟上也。騎危，升坐屋棟上也。　列宿列星也。宿音[illegible]。　渾天儀即天球儀。形如地球儀，畫星辰於其面，古時用以測天體之運行也。　崑山今江蘇縣名。　惎忌也，音亦同。　質劑文契也。　錯遷倉卒也。遷亦作愕，或作惱。　徼巡猶徼循。徼，巡察也。　宛平清北京爲順天府治，附郭有大興宛平二縣。　馮麟閣亦名德麟。投誠後，至民國，曾官奉天師長。　大侵五穀不登，謂之大侵。　張之洞字香濤，清直隸南皮人。同治進士。累官至大學士，卒謚文襄。任督撫垂三十年，在兩湖尤久，京漢鐵路，漢陽鐵廠萍鄉大冶之礦皆其所創辦。在晚清督撫中頗負時望。

張曾敭之洞從子。俞廉三清浙江紹興人。睪人偵探也。睪音一；說文『伺視也；令吏將目捕罪人也』。岳鄂王詞見第五册第四五課。蒦音ㄏㄨ。度也，劃也。遜言抵讕，遜遁也；抵讕，猶俗言抵賴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體裁與前篇相似，所不同者，事略是傳之粗製品傳乃事略之提鍊精純者耳。

組織　本篇以傳徐錫麟生平爲主，附傳徐生死交陳伯平，馬宗漢，綴以論贊，體仿左傳史記。

首節略叙錫麟少壯時事，已見其不凡。

次節詳叙習射銃術事，伏下後刺殺恩銘數發皆中事。

次節叙與豪傑通聲氣之始。

次節續叙三十二三歲時居家出外事，提及作者本身，及陳馬二烈士；入資爲道員，即下文舉事導火線。

再次，叙陰謀刺皖省大吏，因殉難事。插叙未得道員時事，與上文「謀以術傾滿洲」相廻應。

次記其軼事，以明其至性愛人。

次二節分傳陳伯平，及馬宗漢生平，中及錫麟告戒語，既以補前文，尤足見錫麟之胸有成規，臨事

不懼。

末論贊，補敘遺言軼事，如史記傳贊例。

全篇筆法：前錯綜，後整直，不易學步。蓋太炎之文，可比之杜季良之爲人，可愛可重而不易效也。

詞藻　「五月二十六日虜殺山陰徐錫麟於安慶市」，「七月十六日，虜殺徐姚馬宗漢於『安徽獄前』。」大書特書，仿春秋筆意。其他詞句運用子史者甚多，略無模擬形跡，是胸具鴻鈞鑪錘，有以使然。學者可就前習修辭格比對而撮出之。

二三　獨立自尊

日本福澤諭吉原著　朱宗萊

人者曷謂？謂其二手而二足也。夫二手二足，其遂謂之人矣乎？則如彼猩猩獼猴者，固亦具二手二足之形者也，而曷爲弗謂之人？又如彼番、蠻、苗、猺者，則亦具二手二足，而且儼然人者也，而曷爲人焉而野蠻之？烏乎！斯誠不易解決之問題矣。

雖然，吾聞之古之碩學鴻儒，其解釋至難問題也，法甚不尠：要之必不出於理論之推究，與想像之結果二途。其在文明進步之區，則往往依據當代之學問，以爲

論究事物之資；然所論究者，其止界果達極點與否，則仍非敢斷也。吾今準是以解決人之問題。

夫人之究竟，吾亦弗敢知。然既曰人曰人，則必有人之資格焉，有人之品位焉，有人之天職焉，數者具，而後爲人之具亦具。故夫人云者，必進其德性於無限，高尙微妙之域，匪曰智育、德育、體育三者發達極則遂止矣；且必使宙合億萬萬人類共相提攜，以偕入於圓滿無缺之盛域，又匪曰進吾身一人於爲人之域則遂止矣。是皆可斷言者也。

方今世界，於有形事物，既已漸漸改良革新；即無形之心情，亦必以優美高潔爲期，俾若男若女，若長若幼，罔弗奮自淬厲於公德私德之間，以善其羣，以進其化，以發揚其智德之光輝：夫而後在人則爲完人，在國則爲文明國。

雖然，苟欲得此，其道何由？亦曰樹獨立自尊之大義，爲之的，爲之始基，俾家喻之，俾戶曉之，如是而已矣。彼夫必待長上之命而後遷於善，必待鐵鐵之誅而後愼

於惡之人也，豈特無獨立自尊之品位，抑亦暴天職而喪人格實甚。嗟乎！人之所以異於他動物者，賴有此耳。今日無之，則人之去禽獸，國之不鄰於滅亡，蓋亦幾矣。此吾黨修軍立躬之新德教，所以必以獨立自尊爲獨一無二之主義也。

獨立者何？獨立不羈，自主自由；言我所思，行我所欲；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不震矕於勢，不附庸於人；不受宰制於外界作用之謂也。自尊者何？愛身如金玉，束身如圭璧；不接於汚濁，不犯於醜行，不溺於色欲，不耽於嗜好，不屈節於貨利，不渝志於毀譽；常置身於優美高潔之域，以自勞而自活；勿依賴人，勿阿附世；勿怠於智德之研究，以保持爲人之品格之謂也。之二義也：在孔謂之仁，謂之宏毅，謂之任；在耶謂之果敢，在佛謂之無我相，無人相，無一切衆生相。充斯道也，可以進種，可以懾敵；可以戰天行，可以保國粹。

然則一人之勢力，將縱橫全世界而無極矣乎？則又不、不；是有界也。獨立何界？以不損害他人之獨立爲界；自尊何界？以不損害他人之自尊爲界。人人止於其界，

而不相損害，斯人人之權利全，而人人之品格備。夫自皇古以迄今茲，道德有進化，人事有變遷，然必未有離社會而能生存之人類，則可以一言斷者。既不能離社會，勢不得不與社會交；既與社會交，勢不得不有對待，以相愛，以相恕，以相助，以抑裁天然力之壓制，以節制人爲之橫暴，是亦可以決然者也。由斯以言，則人與人固至平等，而無差級者也。惟其至平等也，故人之獨立自尊，一與我之獨立自尊等；惟其無差級也，故人之愛獨立自尊，而不欲被損於我，一與我之愛獨立自尊，而不欲被損於人等。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人之權利，範我之權利；世界人羣之公例，未有不如是者。然則獨立自尊也者，固人羣界交互之道，而非一人所得擅者矣。近之則對於妻，對於子，對於父母昆季；遠之則對於一鄉，對於一國，對於全世界；誠能以己之愛獨立自尊心，推以愛人之愛獨立自尊，則於獨立自尊之實際，思過半矣。語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毋加諸人。』此之謂也。如其不然，玩物喪情，輕世肆志；以孤立爲獨立，以自大爲自尊；或以放佚，或以愉樂，或以驕慢，成以專恣；猶且囂

然語人曰：獨立自尊，獨立自尊。嗚呼！是直殺獨立自尊之劊子手，戕獨立自尊之蟊賊已矣。譬則水也，以孟注之，孟則必或浮焉，或損焉。夫自或浮或損，而泛濫乾涸之禍，於是起矣。是可不爲大哀也歟！

吾是以敢爲一言，以正告世之學者曰：凡欲身全心身之獨立，必自自尊重其身始；凡欲保爲人之品格，必自敬重人之獨立自尊，而毫末不侵害之始。我既不侵害人之獨立自尊，人即以我所不侵害彼之獨立自尊者，還以不侵害我之獨立自尊：夫是之謂眞能自尊；夫是之謂眞能獨立。

【注解】

福澤諭吉　號雪池。日本人。自少讀荷蘭書，長遊歐美。歸國以後，著一書曰西洋事情，以論各國政教風俗之得失，國人爭相捧讀。旋於慶應三年建慶應義塾。明治十五年，辦時事新報，盡力於教育事業，間亦譯述著書，以灌輸歐美之文明。後之論者，謂維新之首功，當推諭吉云。此篇係從其國民道德談中節錄。

朱宗萊　字蓬先，浙江海寧人。嘗遊學日本，歸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今已卒。

鈇鉞　音斧越。古有九錫之典，一曰鈇鉞。受鈇鉞之賜者，得專殺，故凡刑戮之事，輒言鈇鉞。

震驚　心有畏懼也。震音振。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譯作論著體議論文。標舉獨立自尊二義，論其原理，以爲倡導者也。東國本同文，譯述之作，自視西方爲易達；而福澤氏之新道德論，影響及於東人者甚偉，此篇爲其原理所在，蓋倡導學說文字之彌可珍貴者。

組織　本篇前數節辨析人之所以爲人，語至細密，無非爲下文杜義獨立自尊之先河。看他首節謂人之解釋爲一難題；次節却從一般解釋難題之法上發揮搖曳生姿。第三節論人當具有人之資格品位，且盡其善羣之天職，作一番泛論，以爲下文開場。第四節卽引到現世如何養成完人，組成文明國。蓄勢旣滿，一射中鵠，至第五節遂用設論體問答法落到題目。凡逢解釋理知之文，此等題前放寬做法，大可學步，但仍須留意不可違離題旨耳。

此下發揮題旨，先用繳應法，明爲人立國，不可無獨立自尊，虛籠一筆。

第六節，詳釋爲人獨立自尊之意義；第七節，論獨立自尊之當有界，卽係發揮處羣之道，結處論無界之害，反證其義；第八節總束一筆，全用正面倡導語氣。理圓辭達，結得正大光明，氣勢雄偉。

詞藻　本篇譯作，簡明峻潔，耐人涵詠。句句安詳，字字妥貼，不但命意高，組織善而已。如首章連用問句，

曲折翻駁，而以一嘆句結之，何等神理！何等意味！次節，末句，簡括勁健，句末不着虛字，自然立住，大不易易。以下疊詞排句，層出不窮，意趣深厚，寧非以此？尤妙者，末節侃侃而談，滔滔汩汩，莊嚴偉岸；以二排句收結，無焉者乎也綴於尾，一種深厚勁健之氣勢，直有長江黃河東流到海之概。學者不朗誦熟記，何由知其妙，何由得其妙，何由自然流露於一己之文中耶！

二三　團體生活

王光祈

我今天所講演的題目是「團體生活。」我們中國人最缺乏的，便是團體生活。若沒有團體生活的訓練，無論什麽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安那其主義——都是不能應用。所以我極願與諸君討論這個「團體生活」的問題。因爲我認爲這個問題，係一切主義的先決問題。什麽叫做「團體生活？」便是「本互助的精神，爲相當的組織，以適應環境。」

團體生活，由歷史上的觀察，可以分作三個時代：

（一）人類與禽獸奮鬬時代的團體生活。

（二）人與人相爭時代的團體生活。

（三）人類與自然界奮鬬時代的團體生活。

上古時候，我們人類與禽獸雜居。那時候人類繁殖不盛，器械也不精良，人的腕力又不如獸的腕力之大，所以在當時的地球上，完全是禽獸的勢力範圍，我們人類常常處於劣敗地位。史書上所說的「洪水猛獸」，就是指着那個時代。當時人類既受禽獸壓迫，個人腕力既不足以自衞，乃用智力以應付當時的環境，本互助的精神，爲相當的組織，便產生一種「部落」的團體。不過他的組織非常簡單。到後來人類的智識逐漸進步，器械逐漸精良，組織亦逐漸完密，那時候的禽獸便被人征服，逃於山澤。此時的地球完全在我們人類勢力範圍之下了。

人類的智識既增，欲望亦隨之而加，那種部落的簡單組織，不足以饜其欲望。而且他們共同的敵人——禽獸——已經被他們降伏，把當初所以結合的目的已經喪失，各部落間因自私的緣故，遂不免常相爭戰，成爲人與人相爭的狀態，逐

漸發達形成一個「國家」的組織。國家亦是一種團體生活，不過是與部落時代大大不同了。部落時代是人類與禽獸奮鬬；國家時代便是人與人相爭。在國際間便有國與國的戰爭；在國內便有階級的戰爭，有黨派的戰爭；總而言之，是人與人相爭。拿進化的眼光來觀察，由部落進而爲國家，不必是進化。因爲國家時代的人類，已經沒有互助的精神了。

這種人與人相爭的團體生活，——自國家的組織，以及各階級的組織，黨派的組織——我們既認爲不是進步的現象，遂產出第三種團體生活，便是人類與自然界奮鬬的團體生活。這種團體生活的組織，完全是本互助的精神，謀人類的幸福，把從前人與人相爭的戰鬬力，轉向自然界奮鬬。這種團體生活可以分作兩類：

（一）科學的團體。

（二）生產的團體。

科學的團體，就是結合同志，研究自然界現象。在積極方面，就是怎麼樣利用自然界的事物，增加我們人類的幸福。譬如：電氣，我們怎麼樣利用他，與我們打電報走電車。在消極方面，就是怎麼樣可以使自然界中一切危險現象滅滅，謀人類的安寧。譬如：水患，疫疾，我們應該怎麼樣預防。總之，科學的團體便是從科學上增進我們的幸福，減少我們的痛苦。現在國中有一個中國科學社，便是這種組織，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進化的團體生活。

生產的團體，就是結合同志，從事勞動，使自然界中生產額增加，供人類的利用。譬如：現在各報上所提倡的「新村」組織，便是一種共同生產的團體生活。現在中國人不習勞動，不知生產，社會上只有共同娛樂的團體，如什麼俱樂部之類，而沒有共同勞動、共同生產的團體。所以社會生計日益艱難。因爲一個人所占的消費額太大了，便影響到他人正當的生活，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因爲社會上生產額本來是有限的，你一個人太消費多了，當然別人是要受影響的。

以上不過是說明什麽叫做團體生活。如今再說團體生活與各種主義之關係，及團體生活與中學生之關係。

國家是一種團體生活。國家主義便是主張縮小個人自由，從事國家生活，造成一個最強固的團體。——國家——在歐、美、日本國家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人民往往自願犧牲身命財產，謀國家的興盛，所謂「愛國運動。」這個愛國觀念，有無錯誤，是另自一個問題。我們若專就這一種犧牲個人自由，圖謀團體發達的心理而論，亦是一樁很好的事。非眞知道團體生活之價值的人，必不出此。試問我們中國歷來的愛國運動，究竟有幾人眞正犧牲？每到緊要關頭，便慮及個人利害問題，有幾人眞正是澈底的愛國？不過是湊熱鬧罷了。爲什麽中國人不愛國？我只有唯一的答案，便是中國人沒有經過團體生活之訓練，不知道團體之可貴。外國人自幼在學校內學校外便有種種的團體訓練，所以他們才知道團體是應該愛的。這種愛團體的心理發達，便成爲愛國運動。故我們若要提倡愛國，還須先從團體訓

練人手。

社會主義亦是一種團體生活。社會主義的根本觀念便是反對私有財產，要把個人的私有財產都收歸社會公有，共同勞動，共同消費。這種主義，第一要打破個人壟斷的觀念；第二要養成勞動互助的習慣。我請問這種觀念和習慣是自私自利的人所能辦到麽？是不了解團體互助的人所能實行麽？故我們若要社會主義實行，還須先從團體訓練做起。

安那其主義亦是一種團體生活。安那其主義的根本觀念，便是反對強權的組織，而主張自由的組織。基於強權的組織，便含有壓制性質。基於自由的組織，便帶有互助精神。——近來有許多人說安那其主義是一種主張無組織的學說，這是完全錯誤。安那其主義是主張有組織的，不過組織的方法與現在的組織不同罷了。——假如我們沒有團體生活的訓練，只知自私自利，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便成爲「各取所需，不盡所能。」那還成一個世界嗎？所以要實行

安那其主義，更非先有極純熟的團體訓練不可。

現在的中學生與團體生活尤關緊要。因爲中學生大概皆倚賴家庭生活，依賴父兄的幫助。我們既是一個人，爲什麼不能獨立生活，必得倚賴家庭作寄生蟲？從前俄國青年，以爲繼承父兄財產，倚賴家庭生活，是一樁很可恥的事。所以他們都脫離家庭，到田野間與農夫工人爲伍。盡他們爲人的天職。但是我們脫離家庭，首先感困難的便是生活問題。

我們要解決生活問題，必先有團體的組織。這個團體便是我們的保障。譬如：我們脫離家庭以後，便邀約幾個同志，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的團員，或從事手工工作，或從事販賣商品及書報，每日所得之工資，即作爲生活費用。一面讀書，一面作工，獨立生活，不受一切束縛。這是何等快活！何等有趣！若是沒有團體的組織，讓我們個人獨自生活，獨自奮鬬，是不容易支持的。

總結我今日所講演的團體生活是：人類與自然界奮鬬的團體生活。——如

科學團體、生產團體——而且是一切主義的先決問題。對於欲謀獨立生活的中學生，尤有密切關係。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語體講演體說明文，所講係對於中學生而發，限於一部分人，故與倡導體不同。

組織　首節述團體生活之意義與必要，籠起下文。

次溯源流，用分總式，述歷史上團體生活三時代，以次詳敘；側重現代人類與自然界奮鬪的團體生活。並分科學的團體與生產的團體二種分別說明。

次用一小節承前啓後。以下說明團體生活，與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安那其主義等之關係，皆分節詳述；又說到團體生活與中學生之關係，以爲生活問題，非有團體組織，不易解決，不易支持。

末節總括前文作結。（凡說理文，往往於篇末作一結論，總束全篇。）篇法組織，至清晰易明。

詞藻　「各取所需，不盡所能。」即針對「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一語而起，文字有風趣在此。

本篇文字平實，少有藻語，然明白曉暢，即是修詞之長，不可輕視。

二四　歐戰與哲學

蔡元培

現在歐洲的大戰爭，是法國革命後世界上最大的事。考法國革命，很受盧梭伏爾得孟德斯鳩諸氏學說的影響。但這等學說，都是主張自由平等，替平民爭氣的。在貴族一方面，全仗向來佔踞的地盤，並沒有何等學理可替他辯護了。現今歐戰，是國與國的戰爭，每一國有他特別的政策，便有他特別相關的學說。我今舉三種學說作代表，並且用三方面的政策來證明他。

第一是尼采的強權主義，用德國的政策證明他。第二是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用俄國過激派政策證明他。第三是克羅巴金的互助主義，用協商國政策證明他。考尼氏託氏克氏的學說，都是無政府主義，現在却爲各國政府所利用，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呵！

古今學者，沒有不把克己愛人當美德的。希臘時代的詭辯派，雖對於普通人

的道德有懷疑的論調，但也是消極的批評罷了。到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有一德國人約翰·加派·斯密德發行一書，叫作個人與他的產業。專說利己論，他說：『我的就是善的，「我」就是我的善物。善呵，惡呵，與我有什麼相干？神的是神的。人類的是人類的。要是我的，就不是神的，也不是人類的。也沒有什麼眞的，善的，正義的，自由的，就是我的。那就不是普通的，是單獨的。』他又說：『於我是正的，就是正。我以外沒有什麼正的。就是於別人覺得有點不很正的，那是別人應注意的事，於我何干？設有一事，於全世界算是不正的，但於我是正的，因是我所欲的，那就我也不必去問那全世界了。』這眞是大膽的判斷呵！到十九紀的後半紀，尼采始漸漸發布他個性的強權論，有察拉都斯遺語、善惡的那一面、意志向著威權等著作。他把人類行爲，分作兩類：凡陰柔的，如謙遜，憐愛等，都叫作奴隸的道德。凡陽剛的，如勇敢，矜貴，活潑等，都叫作主人的道德。他所最反對的，是憐愛小弱。所以說『憐愛是大愚。』『上帝死了，因爲他憐愛人，所以死了。』他的理論，以爲進化的例在乎汰弱留強。

強的中間有更強的，也被淘汰，便能進步。若強的要保護弱的，弱的就分了強的生活力，強的便變了弱的。弱的愈多，強的愈少，便漸漸的退化了。所以他提出「超人」的名目，又舉出模範的人物，如雅典的亞爾西德巴，羅馬的該撒，意大利的該撒、波爾茲亞，德國的鞠台，與畢斯麥克。他又說，此等「超人」必在主人的民族中發生，這是屬於亞利安人種的。他所說的「超人」既然是强中的强，所以主張奮鬬。他說：『沒有工作，止有戰鬬。沒有和平，止有勝利。』他的世界觀，所以完全是個意志，又完全是個向著威權的意志。所以他說：『沒有法律。沒有秩序。』他的主義是貴族的，不是平民的，所以爲德國貴族的政府所利用，實做軍國主義。又大唱「德意志超越一切」，就是超人的主義。侵略比利時，勒索巨欵；殺戮婦女，防他生育；斷男兒的左手，防他執軍器。於退兵時，拔盡地力，焚毀村落，叫他不易恢復，就是不憐愛的主義。條約就是廢紙，便是沒有法律的主義。統觀戰爭時代的德國政策，幾沒有不與尼氏學說相應的。不過尼氏不信上帝，德皇乃常常說：『上帝在我們；』又

說『上帝應罰英國；』小小的不同罷了。

與尼氏極端相反的學說，便是託氏。託氏是篤信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的儀式，完全不要，單提倡那精神不滅的主義。他編有福音簡說十二章，把基督所說「五戒」反復說明。第一是絕對的不許殺人。第四是受人欺時不許效尤報復。第五是博愛人類，沒有國界與種界。他的意思，以爲有人侮我，不過辱及我的肉體，並沒有辱及我的精神。但他的精神是受了侮人的汙點，我很憐惜他罷了。若是我用著用眼報眼，用手報手的手段去對付他，是我不但不能洗刷他的精神，反把我自己的精神也汙蔑了。所以有一條說：『有人侮你，你就自己勸他，勸了不聽，你就請兩三個人同勸他。勸了又不聽，就再請公衆勸他。勸了又不聽，你只好恕他了。』這是何等寬容呵！新約福音書中曾說道：『有人掌你右頰，你就把左頰向著他。有人奪你外衣，你就把裏衣給他。』這幾句話，有「成人之惡」的嫌疑，所以託氏沒有採入簡說中。託氏抱定這個主義，所以絕對的反對戰爭。不但反對侵略的戰，並且反

對防禦的戰。所以他絕對的勸人不要當兵。他曾與中國一個保守派學者通訊，大意說，中國人忍耐的許久了，忽然要學歐洲人的暴行，實在可惜云云。所以照託氏的眼光看來，此次大戰爭，不但德國人不是，便是比、法、俄、英等國人也都沒有是處。託氏的主義，在歐洲流行頗廣，俄境尤甚。多數派首領列寧等，本來是抱共產主義，與託氏相近，所以也能利用無抵抗主義，與德人單獨講和，不願與協商國共同作戰了。在協商國方面的人恨他背約，在俄國他黨的人恨他不愛國，所以詆他爲德探。但列寧意中本沒有國界，本不能責他愛國。至於他受德國人的利用，他也知道。他曾說：「軍事上雖爲德人所勝，主義上終勝德人。」就說是，他的主義，既在俄國實演，德國人必不能不受影響，這是他的眞心話。但我想，託氏的主義，專爲個人自由行動而設。若一國的人信仰不同，有權的人把國家當作個人，去試他的主義，這與託氏本義衝突。多數派實是利用無抵抗主義，救暫時的困難，後來用兵力來壓制異黨，乃犯了託氏所反復說明之第一第四兩戒了。

現在專用尼氏主義的德人不久要失敗了，利用託氏主義的俄人也要改變了，最近的勝利就在協商國。協商國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義。互助主義是進化論的一條公例。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本兼有競存與互助兩條假定義。但他所列的證據，是競存一方面較多。繼達氏的學者，遂多說互競的必要。如前舉尼氏的學說，就是專以互競爲進化條件的。一千八百八十年頃，俄國聖彼得堡著名動物學教授開斯勒氏於俄國自然科學討論會提出「互助法」一以爲自然法中，久存與進步並不在互競，而實在互助。從此以後，愛斯彼奈，賴耐桑，布斯耐，沙克爾，德普家，蘇退隆諸氏都有著作，可以證明互助的公例。克氏集衆說的大成，又加以自己歷史的研究，於一千八百九十年公布動物的互助，於九十一年公布野蠻人的互助，九十二年公布未開化人的互助，九十四年公布中古時代自治都市之互助，九十六年公布新時代之互助，於一千九百〇二年成書。於動物中列舉昆蟲鳥獸等互助的證據。此後各章，從野蠻人到文明人，列舉各種互助的證據。於最後一章列

舉同盟罷工，公社，慈善事業種種實例。較之其他進化學家所舉「互競」的實例，更爲繁密了。在克氏本是無政府黨，於國家主義，本非絕對贊同。但互助的公例，並非不可應用於國際。歐戰開始，法比等國半日抱反對軍備主義的，都願服兵役以禦德人。克氏亦常宣言，主張以畢力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後來德國運動俄、法等國單獨講和，克氏又與他的同志，叫作「開明的無政府黨」的聯合宣言，主張非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不可講和。可見克氏的互助主義，主張聯合衆弱，抵抗强權，叫强的永不能凌弱的，不但人與人如是，即國與國亦如是了。現今歐戰的結果，就給互助主義增了最重大的證據。德國四十年中，擴張軍備，廣布間諜，他的侵略政策，本人人皆知的了。且英、法等國均自知單獨與德國開戰必難幸勝，所以早有英法協商，俄法協商等預備，就是互助的基本。到開戰時，德國首先破壞比國的中立，那時比國要是用託氏的無抵抗主義，竟讓德兵過去，攻擊法國，英法等國雖免措軍不及了。幸而比國竟敢與德國抵抗，使英法等國有從容預備的時期。俄國從與

國與東普魯士方面竭力進攻，給德國不能用全力攻法，這就是互助的起點。後來俄國與德國單獨講和，更有美國加入，輸軍隊，輸糧食；東亞方面，有日本艦隊巡弋海面，有中國工人到法國助製軍火。靠這些互助的事實，纔能把德人的軍國主義逐漸打破。現在德人已經承認美總統所提議的十四條，又允撤退比法境內的軍隊，互助主義的成效，已經彰明較著了。此次平和以後，各國必能減殺軍備，自由貿易，把一切互競的準備撤消，將合全世界實行互助的主義，克氏當尚能目睹的。照此看來，歐戰的結果，就使我們對於尼氏託氏克氏三種哲學，很容易辨別了。我們舊哲學中，與尼氏相類的，止有列子的楊朱篇，但並非楊氏「爲我」的本意。（拙作中國倫理學史中曾辨過的。）託氏主義，道家儒家均有道及的。如曾子說的「犯而不校」，孟子說的「三自反」，老子說的「三寶」，是很相近的。人人都說我們民族的積弱，都是中了這種學說毒，也是持之有故。我們尚不到全體信仰精神世界的程度，止可用各尊所聞之例罷了。至於互助的條件，如孟子說的『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不通功易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普通人常說的「家不和，被隣欺，」「羣策羣力，」「衆擊易舉」，都是狠對的。此後就望大家照這主義進行，自不愁不進化了。

【注解】

克維巴金 Kropotkin　約翰·加派·斯密德 Johan Kaspar Schmidt（一八〇六至一八五六）德國無政府主義學者，即 Max Stirner　亞爾西德巴 Alcibiades（紀元前四五〇至四〇四）雅典政治家，曾受業於蘇格拉底。四一五年率軍抗西西利，事敗被誅，乃逃斯巴達，又至波斯。最後歸國，因兵敗被殺。　該撒·波爾惹亞 Cesare Borgia（一四七八至一五〇七）教皇亞歷山大第六之義兒，博學善辯，又好客。　鞠台 Goethe（一七四九至一八三二）德國大文學家，或譯作哥德。　畢斯麥克 Bismarck（一八一五至一八九八）即以鐵血宰相著稱者，協助維廉第一統一德意志，先聯意敗奧，（一八六六）復聯奧以敗法。（一八七〇至七一）　列寧 Lenine（一八七〇至一九二四）即世界著聞之蘇俄創造人。一八九五年被放於西伯利亞，後又流於國外。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推翻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而主俄政，以至於其死。　凱斯勒 Kessler 俄國聖彼得堡大學總長，有名之動物學教授。詳見下課。　犯而不校 論語泰伯『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今通作較。　三自反 孟子離婁『人人於此，其待我以

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何難焉。』又公孫丑篇『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則曾子亦嘗言「自反」之功夫也。可與其「犯而不校」之言互相發明。三寶老子『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民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語體論著體說明文。說明歐戰發生之故，與哲學之關係，並倡導協商國所本以戰勝之互助主義。論大體是說明，論主旨是倡導，於此可悟寓倡導於說明之法。

組織　首節以法國大革命與歐戰比，是陪起法。

次節歷數強權無抵抗互助三主義與利用之各國，總提一筆，以下依序分述。

第三節敘個性強權論之由來，及德帝改頭換面利用法。

第四節首句承上一翻，下敘託氏無抵抗主義之大旨，及俄人之誤用。

第五節承上二節，用一句撇開，轉到克氏之互助主義，及協商國實行此主義之事實；並引中國古

說相印證，加以倡導作結。

詞藻「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了」，謂過渡者，係微辭格。（作者謂各國政府利用無政府主義，將過渡到無政府時代，與三民主義思想不合，是當分別觀之。）

二五　互助論的大意

高一涵

十九世紀下半段，總算是進化論大出風頭的時代，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完全是受了那些進化論的影響。那時候有許多進化論家如赫胥黎斯賓塞爾諸人，都把「生存競爭」當做人類求生的要素，和天演進化的動機。凡同種同類這個動物和那個動物，這個人和那個人的生存方法，都是單靠着競爭一件事。他們的信條就是「物競」「天擇」；他們的目的就是「適者生存」。把生存競爭看做天演界中「自然的法則」，不但是人類生活上跑不掉的事實，並且是天演進化中很有用的利器。「自然淘汰」不但能够去掉不適宜的，剩下頂適宜的，並且

能够叫頂適宜的越發進步；越發適宜。譬如老鷹：他的眼睛爪子當初也未必十分尖利，後來因爲不尖利的都弄不倒東西吃，一個個都餓死了；剩下來的都是些眼明爪快的；又因爲老鷹的生活單靠着一雙眼睛兩隻爪子，天天用他，越用越發達，所以把他的本事也都變好了。這也不但物是這樣，連人也是這樣；不但形體是這樣，就是心思才力也是這樣。這種學說一唱，所以竟造成一個「兼弱攻昧」「弱肉强食」的世界。

這些進化論家大概都是從觀察動物下手的，克魯泡特金想駁倒他們的主張，所以也先從動物上觀察。克氏少年曾到過東西伯利亞和北滿洲一帶遊玩，在這些地方隨時觀察動物的生活。他以爲動物的生活有兩方面：一，對於自然，不能不去拚命的爭鬬；一，對於同種，不能不來你幫着我，我幫着你。無論怎麼觀察，總看不出一同種動物中間「拿猛烈的競爭做生存的方法。所以他對於達爾文派頂相信的「同種之中因爲食物和生存起了可怕的競爭」和「這樣競爭於新種

進化大有功用」的話，就不免疑惑起來了。後來克氏求得許多動物互相扶助的證據；又因一八八零年一月聖彼得堡大學總長有名的動物學家凱斯勒教授講演「互助的法則」，克氏對於這篇講演又受了很大的感觸。凱斯勒的意思說：自然界中，除了「互競的法則」，還有「互助的法則」。這個「互助的法則」能叫生存競爭成功，更能叫動物逐漸進化，比那「互競的法則」還要重要許多。凱斯勒的講演也不過把達爾文在「人種由來」中說過的話講得更進步一點。然克氏一得到他的觀念，便搜集許多材料來証明這個道理。到了一八八八年，赫胥黎做一個生存競爭的宣言，說生存競爭和他及於人類的影響。他這些議論，在克氏看起來都不是實在的事情。克氏想做成有系統的文章，痛痛快快的駁他一下，所以請十九世紀雜誌的主筆腦爾斯把他的著作在這雜誌上發表。互助論的第一第二兩章動物的互助，是一八九零年九月和十一月發表的；第三章蒙昧的互助是一八九一年四月發表的；第四章野蠻人的互助是一八九二年一月發表的；第

五第六兩章中世都市的互助是一八九四年八月和九月發表的；第七第八兩章近代人的互助是一八九六年一月和六月發表的。後來找到許多材料，加在附錄之中，又把雜誌上刪掉的議論加將進去，印成一種單行本子。

以上所說的是克魯泡特金受當時思潮的影響和他所以做互助論的原因。克魯泡特金立論的根據是應該先弄明白的：他說社會成立，單著着人類協進的和社會的本能；文化發生，單靠幾世紀幾千萬無名的人一齊努力。他說社會不是因愛情和同情心造成的，是單靠着人類協進的意識造成的。所以他說：「把動物的社會性單看做愛情和同情心，實在是減少動物的一般性和重要性。人類的道德也是這樣。若單把愛情和個人同情心看做理論的基礎，反把籠總的道德感情的意義弄得狹小了。我們假如看見鄰家失火，馬上就拿起水桶，跑進他家。這個鄰家的人，我們常常不認得，這絕不是愛情了。這就是廣大的協進性和社會性的感情感動我們的。動物也是這樣。一陣反芻獸和野馬結成一陣，防備狼來吃他，這既

不是愛情，也并不是眞正的同情心。狼結成大隊防備打獵的殺他；小貓小羊的玩耍；好多種小鳥整日的在秋天遊玩；這都不是愛情。更有一種小鹿，分散在各處，成了幾十陣，要過大河的時候，他們就會集聚在一塊。這既然不是愛情，也并不是同情心，是比愛情和同情心還要廣大的感情。——就是在動物和人類社會中漸漸進步的本能。這類本能可使動物和人類由互助的實驗得到勢力，又可使他們由社會的生活得到快樂。……愛情、同情心和犧牲雖然對於我們道德感情的發展有多大的益處，但是人類的社會並不是拿愛情和同和心做根基，單是拿人類協進的意識做根基的。這是不知不覺的承認那從互助實驗上得來的勢力，不知不覺的承認各人幸福是緊靠着公共幸福的，更不知不覺的承認一視同人的正義、和平等。在這種廣大的，必要的基礎之上，可以發展格外高尚的道德感情。」克氏的意思說：人類的社會是由人類協進的本能造成的。人類的自身就是全世界。雖是小的細胞，都是「自治的有機體。」自治的有機體是協進的，是互相幫助的。所

以他把互助當做社會成立的一個頂重大的要素。

克氏又把世界上的文明看做社會的——幾世紀幾千百萬人的——產物。他在自敘傳中曾說過：『世界上不出名的人名，多有能成就歷史上的大事業，或建築戰爭的大基礎。』可見得社會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造成功的，是籠總人建設的才能合在一塊創造起來的。克氏在無治的共產主義中說：『文明是幾千年結合努力造成的。森林是幾世紀前開闢出來的。填湖，開路，開辦鐵道，也不知費了幾百萬人幾年幾月的氣力。另外又必須有幾百萬人修蓋城市，來創造文明。也不知道有多少貧窮無名的發明家造成機械。更須有無數的排字匠、活版匠、得了無數工匠的幫助；又須有幾千位文人、哲學家、科學家使人人都得到知識免掉錯誤，造成科學思想的空氣。——如果沒有這些人，我們的時代斷乎不能發生這樣文明。』克氏既已把文明看做社會的產物，所以說：『惟有依據羣衆意志的努力，纔能達到那生活的目的。』由此推論下去，所以說：『生產和社會籠總需要的手段，

既然是人人合力造成的，那麼這些事務應該聽人自由處理，……應該使生產的人和消費的人同站在一個地方。」克氏立論的根據大概如此。他因社會是人類協進的本能造成的；是羣衆意志合力造成的；所以說互助是社會成立的頂重大的要素。

克氏的進化論和達爾文派的進化論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達爾文派把同種相爭看做一個自然的法則克氏偏說：「物種的逐漸進化，絕不是從激烈競爭的時代起的。」克氏說：「後來我很留意達爾文主義和社會學的關係，然對於他們討論這個重要問題的著作一概不能同意。他們一個個都費盡心力想証明人類因爲知識很高應該減少生存競爭的慘苦；但他們又同時承認物同物人同人的生存競爭是一個自然的法則。這樣見解，我是不能同意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承認各種物類爲求生活起了殘殺的內部戰爭，並承認這戰爭是進步的條件。我對於這兩層見解，不但是不曾求出証據，並且認爲沒有經過直接的觀察來証

明的。「但克氏反對的進化論，不是達爾文廣義的進化論。是達爾文以後狹義的進化論，所以克氏說：『達爾文自己，有時爲特別的目的也曾把這個名詞——競爭——作狹義的解釋；但他對於後輩也曾警戒他們不要把這個名詞用得太狹。他在人種由來書中，曾極力說明這個名詞本來的廣義。他曾指明怎樣消滅動物社會彼此因生存惹起的競爭，怎樣拿協力代替爭鬬，怎樣發達那保障生存最好條件的知識道德。他很知道最適於生存的物類，未必就是身體頂强的，也未必是頂伶俐的，不過他們不論强弱都知道結合起來，你幫助我，我幫助你，同謀大家的幸福罷了。他曾說過，「社會裏邊同情心的分子越多，社會越發繁盛，越發能養出許多子孫。」從馬賽的狹窄的競爭觀念而來的競爭名詞，自明白自然道理的人看來，未免失之太狹了。』」

可見得達爾文進化論中，本包涵競存和互助兩個意義；不過他指出的證據偏重在競存一方面，後人把他互助一方面的意思丟掉了，單拿互競來做進化的

條件，所以竟造成一個慘刻無情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且看克氏說：「達爾文的學說和論人類關係的各種學說一樣起來了。在達爾文之後繼起的學者，不去推廣他的學說，反把他的學說越弄越狹小。到了斯賓塞爾，他隆然是獨立的，但很和達爾文派相近。他特爲在倫理學資料第二版的附錄上面，討論「誰是頂適宜的」一大問題，當這個時候，達爾文派的學者已經把生存競爭的觀念弄得狹小極了，他們把動物世界看得如同想食人血的餓鬼一般，天天在那裏相爭相殺。近代的文學，沒有不說「敗者該死」以爲這是最近生物界最後一句話。他們把利己的競爭高抬起來，當做生物學一個原則，人類應該順從他才好。有不從的，就把他打到互相殘殺的世界去了。」克氏反對赫胥黎一流悲觀的進化論，把自然界看作互相殘殺的世界；又反對盧梭一派樂觀的原始社會論，把自然界看做平和親愛的世界。——這都不是自然界的公平正當的解釋。動物有嘴有爪，自然免不掉爭鬬的事情。「互助和互爭都是自然的法則。但是互助是進化的一個要素，比

互爭更加重要。一方面可以使保障物種的習慣和特性格外發展；一方面又可以用各人最小的力量得到最大的幸福。』

以上說的克氏的自然觀，既不是達爾文派悲觀的殘忍世界，又不是盧梭樂觀的空想世界。他的證據，是從森林、丘壑、高山、大野之中動物社會裏邊實地觀察得來的，並不是坐在書房裏面空想出來的，也不是單坐在實驗室和博物館內照書行事去試驗出來的。

克氏實地觀察的結果，知道最下等的動物也能互助。他說：『若是拿顯微鏡來研究水中的頂小的動物，也可以預料到必定有無意識的互助。蜜蜂、螞蟻很知道彼此相救，若有一個自私的或躲嬾的他們都把他當做仇敵。蜜蜂之中有搶奪躲嬾等情，可叫做「非社會的本能。」這種本能經過「自然淘汰」必能把他逐漸除掉。爲什麼呢？因爲帶一點「非社會的」性質，和那些帶「共同性」的在一塊兒生活，久而久之，必定漸漸的減少。那些單獨生存的，雖然狡猾，雖然强悍，必定

要被那些懂得社會生活的驅逐完了。鷹鵝之類，都知道「狩漁同盟。」鸚鵡之類，都生來就有社交的性。狼和獅子也會「狩獵同盟。」齧齒類、反芻類、猿猴類都各有各的社會。照這樣看起來，可以斷定社會的生活是動物界的規則，是自然界的法則。」

從動物的生活上觀察起來，可見動物的互助，是打無意識無目的的進到有意識有目的的。動物的結合，是從機械的動作進到本能的動作；更由本能動作進到理性的動作。動物的社會性，也是跟着知識走的，——知識越高，社會的精神越大。

互助論從第三章起，專門研究人類社會的情形。克氏說，最古的社會制度決不是起於家族。家族是文明大進的時代造成的。太古的人類生活，是從社會、團聚、種族起的，不是從孤立的家族起的。那時婚姻關係的組織非常複雜，最初經過「共婚」一階級，到了有限制的婚姻。蒙昧人類的生活，如漁獵、園藝、防衛、報讐、抵禦外

來的人，都是從社交的習慣，團結的精神中得來的。有許多人民，如「埃司凱模」等，老早就有了「共產的村子」和「同行的組合。」無論經過幾次神權政治、專制政治，他們這種互助的習慣法仍然存在。

再研究羅馬時的「野蠻人。」那時野蠻人無千無萬的從亞細亞搬到歐洲去。搬來搬去，居住不在一塊，或遇戰爭，同種也東逃西散。因爲有這些原因，所以把他們的家族破壞了。家族制度破壞，不得不有一種新組織發見。新組織是什麼呢？就是「共產的村子。」——合許多不同宗族之人，同在一個村內生活。所以這種「共產的村子」可算是他們新社會組織的根本細胞。幾個「共產的村子」聯合起來，可以做共同的事業。又漸漸有了裁判的制度，拿賠償主義代替古代的復讐主義。依克氏研究的結果，可見得野蠻人搬家到歐洲去，發見幾層互助的證據：（一）破壞原有的家族，組成共產的村子；（二）打破血族同住的生活，變成社會的生活；（三）因爲是社會的生活，所以養成共同勞動的習慣。

到了中世紀，都市的制度漸漸興旺起來了。因爲那個時代，政治、商業漸漸發達，所以都市也漸漸擴大。都市之中又有許多同行的組合，帶了許多社會的性質。又有「自治的村子」仿佛一個國家，連獨立裁判權和獨立行政權都有了。但是這種都市制度，也不單是保障政治自由的一個政治的組織，他比「共產的村子」規模還大。他是爲互助，爲消費生產，爲全社會生活，組織成功的一個精密的團體。一方面又有自治權，免掉國家的干涉，使各人的藝術、手工、科學、商業和政治的組織等建設的天才都可以自由發展。當十一世紀的時代，歐洲的都市不過有教會建設的一些小房子，技藝之類也很不見佳，不過織布打鐵幾種。學問，除了教會之中，更說不上口。再過三百五十多年，歐洲都市的氣象突然大變。房子也好了；裝飾品也好了；手工技術也發達了；船舶也漸漸的走得遠了；學問日見發達；科學的方法，自然哲學的基礎，也漸漸的弄得全完了。機械也漸漸的發明了。後來因爲建設中央集權的國家，又因爲舊市民和新市民分裂，……種種原因，纔把都市衰敗

下去了然而當都市極盛的時代，貢獻人類互助的地方也實在不少

再說近代的社會。近代社會中互助的趨向，多被國家制度攔住了。從「共產的村子」之中奪去民會、裁判所和獨立的行政。公有的土地也被占去了。又從同行的組合之中奪去財產、自由，放到國家監督之下。都市的主權、民會、裁判所、行政，也被國家制度破壞了，把所有權柄一齊收到國家手裏。人類互助的制度，似乎沒有地方可以找得出來了。然近代社會中互助精神很有許多地方改變形式，來同國家相抗。同行的組合破壞之後，又有同盟罷工和別的職業團體出見。後來「勞動組合」「勞動組合大同盟」雖然被專制的政府解散了多少次，終久不能撲滅他們。另外又有「產業組合」和爲別的目的而設的自治團體，都含有社交的精神，和親睦的精神。爲共同利益，就是犧牲時間、勞力，甚至就是犧牲性命也不顧的。現在家族窮人農村和勞動的人的互助精神，都漸漸露出頭角，終久必然要大大成功的。

克氏互助論自第一章到第八章重要的意思大概如此。歸總起來，就是：

（一）社會是由人類協進的本能結合起來的。

（二）這種協進的本能，雖然遇到阻礙，終久是破壞不了的。

（三）社會的生活是社會的產物。

（四）社會性是從本能進到理性的。人類的知識越高，社會的精神越大。

由這幾種論據，得到下列三種結論：

（一）互助是進化的要素。人類是由互助進化，不是由互爭進化。

（二）人類對於自然狀態競爭，不是對於同種競爭。

（三）社會性越多，種族越發展。社會性越少，種族越微弱。

【注解】

高一涵　今安徽人。曾任北京大學中國公學等校教授，現任監察院監察委員。

互助論　英語叫 Mutual Aid　克魯泡特金即克羅巴金。

赫胥黎 Huxley（一八二五至一八九五）英國科學家。對於動物之種別及形態學化石學都深有研究。又善

做文章。達爾文進化論出，他深信之，著書鼓吹，我國嚴復所譯的天演論就是一種。斯賓塞爾 Herbert Spencer（一八二〇至一九〇三）英國哲學家。本爲鐵道技士，後來專究學問，遂成大家。生平不做教授，不講演，不娶妻，只以學問著作爲事。所著綜合哲學一書，歷三十六年而後告成，嚴復嘗把他的一小部分譯出，叫羣學肄言。復又稱他體大思精云。腦爾斯 James Knowles（一八三一至一九〇三）英人。初在倫敦大學攻建築，計畫許多重要的教堂。後創立學會，（一八六九）主編現代評論一十九世紀雜誌（一八七〇）愛情和同情心 英語爲 love and sympathy 協進的意識 英語爲 conscience of human solidarity 社會團聚種族 英語爲 society, band, tribe 共產的村子 英語爲 village community 自治的村子 英語爲 commune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語體著述體說明文，述學之文，以簡明淺顯爲要，故今人多用白話文。但文言白話是一事，流利暢達與否又一事。所忌者：以艱深之詞，文淺陋之理耳。

組織　首句總述互助論受進化論影響而起；以下略釋進化論大意，是原起法。次節述克氏受當時思潮的影響，和他所以做互助論一書的原因。文章是逐步推進，凱斯勒的講演，是過渡，赫胥黎的宣言，是反激。

次二節述克氏立論根據，在以社會成立，有賴於人類協進的和社會的本能。

次二節，比較克氏的進化論和達爾文派之異同，並述克氏反對盧梭派樂觀的原始社會論之理由。

次節總述克氏論證本於實地觀察。

次數節，即撮述互助論第一章至第八章重要的意思。

末二節，總束互助論的論據，爲四條；得結論三種。章節聯絡法，大抵於節首總束上文，如第三節，第七節，等首句：「以上所說……」云云皆是。

詞藻　「大出風頭」「露出頭角」二語意義相近，但一用流行俗語，一本舊日文話；實則許多今日以爲文話，古時原是俗語，一代有一代新出流行語，善於爲文者，能兼收並蓄，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斯爲上乘。

二六　世界大同論

周亞衡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爲大同。』總理既手錄斯篇以垂示吾人矣，且曰：『我們要將來能够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化彼族競爭之性，而達大同之治。』『大同世界即所謂「天下爲公」，要使老者有所養，壯者有所營，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眞能實現，然後「不見可欲則民不爭」，甲兵亦可以不用矣。』『通常國家僅能保民，而不能養民教民。……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則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教民養民亦當引爲國家之責任。……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以教以養，責在國家。大同世界所以異於小康者。』蓋孔子言大同於二千五百年以前，僅發其理想。而人文演進，以迄於今，去大同之時期漸近，故總理乃具實現之之意志，而以世界大同爲主義及方略之目標焉。

萬物並育，天地之道也。嘉生惡死，人之情也。而競爭不絕，戕殺無已，豈道之正與情之宜哉？得道之正，合情之宜，觀察人羣政治團結之進程，證之已往之歷史及現今國際之政情，則可判定世界之前途必歸於大同。特由今以至於世界大同，其間尚有必須經過之途程耳。

總理曰：「今世界人類已達於進化童年之運。」然則人類進化成年之運，其爲世界大同乎。生物之成長，自胚胎而產生，而幼稚，而成年。人類政治團結之進程，由部落而邦國。其邦國時期之中，則由小邦國而大邦國，此乃已往之實蹟，爲吾人所已知者。縱或有由合而分由大而小者，不過爲偶然之變例而已。今日世界各國大小懸殊，蓋在小邦國時期與大邦國時期之間耳。今後則將漸進而完成大邦國之時期。大邦國之時期以後，則世界乃歸於大同，而世界大同即人羣政治團結之成年也。

就中國統一之歷史觀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厥後漸次合併，成

湯受命，三千餘國；武王觀兵，一千八百國；周室東遷，一千二百國；春秋經傳所見凡百餘國；戰國時爲七雄；至秦而一之；秦以下雖分合互見，而以分爲變，以合爲常。

古代之歐洲，其分國之多亦如中國往昔也。最後自德意志及意大利統一以後，乃成今日之局。然其合併之趨勢尚未已也。大斯拉夫之聯合今雖停頓矣，而巴爾幹之聯盟，波羅的各邦之結合，德奧兩國之合併，今均在醞釀之中。歐洲統一曾見於拿破崙之世。惜其興也暴，其亡也忽焉。及至歐戰告終，凡爾塞和議之際，歐洲大聯合之論起，惟世人尚莫之注意耳。客秋法國外長白里安氏又倡此議，乃始驚動世人之耳目。夫歐洲各邦聯結之難盡人而知。然聯結不成，則戰爭不息，禍殃所至，伊於胡底。以歐人之明智，寧長此以往而永不之悟乎？故歐洲必有歸於統一之一日無疑義也，特時期問題而已。將來爲歐洲統一之幹部者，其德法兩國之人乎。法國嘗多政學先哲，爲政治思想之先鋒。近百數十年來，其在歐洲，受內外兵禍爲最烈。且其人口增殖較難，應付環境殊苦，故有識之士企望歐洲統一彌殷，惟時機

未至，徒深悼歎耳。德國民族精勤强幹，惜其未聞國立於世亦有道也，惟計是競，惟力是逞。今雖已遭巨衂，而未萌悔禍之心，孜孜於國力復興，勢不可遏。今後更經一再挫折，則當有翻然悔悟之時耳。彼時德法兩國將棄捐前嫌，言歸於好，提携合作，而歐洲統一之業可見矣。

世界最多之小國集於中美與南美，而其各邦之間聯合或同盟之議由來已久，其將實現固意中事。

爲非洲之主人者歐洲各國也。至歐洲統一之日，則非洲之整理隨之。西亞及南亞各地與大洋洲諸島嶼，其前途如何乃視其民族自立精神，與英國勢力之消長，中國之盛衰，美洲之趨嚮，及歐洲統一之前途以爲斷。要其非以現在之狀態所可終古者。

惟時異勢遷，邦國之結合今昔異其道。昔以征服，今以意合；昔以併吞，今以聯合。此形式及其途徑之不同耳，而由分而合，由小而大，則爲自然之趨勢，莫之能禦

者。至若俄國，土地過於遼闊，且人種複雜；英之屬地過於分散，而歷史上亦非出於自然。此二國者或反見有局部之分離，是蓋特例，不得因此而懷疑於一般之進程。歐洲統一，則世界之大邦國時期完成。大邦國時期完成，則世界大同之期近。

總理曰：『人類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則昌，不順此則亡。……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近代文明進步日以加速，最後之百年已勝於以前之千年。而最後之十年又勝於已往之百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人爲萬物之靈，其所靈於萬物者，曰智、仁、勇。總理曰：『智之云者，有聰明有見識之謂。……智何自生？……凡人之聰明，各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稍生差別。得多者爲大聰明，得少者爲小聰明，其爲智則一。此由於天生也。若由學問上致力，則能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爲聰明。不特取法現代，抑且尚友古人。有時較天生之智爲勝。此則由於力學也。……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故所歷之事既多，智識遂以增長。所謂「曾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博愛之謂仁。……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國之仁。……一往無前謂之勇。臨事不懼謂之勇。……「勇者不懼。」』夫人類互助之原則，即由智、仁、勇而生者也。智則察情觀理。鑑於既往，以度將來，審其利害得失，而趨避明焉。仁則愛人。由親及疏，由近及遠，推廣其孝於親慈於子之本性，而博愛行焉。勇則毅於所欲爲，而主義信仰，勉思力行以赴焉。互助者，原於仁，行於智，而成於勇。人類具有智、仁、勇之精神，此所以異於獸者。以智、仁、勇而成互助之原則。以互助之原則而文明之進步無止境。迄今競爭未已，詐僞未泯者，因互助尚未充其類也。互助之至，則世界大同。

總理發揚孔子天下爲公之旨，而以三民主義實行之。世界之民族平等，政治之主權在民，而民生之衣、食、住、行、樂育均無不足，以至於如孔子之所言，則今所欲知將來世界大同之景象，至矣盡矣！彼時世界政治之組織，各國版圖之整理，以至於海洋之管理，人口之分配保育，及產業之開發，經濟之調劑，舉凡人之與人，國之

與國，其何以自存，何以共立，均得中庸正當之道。各盡其力，各得其所，無寡也，無貧也，無不均也，無不安也。

既知世界大同爲人類進化所必至矣。而今日之世界，其紛擾如此；大同之世界，其安泰如彼。然則世界大同何時實現乎？共亟望諸！雖然，尙有大患存焉。蓋由今以至世界大同之間，必須經過大邦國時期。大邦國時期即世界的戰國時代也。國體既大，競爭愈烈；科學愈精，戰禍愈慘。人類之喪生於世界戰國時代者不知凡幾。而民族之全歿亦或有不免者。故世界大同，非今日之民族所盡能參加也。夫古民族之不存於今者衆矣。今民族而不求適存之道，則衰滅隨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將尤甚焉。愚弱者滅，智強而無道者折。不滅不折而適存者，惟智强而有道者耳。

總理曰：『三民主義係促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

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一個國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好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就最近幾百年文化講。歐洲近百年是甚麽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礮——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我們中國的古話，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另外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來消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的。我們是學來自衞的。』蓋世界之前途必歸於大同。而使世界歸於大同者，

乃世界文化也。世界文化由亞洲文化與歐洲文化兩者融合而成。亞洲文化以道德精神爲主。歐洲文化以物質科學爲主。民族處於今日及今後之世界，無歐洲文化無以自存，無亞洲文化不能共立。融合亞洲文化與歐洲文化兩者而成之世界文化，民族得此則民族昌，世界普及，而歸於大同。

【注解】

周亞衞　現任訓練總監部副監。此篇由其所著新國防論中選錄者。

孔子曰一節　禮記禮運篇中語。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離婁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同增。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著述體議論文。論政之文，小而一國一方面之政治，大而全世界各國之政治，皆屬焉；本篇屬於後者，非於中外古今統觀其全者不能作。

組織　第一章略述世界趨向大同之理論，凡三節。

首引孔子與總理之言，定一篇大旨，所謂「聖言量」是也。

次謂世界必歸於大同，但其間尙有必須經過之程途，籠貫全篇。

次就總理一言，加以發揮，謂世界大同爲進化成年之運。

第二章就中外各國情勢，分別觀察，加以推測，斷定世界大邦國終可完成，而世界大同亦將達到。凡六節，依次述中國，歐洲，美洲，非洲，西亞，南亞，大洋洲之情勢，而斷之以英俄二國縱有局部之分離，終無害於歐洲之統一，大邦國之完成，世界大同之促進，此全文理論精髓所在。

第三章，就總理遺教加以說明，以爲人具智仁勇之精神成互助之原則，充其類則世界大同；並謂三民主義之實行，可以達孔子所謂大同之治，凡二節，是實施方法。

第四章，論世界大同進程中之大患，及三民主義中國王道文化可以促進大同之理。凡二節，結束全文。

本篇體大思精，深入淺出，本幹堅實，枝葉扶疏，的係近人新著之佳文，不可忽過。

詞藻　「進化童年之運」「進化成年之運」二語，以人生階段，喻宇宙演進，語平而實奇。

「世界的戰國時代」，以中國史實喻世運，亦一極自然之以小喻大句語。

二七　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

梁啓超

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類全體有所貢獻。爲什麼呢？因爲人類全體纔是「自我」的極量，我要發展「自我」，就須向這條路努力前進。爲什麼要有國家？因爲有個國家，纔容易把這國家以內一羣人的文化力聚攏起來，繼續起來，增長起來，好加入人類全體中助他發展。所以建設國家是人類全體進化的一種手段，就像市府鄉村的自治結合，是國家成立的一種手段。就此說來，一個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强便了，卻是要叫自己國家有功於人類全體。不然，那國家便算白設了。明白這種道理，自然知道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什麼責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們的文明，又拿我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我在巴黎曾會着大哲學家蒲陀羅，他告訴我說：『一個國民，最要緊的是把

本國文化，發揮光大。好像子孫襲了祖父遺產，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發生功用。就算很淺薄的文明，發揮出來，都是好的。因爲他總有他的特質，把他的特質和別人的特質化合，自然會產出第三種更好的特質來。你們中國，着實可愛，可敬，我們祖宗裹塊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裏打獵的時候，你們不知已出了幾多哲人了。我近來讀些譯本的中國哲學書，總覺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學中國文，我望中國人總不要失掉這分家當纔好。」我聽着他這番話，覺得登時有幾百斤重的擔子加在我肩上。又有一回，和幾位社會黨名士閒談，我說起孔子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講到井田制度，又講些墨子的「兼愛」「寢兵」。他們都跳起來說道：「你們家裏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點給我們，眞是對不起人啊！」我想我們還殼不上說對不起外人，先自對不起祖宗罷了。

近來西洋學者，許多都想輸入些東方文明，令他們得些調劑。我子細想來，我們實在有這個資格。何以故呢？從前西洋文明，總不免將理想實際分爲兩橛，「唯

心，」「唯物，」各走極端。宗教家偏重來生，唯心派哲學高談玄妙，離人生問題，都是很遠。科學一個反動，「唯物派」席捲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丟掉了。所以我從前說道：『頂時髦的社會主義，結果也不過搶麵包喫，』這算得人類最高目的麼？所以最近提倡的「實用哲學，」「創化哲學，」都是要把理想納到實際裏頭，圖個心物調和。我想我們先秦學術，正是從這條路上發展出來。孔、老、墨三位大聖，雖然學派各殊，「求理想與實用一致，」卻是他們共同的歸着點。如孔子的「盡性，贊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歸其根，」墨子的「上同於天，」都是看出有個「大的自我，」「靈的自我，」和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體，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靈。我們若是跟着三聖所走的路，求「現代的理想與實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闢得出來哩。

又佛教雖創自印度，而實盛於中國。現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絕，正法一脈，全在支那。歐人研究佛學，日盛一日，梵文所有經典，差不多都翻出來。但向梵文裏頭求

大乘，能得多少。我們自創的宗派，更不必論了。像我們的禪宗，眞可以算得應用的佛教，世間的佛教，的確是要印度以外纔能發生，的確是表現中國人特質，叫「出世法」和「現世法」並行不悖。現在柏格森、倭鏗等輩，就是想走這條路還沒有走通。我常想，他們若能讀唯識宗的書，他的成就一定不止這樣，他們若能理解禪宗，成就更不止這樣。你想！先秦諸哲，隋、唐諸師，豈不都是我們仁慈聖善的祖宗積得好幾大宗遺產給我們嗎？我們不肖，不會享用，如今倒要鬧學問饑荒了。就是文學、美術各方面，我們又何嘗讓人？

國中那些老輩，故見自封，說什麼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誠然可笑，那沈醉西風的，把中國甚麼東西，都說得一錢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像土蠻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須知凡一種思想，總是拿他的時代來做背景。我們要學的，是學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學他枝節的條件。因爲一落到條件，就沒有不受時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說了許多貴族性的倫理，在今日誠然不適用，卻不能因此菲薄

孔子。柏拉圖說奴隸制度要保存，難道因此就把柏拉圖抹殺嗎？明白這一點，那麼研究中國舊學，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斷，去取不至謬誤了。

卻還有很要緊的一件事，要發揮我們的文化，非借他們的文化做途徑不可。因爲他們研究的方法，實在精密，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然，從前的中國人，那一個不讀孔夫子，那一個不讀李太白，爲甚麼沒有人得着他的好處呢？所以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眞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着他好處。我們人數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們對於人類全體的幸福，該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不盡這責任，就是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同時的人類，其實是對不起自己。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着

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保佑你哩。

【注解】

題解　此篇係從遊歐中之一般感想篇節錄者。蓋自世界大戰，其影響所及至深且遠，我國思想界也起了波動，其重要的約可分做三派：一是總理之民族主義，主張發揚我固有之文化，又吸收世界新起之精華，融合而光大之，以造成新文化，最爲中正。二是新青年派，以爲中國文化已將破產，必須借重西洋文化來替代之，改造之。這派的主張多出留學生，所以偏信西洋，竺舊者固然反對他，即總理也頗致不滿，謂其傾向於世界主義，失去中華民族的自信心，足爲民族之致命傷。三就是梁啓超這一派。他們以爲經過此番大戰，西洋的物質文明已宣告破產，必須用我國的精神文明去補救他。這派多爲中年以上國學較有根柢的人，所見外人情形，或者尚欠深切，與新青年派適成反比例，於今雖無繼起，但尚無舍己耘人之弊，而與總理學說亦不僻馳，本篇即可算是代表作。　蒲陀羅

Boutroux 原注云，『柏格森之師。』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見論語顏淵篇。係子夏答司馬牛的話。　不患寡而患不均　論語季氏篇：『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兼愛墨子主張兼愛，書中有兼愛篇。　寢兵墨子主張不用兵，書中有非攻篇。

兩概概音ㄍㄞˋ。斷木爲概。兩概，猶言兩段。　唯心唯物是哲學名詞。唯心派哲學家以爲世界上一切現象，都是由人們的精神

所產生，並非客觀的存在。唯物派哲學家以爲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物質，和唯心派正相反背。**實用哲學**即實驗哲學，美國哲姆士杜威等屬之。**創化哲學**柏格森所倡。**盡性贊化**禮記中庸篇，『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各歸其根**歸根就是反本。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上同於天**上通尙。墨子學說主張兼愛、尙同，又有天志篇，乃欲萬民以天之仁愛爲歸也。**我們自創的宗派**中國佛教共有十宗，就是1.華嚴宗，2.律宗，3.成實宗，4.三論宗，5.天台宗，6.俱舍宗，7.唯識宗，8.禪宗，9.密宗，10.淨土宗。內中有非印度所原有的。禪宗初創者爲達摩，梁時泛海東來，止於嵩山之少林寺。嗣後相傳，都用心法，並無文字，故又稱心宗。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最爲超妙。**柏格森**(Bergson)法國哲學家。**倭鏗**(Eucken)德國哲學家。**唯識宗**印度佛教有性、相二宗。性宗即三論宗。相宗則從楞伽、深密、密嚴等經流出。有成唯識論，故號唯識宗。唐玄奘至中印度就學於戒賢論師，歸國傳譯。以玄奘居慈恩寺，故又稱慈恩宗。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語體演講體議論文。倡導中國文明，與前篇可參看。

組織　首節釋題，述人生當對人類全體有所貢獻，建設國家即此項努力的一種，故我國對於世界文明負有大責任。末句總提全文。

次節述西洋學者正思吸取中國文化。

次節述西洋學者最近提倡理想與實際一致的哲學；而中國孔、老、墨之學說卽以此爲共同的歸着點，足爲吾人先導。

次節述佛教盛於中國，與世界文化大有貢獻，末合上節作一束筆，附提及我國文學美術之造詣，皆以明國人有盡責世界之資格也。

次節略辨吐棄一切中國學說者之非，以上都是原理論。

末節論借徑西洋文化，以發揮我們文化之必要，並總括全文，定出四個步驟。便是方法論。

詞藻　「立正！開步走！」用體操術語，作倡導之詞，非常靈妙。其下一大段文字，亦皆想像譬喻之詞，故覺神氣健旺。大概語體文字，除使事、運典兩事以外，又須看他大體辭令之美醜；而後者比前者尤要，學者應悉心理會。

章鴻釗

二八　石油考

石油古曰石漆，唐稱石脂水，五代及宋稱猛火油，亦單言火油，或曰石腦油，又

曰石燭，而石油之名亦始於宋。其後或稱火井油，或稱雄黃油，亦曰硫黃油；今復通稱爲石油。求之記載，其沿革大略可詳焉：

後漢書郡國志酒泉郡延壽注：『博物記曰：「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入如筧，注地爲溝，其水有肥，如煮肉汁，粲粲永永，如石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

北史龜茲國傳：『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餳餬，甚臭。服之，齒髮已落者能令更生；癩人服之皆愈。』

元和郡縣志肅州玉門縣：『石脂水出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泉如苔，如肥肉，燃之極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盜取，用塗鴟夷囊及膏車。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圍酒泉，取此脂水燃火，焚其攻具。得水愈明，酒泉賴以獲濟。』

本草綱目拾遺云：『常中丞宦遊筆記：「西陲赤金衛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石油泉。油生水面，如肥脂，色黑氣臭，土人多取以燃燈，極明，可抵松膏；或云可治

瘡癬。」

案：酒泉石漆，唐時謂之石脂水，實即石油。明赤金衞亦其地。本草綱目謂：石油亦產肅州，蓋指此。龜茲當今新疆庫車縣地。今新疆不惟庫車，如烏蘇、綏來、昌吉等處亦往往產石油。其地與瓜州肅州東西銜接，略成狹長帶形，則石油之所灌輸者廣矣。又肅州有火泉，博物志云：「酒泉延壽縣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當亦石漆之所爲耳。

漢書地理志：「上郡萬奴縣有洧水，可燃。」

酉陽雜俎：「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燈，極明。」

元和郡縣志延州膚施縣：「清水俗名去斤水，自金明縣界流入。地理志謂之清水，其肥可燃。」

案：漢上郡高奴即唐延州，在今陝西膚施縣東。酉陽雜俎言：石脂水浮上如漆。正與博物志石漆同意。然則今之延長石油，自漢已知之，至唐而其用愈廣矣。

沈括夢溪筆談：『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是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採入缶中，頗似純漆；燃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墨光如漆，松煙不及也，遂大爲之文曰「延川石液。」』

案：石油之名始此。沈氏曾爲鄜延經略使，故知之特詳，而言之鑿鑿乃若是。又陸游老學庵筆記云：『石燭出延安，堅如石，照席甚明，有淚如蠟而煙濃。』案：石燭亦石油屬也。其後如明一統志、格古要論諸書皆盛稱延州石油，其說與沈氏筆談無甚出入。格古要論謂：『土人以革挹引，煎過，率用點燈。』乃知煎煉之術，明已盛行，有若今之燈油然矣。

丹鉛總錄：『火井油出嘉定犍爲火井中。井泉皆油，人取之爲燈，極明；正德中方出。』

本草綱目：『正德末年，嘉州開鹽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其光加倍；沃之以

水，則燄彌甚；撲之以灰，則滅，作雄黃氣，土人呼爲雄黃油，亦曰硫黃油。近復開出數井，有官主之。』

案：火井油出火井中，正如酒泉之有火泉，而又有石漆也。蜀郡火井已見於後漢書郡國志注及唐書宋史地理志。他書載之者亦復正多：左思蜀都賦云：『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焰飛扇於天垂。』郭璞鹽池賦云：『火井擅奇乎巴濮，』是其名固自昔著矣。又輿地紀勝涪州景物注云：『初，康定間有程運使舟次鬲岸，聞有硫黃氣襲人太甚，謂此必有鹹泉。駐舟，召工開之，果行鹹脈。』硫黃氣當即後世所謂硫黃油者爲之，然宋時似尚未知有油也。至明正德中，始出油，於是火井油之名與焉。據西人所稱，四川井油可分二種：一近地面而生，其量未豐，燃之輒發白燄。一乃得之於深約二百丈之地，如泉噴薄而出，燄常青黃。而天氣之良惡，產油之多寡即繫之；時或天氣清朗，則油盛湧起；若遇風晨霧夕，勢亦少斂，或至絕其迹焉，斯亦異矣。

觀此則由酒泉而鄰延，而巴蜀，其地於中國爲西北及西南，而與井鹽崖鹽出

沒之處殆略同。今外國亦往往如是。則其盈虛相倚之理微矣。又求之史傳，及他記載，知當時亦有來自海外者，而猛火油之名又特著言。試言其一二：

五代史：『周顯德五年，占城國王因德漫遣使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四十八瓶，以灑物得水則出火。』

宋史：『三佛齊國，開寶四年遣使李何末以水晶火油來貢。』

宋康譽之昨夢錄：『猛火油聞出高麗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即爲火。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之。山中府治西有大陂池，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燄中過，則烈燄遽發，頃刻虜營淨盡。餘力入水，藻荇魚鼈遇之俱盡。』

明史：『暹羅國傳其貢物有腦油腦柴等物。』

案：占城，即周越裳地；秦爲林邑；漢爲象林縣；後漢末，區連據其地，稱林邑王；自

晉至隋仍之；唐時或稱占不勞或稱占婆，其王所居曰占城，至德後改國號曰環，迄周宋，遂以占城爲號，即今安南南部地也。三佛齊，南朝曰干陀利；唐曰室利佛逝；至宋，名三佛齊；明初仍之，後爲爪哇所滅，改名舊港，即今蘇門答臘東部淳林邦地也。

暹羅，在占城南，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爲羅斛、暹二國。羅斛漸强，併有暹地，遂稱暹羅斛國。洪武十年，命禮部員外郎齎詔及印賜之。文曰：「暹羅國王之印。」自是始稱暹羅。今仍其名，相沿罔替。今考南洋石油產地，如緬甸伊洛瓦底河流域，如蘇門答臘南北諸土，又如爪哇、婆羅洲及菲立賓羣島均歲有所獲，而其因革首尾，世鮮能詳。其入西人之手而次第經營之者，率在西歷十八世紀以後。若緬甸與三佛齊則明清之際已有所聞，然去五代及宋初，爲時猶甚晚也。乃史傳所稱，如占城、暹羅均鄰於緬，而三佛齊今猶爲產石油之邦，則昔必本其所產，以爲歲貢，其所從來蓋尤久遠矣。昨夢錄又謂：出高麗東數千里。以道里方向計之，若與今日本爲近。考日本石油，古產越後，今猶如此。相傳天智時代已有燃水之稱。然求之中國史傳，若高麗，

若日本，未聞有進猛火油者。且猛火油之名顯非襲燃水而生，惟五代史稱占城貢猛火油，其名適合。太平寰宇記謂：占城國凡水戰則用之。東西洋考亦謂：三佛齊產猛火油，蠻夷以製火器，皆與昨夢錄所紀相符，則當仍爲南方諸國之產；而康氏誤以爲出高麗東耳。

抑又思之，酒泉石漆，相傳已久。卽高奴脂水，自唐以下，其名愈彰。而後之利用之者，乃堇堇膏車燃燈，及掃煤爲墨而止。自宋以後，輒著方書，以供醫藥，略同泰西。昔時防邊，往往資以爲用，或至掘地爲池蓄之。然五代及宋又率至自他國，非盡中土之產，詎果蘊藏之未富耶？抑乃求之者未盡其道耶？予竊欲質諸今之從事於斯者。

【注解】

章鴻釗今浙江吳興人。著有石雅三卷，皆攷證金、石、玉者。此篇卽從此書選錄。後漢書劉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博物記案晉張華曾撰博物志；此云博物記，恐誤。筥簾音[illegible]。養蠶竹器也。簾亦作籧。洎音[illegible]。肉汁也。漿漿

衆同激水搖動貌。永永水長貌。北史唐李延壽撰，共一百卷。起魏靈隋，計二百四十二年。又有南史八十卷。元和郡縣志唐李吉甫撰；舉元和時天下之郡縣而志之，故名。爲古地理書僅存於今者。盪同蕩。滌去水也。鵜夷囊革製之囊也。本草綱目拾遺本草，相傳爲神農作。唐陳藏器著本草拾遺。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此恐有誤。酉陽雜俎唐段成式撰。書內多譎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蓋類似山海經之說部也。沈括字存中；宋湖州人，嘉祐間進士。格古要論明曹昭撰。都二卷；分銅器、古畫、墨迹、碑帖、古硯、窯器、珍奇、金鐵、漆器、綺繡、異木、異石等十三門，爲賞鑒器玩之要書。丹鉛總錄明楊愼撰。又有餘錄、續錄、摘錄三編。皆攷訂古籍之文。輿地紀勝宋王象之撰。以郡爲編，邑次之，山川人物詩章文翰皆附見焉。今本二百卷，尙有闕失。正德明武宗年號；在民國紀元前四〇六年。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凡百九十三卷。書成於太宗太平興國中，故名。東西洋考明萬歷間張燮撰。計十二卷。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著述體說明文。凡說明之作考證用者，臚舉書證，不厭繁博，非學富者不能爲；折中至當，尤非學深者不能爲。

組織　首章述石油之種種異稱，歷引唐人所著後漢書注，北史，元和郡縣志，本草諸書證其古稱石漆，唐稱石脂水，附一節斷案。

次章引漢書地理志，酉陽雜俎，元和郡縣志諸書，附斷案，以爲今之延長石油，自漢已知之，至唐而其用愈廣。

第三章，引夢溪筆談，案稱石油之名始此；並參以格古要論，斷煎煉之術，明已盛行。

第四章，引丹鉛總錄，本草綱目，斷巴蜀火井生油，有雄黃油，硫黃油諸異名。

第五章，首總束上文所述中國西北西南產油處，並謂與產鹽之處相同，以下轉到海外傳來所謂猛火油，引五代史，宋史，昨夢錄及明史等書爲證。附考產油地方名號，及與中西交通時代之先後。

末章總案全文，謂國人久知內地產油，多方利用，然自五代及宋，乃多至自各國，殊不可解；以存疑作結。

全文稱引繁博，頭緒紛多，讀者不妨據以改作，成一簡捷明快之散文。（縮編，擴衍，改造，三者皆作文練習之預備工夫，性質作用與札記相似。）

詞藻　「略成狹長帶形」，以帶喻地形，是何格？

「言之鑿鑿」，鑿鑿原以指白石鮮明，引伸爲詳明確實之義。凡字義之引伸進化，其中即含有隱喻作用；他可類推。

「斯亦異矣」「其理微矣」皆不能確解其理之遁詞；孟子所謂知其所窮者也；作文於博訪周咨，仍不能解時，始可用之，所謂「闕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學者應有之態度。

二九　木棉考

俞正燮

木棉有木本，有草本。其爲布，初見者：史記貨殖列傳，『揚布于石』注引漢書音義云，『白疊也。』三國志東夷傳云：『倭人男子露紒，以木棉招頭。』其自南來者：梁書林邑傳云：『出吉貝。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南史干陀利傳云：『王著朝霞吉貝。其常服白疊。』唐書環王傳云：『本林邑也。王衣白氎，吉貝斜絡臂。妻服朝霞，吉貝短裙。其俗以吉貝橫一幅繚於腰。吉貝，草也；緝其華爲布，粗曰貝，精曰氎。』唐玄應四分律音義云：『迦波羅可以爲布。闍賓以南，大者成樹。此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紡以爲布。』此南方異域本也。其種由閩廣來者：魏賈思

齊民要術非中國物者云：『吳錄地里志曰，「交趾定安縣有木棉樹，高丈餘，實如酒杯，口有絲，如蠶之綿也。可作布，曰白緤，一曰毛布。」』宋彭乘墨客揮犀云：『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史炤通鑑釋文云：『木棉二三月晦下種，秋生黃花。其實熟時皮四裂，中綻出如綿，以鐵梃碾去核取綿。以小竹弓彈之，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織以爲布。自閩廣來者尤爲麤密。』趙汝适諸番志云：『吉貝樹類小桑，葉類芙蓉，絮長半寸許，宛如鵝毳，有子數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鐵軸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爲布；厚者爲兜羅棉，次曰番布，次曰木棉，又次曰吉布。』方勺泊宅編云：『閩廣種木棉樹，高如柞，結實如大橡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茸然。以鐵杖趕淨，小竹弓彈令紛起，然後緝織爲布，名曰吉貝。蠻人織巾，上作細字小花卉，即古所謂氎布。』菽園雜記云：『木棉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綿出子中；蘇州人稱爲攀枝花。』松江府志引儲華木棉緒云：『木棉有山花田花。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其種棉者，勿種麥也。諺曰，「歇田當一

熟。」若人稠地陋，可種大麥及稞麥，仍以糞力壅之，決不可種小麥。凡高田可稻可棉者，種棉二年，種稻一年，多不得過三年，過則生蟲地無力。種棉糞不得太肥；地除草宜淨；宜腐草壅根；宜加生泥去熟，令蟲少也。」其草本木本不同者，各就所見言之。隆慶府志云：『以吉貝苗接烏桕根，結花爲棉。』則以草本附之木本。今中土多草本。唐王叡詩『紙錢飛出木棉花；』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啼；』俱嶺南唐時事。皮日休詩『申以劫貝布；』則江南唐時事。時其布尙少。宋史崔與之傳云：『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至期年，棄稚違老，民人苦之。』亦是南布。元史世祖本紀云：『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此皆南來草木二本木棉也。

其西來者，亦草木二本。南史呵羅單傳云：『宋元嘉時，貢天竺國白疊吉貝，葉波國吉貝。』中天竺傳云：『梁天監初，貢吉貝。』高昌傳云：『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綻，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渴盤陀傳云：『衣吉

貝布。』唐書地里志云：『西州交河郡平高昌置，土貢氎布。』元農桑輯要云：『木棉亦西域所產，近歲種於陝右，與本土無異。』此皆西來之木棉也。

古作貢市時，以爲奇貨，所記或非實。後漢書哀守夷傳注引廣志云：『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花白毳。取毳淹漬，緝織爲布。』常璩華陽國志云：『永昌郡古哀牢，有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幡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汚，俗名曰桐花布。又有闌旄吉貝。』李石續博物志云：『驃國收娑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絮，織幅服之，謂之娑羅籠段。』疑是迦波羅之名，人所不解，以近見譌。娑羅又疑是桐耳。陳書姚察傳云：『門生送南布一端，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知所謂南布是木棉布也。梁書高帝紀云：『身衣布衣，木緜皁帳。』是布衣爲麻衣，惟皁木緜作帳也。

宋時，中國稍自爲之。蔡沈書集傳解「揚州厥篚織貝」云：『今南蠻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蔡時尚難得，故舉以爲況。袁文甕牖閒評云：『木綿止合作

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棉字爲木棉。」是「棉」字宋人所增，亦由時市有木棉，商賈通習也。

元時始植漸廣。瑯琊代醉編云：「棉花，番使黃始所得，傳其法，廣東祠之。」「始」疑是「姑」字。輟耕錄云，「松江烏泥涇木棉，元時崖州黃道婆來教以造做棋彈紡織之法，松江祠之。」江南通志壇廟云：「松江黃道婆祠舊在上海烏泥涇。明天啓間張所望移於張家濱。張象之記云，「元元貞時人，初流落崖州，後歸烏泥涇，因閒廣種植棋彈紡織綜線挈花之法教人，人因祠之。」元史英宗紀云：「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蓋其時木棉布行，不復貴異。

明史食貨志云，「太祖立國，即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苧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入稅，木棉畝四兩，棉苧一匹，折米六斗。」木棉之利，遂徧天下。

【注解】

俞正燮字理初；清安徽黟縣人。道光舉人。學問博洽，著有癸巳類稿癸巳存稿各十五卷。皆言考證，極爲精核。紒同髻。招頭招，牽繫也；猶云裹頭。毳音ㄘㄨㄟ。鳥獸細毛。氈同疊。罽賓國名。即今印度北克什米爾一帶地。緤音如疊。蘇州清時江蘇府名，今吳縣崑山無錫吳江等縣是其地。松江府清屬江蘇省即今華亭等縣。肇慶府清屬廣東省。瓊人瓊即瓊州島，一名海南島，在廣東西南海中，與雷州半島隔峽相對。其土人曰黎，未甚開化。剽國即驃國，亦作縹國，南蠻之一，在今雲南西徼。華陽國志書共十卷，補一卷。所述皆巴蜀之事，始於開闢，終於晉穆帝永和三年。永昌郡今雲南永昌府。崖州在海南島南部，與瓊州中隔黎山。——五指山。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亦係考證物品之文，體裁與前篇相似，而較簡明。

組織　首辨木棉之二種，引史記注及三國志考其爲布之初。

次節考自南方傳來木棉之淵源。

第三節，考自西方傳來木棉之史實。

以上考其來源，以下考其時價以明其物日多，其價日賤。

第四節，考後漢三國以來木棉仰給外國，故似奇貨。

第五節，考宋時中國市有木棉，商賈通習。

第六節，考元以來國人植棉漸廣，不復貴異。

第七節，考明後木棉之利遂徧天下。

統觀全局，若自塔尖循行而至塔底，愈下愈大；此不獨考證物品之文爲然，人事學說，每皆如是，故讀此篇後，可悟作一切考鏡源流文之法。

詞藻　考證文以簡明爲主，藻飾方面，幾於無可言說；然就其所引諸書觀之，如形容棉花形態，梁書稱其「如鵝毳」，玄應音義稱其「如柳絮」，吳錄稱其「如蠶之綿」，南史稱其「如細繭」等等不一；亦可悟狀物之法矣。

三〇　遊九鯉湖日記

徐宏祖

六月初八日，出莆郡西門，西北行五里，登嶺；四十里，至莒溪，降陟不啻數嶺矣。莒溪卽九漈下流。過莒溪公館二里，由石上步過溪；又二里，一側徑西向山坳，北復有一磴可轉上山。時山深日酷，路絕人行，迷不知所往。余意鯉湖之水歷九漈而下，

上躋必有奇境，遂趨石磴道。芳叔與奴輩憚高涉，皆以爲誤。頃之，境漸塞，彼益以爲誤，而余行益勵。既而愈上愈高，杳無所極，烈日薰鑠，余亦自苦倦矣。數里，躋嶺頭，以爲絕頂也；轉而西，山之上高峯復有倍此者。循山屈曲行三里，平疇蕩蕩，正似武陵誤入，不復知在萬峯頂上也。中道有亭，西來爲仙遊道，東卽余所行。南過通仙橋，越小嶺而下，爲公館，爲鐘鼓樓之蓬萊石，則雷轟澗在焉。澗出蓬萊石旁，其底石平如礪，水漫流石面，勻如鋪縠。少下而平者多窪：其間圓穴爲簋，爲臼，爲樽，爲井，皆以丹名，九仙之遺也。平流至此，忽下墮湖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則第一澗之奇也。九仙祠卽峙其西，前臨鯉湖。湖不甚浩蕩，而澄碧一泓，於萬山之上，圍青滃翠，造物之醞靈亦異矣！祠右有石鼓元珠古梅洞諸勝。梅洞在祠側，駕大石而成者，有罅成門，透而上。舊有九仙閣，祠前舊有水晶宮，今俱圮。當祠而隔湖下墜，則二澗至九澗之水也。余循湖右行，已至第三澗，急與芳叔返，曰：『今夕當淡神休力，靜晤九仙；勞心目以奇勝，且俟明日也。』返祠，往蓬萊石，跣足步澗中，石瀨平曠，清流輕淺，十

洲三島竟褰衣而涉也。晚坐祠前，新月正懸峰頂，俯挹平湖，神情俱朗，靜中颯颯，時觸雷溪聲。是夜，祈夢祠中。

初九日，辭九仙，下窮九漈。九漈去鯉湖且數里，三漈而下，久已道絕。數月前，莆田祭酒堯俞、令陸善開復鳥道，直通九漈，出莒溪。悔昨不由側徑溯漈而上，乃紆從大道，坐失此奇。遂束裝改途，竟出九漈。瀑布爲第二漈，在湖之南，正與九仙祠相對。湖窮而水由此飛墮深峽，峽石如劈，兩崖壁立萬仞。水初出湖，爲石所扼，勢不得出，怒從空墜，飛噴衝激，水石各極雄觀。再下爲第三漈之珠簾泉，景與瀑布同。右崖有亭，曰觀瀾。一石曰天然坐，亦有亭覆之。從此上下嶺澗，盤折峽中，峽壁上覆下寬，珠簾之水從上面墜下，玉筋之水，從旁靄沸溢。兩泉並懸，峽壁下削，鐵障四圍，上與天並，玉龍雙舞，下極潭際。潭水深泓澄碧，雖小於鯉湖，而峻壁環鎖，瀑流交映，集奇撮勝，惟此爲最，所謂第四漈也。初至澗底，芳叔急於出峽，坐待峽口，不復入。余獨緣澗石而進，踞潭邊石上，仰視雙瀑從空天矯，崖石上覆如甕口；旭日正在崖端，與頹波

穴浪，掩暈流暉，俯仰應接，不能舍去。循澗復下，忽兩峽創起，一水斜廻，澗右之路已窮。左望有木板飛架危磯斷磴間，亂流而渡，可以攀躋，遂涉澗從左，則五瀠之石門矣。兩崖至是，壁湊僅容一線：欲合不合，欲開不開，下湧奔泉，上礙雲影；人緣陟其間，如獼猿然，陰風吹之，凜凜欲墮。蓋自四瀠來，山深路絕，幽峭已極，惟聞泉聲鳥語耳。出五瀠，山勢漸開。澗右危峭屏列，左則飛鳳峯廻翔對之，亂流繞其下，或爲澄潭，或爲倒峽。若六瀠之五星，七瀠之飛鳳，八瀠之棋盤石，九瀠之將軍巖，皆次第得名矣。然一帶雲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豈必刻迹而求乎？蓋水乘峽展，既得自恣；其旁崩崖頹石，斜插爲巖，橫架爲室，層疊成樓，屈曲成洞，懸則瀑，環則流，瀦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蔭竹木而弄雲煙：數里之間，目不能移，足不能前者竟日。每歷一處，見有別穴，必穿巖通隙而入，曲達旁疏，不可一境窮也。若水之或懸，或渟，或翼飛疊注，即匡廬三疊，雁蕩龍湫，各以一長擅勝，未若此山微體皆具也。出九瀠，沿澗依山轉，東向五里，始有耕雲樵石之家，然見人至，未有不驚訝者。又五里，至莒溪之石步，

出向道。

【注解】

徐宏祖　字霞客，明末江南江陰人。性好遊，凡域內佳山水無不徒步涉歷，又擅文章，作爲遊記，附以詩詞。彼對於地學似有天授，又皆步遊所記載視他書格外切確而明顯。年五十餘，忽又出遊，由五嶺四行，經廣西，入雲南，尋江源，而珠江源流，滇中山系皆附帶說明。著有徐霞客遊記，丁文江校勘本甚精，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爲文學家地學家不可不讀之書。本篇即從遊記中錄出者。　莆郡　興化府附郭縣曰莆田，故又稱莆郡也。　溱水　遲也。　芳叔　霞客之叔父，字曰芳若，與霞客同遊也。　仙遊　興化府屬縣。九鯉湖在其境。

旁薄　薄音ㄅㄛ。雲氣貌。旁薄者，謂兩旁雲深處也。　夭矯飛揚　騰踔貌。　霞蔚　蔚音ㄨㄟˋ。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雜記體摹狀文。記遊之文，往往以一地爲一單元；於一日不能徧遊之地，每出之以日記，霞客所作，即多如此。

組織　全文原可分三大節：第一節爲出行抵興化路上之事，今不錄；而錄其第二、第三節，蓋爲遊湖正文也。

首節記第一日山莒溪上探第一溱之情形，來踪去路既極分明，末後忽以中途罷遊截住，正似驟

崖勒馬，人奇而文亦隨之而波瀾潑洄。

次節記第二日由第二溪下窮九溪之所見，依序描寫，其景物不同處，即文章變化處，移步換影，出於自然。

詞藻　記遊之文，自以寫景爲主，故詞采尙焉。本篇寫山巖，如「以爲絕頂也。轉而西，山之上，高峯復有倍此者。」此借助於句法之抑揚。「平疇蕩蕩正似武陵誤入，不復知在萬峯頂上也。」更借助於典實。「其間圓穴爲竈，爲臼，爲樽，爲井，」則借實物爲喻。其寫流水如「漫流石面，勻如鋪縠。」「忽下墮湖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玉龍雙舞，下極潭際。」皆借實物爲喻。「造物之醞靈亦異矣。」是虛寫法；「十洲三島竟褰衣而涉也」又用典實：此皆藻飾法門也。然本篇寫景佳句尤在白描處，如次節「蓋自四溪來山深路絕……不可一境窮也」一段總寫何等具體，又何等生動飛揚。

總之摹狀文無論藻飾白描，實有相當之標準。標準維何？即質而不枯，華而不縟，深而不晦，淺而不俗，輕而不浮，重而不滯，巧而不纖，拙而不鈍，博而不雜，奇而不詭，正而不腐是已。

昔潘次耕嘗爲饒客遊記作序，有云『記文排日編次，直敘情景，未嘗刻畫爲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山川條理臚列目前，士俗人情，關梁阨塞，時時著見。向來山經地志之誤，釐正無遺。奇蹤異聞，應

接不暇，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不知。故吾於霞客之遊，不服其闊遠，而服其精詳；於霞客之書，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眞實。』最能賞識霞客之文者。

近人丁文江謂霞客之遊記文章有四種特色：『一，觀察的詳盡眞確。先生一部遊記，從頭至尾，沒有一句浮泛的話；遠近大小，總是有里數，尺數，步數：而且凡百天然的現象，先生一看就有一種眞確的影象在腦子裏。興趣又很廣：凡地形，地質，植物，物產，礦業，兵事，歷史，風俗，沒有一件不留心；下起筆來，自然句句切實詳盡，令人百讀不厭了。二，用名詞的不苟。吾國文人描寫起地形來，往往濫用名詞，毫無界說。譬如一個「嶺」字，在「五嶺」這種地方，本來是指一條山脈中間的低處，然而「橫看成嶺側看成峯」，嶺又變成功一條長岡。諸如此類，舉不勝舉。先生全部遊記所用的名詞，沒有重複模糊的毛病，三，統系的明白。所遊的地方雖多，觀察的事物雖然複雜，而讀他的遊記，覺得條理井然，有頭有緒。四，欣賞的眞誠。觀察，分析，系統，固然重要，然而若是描寫風景的沒有眞正的興趣，無論他觀察如何眞確，分析如何精細，系統如何明白，文章仍然乾燥無味。先生是以山水爲性命的人，所以讀他的遊記，就是不愛遊的人也要爲他所感動。』

三一 鴨蛋島記

田北湖

吾國東南七省，濱臨太平洋，島嶼相屬，零星破碎，散布於支海者，皆吾之疆界邊衞也。其間距陸之遠，至逾千里，恒以荒僻之故，國家視爲甌脫，僅僅漁夫、蜑戶棲息於上，偶成村落，或避暴風，候魚汛，以時去來而寄椗焉。守土之責，官吏弗任；縉紳先生未嘗問津；其形勢不列於版圖，其名稱不詳於志乘：棄島閒田，寧可數計。若夫人跡所不到，航行所不通，從古未經開闢，與最新顯露者，益無論矣。

予入雲台，周覽黃海，宿三官殿；暇輒登其主峯，北望齊、魯，則羣島蔽之，沂州咫尺，無隙可窺；及乎引顧南向，則萬里蒼茫，水與天接，開山培塿，東那礁石，餘固未有見也。太陽當天頂之頃，雲淨霧斂，隱約有黑子翳吾目中，辨位審方，當在阜寧、鹽城諸境，此中固無島矣，得無海氣乎？雲影乎？抑一切幻象乎？顧日對遠鏡而吾視不爽，吾疑實滋，意非身至其地，無說之辭。會有事范公堤，乃賃漁舟，繞道浮海，窮搜冥索，

卒乃得之。坡陀隆起，儼然大島。海上神山，固不在虛無縹渺間也。援近世探險之例；毋亦舊邦之新地歟！

島在黃海，不知其爲鹽城界，爲阜寧界？自西登陸，惟阜寧海岸最近，約距二百里弱，姑屬之阜寧云爾。予始泛海，舟行不習之途，且無指名之地，舟人竊竊笑之。往復淺沙，數陷於淖。晝不見人，暮欠所宿。舟人屢請改道，幾爲所屈。盲行五日，遇鹽城老漁而維繫問訊焉。彼謂『島誠有之，吾於某歲海嘯，漂至其處，部位所在，彷彿記憶。其他則不能詳述也。』予得嚮導，復歷兩晝夜，薄露浴日，有山前橫，可望而不可即，特未爲風引去耳。棄舟，躡屩，跋涉半晌，及達最西之麓，羣鷺驚飛，黑雲蔽天，叢葦沒頂，杳無蹊徑。予欲鼓勇再進，而老人亟止之，以爲荒山老林，隔絕人境，日月之所不照，毒蛇猛獸之所窟宅，吾數人者，白身赤手，臨此不測，而防衛之器械，食息之供具，未嘗一備，顧可貿然深入，嘗試軀命乎？予聞斯言，瞠目裹足，意氣沮喪，蓋百倍於求島而無所獲矣。

因乞老人助予，周相外廓，更窮兩日之力，稍窺島之四面，至於島上何境，水濱不能問也。西王母曰：『將子毋死，尙能復來。』所以自慰者如是而已。

予於斯島，未可無以名之也。方其初入吾目，青青葱葱，凝白相間，疑似玉石結成者：迫而觀之，則野鴨蛋殼若邱，若陵，塡塞崖谷之上，同行伴侶，相視大噱，羣呼之曰「鴨蛋海島」，予亦以此名之焉。四週山盤，當在百里以外，斷續於沙渚者蓋如是矣。最高之峯，約出海面四五十丈，灰石層層，或紫黑色，石罅垂露，皆作甘泉，澗底水痕，黃鏽縷縷，證之礦學家言，宜有硫鐵諸質。其草則紅茅青葦烏藤白葛。其木則榆柳槐柞栟梓檜柏，枝榦拘絞，不見天日，合抱十圍，高聳尋丈。至於異卉珍藥，不可方物，非吾人所能名稱者，隨地皆是。鬱積之氣，霧霧相應，蓋滋長蘊蓄，不知其經歷幾千百年也。天生良材，以儲民用，海隅窮邊，無與過問，勢將長此廢棄，爲亙古不開之方；然而殊方異族，方求新地，一旦樹其國徽，拒之晚矣。

以島之外觀言，有木可材，有礦可掘，有淡水可飲，有煮鹽漁魚之利，所以資人

之生者，寧不甚厚！以形勢言，雖四面環海，八方交通，而曲渚淺沙，守在天險，所以衞人之生者，尤便且利。若夫闢而墾之，域以居民，固爲海上之樂土，而尤江淮間之屏障也。誠得壯夫開道，裹糧前驅，度其土，辨其物，然後召集萬戶，殖吾惰游，縱不能耕，或不得礦，即此斧斤之值，無有量數。

予籌之熟矣！頗欲身先勞工，一試其事，顧探險所需，千金莫致，祕之十年，卒不償願；亟表著之，以告我守土之吏，搢紳之夫，使知東吳海疆，尙有此無人之島，庶幾早爲之所，移民而治，不然，彌補圖志之缺，聊以固吾圉焉。讀吾記者，勿謂武陵無桃源也。

【注解】

田北湖里貫未詳。此篇係從國粹學報選錄。　甌脫史記『東胡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張守節正義『甌脫，境上斥堠之室也。』後人沿用，以邊界棄地爲甌脫，與原義少有異矣。　蜑戶　蜑音旦。廣東福建沿海有蜑人，以船爲家，以漁爲業，名曰蜑戶。自漢以來已有此種；唐後始計戶輸稅，明洪武中編戶立里長，設河泊司於廣東以治之，依律不容上岸陸居。清雍正

間，始准與齊民同列甲戶，然社會仍視爲賤族，與浙江之惰民、花戶等。此處借以指漁戶，非眞有蜑戶也。魚汛汛，水盛也；故潮至曰潮汛。魚汛者，某種魚極多之候也。雲台山名，在江蘇灌雲縣境海中，與鷹游山同爲海州港之外衛。沂州舊府名，屬山東，與海州接界，今蘭山縣是其治。翳音一。遮蔽也。阜寧鹽城江蘇縣名，舊屬淮安府。海上神山秦始皇時，方士競言海上有三神山，神仙所居，有不死之藥。三山者，曰蓬萊，曰瀛洲，曰方丈。始皇命徐福將童男女五百，入海求之，去而不返。海嘯海底地震，因而波濤起伏，作大聲如嘯也。躡屩躡音ㄏㄧㄝ；穿鞋。屩音ㄑㄧㄠ；草鞋也。貿然冒昧不察之貌。西王母穆天子傳云，「周穆王西遊，至崑崙山，渡弱水，見西王母。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臨別謂穆王曰：「將子毋死，尙復能來。」」噱音ㄐㄩㄝ。大笑。霥音ㄇㄨㄥ。天氣下，地不應，曰霥。見爾雅。聊以固吾圉焉語見春秋左傳。圉音ㄩ，邊境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亦爲遊記，體裁與前篇相似；但係追記探險經過，與隨時日記有別。

組織　首節用論斷法，先作議論，以爲後文記叙占下身分。此等局部之篇法，在篇首者，尙有影伏法；在篇中者，有借論法，相形法；在篇末者，有借論法，回繳法；皆前所已習者。

次節，總叙航海見島，終乃達其境事。

次節，詳叙求島經過，與未及深入之故。

次節，叙遊島四周，結束叙事部分。

次節，叙名島以鴟蛋之故，並略記其礦物植物。

次節，就前所記，論此島之價值。

末節，述作記原由，以喚起國人注意作結。以論說起，以論說結，而記叙爲其中主，篇法整一而不平。

詞藻　「毋亦舊邦之新地歟！」一語自詩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二語，脫胎出而痕迹不顯，頗妙。

「西王母曰：將子毋死，尚能復來。」引用成辭，以資借鑑，是借用法，較直述爲婉轉渾含。

「勿謂武陵無桃源也，」活用典實，修辭上乘。

三二　訛言

惠士奇

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死。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懸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弗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窈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

何謂鎭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呼號，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讙走塵起，百官咸鞾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出，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兵立望仙門內；使趣閶門，君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鎭以靜。

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

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姦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孝宗時，温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捕數人鞫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

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則其法平。未有不鎮以靜而能繩以法者？

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鬬。秦之亡也，以狐鳴。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彼造言者何恃而爲亂哉？

【注解】

訛言　詩小雅『民之訛言，寧莫之懲。』鄭箋『訛，僞也。』

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清江蘇吳縣人。康熙進士，累官至侍讀學士。

自其父周惕已以治經名，士奇博通六藝，凡九經、國語、國策、楚辭、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等皆能背誦。晚年專力於經，著有易說、禮說、春秋說等書。兼攻文詞，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葑歸耕人海諸集。其次子棟字定宇，能世其學。當乾隆時，經學鼎盛，吳中諸師奉惠氏爲主，與皖中戴氏震並爲大師。

造言周禮地官『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注云：『造言，訛言惑衆。』妖言爾雅注『世以妖言爲訛。』秦禁妖言，漢初承用其法，至文帝乃除之。

窈冥深遠而不可見也。

建始漢成帝年號，民國前一九四三年。

王鳳王禁之子，嗣爲陽平侯。成帝立，以爲大將軍。

王商王武之子，嗣爲樂昌侯。成帝立，以爲左將軍。

開成唐文宗年號，民國前一〇七六年。時值李訓鄭注等謀殺宦官不成，宰相王涯等被害之後，故人心極浮動也。

譁走驚呼而走也。

鄭覃唐滎澤人。父珣瑜，德宗朝爲宰相。覃以蔭補官，文宗朝累遷同平章事。

李石字中玉，隴西人。擢進士第，官至同平章事。

金吾大將軍主徼循京師之官，與漢時之執金吾同。顏師古謂：『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太宗北宋第二代帝，太祖之弟，繼兄而立，在位二十二年。

益州亦曰成都府，宋屬成都路，即今四川省會。

張詠字復之，宋濮州人。登進士乙科。太宗時，出知益州，正值李順之亂，治行優異，州人甚德之。

哲宗北宋第七代帝，在位十五年。

鄆州亦曰東平府，宋屬京東西路，今屬山東。

杜紘字君章，宋濮州人。登進士第，出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云。

潞州亦曰隆德府，宋屬河東路，今屬山西。

李琮字獻甫，宋江寧人。登進士第，歷知相、洪、潞三州。長於吏治，而所至主於捨克，與論非之。

孝宗南

宋第二代帝，在位二十七年，爲南宋最有作爲之主。溫州亦曰瑞安府，宋屬兩浙東路，今爲浙江永嘉縣。樂清縣，今浙江樂清縣。方臘，宋睦州人（今浙江建德縣）。徽宗（北宋第八代帝）宣和二年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後爲童貫所擒斬。樓鑰字大防，宋明州人。試教官，調溫州教授，後又知溫州，文辭精博，著有攻媿集一百二十卷。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本張詠語，見宋史本傳。蛇鬬，春秋左傳莊公十四年，『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狐鳴，史記陳涉世家，『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走。』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著述體議論文。文體之分五門，尚矣。顧行世之文，有專求其工巧者，有惟希其實用者。詩也，詞也，說部也，大抵屬於前者，所謂美術文也；尋常散文，切於事情，爲人生日用所資者，則爲實用文，舉凡論政，論學，論雜事之演說議論皆是也。故本篇亦實用文之一例，本册論科學政事之文，皆同類者也。

組織　本篇總起，分承，進，結，章法甚整。

首節歷數周禮秦漢律令造言、訛言、妖言之懲治，及治訛言之爲難，終提出靜鎮法繩之道。是總起。

次節分承上文，發揮鎮以靜之理，引漢唐故事，以爲論證。

再次，分承總起與上節平行，發揮繩以法之理，引宋朝故事，以爲論證。

次綜合上文，納繩以法於鎮以靜中，二義乃歸於一。

末節更推論到息訛言，根本在修德，徒法不足恃，是爲進一層作結法。

詞藻　本篇文詞佳處，在整在簡。如曰「君子鎮以靜，繩以法，」則又整且簡者他可類推。整則厚，簡則健。既厚且健，耐人諷誦，耐人涵咏，動人心脾，中人肺腑，文之能事盡矣。否則淡薄鬆懈，如孱弱貧血之人，風吹便倒。此中義理，學者詳參。

按此文氣體與患盜論相近，援古證今，醇而不肆，經生所作，與文人政家蓋不同科，於此可見。

三三　新紀元報發刊辭

章炳麟

日報之錄，近承乎邸鈔，遠乃與史官編年繫日者等。史之權下移於民，出入風議，足以匡國政；而莠言亦往往詭見。昔人之憚史官者，非以其藏之石室，遺衮鉞於萬世也？赴告之使，應時則行；簡書之文，詰朝以見，一言既出，當時足以陟罰人。是故遺直可懷，而輸金受米者必黜。今史官既廢不行，代以日報，復有與穢史同迹者，則

貽害於國家滋大。

京師、政令之出也，街陌傳言，朝暮相受。光復以來，日報至二三十家，然以視海上逖聽風聲者，猶幾不逮；其人或素在政界，見聞當悉，評議當近眞，而視海上之營業者，又往往偏頗失實，則何也？情在愛憎，而志相傾陷也。

曩者，京朝官失職不平，則爲聲律燕樂以自傷悼，而陰以詆所怨，不逞成羣，號爲名士。今聲律燕樂既息，日報繼之，形式有殊，匈府乃未有大異。故古者詩亡而春秋作，務在持大體。今者詩亡而日報作，務在寫怨憎。造言騰布，朱紫不分，一市之言，遠於千里，名爲輿論，其實中毒醜言，哲婦所以傾城也。重以國家新造，賓恪猶存；政黨相仇，爭在一相；思亂者知不可昌言革命，騰爲謠諑，以寄名於舊朝之子遺。乃至私引遠人，陰爲姦宄，詭更旛信，密起名言，此則亂人之書，復與帛書狐鳴無異。前者燕昵之情發而爲媚道，後者鬬很之氣騰而爲訛言，胡林翼以爲國人師資不逾小說兩種，謂官吏專習紅樓夢，市井專習水滸傳，其言猶信。日報若是，何足以匡國政

而爲史官所取材哉？

嘗觀清政府之亡也，非以兵刃，乃自言論意志亡之。今者中夏光復，萬物開春矣。秀而不實，中道夭傷，其非志士仁人所願。若以斯之言論，伏於心匈，發於事業，則媚與亂交長。以亂易媚，非不足以快憤心，將有瓜分之禍。以媚易亂，非不足以馴民志，則有魚爛之憂。大懼國之喪亡不在戈矛，而成於謦欬之口。俛仰籌箸，思所以革更之，己亦不稱人亦不足與我相當。京師有報題曰「北京日日新聞」，視他報猶頗質信。因易其名曰「新紀元」。與記者約：事不可誣；論不可宕；近婦言者不可聽；長亂略者不可從；毋以膚表形相而昧內情；毋以法理虛言而蔽事實；毋以衆情踊動而失鑒裁。以是革末流之弊，則庶幾其有瘳乎。傳曰：『君子以作事謀始。』故有正春者無亂秋。願以「新紀元」之名與載筆之士勉之矣！

【注解】

邸鈔　邸，舍也。古時諸侯來朝則舍於邸。漢諸侯王皆置邸京師，唐時藩鎮亦然。邸中傳鈔詔令奏等以報於諸藩，稱邸報；亦曰邸鈔。

後乃稱政府官報曰邸鈔、閣鈔。**史官編年繫日**古史官紀事，以年爲綱，以月與日附之，而以事繫焉，如春秋是。後世稱曰編年體，資治通鑑其最著者。**風議**風同諷。以婉言相議刺曰諷議。**莠言醜惡之言**。詩『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詭見**詭，妄也；不顧是非而妄見曰詭見。**石室**以石爲室，古所以藏圖書也。史記『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衮鉞**衮音ㄍㄨㄣˇ；古時天子上公之禮服。衮鉞皆名器，通假爲誅貶之意。**赴告**古者諸侯往來相告，崩薨曰赴，禍福曰告，皆有策書，史官舉而記注之。**詰朝**明朝也；或言詰旦。**遺直**有古直者之遺風者。史官秉筆直書，張主直道，能使後世聞風起敬。左傳『仲尼曰：「張，向古之遺直。」』**穢史**北齊魏收奉詔作魏史，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升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於是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此泛指也。**逖遠也**。**海上**指上海。**匈府**匈通胸。匈府，猶言胸懷，胸襟。**詩亡而春秋作**孟子離婁篇：『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詩爲民歌，王者勤求民隱，命太史採風，以觀其俗。王者之迹熄而下情不通於上。世道既衰，民彝大壞，君不君，臣不臣。孔子懼，作春秋，以文字爲褒貶，而亂臣賊子懼。**朱紫不分**猶言混淆。論語『惡紫之奪朱也。』**中聲**詩『中聲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者，言之醜也。』釋文『中聲，中夜，謂淫僻之言。』漢書注『中聲，閨內隱奧處。』**哲婦傾城**詩『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鄭箋『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賓恪**指清遜帝也。昔周武王爲天子，封虞、夏、殷之後爲三恪；恪者，禮之如賓客，不以爲臣也。清帝

遜位，與民國訂有皇室優待條件，皇族仍居京都，自爲小朝廷，故云。　子遺詩『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子，單也，餘也。後人沿稱前朝人爲子遺。　帛書漢書郊祀志『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作甘泉宮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爲書。於是誅之。』　昵與暱同，親近也。　胡林翼字潤芝，清湖南益陽人。道光進士。有經濟才，與曾國藩等共平洪楊，累官湖北巡撫。卒謚文忠。有胡文忠遺集。　魚爛春秋公羊傳『其言梁亡何？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謂亡國之禍由於內發，如魚之由內臟先腐爛也。　嚣嚣衆口毀人之貌。　踊動踊，跳也。踊動猶言衝動。　鑒裁明見事物而加以裁量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爲文言序跋體說明文。報紙文字，以實用爲主；本篇爲創刊辭，故就報論報，作切近事理之文，無取華藻。

組織　首節論日報之淵源及影響，對於當時莠言亂政之日報，加以排斥。

次節，專就京師日報言之，抉其偏頗失實之弊；由大說到小，由通論到專論，趨向於題。

再次，承前節結語，加以發揮，述愛憎褒貶，互相傾陷，造成媚道訛言；因引胡林翼語爲鑒誡作結。

末節，論現狀之不良，足以亡國。即承上文媚亂加以推闡，引清政府之亡爲前車，觸目驚心。轉到有

以革更之思，述改北京日日新聞爲新紀元之原由與規約；引傳語，就報名以勉記者，結得正而奇。

詞藻　太炎之文，刪蘊淳辭，句句沈重，字字不苟。而句法長短參差，各如其分；有時亦用排筆，非以取擊梲之華，亦各得其所而已。故以求藻飾法之眼光讀此文，殊覺南轅北轍。然如首句「日報之錄，近承乎邸鈔，遠乃與史官編年繫日者等」，意偶而詞不齊，短者不可使之長，長者不可使之短；「等」字下得確實有力，不可更增；此處亦可悟行文修潔之道也。

末節。「與記者約」一節，悉用偶語，則以事也論也，原係對立之詞；婦言亂略，即上文所駢舉，不可增減其一；其下虞表形象，法理虛言，衆情踊動三排亦屬連類相比，不可約而爲二，廣之爲四者；且諄諄囑託，語貴端整，故爲其然。昔人謂駢文易工，古文難作，正謂駢文止於求對仗精工；古文則當對而對，不當對則不對，不能借儷辭偶語以眩人耳目；亦不能跲踔以行，自矜古奧也。太炎鴻才碩學，文章不拘於一派義法，而直造魏晉之室，但當潛索，自得其妙。

三四　却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

章炳麟

南京政府已辭職之內務部，於陽歷三月四日發行通告，自言『前清政府頒

布一切法令，非經民國政府聲明繼續有效者，應失其效力。查滿清行用之報律，軍興以來未經民國政府明白宣示，自無繼續之效力；而民國報律又未行編定頒布。茲特詳定暫行報律三章，即希報界各社一體遵守！』云云。案民主國本無報律，觀美法諸國對於雜誌新聞祇以條件從事，無所謂報律者。亡清諸吏自知秕政宏多，遭人指摘，汲汲施行報律以爲壅遏輿論之階。今民國政府初成，殺人行劫諸事，皆未繼續前清法令聲明有效，而獨皇皇指定報律，豈欲蹈惡政府之覆轍乎？且立法之權，職在國會；今縱國會未成，未有編定法律者，而暫行格令，亦當由參議院定之。內務部所司何事，當所自知，輒敢擅定報律，以侵立法大權。已則違法，何以使人遵守？夫名曰暫行，則不得稱律可知。三數吏人，口含天憲，越分侵權，已自陷於重辟。身居其職，曾不知官刑之可凜乎？讀其第二章律，蓋實未知法律者。自唐律以下，有斬、絞、流、徒、杖、笞六科；今或改爲死刑、徒刑、懲役、禁錮、拘留諸等；此名例之大略也。今於刑名尚未制定，貿然言坐以應得之罪。所云應得之罪者，杖乎？笞乎？禁錮乎？拘留乎？

夫云坐以應得之罪者，此據律文已定而後以條教告示申明之，未有無律文而直言應得之罪者也。內務部苟知律文體裁，而不質舉刑名，是縱猾吏舞文骫法。若不知律文體裁，而以條教告示之言用爲法律，無怪他人笑爲外行矣。

詳案三章之律，其第一章言：『自令到之日起，截至陽歷四月初一日止，其已出版之新聞雜誌各社須將本社發行及編輯人姓名呈明註册。否則不准其發行！』詳前清報律，未呈報者，尙祇罰金。今云不准發行，是較前清專制之法更重。且內務部所管轄者，獨言論一端而已邪？集會、信教皆內務部所應與聞。今于哥老、三點諸會，白蓮、八卦諸教，妨衆惑民而未嘗迫其呈明，未嘗有所取締，獨斤斤於報館言論界中，自非鉗制輿論，何以下此偏枯之令也？

其二章言：『關於共和國體有破壞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發行人編輯人並坐以應得之罪。』案：共和國體今已確定。報界並無主張君主立憲，與偏護宗社黨者。本無其事，而忽定此法律禁制，已爲不根。所謂破壞弊害者，其詞亦漫無界

限。弊害二字蓋勦襲日本人語，施之中土，文義絕不可通。今詳問內務部：是否昌言時弊，指斥政府，評論約法，卽爲弊害共和國體？不然，破壞共和國體者惟是主張君主；弊害共和國體者當復云何？若果如前所說，內務部詳定此條，直以約法爲已成之憲，以政府爲無上之尊，豈自處衞巫之地，爲諸公監謗乎？

其第三章言：『調查失實，汚毀個人名譽者，被汚毀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時，經被汚毀人提起訴訟，得酌量科罰。』案：個人名譽亦全無界限之詞。有法律之罪者，有道德之罪者。刑律旣定，而有誣人以法律之罪，乃爲汚毀個人名譽。若汚毀人以道德之罪，卽非此例。例如欺詐取財，監守自盜，此法律之罪也。貪財鄙吝，此道德之罪也。以賄求官，此法律之罪也。爭權干祿，此道德之罪也。誣人以法律之罪，略同誣告，故法律得而懲之。誣人以道德之罪，祇尋常評議之言，尙不得與罵人同例。二者有罪無罪，名實自殊。今刑律尙未制定，突云不得毀人名譽，名譽云者，以何者爲標準耶？苟無標準，若有人顏色白皙者，而稱爲面貌醜黑，亦得爲毀

人名譽矣。種種不合，應將通告却還；所定報律，絕不承認！當知報界中人，非不願遵守繩墨，惟內務部既無作法造律之權，而所定者又有偏黨模胡之失，若貿然遵守斯令，是對於官吏則許其侵權，而對於自身則任人陵踐。雖欲委曲遷就，勢有不能。除電告孫總統外，特公布駁議，以明內務部無知妄作之罪！

【注解】

秕政　穀不實爲秕，以喻政治之不善也。　汲汲　欲速之意。　舞文弄法　就文字上舞弊爲舞文。弄音ㄌㄨㄥˋ；枉也，曲也。用情枉法曰弄法。　哥老三點諸會　哥老會亦稱哥弟會，一秘密會黨也。其成立始於何時，已難確考。大抵明清之交，漢人密謀匡復，始有結合；至同光間，洪楊餘黨與夫散兵遊勇多入之，於是大盛。凡江湖劫盜皆其所爲。內分青、紅兩幫：以賭博劫盜爲業者曰紅幫；以販運私鹽爲梟者曰青幫。內幕規律甚嚴，外人多不得知也。其領袖稱龍頭；徒稱師曰老頭子；會友相呼以哥弟，故有哥老會哥弟會之名。三點會者，清道光間奉上帝教之秘密會黨也。洪秀全爲之長。洪楊敗後，餘黨仍潛伏民間也。　白蓮八卦諸教　妖教之一派。溯其來源，晉沙門慧遠與諸名士結白蓮社以皈依淨土爲宗，後此遂有白蓮宗。元時最盛行，習染番僧之無賴，頗通好利。欒城韓山童始創白蓮

會，外託佛家，而佐以讖緯符籙，以淆惑愚俗。山童誅死，其子林兒據亳州爲亂，元末羣雄劉福通徐壽輝輩皆其餘黨。明天啓中，薊州王森初創爲白蓮教，以左道誅死，其黨徐鴻儒等踵行之，聲勢漸大，嗣鴻儒以謀反伏法，焰稍殺。清乾隆中，河南民劉松以符咒治病，爲此教領袖，被捕謫戍新疆。其徒安徽劉之協宋之清等仍潛事傳布，蔓延各省。乾嘉之間，川楚教匪之亂，即其黨羽之所爲也。川楚之亂既平，民間雖諱言白蓮教，而根株未絕，流變而爲八卦教（卽天理教）義和拳等。嘉慶十八年林清李文成之亂，光緒庚子義和團之排外，則此輩最著之行動也。迄於今北地民間猶存其種焉。

斤斤 明察也。今通言著意細小之處曰斤斤。

宗社黨 清祚既移，其頑固宗室，與夫一二謇奴才，互相勾連，成爲宗社黨，密謀復辟，如恭親王溥偉，與前甘督升允其著名者。

約法 民國初立，憲法未訂，南京政府曾訂有「臨時約法」，以爲權宜遵行之計。

衞巫 周厲王之三十三年，民以其虐謗王。召公告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衞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諫不聽，三年，乃流王於彘。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著述體議論文。曰議者，建議駁議之謂。却還報律，於報律是駁議，於却還是建議。正反之辯，皆謂之議。

組織　本篇組織，亦係一種總提分應總結式。

首節總論內務部所定報律之不合。先叙後論，遠本美法國律，近鑒亡清秕政，且謂其優越參院之權，自陷重辟，更引古證今評其不知法律。

次節專駁報律之第一章，亦先叙後議，謂其制法太重，出令偏枯。

第三節，與第二節平列，駁報律之第二章，謂其有禁不振，文義不通，責其有監謗之嫌。

第四節，與第二三節平列，駁報律第三章，謂其漫無標準。

末節，首句總束上文，說明本旨，故謂「種種不合，應將通告却還。」且申說許官侵權任人陵踐之不可；辭嚴義正，氣象雄偉。結句尤有千鈞之力。

詞藻　「南京政府已辭職之內務部，」劈頭一句，於內務部上，加以已辭職之頭銜，據事直書，已成奇趣。

「豈自處衛巫之地，爲諸公監謗乎，」用衛巫監謗一典，以資激責，有婉而多諷之概。

「雖欲委曲遷就，勢有不能，」故作退抑之筆，一翻更覺嚴正。

「特公布駁議，以明內務部無知妄作之罪。」大聲急呼，氣焰張甚，「無知妄作」四字，用現成語却妙；與上文用「外行」二字，異曲同工。

三五　論學制

金兆鑾

學制改革，二十年矣，政事之科，茂績不著，文學之士，宣教無聞，蕩檢踰閑，藉詞解放，束書輟講，以爲愛國，有識者痛於心而不敢宣諸口。蓋閥閱憑勢，學子尙氣，互爲營植，以事傾倚，異己者排，逆己者誅，其燄甚張，不可嚮邇也。古惟人主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怒；今則學籍中人類多有之，僕何人斯，敢嬰其怒？雖然，竊有二事，自昔興學至今懷疑，鬱之數年，更難緘默，願諸明哲平心靜氣一體察之！

其一，教育專制。夫國家興學，爲養士也。學校養士，爲國用也。然有其才者，不必自學校而卒業；學校者，不必其有才。今法官文官之考試，憑藉於學校之證書。有其證者，空疏之子皆就縻縶。無其證者，淹博之士末由登進。數年期滿，學博僭名，一紙書來，功名唾手。甚者，朝販鬻於外邦，暮効用於內國，昔之捐照，何以異茲！亦有私塾之中講求實學，而典教者專比例於部章。合部章者，雖無實在，皆予通融；不合部章

者，即有良規，均遭禁止。誠使部定之章無可非議，猶慮日久弊生；況其所定未切國情，乃欲以此相衡，定於一是，豈獨造端不宏，長才淹沒，亦恐無術之士日以流競，浸至朝章國故無素習之人，文物聲名有淪胥之懼。而列于學籍者，並此學年考校之法亦擬廢之，以便其私。不待數十年後，朝野均無可用之人矣。昔漢魯申公退居家教，子弟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一時學者如孔安國、周覇之徒皆爲太守內史，治有廉節，爲博士者十餘，而至大夫郎掌故以百數。使在今日，繩以部章，不爲禁止，亦遭屏棄已耳！蓋學籍之壟斷亦既有年矣。

其二，學不平等。夫政體共和而後，奴婢之制已除，凡在國民，均可向學，以言不平，夫豈其然？不知視於其名，誠無上下等級之分，求之於實，殊無貧士讀書之所。南北大學今無慮數十所，問廁足于中者有一貧寒子弟乎？中等學校今亦千百所矣，而負笈入學者年需二百金，合初高二級以六年爲期，求學之費至少千金。夫千金者中人以上之家，非僅小康已也。然一子求學，五年即可罄其所有，不幸子弟有三

四人，何以繼之？中人以上之家如此，小康之家無論矣，赤貧之子更無論矣。即此一端，穎異之子以無財力而不克自拔者，豈可以數計哉？中學卒業之後，其財力可升學者，百人中纔二三。一校之內，一年之中卒業者三百人，升學者纔十人，此二百九十人，其於大學皆有高山仰止之歎也。國家取士，唯重專門，升學不能，進無所據；而耕田鑿井，在所不屑，行商坐賈，非其素習，於是退亦無據。一校如此，推而至於全國，進退失據之人，年有幾何，吾誠不忍言之矣！前年奉化所獲之盜魁，爲法政學校之肄業生；今年鎮海所獲綁匪，爲中校卒業生；彼豈樂於爲此哉？是皆國家年以數百萬之教育費，中人以上之家罄其所有以造就之也。至鄉里小民，家有子弟者，入學既無其財，欲求稍稍識字，不得不入私塾，而各縣之教育局又以不合部章，從而持其長短，貧士生機，於此遂絕。嗚呼！不平之制，又孰過於是哉！

凡此兩端，較然可見。而今之教育家顧熟視而無覩，日坐講壇，高談社會主義，盛唱馬克思列寧之學說，其於切近可覩之弊，曾不一爲顧慮。不知而不言，不免於

闇；知之而不言，其意何居？漢之取士，學校、明經而外，有科目，有選舉。科目之中，有賢良，有茂材異等。廣開登進之門，不拘拘於一格，故董仲舒公孫弘兒寬朱買臣諸儒，始雖困於燕雀，終皆鴻漸於陸。更觀三代之時，伊尹劉烹，太公垂釣，傅說版築，寧戚飯牛，顚沛半生，奮揚一旦，貧士無終困之時，豪杰少不平之氣。今之用人，不由學校，即自夤緣，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曜韜光者晦而莫出，遺才滯用，闕亦甚矣。爲今計者，使夫入學之人知證書不足恃，而後可以勵其勤；使夫未入學者知實學自有眞，而後可以抒其鬱。杜學府之把持，絕要津之請謁，多其方以養士，廣其途以進賢；而又副以書院，月課，歲試，優其廩餼，使貧士未通顯者得安心以講學，庶幾調劑貧富，敦崇實學，家弦戶誦復見於今。

【注解】

金兆鑾　字小圃，浙江金華人。曾任浙江鄞縣地方法院院長多年。此篇見十四年甲寅周刊。　蕩檢踰閑　檢，檢制也；閑，木闌也。凡人不守規矩，放肆自恣，曰蕩檢踰閑。　營植　經營培植一己之勢力也。　嚮邇　書「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嚮邇，就近也。　逆

鱗倒生之鱗甲也。韓非子說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武帝時以賢良對天人三策爲江都相。旋移膠西王相，以病免。仲舒學有根柢，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堪爲醇儒。免官家居，朝廷有大議常遣使就其家問之。著有春秋繁露等書。

公孫宏菑川人。武帝初舉賢良對策第一，拜博士。爲人恢奇多聞，習文法吏事，而以儒術自緣飾。常以柔佞迎合上意。元朔中，升丞相，封平津侯。弘乃開東閤以招賢，侍俾皆以給賓客，而己則脫粟布被。人或譏其詐，天子益賢之。

兒寬千乘人。治尚書。武帝時，對策爲掌故，遷左內史。吏民信愛寬，通世務，以經術緣飾吏事。後遷御史大夫。

朱買臣會稽吳人。字翁子。家貧好讀書，常負薪，日給，且行且讀。武帝時，數上書，辭甚慷慨，得召見，說其指。上大說之，拜中大夫侍中。復出爲會稽太守，討平東越，以功官至主爵都尉。

鴻漸于陸喻騰達也。語出周易漸卦。漢書『公孫弘兒寬皆以漸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跡羊豕之間。』

伊尹初耕於莘之野。嗣嘗就桀，去而就湯。湯任之，遂佐湯放桀而王天下。湯崩，尹受遺命，湯孫太甲無道，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悔過，乃迎還之。孟子稱爲聖之任者。孟子之徒萬章嘗問：『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太公即呂望。商末隱于東海之濱。聞周文王善養老，往歸之。佐武王翦商，封於齊。

傅說商賢相。武丁夢賢，求而得之版築之間。相武丁，成中興之業。孟子『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寧戚春秋時賢人，以飯牛進用於秦。古詩有飯牛歌，云是其遺什。

夤緣攀附他人以求進身曰夤緣。

杜絕也。

廩餼廩之本義爲米藏，餼之本義爲禾米。致動用則爲給餉餼糧之義。往時謂供學子以日用

之費曰廩餼。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著述體議論文。議論之文，或贊成，或反對，前已屢屢言之。反對者如非，難，駁議，罪言等，率原本周末荀韓諸子。賈誼過秦論亦其流也。但持反對之議者，已必有所根據，其根據，即其所贊成之主張，固未可分文體爲贊成反對而二之也。

本篇論現行學制之弊端，建議改革，事屬國家行政，故爲政論，亦應用文之一支。前數篇，悉同此例。

組織　首節言新學制施行以來，政事、文學、風俗、道德，皆見退步，罪在辦學求學之人。時未有非之者，有所畏也。作者獨欲舉出二事，付諸公議。總提一筆，下文分應。

第二節，言教育專制之弊，謂以學校出身限制人才，而學校又不能造才；是則壟斷仕途，徒致滅學。

第三節，言教育不平等之弊，謂學費浩繁，貧寒子弟，無緣求學，或中途而廢，於是進退失據，甚至流爲盜匪，事證累累，可驚可痛。

以上二節，皆以學制本身之失，論及其流弊之大。

末節，綜合上文，更歷引古制，以爲改革頹風之本，大抵皆切中時弊。顧世方以反古爲高，忠言逆耳；

若不撫拾東西洋政治家教育家之緒餘，裝點門面，終不能見信於人，爲可慨爾。首尾反正相映，篇法簡明易知。

詞藻「教育專制」「學不平等」二語，爲中幅標題語，其妙在以政治上絕對忌諱之詞，「專制」「不平等」用到教育上，亦一種隱喻用法也。至謂學籍中人有「逆鱗」「指照」「皆一種明喻格。

然本篇措詞佳處，尤不僅此。排筆也，宕筆也，相形格也，引證也，觸目皆是。如「朝販鬻於外邦，暮効用於內國」「不由學校，即自貲緣」等等，對仗之工，機勢之遒，猶其末也。

三六　改革學制私議

但燾

立國者必崇教化，學校者教化之本原，而人才之所自出也。古者自天子之元子至於庶人無不入學。豈其時爲士者如朱文公所疑其家各已受田，得以自食其食，不仰給於官耶？何其養士之費闕而不詳也。周衰，井田廢，士始患貧。而國家於教

士之外，復有養士之責。自漢、唐以迄有清，皆教養兼施。凡饔舍、廩餼、被服、賜賚、奬勸之歲費，皆供於有司，雖在外族入據之代，不能革也。今以窮窘無藉之政府，責以養士，固不可，然而營業之舉則必當停廢矣。

余與章太炎先生論學制，先生發憤扼腕曰：『政府設學，所以異於私塾者，爲其不以金錢賣口舌也。今者斂民之租稅以設百官，涖庶事，民力已竭矣。於俊秀之入學者，復徵其聽讀之費，所謂教育者安在哉？昔漢順帝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質帝時，遊學生三萬餘人。唐太宗置書算博士三百三十員，國學八千餘人。自宋以來，州縣徧設學校，而師生授之制，終明世未嘗廢。然皆取辦於國家經費，無徵費之令。學校以外，宋明清復有書院，皆發帑置田以給學費，未嘗令學徒出資也。是故中國二千年以來，教術雖疏，然政府猶知爲義務也。今者政府設學教士，而徵學費，則是設肆於國中，而以市道施於來學之士也。學生爲買主，而官校爲商場，畢業之證，廉價之券也。』余曰：『今各國學制，高等以下有免費者，其

大學則徵費者多矣。大率免費者不徵其聽讀費已耳，宿膳之費皆學生所自備也。聞之東鄰學士曰，國家雖徵民租稅以設備學校，輸納之人不盡有子弟入學，入校者免聽讀之資而其家未必納稅，令未入校者代入校者供億累年學費，於理未允。」先生曰：『今欲如前代竭國用以養生徒，吾亦不取也。今當定正額生如干，不取其費，額外則待繳半費、全費而後教之。凡入學者，區爲正額、增廣、附學三種，略倣宋學三舍升降之法，月一私試，半歲一公試，政府遣管學官監臨，行黜陟焉。如此則政府不以營業教育爲務，其半費、全費者，本額外增附者也，雖取之而不爲無名。然增附之制，特以收拾遺才，果無遺才，雖不設亦可矣。』余曰：『曩者南皮初定學校章程，除初等小學及優級初級師範免費外，令學生貼補學費。以爲匪是則經費支絀，學校難於遍設，本欲優待，反致阻學，一也；學生以費不已出而怠惰曠廢，二也；不守規教，視退學爲無關輕重，三也。南皮所持之故，至今適得其反。其時以壯年入學，費由己出，故視之猶重。今特以少年入學，費出於父兄，彼固未嘗矜惜也。然以裹糧來

學，轉自尊大，干預校政，劫持師長，罷考罷課，不絕於耳，視庠序如市廛，等師儒於傭保，德行道藝不復考詳，季考月書盡成文具。顏之推所謂「爛衣剃面，傅粉施朱，顧人答策，假手賦詩」者，兼而有之。此實實教育之弊所當革者一也。』

今人以普及教育爲粉飾文治之具，此特就中學以下言之。若夫大學，則不宜冒濫。漢質帝時，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浮華相尚。至桓帝時，遂有黨錮之禍。馬貴與言，『靈帝時在學受業者，爭相告訟，無復廉恥，當時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才，皆西園諧價，獻修宮錢之人。』唐太宗時，太學生八千餘人。迄於中唐，李吉甫已且生員爲遊手之徒，足稱五蠹。宋元豐以后，儒學稱盛。其末流也，太學生甘爲秦檜賈似道之鷹犬。葉水心謂：『宣和靖康間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明張居正當國，建議核減生員，童生入學額數，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其後復增加學額。崇禎十六年，殿試策問有「秀孝汚潢池」之語。顧亭林謂：『一爲生員，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羣，投牒呼噪。崇禎之末，開門迎賊，縛官投僞者，

皆生員。』作生員論，主嚴加沙汰。謂『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爲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將不禁而自止。』王闓運與趙爾巽論學校之弊曰：『漢儒稱盛，良史譏爲利祿之途。宋學廣開，先儒尤恨科舉之士。儒爲國蠹，有由然也。今當先明廉恥，分別士民。次整儒官，以修專職。』前代之言如此。然所惡於諸生者，非諂佞權貴，即橫暴鄉里，其害中於政治，猶未中於社會也。今京師大學及專門高等各校，每屆學年，招生之布告遍登於報紙。有如市招。士之裹糧挾策應召而至者數千人，馳驅官署，請託親故，諠囂舟車，爭訟旅舍。而官公學校之入學考試，政府既不遣吏監臨，又無主試、同考、監試、讀卷、糊名、錄朱、磨勘之法。關說、請託、冒替、夾帶，百弊叢生。亦有漏洩試題，事前擬於校外，全篇曳白，教員爲之代作者。昔時科舉流弊，擬罪至大辟，發遣。今則視之淡如。入學之初，趨嚮已不端矣。重以名額太廣，各校宿舍所不能容，聽自賃民居。學舍公寓，觸目皆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女閭、劇場、遊館、公園所在見學生之履聲輦影。自知干犯輿論，則造爲亂倫之辭。自

知資用不給，則妄附共產之說。於是歸爲子弟，則悖傲父兄。出爲商賈，則竊盜財幣。其敗壞社會，蓋非昔人所及慮也。然爲其魁者，又非有少正卯鄧析之才也。入學以后，講議率用外著，盈篇累牘皆旁行斜上之文，口講手披盡東塗西抹之語。講者既無所師承，聽者亦無所傳受。外國課本爲無形之空策，畢業論文爲改頭之墨卷。學士博士循資取得，與待年之歲貢，需次之輪補，何以異焉。以學校而兼襲歲貢捐班之弊，縱無如前所譏之事，亦必不能爲國家社會用矣。且廩生在學，歲科有試。閒員聽鼓，甄別棘嚴。而今日之學生可以劫持師長，爭論分數，進退校官，褒貶人物，責人求全，自訟不勇。此今日學額太多之弊所當革者二也。

專門之學，貴乎自得，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未易臻其壺奧也。荀子曰：『君子博學而日參損乎己。』王充曰：『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韓文公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弟子不必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今之教授，開會自舉博士。無著述表見者，但列大學講壇，亦得

冒其名。轉販外籍，升堂講授，以漏刻計資。一降講壇，師弟不相面。悠悠若行路。所傳者外籍之糟粕，無所謂道；所受者耳食之浮詞，無所謂業。學生但尋味講義，甫涉藩籬，已取高第如操券，欲其參考羣籍，日進月益，居近識遠，處今知故，不可得矣。師既無道可傳，學生亦無業可受，無惑可解。求一能言之外國鸚鵡，不可多得。學生之耳目心思無所寄，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爲。師之所操持者已不足程，而學生之智識更不敢望與師齊。此多講論少自修之弊所當革者三也。（近有一二學校，亦令學生自閱書籍，有不解則問師。然師既淺陋，其所傳於學子者，仍西士之唾餘，淺陋之課本，雖自修亦無益也。）

吾聞德意志學制，其中學有三：一曰古典中學，以攻究古文爲宗旨，希臘拉丁文尚焉。二曰半古典中學，省去希臘文，專肄習拉丁文，輔以外國文如英法語等是。三曰實科中學，與中夏現制同。蓋中學宗旨在陶冶品性，變化氣質。希臘拉丁文字爲彼土文化所自出，律己修身之道於是乎賴。日本學士以彼土中學僅有修身、歷

史二目而無古典爲憾。然日本於其國語之外尙有漢文，彼本無固有之文化，略得隋唐之緒餘，而不能擇精語詳，固其宜也。南皮訂學堂章程，令中小學注重讀經，謂學失其本則無學，政失其本則無政，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亦隨之改易。又令各學校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以便讀中國文籍；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當日以爲迂闊，迄今思之，良有至理。夫治法政者，不讀九通、明清會典奏議、諸史刑法志、唐明清律，則不知政化律例創始因革及積弊之由來，與夫歷代政治風俗偏重變法得失不同之故。治經濟學者，不讀九通、諸史平準、食貨、國用、錢幣之記載，則不知物價及度量衡變遷，錢幣得失，賦稅利弊，歷代工稅用民力不用民力之別；不讀公私地志，則不知出產之盈虛，賦稅之厚薄，地方之利病。治歷史者，不讀正史，則不能精熟一代之事故，而於古今不能貫穿；不讀通鑑紀事本末，則不能貫通古今之大勢。治文學者，不讀古書，不知文字音韻名義訓詁及文體之變遷，則不能分別文章之雅俗。治農學者，不讀齊民要術、農書、救荒本草、農桑輯要、農政全書等，

則無以爲講農備荒之資。他若孫子兵法，日本陸軍大學以爲教科；戚繼光之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曾國藩變通以辦團練。雖古昔而不遺，卑近而可採。其他蟲魚鳥獸草木礦石之屬，或我有而彼闕，或彼存而我亡，或我早知其功用而彼尚無所發明，外學所有者國學皆肇其端，特典籍如烟海，艱於尋討，得專門之士百數十人，竭十年二十年之力以整齊而排比之，發數千年之寶藏，供宇內之探討，斯固有待於後日。然即今現存之書可以披覽者，亦不得置之不觀也。若廢國學，則無人能讀四部百家之書，而中夏之寶藏永閟，偶有所得，亦不能筆之於書，播之遐邇，傳之歷葉。于是處官則不知山川郡縣之名，明農則不知穀麥草木之號，雖有所學，與客卿及外國技師何異哉？如是則盡廢漢官漢師而一以外人代之，不猶愈乎？此重外學輕國學之弊所當革者四也。

古者學出於官。空言著書，馬貴與所譏。班固儒林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勸業者寖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

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利祿之途使然。』晉人尙空譚，干寶晉紀總論極言其弊，謂：『風俗淫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譚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晉書儒林傳序云：『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淸高。』顧亭林謂：『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皆林下諸賢之咎。』朱文公學校私議曰：『其所以教者，不本於學校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其甚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足敗壞學者之心。』今之號爲博士，據皋比以騁說辭者，稗販外籍，摭拾老墨，口僧夫之言，行正始之行。身無守城之實用，而繳繞浮言；學非柱下之史官，而詆訶禮法；厭政典之賅詳，則視同朝報；惡紀傳之浩瀚，則目爲家譜，學子奉爲大師，書賈倚爲奇貨，其咳唾餘沫猶足沾溉四方，中夏數千年聲明文物積無數賢智豪俊所封殖而不足者，一二妄庸教員裂之而有餘。此重淸譚輕實學之弊所當革者五也。

然則欲革五者之弊，其道奚由？曰，設正額生不取其費。入學畢業考試政府派

員監臨，考官、同考官由政府於大學中外教員及鴻儒碩學中簡充，至期扃試、監試、讀卷、糊名、錄朱、磨勘之法一如科場故事。取中之額，務求精核，苟非其人，寧闕毋濫；或全場不中選，則率予報罷；其有冒濫者，教育部得調取覆試，以定去留。經史、政治、法律、經濟、中國固有之學，以中國爲主。凡九通、廿四史、通鑑、記事本末、明清會典、及切要書籍，由政府出費刊行，人予一部，以資肄業，畢業繳回。書史浩瀚，若者選讀，若者專精，悉禀於教授。而教授之辟請，自宰輔以至白衣不拘官等。畢業無年限，以能畢課程者爲限。其現有學生，俟考試畢業后，即依新制先置豫科。大學教員如辟請不易得，或設特科以徵求之。外學則暫以外人充選，而本國人爲助教。學子不由本國畢業而挾資赴外國大學，倩人作答，或抄襲中國諸子學說，冒加己名，紿取博士名號者，但得稱某國某大學「託克託爾」，不得泛稱博士，以別於本國學士亦如之。本國學子不由學校而有著述者，得呈著述於大學，由教授公同評定，合格者得予以學士稱號，或博士學位。大學畢業生內發院部，外發省府縣觀政，自一年至三

年，期滿注擬薦任官初級及幕職科員。蓋學成而不使入官，無以慰其期望，則怨讟生；擢用過優，無以練其才識，則驕矜萌，皆非器使之善法也。然后輔之以書院，廣之以特徵。書院以宏教化，特徵以廣登進，庶乎可稱良制。世有哲士，當不河漢余言也。

【注解】

題解　此篇刊載華國雜誌第一卷第七期中。—十三年三月出版。篇後有章炳麟附記云：『案學校本中國舊制，特清時校官失職，絕無講授，人遂以學校爲新法耳。南皮在時，已爲浮言所嚇，無怪其餘也。然自昔設學，論者早謂學生爲國蠹，無可如何，始以科舉取士。又以科舉無教士之實，於是始興書院。究之方聞之士，經世之才，多於大師講塾儒人學會得之。次則猶可於書院得之，而正式學校無與也。今者學校叢弊，業已不可爬梳，如一切廢置，則政府闕教育之責；如因循不改，則學校爲陷人之阱。余意惟有嚴定學額，不取學費，則國用足給，而學子亦不至，以買主自大。植之斯論，大端與私意相合。然法立則弊生，人存則政舉，果能見之施行，亦待之其人耳，非今日柄政者所得藉口也。章炳麟記。』　但燾字植之。湖北蒲圻人。本世家子，早歲遊學日本，攻政治法律之學。於我國歷代政治得失，最爲明悉。曾任總統府高等顧問。著有歐戰全史等。　朱文公朱熹諡曰文，故稱朱文公。　黌舍學舍也。黌通橫。　三舍宋制，初入學者爲外舍，由外舍升內舍，由內舍升上舍。　順帝質帝順帝爲東漢第七代帝；質帝爲第九代帝，在位僅一年，爲梁冀所弒。　南

皮指張之洞清光緒三十一年初設學部奏頒學堂章程係張之洞所訂。顏之推南北朝臨沂人早傳家業博覽羣書。初仕梁，後仕北齊，北周，隋初復召爲學士。有文三十卷家訓二十篇行世。家訓中多鍼砭當世之語，此處所引亦是。馬貴與馬端臨字貴與宋鄱陽樂平人博學而能文。宋亡隱居教授。著有文獻通考凡三百八十四卷所述事蹟上繼通典下迄宋寧宗分列二十四門爲典志之巨著。桓帝東漢第十代帝以藩王入承大統。初立時，梁太后（順帝后）臨朝，侄冀專政。旋太后崩，宦者單超等誅殺梁冀，爲列侯。太學生郭泰范滂等互相標榜，非議朝政，宦者忌之，乃目爲黨人，大捕禁之。諸生或亡命，更誅連及其親故，士流爲之銷沈，是爲黨錮之禍。靈帝東漢第十一代帝，繼桓帝而立。葉水心葉適字正則，宋永嘉人。淳熙進士。累官寶文閣待制。天才特高，志氣慷慨，以經濟自負，與陳同甫相類。寧宗時，以比韓侂胄嫌棄職歸。隱居讀書，於理學頗能獨標心悟。論者謂其設享大年，必能爲宋學另闢蹊徑。與瑞安陳傅良等皆喜言經濟，有永嘉學派之目。學者稱水心先生。張居正字叔大，明江陵人。嘉靖進士。神宗時爲首相，飭吏治，整邊備，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爲相十年，海內稱治。卒，謚文忠。顧亭林語見生員論。王闓運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清咸豐舉人。曾參曾國藩幕，著湘軍志。博學工詩文，入民國後，領國史館長。卒年八十六。趙爾巽字次珊，清奉天鐵嶺人。光緒進士，累官至尚書。入民國後，曾任參議院參政，清史館館長。糊名往時行科舉制，凡試卷皆糊姓名，使閱卷者不得受請託也，亦謂之彌封。錄朱又凡鄉會試卷皆經謄錄用朱精寫，防閱卷者認受請人筆跡也。磨勘又凡鄉會試中式之卷，由皇帝派人覆核，謂之磨勘。曳白

即俗語所謂交白卷。唐書『天寶二載，試進士，判入等者六十四人，以張奭爲第一。帝御花萼樓覆實，奭持紙筆，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

少正卯　魯之聞人，孔子爲政，誅之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以不除。』

鄧析　春秋、戰國間人，其學有鄧析子，在申、韓、黃、老之間，大旨謂勢統於尊，事核於實。

壺奧　壺音昆。宮中街也。壺奧猶深奧也。

荀子　荀況，戰國大儒，著有荀子。

王充　字仲任，東漢上虞人。著論衡八十篇，以正傳說之誤，見解甚高，稱爲名著焉。

韓文公　韓愈卒後，謚曰文。語見師說。

漏刻　古以漏壺計時，故時刻亦稱漏刻。

九通　唐杜佑作通典，凡二百卷。宋鄭樵作通志，凡二百卷；與馬著文獻通考，稱爲三通，皆紀政典制度之專書也。清乾隆間，命諸文臣撰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續通志五百二十七卷，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又撰皇朝通典一百卷，皇朝通志二百卷，皇朝文獻通考二百六十六卷：合稱爲九通。

會典　記載政典之史，猶今之法規也。

農書　宋陳旉撰，計三卷，上卷論農事，中卷論養牛，下卷論養蠶，所言多發揮原理之論，與他種單言方法者不同。

救荒本草　明周王橚撰。橚就藩開封，以國土多曠，庶草蕃廷，乃考核其可佐饑饉之植物四百餘種，以成此書。

農桑輯要　元世祖至元十年官撰，計七卷。以齊民要術爲本，而刪其古今異宜及瑣屑繁重之處，述農圃衣食之法，簡而易行。

農政全書　明徐光啓撰。凡六十卷，內分農本、田制、農事、水利、農器、樹藝、蠶桑、蠶桑廣類、種植、牧養、荒政等門。

戚繼光　字元敬，明定遠人。善練兵，紀律嚴整，威愛兼施，士卒莫不畏而懷之。嘉靖間，以浙江兵平倭寇，有威家軍之號。後鎮薊門，專主守禦，邊境帖然。

累官總兵加太子太保。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書。曾國藩字滌生清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咸豐間以在籍侍郎奉命辦團練，漸擴充爲兵勇，卒平洪楊之亂，所謂湘軍者也。累官至大學士，以功封一等侯。有曾文正詩文集奏議書牘等。倉夫倉鄙賤之稱，晉時吳人謂中州人爲倉。陸機嘗譏左思謂『此間有倉父欲作三都賦。』杜下史官名，謂侍立殿柱之下也。周老聃嘗爲柱下史。卽漢時之侍御史。其職掌爲圖書典章，故掌故最爲熟悉。紀事本末宋袁樞嘗於紀傳編年二種史書之外創爲紀事本末體，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作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以一事爲一編，各謀其起訖，條目極爲分明。託克託爾英語 doctor 之譯音。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體裁與上篇同。議者論事之所宜，如奏議、駁議等皆是。題曰私議，則以學制改革，柄改者自有權衡，私人之意，聊供採擇而已，蓋立名之愼也；論政之文，多用此稱。

組織　首節冒起全文，用溯源法，略述歷代學制大凡，因定今茲設學當廢營業性質之議。次用引承法，敘與名碩討論改制語，往復辯析，因結到買賣教育之弊當革之一端。以下四節，皆與前節平行，歷數今日學額太多之弊當革，多講論少自修之弊當革，重外學輕國學之弊當革，重清譚輕實學之弊當革：凡爲四端，承前用二也，三也，四也，五也，綜結，是亦一種章尾聯絡

法。

末節轉到革易辦法，針對前述五弊立言，以設正額生不取其費而嚴其入學考試，救買賣教育，學額太多之弊；以刊發國學要籍，令學生分別精讀選讀，救少自修輕國學重清譚之弊。並於師資之辟請，名位之制限，登仕之規程宏教化廣登進等事，一一核定發揮盡致，理正詞圓。

詞藻　行文欲免平直之弊，句法方面有可注意者三事。一曰擒縱自如：如本篇首節末句「責以養固不可」（縱），「然而營業之舉，則必當停廢矣。」（擒）是先縱後擒筆法。第二節。「其半費全費者……雖取之不爲無名，」（擒），「然增附之制……雖不設亦可矣。」（縱）是先擒後縱之筆。皆所謂擒縱句也。

二曰正反相資：如本篇第二節起處「政府設學所以異於私塾者，爲其不以金錢買口舌也」（正），「今者……所謂教育者安在哉」（反）此先正後反之筆；又如「今各國學制，高等以下有免費者，（反）其大學則徵費者多矣（正）此先反後正之筆。皆所論正反句也。

三曰抑揚頓挫，如第二節「是故……教術雖疎，」（抑），「政府猶知爲義務也」（揚）是先抑後揚之筆。第三節「漢賈帝時，遊學稱盛，至三萬餘生，（揚）然章句漸疏，浮華相尚（抑）」是

先揚後抑之筆。皆所謂抑揚句也。

三七　復章行嚴論改革國會書

章炳麟

行嚴吾弟左右：得鈔寄在歐來書。吾前在日本，逆知代議之制不適于中土，其後歸國竟噤口不言者，蓋以衆人所咻，契約已定，非一人而能改革；且國會再被解散，言之懼爲北方官僚張目，故長此默爾而已。今國會惡名播于遠近，亦無再成之勢。窮而思變，人人皆知之矣。然則復理前論，適在今之時也。

今所患于國會者，又非如代議然否論所指而已也。蓋取決多數，其勢有必不可行者。以過半列席議員監督政府官吏，則彈劾查辦之事率牽制而不能行；以人民法吏監督議員，則過半以上之議員作奸犯科者亦無術以處置之。是故選區撤回，法庭起訴，可以制少數議員，而不能制多數議員也。或曰：政黨結合，則多數一心，彈劾查辦必無停滯。然吾國之政黨已可知矣，以愛憎爲取舍，雖實舉彈劾查辦之

事，亦無益於國也。而人民法吏之監督議員者，復非政黨所能就。假令議員過半以上無不作奸犯科，欲使全國之選舉區並起而撤回之，則勢有所不成；欲使法庭起訴，法吏雖强鯁有力，亦懼于傷國體而止耳。使夫百務停廢，動轉不便，有若萬牛回首之勢者，則取決多數之爲也。

今以選舉元首批准憲法之權還之國民，此不能不取決於多數。以多數決之而無害者，以其權在全體國民，不在代議士也。若其監督政府，則當規復給事中；監督官吏，則當規復監察御史。分科分道各司其事，監督之權始無牽制矣。不幸給事中御史復有作奸犯科者，不過于一科一道中爲之，而非全體爲之，則法庭起訴亦易行矣。以科道監督政府官吏，以法吏監督科道，其連及者不廣，則無牽制難行之事，比于國會議員假爲勝之也。

給事中御史所以必分者何也？曰，一以監督政府；一以監督官吏。監督政府者，事未成而制之；監督官吏者，事已成而彈之；其務不同，有不能合一者也。唐給事中

屬門下省。及明，則特置一官，詔令既下，由給事中當科頒發，以行于部。其行政不便，用人不當者，給事中有封還之權、執奏之權。若大體不繆，節目失當者，唐制又有批敕之權。其各部所定科令，諸吏所上章疏，得旨允行而于事不便者，給事中亦有駁議之權。明時，駁議亦稱科參，自部以下無敢抗科參者。此與今議員所掌未有大異，惟立法則各部擬案，給事中加以可否而已。若御史則專主彈劾，與給事中異用。清雍正以後，君相惡給事中之害己也，于是幷其職于都察院，使與御史同務。法定職掌，雖猶以封駁之權予之，然詔令多由軍機密行，鮮由內閣明發，雖欲封還而無由。陵夷日久，雖明令用人亦瞠目視之矣。由是臺諫不分，君相得以專肆。然猶幸有彈劾之制，使之從後救正，究其所失，蓋已多矣。給事中日閱詔令，事務繁猥，則于百吏曖昧之事自非其所能察。御史以無事覘察官邪，使之審定詔令，又非其所暇爲。且使政府有不法詔令，給事中承順而頒行之，經御史彈劾，則閣員當事者、給事中當科者、皆當負咎。同在一官，即無由裁正矣：其不能不分者勢也。

御史與法官所以必分者何也？曰，官吏違法瀆職之事，有于刑律未嘗定罪者，亦有事情委曲非法官所能喻其旨者：細者如受贓之事，蓋非徒財物珠玉而已，妓妾之奉，文字之諛，至于肖像、建祠、起堂、署額，此其與贓一也，而于法或無其條。大者則有辱國媚外，陰損主權，於法亦或不可科罪。最其甚者，以陰險刻薄爲政，馴至藩鎮叛變，寇盜日棘，若唐盧杞明温體仁所爲者，爲禍至烈，人心惡之亦至深，然稽之刑律則無事也。是豈法官之所能同哉？近世刑律之設，以糾治百姓者多，以糾治官吏者少，非有彈劾、查辦，則恣其所爲矣。彈劾、查辦以後，已處行政處分，而于刑律尚有餘罪者，自可付法官治之。彈劾、查辦以後，于刑律不能科罪，而但當受行政處分者，亦當視其輕重議之：免職降資，一也；除名不叙，二也；于他州安置，三也；於邊庭効力自贖，四也。此則當定之官吏懲戒法，不定之於刑律，其處置又有異矣。故御史與法官不得不分者亦勢也。

唐、宋給事中不分科，御史不分道。分科分道自明始。今欲使人有專責，事權易

舉，則分之爲官。給事中職但準明之六科，而廣之爲九科；又設一科，以對國務院，可也。御史之職，分道當與明時有異。蓋各省已有自治之制，彈劾省吏自有本省人員主之，則不當據省分道，亦按院部分之可也。科道員額，明時科至五十餘人，道至一百一十餘人，今以每科每道各置四員可也。

科道官何自而出乎？選舉則與代議同弊，任命則由政府愛憎，是皆有所不可。今使其人皆出於考試。考試及格，則使之互選；選舉已定，則政府加以任命。以先有考試，故選舉不能妄投；以先有選舉，故任命不能隨意，視近代議員純出選舉，唐宋臺諫直由任命者，其弊必差減矣。考試之法，政府先聘名儒碩學諳練政事行義方正者以爲考官，厚其祿養，封軺而致之京師，所過防閑唯謹。其應考者，給事中則取專門畢業及前代進士以上曾充薦任官六年或充簡任官三年者，爲應考資格。御史則取專門畢業及前代鄉舉選貢以上曾充薦任官三年者，爲應考資格。其有名實卓著而資格未具者，考官得特調以就考焉。關防周衛，糊名錄朱，仍如前代科場

舊制。錄取之數，以科道員額三倍爲準。既錄，則爲選舉人，使之互選。選成，則以告於政府而任命之。然則庸吏、土豪、白丁、暴人之徒必不得闌入矣。

唐、宋，給事中官甚尊；御史則未僚已。明代，給事中御史秩各不過七品。清代，增秩至五品；然出就外吏，猶不過道府，其視之亦微也。夫位過尊，祿過厚，則無勸功樂進之心。位過卑，祿過薄，則有訶人受賕之志。今宜使給事中處簡任二等資，御史處簡任四等資，爲得其中。給事中以在職六年爲限；御史以在職三年爲限；無使長久淹滯，以失鋒利之氣，此亦與議員改選同意也。

以上所列，鄙意似以爲愜，請更評其當否。兄炳麟白。

【注解】

題解　按清光緒之季，諮議局初辦，各省人士又紛紛請朝廷速開國會；廷議允之，且頒九年實行憲政之詔。章太炎聞而獨斥時論之非，作代議然否論以駁之，謂代議政體爲封建之變相，吾國去封建之世遠，規設議院，未足佐民，而先喪其平夷之美。且選舉法行，則上品無寒門，而下品無膏粱，名曰國會實爲姦府，徒爲有翼者傳其羽翼。民國以後，國會之不德昭然若揭，改革之論由是以起。章行嚴亦

曾列身議席，深知其弊，蓄意改造；以疑莫能明，又慊於此制之惰力尚未全去，所稱憲政祖國之英倫，尤如北辰所在，時論拱焉。乃於十年二月遠適歐洲親加考覽，長途萬里，所閱百端，卽紅海舟中草致太炎一函，以徵太炎之意。詎意此函爲郵所誤，未得到達。十三年六月，行嚴復錄致前函，太炎因以此書復之。今錄其原函：（太炎長兄左右：兄集中有代議然否論一首，主不設國會。又與馬良書及記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復於此三致意焉。此皆遜清末年兄在東京所標大義。時弟習律英倫，浮嘉政黨政治，兄有此文，竟頑然不省。人事卒卒，後亦未遑追誦。無何，民國締構，議士譁起，吾二人皆歸國，國之大政大率有所主張，獨不聞兄纚纚用力掊擊代議制；人亦莫或道之。弟本主三權，又無足論。蓋兄文相忘於廢官豪民狠奔豕突之中也久矣。斯制既立十年，捉襟見肘，弊害百出，弟從來所持信念，掃地以盡。橘移淮南而化爲枳，亦漸聞人深致慨歎。然有「人民神聖」「國會萬能」一諸說，稗販政治者流，得以奔走號呼，關其口而奪之氣，亦途委蛇委蛇，莫肯頌言其非。前歲弟在廣州，偶言議員宜課資格，受試驗，聞者大譁；又在上海揭論主憲法不由國會訂立，其文流傳羊城，兩院中人指爲叛逆，張皇號召，削弟議籍。此固不值一錢，然取證議員諸君之抵死不悟，則有餘也。今天下大亂，紛紛不能休，軍閥與國會同尸其咎，長此不已，國誰與立。軍閥別爲一事，至國會者，信無人不以改絃易轍爲不能，綏顧其術不出口耳四寸之間；亦謂分子殺亂，宜黜暴登良已耳；人數過繁，宜去原額之半或三之一已耳；選法未善，宜改從某制某制已耳；抑或如弟夙持一院制論，謂中國無設上院理已耳。至國會屹然爲憲政不可缺之一機關，自非吾兄未嘗敢有以一矢加遺者也。語云：「蝮蛇螫手，壯士斷臂，」民國之

螫於國會也甚矣！以弟之愚駑懷斷臂之念，不止一日。然懷之而不敢發，且善後之道，不止一端，如國會去而立法何寄？所謂新黨豪猾，慣肆人上者，不使出於國會，宜以何爲尾閭？皆需列案考求，未可率爾而道。歐洲大戰數年，多見國會之不適於政。即英倫巴力門威權無上，近來亦且搖搖。論政之士，大持異議。弟奉將西邁，深致查察，外參世界新趨之勢，內按吾國已然之情，中本爲政宜然之理，發爲文章，以訊國人。不謂途登半程，日剛逾朔，循誦兄文，忽憶名論，其說雖於未立本制之先，始爲人人所不能言，中爲人人所不敢言，卒爲人人所不欲言而不知所以爲言，此誠不能不蒲伏於兄先識巨胆之下，不勝歡喜，深用自壯者也。竊觀兄文，論事每多奇中。人爲外物所蔽，不能體悉，往往造一勝論，用等浮雲。昔者揚子雲寂寞草玄，自傷牴巇，知其能實五稼，飽邦民者果有幾人？以弟與兄相暱，曾不能拈蹤伯松，其他又何足論！所舉封建久近，幅積大小諸義，均頗撰不破。此外有何新劑，尚望開陳。國會去後，兄意似歸重綜覈名實，然否？論所列各條，微嫌簡略，詳細條貫如何？及弟襄舉所需列案兩事，如何籌度？昔何承天與人論事，謂：『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今絕國會，亦有此嫌，欲求實施其方安在？凡此諸問，雅思所及，俱願詳聞。又兄所持義，間有變遷，如夙嚴聯邦，今反稍之，其一例也。代議然否既久不道，人且莫明兄旨所存。重伸本懷，必不可少，幸更爲文張之。弟有所見，當具別紙以往。草蹙不盡所懷。弟士釗謹白。）

門下省與尚書省、中書省同爲中央政府要樞署。都察院即古之御史臺。其長官曰都御史。軍機指軍機處也。案清世宗雍正中，以用兵西北兩路，事務繁重，而內閣在太和門外，恐其督責少疎，或有洩漏軍機之患，始於隆宗門內設

軍需房，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稱軍機處。嗣是內外大事悉綜於處，設軍機大臣四五人以佐君上，與漢之尚書省無異。而閣部長官必兼軍機大臣者始爲實際之宰輔。 盧杞唐渭州人。有口才。外貌陋而內心險。德宗時爲相，專權自恣，爲間架除陌之稅，人皆切齒。朝政大壞。旋貶死。當時朝官，無不防其傾陷，郭子儀嘗以戒其僚屬子孫云。 溫體仁明烏程人。萬歷進士。崇禎初，官尚書。爲人外曲謹而內猛鷙，機深次骨。會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陰嗾門生不列資望視己爲重者。體仁望輕，亦不與，因訐謙益主試浙江時有受賄事，謙益遂罷。廷臣多攻體仁，而帝以其無黨益信任之。旋周延儒入閣，體仁忌其位望在己上，并傾陷之，遂爲首輔。在位數年，日與善類爲敵。後免歸，卒。 分科明清給事中依部分科。各管各科之事，視前雖稍專，然牽涉之嫌亦自此而愈嚴。 分道明清御史依各省分爲道，曰某道監察御史。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書翰體議論文。凡文體門類雖或有異，而實質或相從同；此可於本篇前篇皆屬政論之文覘之。總理嘗力贊我國監察制度之美，至列之五權之中，此篇可爲參酌之資。

組織　首節述對於代議制之不當，前此以故未言，今當應機發議，爲正文先聲。

次節評國會取決多數之弊，謂議會既不能監督政府官吏，人民法吏不能監督議員，故宜革更。

次節述代替國會之方案，應以選舉元首，批准憲法之權，還之國民。又規復給事中以監督政府；規復監察御史，以監督官吏。

次解釋給事中御史所以必分之故。

次解釋御史與法官所以必分之故。

以上二節，所以解釋新規復給事中御史之故，所謂原承法也；以下三節，乃詳言其實施方法。

第六節，述給事中，御史當分科分道，及其分法員額。

第七節，述科道官當自攷試出，令攷試及格者互選三之一。

第八節，述二者職分高下及任職年限。

末節，總束全函，以請評騭作結。

詞藻　本篇句法亦有可言者數事：

一曰因果句，有先因後果者，如「今國會惡名播於遠近，亦無再成之勢（因）；然則復理前論，適在今之時也。（果）」

有先果後因者：如「其後歸國竟噤口不言者，（果）蓋以衆人所咻，契約已定，非一人而能改革；

且國會再被解散，言之懼爲北方官僚張目。（因）」

二曰假設句，假託一說，以出正意。如「或曰政黨結合，則……（假說）；然……（正意。）」

大抵先因後果句，宜於建新議；先果後因句，宜於釋舊事。假設句，即欲擒故縱句法之變相。

三八　復今嘉井幸書

章炳麟

得書，並建國策一通，論聯邦之謬，戒一院之危，崇論宏議，深中事狀。獨欲保存省制，使行省主長權逾督撫，鄙意猶有未了。

蓋行省者，本中央政府之分局，非地方督會之名目。昔有中書、尚書等省，皆鈞衡重地也。蒙古入主，以游牧騎官足練政事，惡往時州郡之紛繁，於是廓大疆域，建置行省，其長官則以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爲名。明祖光復，改行省爲布政司，改平章政事爲布政使；雖分置三司，權均位等，（布政司主民政，都指揮司主軍政，按察司主司法）而地域華離，跨江越河，其害如故。至於清世，仍襲舊常，不遑更革。其後更

以督撫蒞布政使上。軍容國容自斯無別；政事亦愈撓亂。綜觀三朝行省之制，獨明世稍完善，終以土地廣隃，不能纖悉，其治不逮前世甚遠。今存行省之制，使軍民分權，獨可方迹明世，撥元清之亂法耳，民情風俗之異不恤也，戶口土田之籍難周也；又使行省主長權逾督撫，是名與聯邦異，實與聯邦同。

且一省所轄，大者百餘縣，小亦不損六七十縣，欲令一長官兼統其事，叢脞已甚。明清所以稍理者，賴有省府縣三階耳。以府領縣，以省領府，然後其事不勞。今既撥去府制，獨存省縣兩級，其何以免治絲之棼，收執轡之效？下江諸省，不盈一圻，庶事已難理矣。乃如四川、雲南等省，比於日本地餘二分之一，若以一省長直轄諸縣，非行省官制與中央政府等夷不能無廢事，是仍與聯邦等。若省中官制不繁，而欲直轄諸縣，是即三朝落撥之政也。

所謂分畫行政區域者，鄙意以爲軍府建牙，所領宜大，而無干與民政之權，雖兼二三省兵符可也。其民政區域，以省直隸於中央政府，則過大；以府直隸於中央

政府，則過小。依清世分巡道制，剖一省爲數道，隸於中央。所領不過二三十縣，則地方之治不紛；其隸於中央政府者不過六七十道，則中央之政令易行也。

足下遠舉羅馬舊制以相方擬，謂人口如此衆，領域如此大，而欲中央集權，西國未見其例。夫遠舉西方之羅馬，何不近就中國漢宋觀之？漢時，以郡國直隸政府，其數一百有三。宋時，以州軍直隸政府，其數亦二百有餘也。漢之疆域，兼得安南，視今本部爲廣。宋之疆域，不及燕雲，視今本部爲狹。以郡國、州軍直隸政府，纖悉具知，未嘗失御。今使中央政府直領六七十道，地方所轄已視漢宋爲簡，比例具存，焉用遠舉羅馬爲也？

蓋政治之要，不在大言，而在版籍戶口之清理，斯非分畫行政區域無以爲功。廢省存道，有數善焉：地皆連附，無犬牙相錯之憂，民情易洽，一也。中央之政令直行邊遠諸道，其民接於政令，逾近則政事知識愈開，二也。道有肥瘠，瘠道苦經費不足，其士民不得不倡行實業，願加地稅，名爲中央集權，乃愈促地方進化，三也。悃愊之

民集而自治，丁口易悉，生產易知，四也。中央對於邊道，不至坐忘號令，直行，不得不力籌交通之便，五也。有此五善，而今猶未實行者，以南方軍事未罷，擾攘猶多；加以政官疏闊，無廉悍精明之氣，故猶依省制，不敢紛更耳。一二年後，固非廢省存道不辦。今之所行，則猝暫苟且之法也。

至新疆、東三省等，足下謂當別爲制度；鄙意亦謂四省地廣人稀，未應分畫，而軍民二政亦未可分，規畫大端，略如來意。

【注解】

今嘉井孝　日本人。民國前後，在北洋法政學堂任教習，此書乃民國元年六月所作。

華離　國境相接，有犬牙交錯者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文以爲華如佩啃之佩，離當爲雜，正之使不佩邪雜絕也。

叢脞　煩瑣貌。

一圻　地方千里爲一圻。

落拓　音ㄊㄨㄛˋ。橫大而不入格也。

建牙　牙旗，畫古者將帥出則建大旗也。

悃愊　樸誠無機飾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體裁與前篇相似，但前篇直抒己意，此則先摘引原書之一端，加以申說辨正，然後發議爲不同耳。

組織　首節述對方意見有可采者有不可行者，生下文駁議。

次節述行省制之淵源，存之與聯邦說同謬，照應前文。

次節述省直轄縣之窒碍，不與聯邦等，即亦落攏，與上節皆係反面駁難文字，下節始自道意見；此章法之有先反後正也。

第四節，述分畫行政區域，廢省存道辦法。

第五節，駁對方以羅馬舊制比擬之不切，而以漢宋郡國州軍制，與今所擬議者較，以見可行。

第六節，述廢省存道之五善，並就當時情狀推測將來，有倡導之意味。

末節，言邊遠四省未應分畫，當如來意作結，此章法之有抑揚也。

詞藻　前二課所習諸式句法，本文亦有其例否，試爲舉出。

本書所指句法筆法之類固已多矣；當知句法乃隨意思詞氣爲轉移者，宜於抑揚則抑揚，宜於頓挫則頓挫，宜於馳驟則馳驟，宜於游衍則游衍，宜於參差錯落，則參差錯落，宜於整齊畫一則整齊畫一；有應簡者則簡之，有應繁者則繁之，有宜顯露者則直說之，有宜含蓄者則跌宕頓挫託詞以喻之，或長或短，或散或整，或先或後，皆唯適其宜。

三九　答王无生書

馬浮

被教，知疾疢未安，深爲縣情。辛鈃曰：養神爲上，養形爲下。伊川先生自言：受氣甚薄，三十而始盛，四十五十而始完。尊兄雖清羸，年方壯盛，善自攝衛，可期日强；無事鬱鬱，銷損其氣也。

時人論議稱引，不出異域皮革之書，此滅學之徵也！昔之論職官者，猶知考周禮；講刑法者，猶知準唐律。今則抱日本法規以議百世之制度，執西方名學以御天下之事理，動色相矜，以爲管葛所不能窺，董賈所不能踰。及察其研覈是非，敷陳得失，則徒連犿繳繞，非眞有幽妙閎闊之思，確乎不拔之理也。以此論道經邦，日以滋亂！吾儕當世所名爲腐儒，使不自量而爲之敷經術，陳古訓，遽衆迕時，輕有所短長，不亦殆哉？

報之爲文，貴其有益於時，下匡民志，而上以諷示有位。僕誠不足以與於此。哀

羣言之蕪穢，無術以易之，則寧嘿然以沒世耳。窮而至於賣文，則苟而已矣。是以思之累日，不得其當，更無矜慎之可言。

欲爲求野錄一書，推習俗之所由失，而稍稍傳之於禮；就根於人心之不可沒者以爲說，冀略存坊民正俗之意，庶幾恍然於亂名改作之非。才得十餘條，須略可成卷，當以寫上。子桓極喻於享帚，顧君表質於采銅，亦非所貴也。數年前曾爲西方藝文志要略、及歐羅巴詩人傳、文學復興論，並譯述未竟，束置累載。今當稍稍出之。恨擺字多訛僻，思倩人繕清本，然後以寄也。

【注解】

王无生　里貫未詳。　馬浮　字一浮，號湛翁，又稱蠲叟。浙江紹興人。隱居讀書，博洽貫通，士流宗仰。此書係從甲寅雜志節錄者。

疾疢　孟子『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疢疾。』注『疢疾，猶災患也。』疢音ㄔㄣˋ。　辛鉌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潛庵讀書志引魏李暹語，謂文子姓辛名鉌，楚丘離上人，號曰計然。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爲書。其下德篇云：『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鉌音ㄒㄧㄢˊ。　管葛　管仲、諸葛亮皆有經濟才而見於功業者。　董賈　董仲舒、賈誼皆漢儒而講治術者。　連犿　宛轉貌。莊子『其書

雖瓌瑋而連犴無傷也。』繳繞史記自序『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坊民　坊遏防。子桓曹丕字。嘗著典論十二篇，其論文篇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顧君　顧炎武也。炎武與人書十云：『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采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書翰體議論文。論學之文，貴乎平心定氣，實事求是；本篇評議時失，自抒懷抱，頗有沖淡淵雅之趣。首節抒情文字，書翰所常有也。

組織　首節慰問對方病況，稱引前賢嘉言，以爲勸。大抵作書必先就受者方面說起，而後始及本身，乃尊重對方之意禮也。

次節論時人著述，但知引外國學說，不及古書，殊覺忘本；加之思浮理淺，不足致用。徒令有心人抱滅學之愛，償事之懼。末節述到切身，以反詰慨歎作結。

次節，自剖嘿然之故，與賈文無從矜憤之苦衷，亦感時傷世之意；承上文「逢衆忤時，不亦殆哉」

而來漸轉到下文閉戶著書之事。

末節述一己著述宏願，與已就未就之作，將圖寫寄，結束全函；蓋答來函索文之請，乃題中應有之筆。

詞藻　行文練字，約有數道：一曰確，字字貼實，一毫不苟之謂；如「考周禮」「準唐律」之考字準字，即精確不可移易；二曰雅，純正勻淨，不怪不俗之謂；要嚴潔自然，力避駁雜；如「御天下之事理」「傳之於禮」御字傳字，以及研覈，敷陳，連犿，繳繞，幽妙，閎闊，詭僻等連詞皆其著者。三曰諧，疾徐抗墜，音聲中節之謂。如「此滅學之徵也」滅字入聲，斬決之至；「不亦殆哉」一語，聲調響亮，承上文假設語氣來，讀之有無限悲慨之感。四曰新，力去陳言，標新領異之謂，如「今則抱日本法規」之抱字，「就根於人心之不可沒者」之根字，皆於平實之中，略用一二新字面，以醒閱者之目。取此四者，合以前所習虛實，換字諸法，而字法之大較備矣。

四〇　答朝日新聞記者書

孫文

茲承貴記者問：『中國人何以恨日本之深？及有何法以調和兩國感情？』予

當竭誠以答；並以此告日本之故友。

予向爲主張中日親善之最力者；乃近年以日本政府每助吾國官僚而挫民黨，不禁痛之！夫中國民黨者，即五十年前日本維新之志士也；日本本東方一弱國，幸得有維新之志士，始能奮發爲雄，變弱而爲强；吾黨之士，亦欲步日本志士之後塵而改造中國：予之主張與日本親善者以此。乃不圖日本武人逞其帝國主義之野心，忘其維新志士之懷抱，以中國爲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發展其侵略政策焉；此中國與日本之立國方針根本上不相容者也。乃日本人之見解則曰：中國向受列强之侵略矣，而日本較之列强無以加也，而何以獨恨於日本尤深也？嗚呼！是何異以少弟而與强盜爲伍，以叔其長兄之家，而猶對之曰：兄不當恨乃弟過於恨强盜，以吾二人本同血氣也！此今日日本人同種同文之口調也。更有甚者，即日本對德宣戰，於攻克青島之時，則對列强宣言以青島還我；乃於我參加歐戰之日，則反與列强締結密約，要以承繼德國在山東之權利。夫中國之參戰也，日本亦爲

勸誘者之一也，是顯然欲以中國服勞，而日本坐享其利也。此事，以中國人眼光觀之，爲何等之事乎？即粵語所謂賣豬仔也。何謂賣豬仔？即往時祕魯、智利、古巴等地墾荒乏人，外洋資本家利中國人之勤勞而傭值廉也，遂至中國招工；乃當時海禁未開，中國政府禁工出洋，西洋人祇得從澳門招工，每年由澳門出洋者以十數萬計。此等工人，皆拐自內地，餌以甘言厚利，誘以發財希望，而工人一旦受欺，入於澳門之豬仔館，終身無從脫逃矣；而豬仔頭（拐賣工人者）則以高價售之洋人，轉運出洋，以作苦工。工人終世辛勞，且備受種種痛苦，鞭撻殘殺，視爲尋常，是無異乳豬之受人宰食：故名此等被人拐賣之工人曰豬仔。曩者，日本之勸中國參戰，而同時又攫取山東權利，是何異賣中國爲豬仔也！夫豬仔之地位，固比家奴爲尤下也。家奴雖賤，儻服務勤勞，奉命惟謹，猶望得主人之憐顧，而溫飽無憂也；而豬仔則異是。是故當時澳門之爲豬仔頭者，無論如何貪利，斷不忍賣其家奴爲豬仔也，必拐誘休戚不相關之人而賣爲豬仔也。以中國視之，則日本今日尚不忍使台灣高麗

服他人之務，而已坐享其利也；是日本處中國於台灣高麗之下矣。是可忍！孰不可忍！儻以此爲先例，此後世界凡有戰爭，日本必使中國參加，而坐收其利矣。此直以豬仔待中國耳！尤有甚者，昔澳門之豬仔頭亦不過賣人爲豬仔，而取其利於洋人而已；日本今回之令中國參戰也，既以此獲南洋三羣島以爲酬償矣，乃猶以爲未足，而更取山東之權利。是既以中國爲豬仔矣，而猶向豬仔之本身割取一臠肥肉以自享也，天下忍心害理之事，尙有過此者乎？中國人此回所以痛恨日本深入骨髓者，即在此等之行爲也。

而日本人有爲己辯護者，則曰：日本之取山東權利，乃以戰勝攻取而得者也。果爾，則日本何不堂堂正正向列國要求承繼山東權利於攻克青島之時，而乃鬼鬼祟祟於中國參加歐戰之日，始向列强密要爲酬償之具也？夫中國尙未隸屬於日本也，而日本政府竟已對中國擅行其決否之權，而且實行此權而得列强酬償矣，此非賣中國之行爲而何？夫此回歐戰，固分爲兩方面，旗幟甚爲鮮明者也：其一

即德、奧、土、布，乃以侵略爲目的者；其一英、法、美、俄，乃以反對侵略爲目的者。故英、法之軍在歐洲戰場戰勝攻取，由德國奪回名城大邑不啻百倍於青島也，且其犧牲亦萬千倍於日本也，而英、美所攻克之城地皆一一歸回原主也。日本爲加入反對侵略之方面者也，何得以戰勝攻取而要求承繼山東德國之權利耶？若日本之本意爲侵略，則當時不應加入協商國方面，而當加入德奧方面也。或又謂中國於參戰並未立何等勞績，不得貪日本之功也。而不知此次爲反對德奧之侵略主義而戰，則百數十年爲德國侵略所得之領土，皆一一歸回原主也。彼波蘭捷克二族，亦無赫赫之功也，而其故土皆已恢復矣。我中國之山東青島何獨不然？且丹麥猶是中國立也，於戰更無功可言，而德國六十年前所奪彼之領土今亦歸還原主矣。是中國以參加戰團而望得還青島，亦固其所也。乃日本人士日倡同種同文之親善，而其待中國則遠不如歐、美，是何怪中國人之恨日本而親歐美也日本政府軍閥以其所爲，求其所欲，而猶望中國人之不生反動，舉國一致，以採遠交近攻之策，與

爾偕亡者，何可得也！是日本今日之承繼德國山東權利者，即爲他年承繼德國敗亡之先兆而已。

東鄰志士其果有同文同種之誼，宜促政府早日猛省，變易日本之立國方針，不向中國方面爲侵略，則東亞庶有豸乎！

【注解】

朝日新聞　日本著名日報也。　遠交近攻　謂與遠國交好使不爲近敵助，而與近敵則以攻爲事也。昔范雎嘗以此教秦王而滅六國，語見秦策。　與爾偕亡　書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時，是也，害通曷。夏桀無道，有惕以危亡之言者，桀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有此指望之誓言。此引其語而略易之。　庶有豸乎　庶，殆近也。豸音豸；解除也。左傳，『使鄒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言禍亂庶可解除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書翰體議論文。就問致答，略與設論同其體制，惟此爲正式，而彼乃造作者。至其曲折翻駁，諄諄警誡，又與論著體中勸喻文同科。

組織　首節述記者所問，並附一句，總起全文。

次節解釋中國人所以深恨日本之故，承前所問之前半而生。先用翻覆法，首句說明大旨，次詳述本人原主張中日親善及其原由；次用「乃不圖……」云云一轉，述日本之不道，將首句意思說明。次用日本人文飾之詞，作一頓挫；然後用少弟夥盜刼兄一喻駁去。再推開一層，述日佔青島之事，直等於賣豬仔；詳述賣豬仔之滅絕天理，與日人欺詐取利，何以等於此舉之故。末用斷結句，回繳前文。

第三節，仍承上節語氣，加以申說。先述日人自辯之詞，以逆起；緊接反詰之句二層，又辨清歐戰一侵略」「反侵略」兩面，責日本不應假反侵略之名，行侵略之實。次又用日人之詞，作一頓挫；緊接駁議，歷引波蘭提克丹麥等國事爲證，以鬧其口。末謂日人假口親善，而殘暴過人；以故國人深恨。更用警誡之詞作結束，於理直氣壯之餘，尤有憤恨不已之概。

末節，述調和兩國感情之道，全在日人悔改，承上節而來；答覆所問之後半。

詞藻　本文所用二喻，皆信手拈來，確適其用。凡此新創之喻，乃行文之活力素。弟刼兄一喻短而勁，賣豬仔一喻長而暢。前者乃明喻，後者則喻話；此其別前册已言及。

四一　中國國民革命與日本

蔣中正

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與民衆的利益，這都是總理遺言所明白詔示了的。詳細一些說，國民革命是遵奉三民主義爲指導原則，三民主義的涵義是促成中國的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民族永久適存於世界；因此我們可以說：國民革命的目的，是求得中國民族全體的永久的生存。這是國民革命的第一義。

我們再統合總理的全部遺教來看，便知道總理所倡導的三民主義的革命，不僅是救本國，而且是要救世界，救人類，所以總理所念念不忘的，便是由三民主義，成世界大同之治。這在一方面固然由於總理的仁慈博愛的哲學觀念，不忍見世界一切人類因踏着積重難返的錯誤之路，而歸結到被壓迫的弱者民族和壓迫人的强者民族同歸於盡；在另一方面也證明了總理的明確遠大的目光，早已察知了近世國家和民族間的相互關聯的密切，知道今日全世界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問題，唯在世界問題的意義上，方始得到正當的解決。由這一點上進求世

界人類所以不能得到平等順遂的生存，知道所有的癥結都在以少數壓迫多數的帝國主義；因此而總理所倡導的國民革命，不得不反抗危害中國民族乃至妨害世界和平的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革命，一面是自求民族的平等和國家的獨立，同時也進求世界人類的平等以謀世界的和平。這是國民革命的第二義。

我們知道革命不是自天而降或平地湧現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製造出來的，無論那一國那一個民族發生了革命運動，一定在客觀上先已有了不得不起而革命的環境，那便是當前的內外現狀迫抑着人類求生存求發展的本能，使覺到再隱忍下去將不得生存，人民有了這樣的覺悟，於是先知先覺者出來一倡導，革命便自然地勃發了。這可以說是一切革命的公例。就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講，最初反抗清廷的革命運動，在客觀條件上是外國政治經濟的侵略日甚一日，弄到民不聊生，人民心理的反抗滿洲統治，最深刻的便是因爲他以少數民族宰制了中國，做出辱國喪權的舉動，不惜以全國人民的生命，供外國侵略的犧牲，所以

當時的情形，革命和救亡是一件事，就是現在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辛亥年推倒滿清三百年來積重難返的壓迫，亦沒有什麼分別。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大特徵。而我們的眼光銳遠的總理，早已在那時候看出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不能離開世界問題而單獨解決的，所以他所制定的三民主義，其研究的對象便是世界問題，其終極的目的，便是世界大同。及至辛亥革命以後，在內國的政治上明顯地看得出帝國主義不斷的支持了一切反革命勢力來阻遏國民革命目的之澈底實現，在國際局勢上是各帝國主義者因厚自封殖而掠奪手段一天天的擴張，因此攪亂了世界的平和，釀成空前的世界大戰，由這個大潮流的激盪，遂生出因民族覺悟而起的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因經濟不平而起的社會革命的勃發。總理因此更堅定了三民主義的原則，充實了三民主義的內容，一面積極改組本黨，一面決定了反對帝國主義，且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鬬的策略，而中國國民革命至此乃入一新時期。

由上面所述，中國的國民革命是起於抵禦外患以求存，而目的在使中國民族獨立自由適存於大同而和平的世界，可以充分說明中國的國民革命確是不能離開國際問題的。從國民革命中抽去了國際性，不但是背離了總理的遺教，也是不明瞭今日世界問題的眞際。

不過中國的國民革命之所謂國際性，其出發點在自求民族的解放和生存，因爲自己要求解放和生存，所以主張一切民族皆應有解放和生存的權利，又因爲今日世界各國家民族間相互關係的密切，若不從新調整世界的秩序入手，一個國家或民族任是解放了，獨立了，自由了，結局也不能得到永久而暢遂的生存；所以中國國民革命第一義是要把這一個龐大的中國民族獨立起來，免爲世界和平的障害，同時卻要濟弱扶傾以正義援助一切被壓迫者的解放，用三民主義來克服帝國主義的誤謬，使大家踏上了正當而安穩的道路，以確保世界的和平。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無非是打不平以致之於平，過此一點並不奢求什麼；三民

主義的國民革命無非於共存之中求自存，對這一點決不肯絲毫放棄；我們說中國國民革命是以解決世界和平爲職志，這並不是誇大，乃是事實的要求。

不幸在國民革命進行中，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不能認清國民革命的眞正目的，以至發生了許多錯誤和頓挫。例如蘇俄，她是最初宣言放棄不平等條約的一國，並且表示願意積極援助國民革命，本黨總理所以很誠意地與之聯合，共同奮鬬，但是在中途，蘇俄的少數野心家，竟要想以列寧主義的共產革命來代替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們不僅是假手於第三國際指使中國共產黨來破壞中國國民黨，並且公然利用蘇俄的官吏所享有的地位，作破壞國民革命危害中國民族的舉動。本黨至此，爲衞護革命目的計，不能不與之斷絕關係。由此可知本黨昔年聯俄，是爲着革命而聯俄；更可知今日絕俄，亦是爲着革命而絕俄的。本黨雖然絕俄，對蘇俄大多數國民並無惡感，並且蘇俄若能幡然覺悟，一改從前所爲，保證不再有搗亂國民革命與侵略中國民族利益的舉動，我們仍可與之恢復交誼。可是

這一段錯誤的經過，其痕跡也够深刻了。這就是因爲蘇俄野心家不明白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在中國民衆心理上所占的地位。中國民衆是因了求生存而要求革命，決不因爲要革命而自尋死滅，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失敗，是必然的運命。而蘇俄野心家要想篡奪三民主義的狡謀，也終於證明爲徒勞夢想，這是第一例。在另外一方面呢，許多帝國主義的國家自始不願理會國民革命的眞正目的，用種種方法誣衊國民革命爲赤化，爲蘇俄所操縱，張大其詞的欺騙世界各國的民衆，甚且不惜取武力干涉的手段，紛紛遣陸海軍開來中國，要想壓倒國民革命的高潮。可是結果怎麼樣呢？國民革命只有蓬蓬勃勃地加速進展，中國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眞意義，一天天得到世界民衆的同情，而這些國家無中生有的謠諑和張皇錯亂的舉動，徒然自己表現其失態，到了今天，便不能不逐漸改正他們的態度了。這一類的事實都足以說明國民革命是起於中國民族獨立自由平等的要求。簡言之：就是求民族的生存，世界上沒有比求生的舉動力量更大的所以國民革命

決非任何外力所能抑止。

明白了中國問題在世界問題上位置的重要，明白了中國國民革命在國際關係上的意義，我們三民主義的信徒只自覺責任的重大，中國民族求生存的問題若不得一個滿意的解決，世界和平將無從談起。因爲中國民族是佔有亞洲的大部分，也擁有世界人口總額四分之一的人口，十九世紀以來的世界風雲，可說都是從亞洲問題引起的，便是過去十年前的世界大戰，也是由於歐洲諸國爭東方霸權而起，由這一場大戰，死傷了多少人，興亡了多少國，耗費了多少的資財，改變了多少的疆域，其流波所及之廣大而深遠，可說是今日全部的世界政治都是爲那一次大戰作結束，所以佔有亞洲人口之半的中國民族，若是獨立起來，得遂平等自由的生存，那就是亞洲問題解決了大半，而許多被壓迫民族得了三民主義成功的暗示，大家就合理的道路上求得解放，則世界平和的暗礁也就消滅了一大半，我們三民主義者因爲有這樣的責任的自覺，所以對內不能不盡最善的

努力以求國民革命的完成，而在世界問題的着眼點上，更希望和我們有同樣責任的國家確實認清了這一點。

我們因了亞洲問題或東方問題的重要，特別要促起日本認清自己的地位以及與國民革命成敗的關係。我們的總理曾說過，日本民族的獨立自強是亞洲復興的起點，因了日本復興運動的暗示，亞洲的各民族都得到了無限的奮興，而亞洲恢復從來地位的運動，也就此開始。我們總理的意思不是鼓吹亞洲民族起來去壓倒或侵略旁的民族，他的主張是亞洲民族恢復了從前的強盛，可以和歐洲民族力量相均衡而保持世界眞正的平和與發展。這一層的意思，大概日本的識者必然是很明瞭的了。

我們試把最近的國際大勢觀察一下，便可以知道世界平和還是一個未知數，而第二次大戰的危機卻正在醞釀。法國和德國的表面平穩而暗地齟齬；英國和美國因了限制軍備的意見的差池以及經濟霸權的衝突而互相敵視；意大利

的殖民政策，一心一意想控制地中海的全權，以及向北非及巴爾幹擴張其勢力，顯然引起了法國的敵意，也免不了英國的嫉視；蘇俄一面在倡導世界革命，一面卻忘不了彼得大帝以來的雄飛政策，以致在西歐，南歐，中亞等處無不與所謂列強者相排拒；再加上歐洲大戰後疆域變更和民族自決潮流的激盪，世界各地到處都有恢復失地和把持已得權利的衝突，而且都各有利害相關的國家做援應，歐、美各國似乎都已忘卻了前次大戰的創痛，依然頑着縱橫捭闔的老把戲；而日本也被動或自動的參入這個抵排衝突的漩渦裏，再加上帝國主義和被壓迫民族間的衝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衝突。這一個世界，正像一新將爆發未爆發的花炮，和平的關紐可以說細若懸絲。

在這樣一個形勢之下，欲求世界和平的保障，除了亞洲局勢的穩定而外，實在沒有他種勢力，可以弭除不幸的厮殺。因爲上段所說，還都是區部的問題，各國間祇要回憶大戰犧牲的巨大，多少終有些顧忌而不肯輕發，所以去年歐陸幾次

險惡的風雲，都能以勉强妥協的形式而平穩下去。但若是這種衝突牽涉到太平洋問題和東方問題，則我們回想到過去大戰以前的形勢，便保不定最近的將來要發生何種的事變，這種事變的能不能消弭，全看佔有九萬萬人口的亞洲民族，是不是對世界問題有發言權，而這個責任，卻是在日本和中國的肩頭。日本若能認清了亞東的强盛可以穩定世界的局勢，則對於中國的國民革命，應取何種的態度，何待煩言？

中國和日本是休戚相關最深的國家中國國民黨和日本的交誼，日本志士援助中國革命的事實，以及總理在日本組織同盟會以來的關係，是世人所周知的；中、日兩國是同種，同文的民族，對於國民革命的意義，日本較之歐、美人士，當然有更深切的了解。可是在我們國民革命發展以來最近兩年中，卻看不出日本有援助中國革命的誠意而不加以妨害。我們敢說這當然不是日本大多數民衆的意思，而是少數執權者的見解有所蔽。

關於中國國民革命的意義。世人到今還有懷着不確當的見解的。一種人因爲中國自第一次革命以來，戰亂相尋到十餘年，所以對於國民革命軍剷除軍閥的戰爭，仍有認爲和從前直、皖奉、直等戰事沒有兩樣，以爲是個人或一派爲爭奪權利而戰的。這種重大的錯誤，我們不能不說是有意的曲解。凡是稍爲留心觀察或稍明中國內容的人，應該明白國民革命軍對軍閥的戰事，不僅是戰陣上的兵士在作戰，乃是中國國民爲生死存亡而戰，這便是我上文所說的爲求生、爭存而革命，不然，我們過去的戰績，如何能以少勝多，以一當十呢？更有一種人，以爲國民革命縱然是代表開明的和向上的勢力，但是禁不起戰團以外的勢力的干涉，像十四年郭松齡的舉兵討伐張作霖，也並不是爲個人權利而戰，但是終於遭遇失敗，一蹶不振，甚至以身相殉。這一種也是誤謬已極的推斷。郭松齡當時的舉兵，只代表了一種義憤和理想，既沒有主義以號召，也沒有黨和民族作後盾，所以作戰的力量限於部隊的兵士，遇着挫折，便潰敗下去了；現在的國民革命軍，論主義則

有博大悠久的三民主義作前驅，軍隊沒有達到的區域，主義的力量早已奪敵人之魄了，論後盾則有黨員遍於海內外的黨，黨之後更有四萬萬的民衆，四萬萬民衆的心胸，各有救國自救的偉大意願，便是爭生存的目的做推動機，這豈是任何力量所能消滅或阻撓的麽？即使軍事上不能達迅速奏功的目的，但背後有主義鼓舞着，有黨及民衆擁護推動着向唯一的目標前進，世間縱或有人以爲兵家的勝負是無定的，但黨和主義的力量可以否認麽？縱或有人以爲黨的結合容或有變遷，但擁有五千年文化歷史的四萬萬民衆，因了求生、爭存的覺悟而奮鬬，這樣的努力是壓抑得下去或阻撓得了麽？三民主義必有實施的一日，國民革命必有完成的一日，這不是我們中國國民黨主觀的自信，乃是因爲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適應四萬萬民衆最基本，最迫切的要求，我在本文開端已經說明過了。

現在本黨爲適應民衆願望，肅清殘餘軍閥勢力起見，已經斷行對奉、魯軍閥下最後的總攻擊，這是我中華民族全體爭生死存亡的殊死戰，將由這一役的成

功，開三民主義燦爛光輝的第一頁，而後着手於建立三民主義的國家，進謀世界平和的福祉。我所以將三民主義與世界的關係，詳細闡述一下，希望我們的同志和同胞更深一層責任的自覺，希望世界各國尊重中國民族全體的意見而與以諒解，最後更希望日本全國人士明白中、日兩國在世界上所處地位的重要，不憚從種種方面同情我們的國民革命而早日促進其完成。

【注解】

癥結　癥音ㄓㄥ。人腹中的積塊，名爲癥結。凡事的病根亦可稱爲癥結。　齦乾　音ㄧㄣˇ。本義爲用牙咬傷他物；引申做忌才傷害他人的意思。　差池　不齊也。　縱橫捭闔　縱是南北。橫是東西。捭音ㄅㄞˇ；闔是開的意思。闔是合。捭闔就是一開一闔。縱橫捭闔爲戰國時代一般遊說之士所常用的手段。用以挑撥各國的感情，引起戰爭，而自己便從中取得富貴。　直皖之戰　指九、十年間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與段祺瑞徐樹錚開戰事。　奉直之戰　指十一、十四年間奉系軍閥和直系軍閥的戰事。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語體說明文。合解釋倡導之辭而成，實介於公牘與論著兩體之間。述中日間之關係，可

與上篇互參。

組織　本篇題分兩橛，前幅暢談國民革命之旨趣，入後始渡到日本方面。但作者着筆時，原已將全副精神直貫到底，故首節述中國國民革命之第一義爲求得中國民族永久的生存；第二節緊接第一節述國民革命亦爲求世界人類平等以謀世界和平，早把日本的關係括在裏面。第三節至第五節，解釋國民革命之世界的意義，承第二節而來，緩緩遞到下文。第六節，述蘇俄希圖破壞國民革命，故中國與之絕；而許多帝國主義者誣中國國民革命爲赤化，甚至出而干涉，終歸徒勞。一以襯托日本，一則暗括日本在內，皆非題外閒文。第七節，述三民主義信徒有世界責任的自覺，而希望他國亦當認清此點，文勢已轉到題之後半，但尚含渾言之。第八節，首句束小論題，轉到日本；述亞洲民族復習用的，在保持世界和平與發展，仍與篇首之意一貫。第九節，述世界現勢，前途和平頗有危機。第十節，述中日當謀亞洲局勢的穩定，以保障世界和平，立論更切進一層。

第十節，述日本對於國民革命的意義應當有較深切的了解；而事實上不見援助，或加妨害，當非國人公意。措詞婉轉，得諷勸之法。

第十一節，關世人對於國民革命兩種誤解，仍本前文正面說法，做反面文章。明言世人，而實重在日人。前節諷勸，本節則示威，亦修辭一祕訣也。

末節，述國民革命最近步驟，及其意義，與作本文之宗旨，希望國人、世人、尤其是日本人，持相當適宜態度。此乃全文結穴，主意所在。全篇洋洋灑灑如許文字，皆爲此最後數語而發，所謂點睛法也。

詞藻　語體文中，以有新詞，愈見其富麗新穎。如本篇所用「赤化」「失態」「未知數」等等，皆新鑄之詞；而未知數一語，用得尤妙。

四二　難二則

韓非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

「焚林而田，偸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偸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季雍。以犯舅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若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昭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於詐敵，詐敵，萬世之利也。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

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

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

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邪？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邪？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

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盾之說也。

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

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注解】

題解：韓非嘗見古人行事或有不合事理者，乃摘紋而立義以難之，作難四篇，以次於內外儲說之後，其理本於法術家，其文則辨論

體也。此二則係由難一選錄。晉文公　春秋時晉侯名重耳，五霸之一。其父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盡疎羣公子，太子申生自殺，重耳與夷吾皆出亡。重耳徧歷各國，後由秦伯繆公納之爲君。既立，修明政事，討練軍實，與楚爭霸，當僖公之二十八年，會各國之師與戰於城濮，而敗之；文中所言即指此事。　舅犯　文公之舅狐偃，字子犯。嘗與趙衰、顚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從公徧歷各國。　雍季　晉大夫。　行爵論功行賞也。　權與經爲對言，一時之變通辦法。　舜爲耕漁陶孟子『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史記『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呂氏春秋『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不說之，秀士從之。』均可與此互相證。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論著體議論文。此即所謂駁議之文，與「駁」、「議」、「反」、「質」、「答」等同科。本篇標題曰難，即後世「難」體之濫觴。

組織　前章首節記叙，爲下文設難之根據。

次節用或曰領起駁議，謂雍季不當文公之問；立言深刻，犀利無匹。末句繳應首句，是爲首尾呼應法。

次節，謂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更進一層。

末節，兼承上二節，謂文公不善賞；末謂仲尼不知善賞，將首節處處顧到，文無賸義。

後章首節記叙，與前章法同。

次節假或問儒者，以難仲尼不應兩譽堯舜。

次節述舜事事躬親，不爲善治。

末節推論儒家學說未可與爲政。

二章同係難體，言皆辯給，而章法不同；並足以啓人神智，所謂讀書能得間也。作翻案文章，必須具此翻案之法。

詞藻「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以一字作讀甚峭；連用二排，氣勢雄厚；下用散筆，旋轉自如。

「故舉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下接仲尼之言，用不知善賞評仲尼；即以斷文公處置之失當。文筆何等經濟！

欲定堯舜不可兩譽，辨析名理之後，復加矛盾喻話一則，遂覺顯豁可信；以是知惠子善詞令不能廢喻之故矣。

四三　毀學

桓寬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此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高廬，如潦歲之蛙；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糜蓬藋，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厦絜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嘆，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壤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幷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

之在位者，見利不處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穽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偓啄腐鼠，仰見鵷鶵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鵷鶵乎？」

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遜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怨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而悖於所聞也！」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恥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太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太

山之鴟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嫗不擇遠近，商人不媿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闇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驚，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驊騮，且同侶，況跋胥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無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養食期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上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本制於靈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

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注解】

桓寬　漢汝南人。治公羊春秋，博通善文。宣帝時舉爲郎，累官廬江太守。昭帝時，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弘羊互相辨難。寬集其語，又以意廣之，成鹽鐵論六十篇。每篇均以兩方對難之辭成文，實我古籍中最完備之對辨文也。此爲其第十七篇，所辨者毀譽問題也。

晉獻垂棘　春秋左傳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

智伯　春秋末晉卿，名荀瑤，謚襄子。先是晉有六卿，欒氏先亡，智伯又與韓，趙，魏三卿共分范中行氏之地，於是祇四卿。智伯爲政，征伐有功，恃功驕奢性又貪，嘗請地於韓康子與魏桓子，皆與之。後求地於趙襄子，弗與，智伯乃率韓，魏之甲圍襄子於晉陽，決晉水而灌之。久之，趙襄子陰與韓，魏約，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遂滅智氏。

司馬子言　司馬遷之言，見史記貨殖列傳。遷字子長，武帝時以事受腐刑，憤而著史記。

齊軫　軫本車後橫木，浸假爲車之通稱。齊軫猶言齊等，齊觀也。

萬例　古以周尺八尺爲一仞，約當今市尺六寸四弓。

跋牲　牲，牝羊也。

萬鍾鐘，古量名，受六斛四斗。古時官俸以鍾計，漢時以石計，如二千石是。

甘菽藿　藿，豆之總名。菽，豆葉也。甘菽，藿猶言

安貧。

孫叔敖　春秋時楚之賢相，輔莊王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見史記循吏列傳。

商鞅　戰國衛之公孫。好刑名法律之學，入秦見孝公，孝公以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廢井田，開阡陌，任耕戰，秦國富強，孝公封之商於，號商君。及惠王繼立，攻殺鞅於鄭黽池而車裂之。

吳起　春秋時衛人。嘗學於曾子（孔子弟子）又學兵法事魯君，破齊兵。或愬起於君，乃往事魏文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魏文侯既卒，事武侯，爲西河守，又大破秦軍。公叔害之，起之楚。楚悼王以爲相，則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李斯　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西入秦，因呂不韋以見秦始皇，歷仕爲丞相。始皇出巡，斯與宦者趙高從，駕崩於沙丘，斯與高矯詔立少子胡亥爲二世皇帝。旋斯欲害趙高，而高與二世親暱，反使高案治斯罪。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高治斯，榜掠千餘，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蘇秦　東周洛陽人。與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初至秦，說秦惠王以連橫之道，書十上而王不聽，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歸至家，妻不下絍，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喟然而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期年，揣摩成，曰：『此其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往說趙、燕、齊、楚、合六國之縱，同盟以拒秦

國，而蘇秦爲合縱之長。後事齊宣王，爲客卿。宣王卒，湣王立，齊大夫多與秦爭寵，使人刺殺之未殊，而刺客逸。秦將死，謂湣王車裂其尸，則賊可得。湣王從之，賊果出，湣王誅之。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著述體議論文。按此文乃雙方反覆辨論之辭，實爲議論文最特別之一體，而與英文 Argument 最接近者也。凡前習之議論文，皆不過非正式辨論，本篇乃正式辨論；其區別已詳前冊修辭提示中。

組織　本文以大夫毀學，文學則主與學，一正一反，相與辨難，凡四節。

首節，大夫論學者內無以養，外無以稱，故不足貴，引李斯與包丘子爲證。

次節，文學即就李斯包丘子一身顯而罹禍，一無勢亦無憂，以駁其論證。更歷引虞虢智伯季孫之故事，孔子之言，及食於懸門之下，以比李斯之不智；用鴟嚇鵷雛，以喻富貴笑儒者之可鄙，反駁上文。

次節，再由大夫就學者當無惡言邪行，因斥文學不應以懸門腐鼠鄙背之辭爲喻。

次由文學進一層駁復，以爲德薄力小者而位高任重，且鴟之不若。

次由大夫退一步譏儒者無可嚇人，仍取李斯同學爲言，與上文一貫。

末由文學述君子懷德徇名，小人懷土死刑，以孫叔敖爲正面之證。以商鞅等陪襯李斯爲反面之證，結束一篇，歸於尊榮貪祿者多取滅，不若儒學之清高令終。

論全篇格局是兩層夾翻，論取徑是設論——大夫文學皆假設之人；前者亦稱選輯之篇法，後者亦稱全部之篇法，與局部之篇法相鼎立。全部之篇法除設論法外尚有呼應法、擊蛇法、反覆法、渾含法、暗論法、點睛法、比興法、針棒法、牽合法、推原法、翻案法、脫胎法等，泰半皆已前習矣。

詞藻　文章美點，論組織則數「統一」與「聯絡」；論詞采則爲明晰有力。而所以達明晰有力者，設喻、引證是爲要素；而句法之整散，詞字之熨貼副焉。本篇設喻之巧，引證之富，句法之以散運整，詞字之典雅，尤麗學者當悉心玩索。

四四　爲何研究科學如何研究科學

翁文灝

說起研究科學，往往有人想到爲什麼要研究科學。有的說：研究科學只爲的探討眞理，爲學問而學問，爲研究而研究。有的說：研究科學爲利益人生，增進人類

之智識，即所以改善人類之生活。這個問題雖已成老生常談但今年（即一九二五年）英國科學會會長演說，猶且以此爲題，反覆討論，累數百言。中國科學方才開始發展，學者心目中此種問題恐亦不免。即如今日南開大學科學館開幕紀念，外界觀念對於莊麗建築歡喜贊歎之餘，總不能不希望就此能够產生一些於民生國計實在有益的結果。但是純粹的科學家聽了此說，恐有一大部份反對；以爲此等實用主義的論調，對於科學是外行的，是不明而且淺量科學的。試想中國自咸同以來，即重洋務，即講西學，也就是現在所謂科學；設局印書，出洋留學，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謂西學者，僅視爲做機器造槍礮之學。惟其只知實用，不知科學眞義，故其結果不但眞正科學並未學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機器造槍礮之實用亦並未眞正學好。而且只知讀他人之書，不知自己研究，結果譯書雖多，眞正科學並未發生。例如江南製造局三十餘年間成書一百七十多種，其用心之勤，至今猶有人稱道以爲不可及。其間如華蘅芳諸人之盡心編譯，誠亦可敬，但試想此等事業

曾否養成幾個專家，於眞正科學有所貢獻？平心而論，可謂絕未發生效力，不過供人抄襲，作爲時務通考格致課藝一類的材料罷了。從此可見不明科學的眞正意義，且不從眞正研究入手，雖肯極力提倡，亦是不得效果的。所以我們講學工科之外，別有理科。工科重實用，理科重研究。理科研究又復只知探尋眞理，並不問其對於人生日用是否直接有用。

但實用與學理二說似若反對，實非矛盾。科學目光固不能專注目前之利，急就之功，但因科學研究之結果，對於自然公律逐漸明白，則自然界種種勢力及物類，自然的容易供我們的支配與利用。設一譬喻：譬如十九世紀初，英國電學名家法拉第等研究電學及磁學的時候，用一張厚紙蓋在磁石棒的上面，將鐵屑撒在紙上，振動紙片，鐵屑卽排成曲線，證明磁力的方向。諸如此類，研究完全是學理的；絕未想到後來發電機由此發明，電車、電燈、電報都由此發生。再舉一例：三年前，天津曾有人爲他大做百年紀念的巴斯篤，用很簡單的試驗，證明空氣中有微生物

的種子微生物祇能因種傳種，不能憑空的自然發生，亦是就事論事，誰也不想到現在醫學上衞生學上種種應用，因此救了無數人的性命，延長了許多人的壽數。所以科學應用，往往出於意外：現在以爲有用，研究下去也許無甚結果；現在以爲無用，也許研究下去可以生出驚天動地的結果。所以研究科學的人，不管他無用有用，也不知什麼叫有用，什麼叫無用；但祇知道我可以研究的東西拿來研究，研究的結果，便是研究者最高之獎賞。莫說這種純粹科學的精神是無用的，天下最大的善，莫過於能信眞理，使天下人人皆能信仰服從眞理，則人類和平早已實現了。天下最大的樂，莫過乎能知眞理，試想科學給我們的知識，大至無外空間最大的望遠鏡所望不到的地方，小至原子電子頂强顯微鏡所顯不出的東西，我們都能推想得到，於人生的擴大有何等重要意義，也可說即此便是他的大用。

但是也不能說純粹的科學家是祇知研究不管實用的。剛纔所說的法拉第，是一位純粹學者，大家知道毫無可疑的，他在一八三六年，曾受三一公司的雇用，

研究用弧光做照海燈的方法。他受極微的薪水，在驚風駭浪中辛苦工作，於身體康健大受損害；他從未懈怠，亦從未要想別的酬報。他在七十歲上，猶自去海邊看察，自謂但能使航海的減少危險，保全生命，便是自身無上的獎賞。這便是科學家的實用精神。科學知識便是人類的照海燈，須要照得人類平安，纔見得他的用處。

現在要說如何研究科學。科學學生讀的是科學教科書，教科書所教的都是前人研究已得的結果，讀了之後，——尤其是在物理學一類的科學——往往覺得各種事情都已研究完了，既已盡善盡美無以復加，從何再做新的研究？再不然，便覺得天下事物浩如煙海，一部十七史都不知從何處說起？天下事物之繁，叫我們從何下手研究呢？我們於科學初入門徑的人，恐怕都不免有這二種感想，因此徘徊瞻顧，不能進行。

研究科學入手工夫，自然各種科學各各不同，既貴有天才，又須有指導，萬不是一言可盡。知識偏隘如我，更不敢强不知以爲知。但是從個人經驗所及，或者可

以對學生諸君貢獻一些極粗淺的意見作爲參考。

我以爲入手研究的次序，大約可分三步：第一、是找問題。須要先知什麼問題尚未解決，然後可以下手研究。我嘗想現在專門教科書以及高等教授——中外都說在內——都有一普徧缺點，就是只教人什麼是已知的，但不大肯說什麼是未知的。因此所以使學生生出盡善盡美無可研究的感想，不能激發他們好奇探勝的興味。但是我們當學生的——凡是研究科學者，年紀雖大，也都可叫做學生——也儘可獨具眼光，用心去尋他們的漏洞。譬如學地理學的教科書上，正面的說直隸省某年統計人口多少，我們就要反面的想西藏的人口沒有統計，不知到底多少。又如學重力學的，聽人說倫敦的、巴黎的重力加速度是多少，我們便要問他是否知道天津的是多少。凡是未知的問題，都應該也是可以研究的。

第二步、就是找方法。有了問題，須要想方法去解決他。有的問題是可以用現成方法解決的，那最容易，把已知的方法去研究未知的東西，一來就有成績了。也

有的問題現成方法不甚適用，須要因時制宜，或因地制宜，加以改良的，那便要研究如何改良，如何適用，便已引上研究的路了。更有的問題須要想新方法來解決的，如果能想得出，便是更有價值的發明了。

第三步——也許就是第二步的變相——是找材料。研究一個問題，第一要知人家對於這個或與他相似的問題曾否研究，結果怎樣。所以參考書是不能不充分的。科學書的做法，大抵淵源有自，徵引有據，所以我們從這書便可引到那書，逐一尋去，參考書就完備了：這是一種材料。研究一個問題，往往須要取得研究的東西，譬如研究動植物須要先採動植物的標本，研究物理化學也要有適當試驗的物質：這又是一種材料。再加試驗的儀器，也須一一設備。所以材料的設備，便成了研究科學的要素，也就是現在科學研究不能個人的閉戶獨修，必須設立專門機關的理由。但是設備的次序，儘可照研究的需要次第做去。有一部份人以爲必先有完全的設備，然後可以着手研究。我以爲必先有研究的題目，研究的方針，然

後儘必要的或有益的範圍內極力設備，方能容易成功，事半成倍。否則不問是否有用，是否能用，樣樣都要設備，到那一天纔算完全呢？

照以上次序做去，是否就能做到科學發明，得到重要貢獻呢，當然不能完全保險。須知科學發明不是輕易的事，得些新的貢獻，亦非十分容易。而且科學愈進步，發明愈難了！試讀西洋科學發展的歷史，在十七八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之前半期，科學界草萊初闢，光燄萬丈，從極簡要的事實，便得極重要的發明；譬如見水沸而知蒸氣的力，因蘋果落地而悟重力之理，雖是過份說的簡單，但在現在科學眼光看來，總也覺得是很便宜的事。拿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證明來與牛頓的「重力律」來比較，難易繁簡，相去得多少！就是起頭所說的法拉第巴斯篤一流的試驗，在現在看起來，亦豈不是十分簡單？容易工作既已作去，現在的工作便要繁難了。所以由今思昔，覺得當時眞是科學發明的黃金時代。

但是我請諸君不必以錯過了黃金時代自餒！現在的問題固是愈難，現在的

方法却是愈精，所以我們的研究能力亦是愈大。況且我們中國眞叫作地大物博，各種事物未經科學方法研究者很多很多，一經研究，必有所得；凡有新得，卽是貢獻。所以我們卽使不承認還在科學發明的黃金時代，我們也不能不慶賀尙在科學發明的黃金世界。

我們不聽見近年美國博物院亞洲調查隊在外蒙古研究古物的成績麽？許多人都說：他們三年調查的結果，勝如歐美數十年的成績。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研究，記得去年中國地質學會開年會的時候，有北京大學及地質調查所人員的許多論文，有一位法國地質學會的副會長聽了，告訴我說：我們法國地質學會三年的貢獻，也沒有你們這一年的多。這固然是他太恭維了，但也要有些實在。所以然的理由，並不是我們的研究能力高，實因爲我們的材料太多太好太容易了。歐西二萬分之一的地圖都已做得不少，我們的整座的大山還有沒調查過的，所以研究材料俯拾皆是，就是所謂科學發明的黃金世界了。

用這一種眼光，或者可以許我推己及人，添別種科學來上一個找問題研究的條陳。我們不是想物理學理論高深方法精密，一時間不容易做什麼新的研究麼？但如果從地域觀念着想，在中國黃金世界裏找題目，那就容易了。姑且舉一個我所想到的例：從前人想地面上各地重力的速率是跟緯度高度定的，既知某地的緯度高度，便可算出他的重力。但是精密測量的結果，却往往與算得的數目不同。二者都很可靠，其間的差異乃是另有一種極重要而從前設想不到的現象，就是地殼的疏密輕重各處不同；而且大致是高山區域疏而輕，大洋區域密而重。但是在中國這麼大的地方——除了印藏交界的喜馬拉耶山以外——究竟是否如此，抑另有別的變化，至今沒有測驗過，這豈不是現成的一個很好問題麼？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定認他是物理上最重要的一個，——物理學我是不很高明的——但由此可以說明：雖具普遍性質如物理學的科學，也可以用地域關係幫助我們來找問題；而且這是於地質學極有關係的，所以格外關心，那就所謂三句不

離本行了。

至於其他科學，地域關係更深了，如生物學之類，機會更多，可以不必一一盡說。

諸君須知黃金世界是人人羨慕人人要想利用的，所以中國的科學材料我們自不利用，外國科學家就來利用了。各國每年來華的探險隊、調查團，後先相接，是來作什麼的？就是因爲中國是科學發明的黃金世界，都來叨些光罷了。從世界科學的眼光來看，學術無國界，我們應該歡迎他們來早些發明尚未發明的寶藏，促進人類知識的進步。但是就中國人的地位着想，我們自己的材料，自己的問題，不快快的自己研究，以貢獻於世界，却要勞動他們外國人來代我們研究，我們應該感覺十二分的慚愧，應該自加十二分的策勵！

以上所說，都是很粗淺的話，我的意思，無非想要鼓起科學學生奮起研究之熱心。我們須記着眼前科學上未開闢的荒地尚是甚多，專待我們來耕耘收穫，我

們應該大家努力！

【注解】

翁文灝　浙江鄞縣人。曾遊學英比等國，研究地質學甚有造詣。現任北平地質調查所所長。此篇乃是民國十四年時，天津南開大學新築科學館開幕時的演講詞，由錐指集選錄。

法拉第（Faraday）　英國物理學家。（一七九一至一八六七）他的電學研究集在一八四四至一八五五年間出版，凡是他所發明的學理，研究的方法都詳其中。

巴斯篤（Pasteur）　法國微生物學家。（一八二二至一八九五）發明微生物的生活現象。一八八五年初行他的瘋犬種痘法。

三一公司（Frinity House）

浩如煙海　浩多而大的意思；煙海，海氣瀰漫也。

十七史　我國史書分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三大類，而以紀傳體多斷代爲之，稱做正史。十七史者，趙宋時官家嘗鏤刻之各代正史也，計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北周書、南北史、隋書、唐書及五代史共十七部，卷帙既多，不易卒讀，所以宋人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之語。今人也有作「一部廿四史從何說起」者。

愛因斯坦（Einstein）　現代德國物理學家，生一八七九年，其先世本猶太人。他從幼研究算學物理學，自一九〇二年大學畢業以後，到一九一五年間，發表特殊的相對論及普遍的相對論兩篇名著。從前牛頓講力學，假定空間和時間是獨立存在的；而愛因斯坦以爲宇宙裏面沒有甚麼絕對的空間，也沒有甚麼絕對的時間。譬如地球上的時間和別個星球上的時間是不同的。各個星球各有一個特殊的私時間與他自己的歷史相應。所以在地球上面的人要由他自己的私時間來推公共的時間，非從

地球和全宇宙中間的關係着手不可。而這種公共的時間，與別個星球上的住民的公共時間又不相同：這就是相對論原理的一斑。依此原理，非但將牛頓的力學定則根本加以修正，而且對於古來時間及空間的觀念，也都根本推倒，所以哲學方面也大受影響了。

牛頓（Newton）英國物理學家兼數學家。（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發明引力法則，爲力學磁學等開一新紀元。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語體演講體說明文，說明科學之價值，及研究法，而「鼓起科學學生奮起研究之熱心」者；雖係對一校學生而講，實爲一種有普遍性之公開演說，不僅勸喻少數人而已。

組織　本篇劈分兩大章，前章論研究科學之目的，次章論研究科學之方法，乃一種平列式篇法。論文章篇法之格局，有平列式，階梯式，兩扇式，分總式，圓周式，波浪式，緩急式，遞承式，直脈式，曲脈式，等名目；分總式又有總提分應，分提總應，總提分應總結三式。其中泰半，前已習之矣。

前章凡三節：首節述研究科學只爲探討眞理，同時提到實用方面，加以駁擊；次節述學理與實用並不矛盾，作一調和論調；再次述純粹科學也管實用，完全發揮一面。合三節觀之，平列以起，偏承，合會以轉，偏結，可悟合論之組織法。

後章，首述初學每有無從下手作新研究之感，作逆起；後用一小節轉到下文；以下逐步述研究次

序：一、找問題，二、找方法，三、找材料，處處用實證說明，最爲顯豁。後承前文，由研究述到發明，即是由方法回應到目的，初言發明之不易，繼言待發明者仍多，而中國方面材料尤富，更就物理學與地質相關處舉一例，隨用一句括及其他科學，末言外國人多來華探討，中國人更宜努力；曲曲折折，暢發題外切近與情之義旨，尤爲合法。合觀其章法，是逆起，順承，推結，文勢不平，足爲說理顯明之助。

詞藻　解釋學理之文，易流於枯燥無味，看本篇敘科學家故事，舉研究法實證，遂覺興味濃郁。加之隨事設喻，如記法拉第研究照海燈做法，即加一句「科學知識便是人類的照海燈」；又由「黃金時代」一成語，創出「黃金世界」新隱喻來；皆是絕妙詞采。結處用「開闢荒地，耕耘收穫」一喻，亦殊有味；且以行文結處最重要，故其結語委婉，顧到全篇，意味自覺深長。

四五　對於自然科學的大概觀念

翁文灝

無論何種科學，一言研究，即含有兩個觀念：研究者及所研究者；是研究的目的物——對象。因爲有這兩方面，於是觀察點生有兩種：一曰主觀，是專注重研究者的方面，也就是以人爲標準；一曰客觀，是專重被研究者的方面，也

就是以目的物爲標準；在自然科學講起來，自然界就是他的對象。

在自然科學未發達的時候，一般人對於自然界的觀念，多注重主觀；因爲如此，於是有人本主義和實利主義發生。前者即以人爲本位，以「人爲萬物之靈；」甚且以「人爲宇宙之主」的種種觀念，去觀察自然界，以爲萬物存在的原因即在吾人，或云植物何以開花結實，其答語爲供人賞玩食用，此係一個粗淺的譬語，驟聞之很覺可笑，但人本主義的結果，實際上必至於此。

在近代科學的觀念，對於植物何以開花結實的問題，大多數人當答說爲傳留他的種類。如此說法，就是想物自物，人自人，人之外物自有他的存在之理由，這就是科學觀念之一步。至於實利主義大致承認自然界事物並非役屬於人，但仍認定我們人類對於自然界事物的態度，應當以人類自利爲標準；我們人類爲什麼要研究自然界的東西？自然界的事情？就是要想從此種東西，此種事情中，爲吾們人類取得若干好處。

我們研究鑛物，應當要分別他的種類，承認他的成分，可以想提出些物質供吾們利用。我們研究植物，應當要知道他那一種可作什麽食料，那一種可作藥品，那一種要怎樣使他長的快生的肥，這就是吾們研究自然界事物的目的。如果沒有實用，那就物自物，我自我，何必管他。所以就火星有人的問題說，先要問此種人能直接或間接的跳過空間跑到地球上來嗎？如果能來，則我們應如何預備和他交通，與他和好，或與他戰爭，這是要研究的。如果說絕不能來，則彼我之間不發生利害關係，究竟有沒有人，是怎麽樣子，吾們問他幹什麽，那就要擯在研究之外了。如此說法，要擯棄的事物恐怕很多。這樣觀察，可以說是人本主義的變象，至今在中國似很通行。

對於新學的觀念，都說歐美富强之道由於科學發達；吾國仿而效之，志在步人後塵。以求造槍砲，造兵船，開礦產，造鐵路等等用處，所以派留學生出洋，以及在國內辦的學校，最初多是學船的，學海陸軍的；次後多是學開礦造路及化學工藝

的。至於學純粹科學者絕對沒有。直到今年，教育界的教育宗旨還天天說求實用。所以現在學校裏的教員，教農學的有，教開礦的也有，所謂實用的還容易請，要尋幾個教純粹科學的專門人材，絕對難得。因爲從前沒有人養成他，現在沒有人看重他，專門的人從那兒來呢？現在絕無僅有的幾位科學的人材，還是他自己偶然湊巧學來的。大學上說過：『事有本末，』現在我國却要不務其本而齊其末，他的結果，就是求實利而反不得實利；因爲沒有純粹科學的精神和基礎，單講皮毛枝節的實用，是不成功的。

所謂純粹的自然科學，其觀察點專注重客觀的方面，故一般研究者對於自然界須抱三種態度纔對。

一、唯物的：只有物，沒有我，絕不許主觀的我攙雜其中。這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一個眞正態度。否則爲我所蔽，眞理不明。新近有一實例，即數月前美國甘答垓州的議會通過一議案，係反對進化論學說。主張此論者，對會衆演說，其中有一段理

由謂：依進化學說「人猿同祖，」果如是，吾人當承認各人先祖爲猿了。普通人眼光看來，自然是怒目相待，絕不承認；但是這種說法，只可爲議會聳聽的一種方法，絕不是科學辯理的正當論據。所以美國博物院院長奧斯本氏駁他說：人類的祖先不但是猿，而且是出自爬蟲類魚類，至其進化程度，尙不及猿。眞理自眞理，事實自事實，是避不了，抹不殺的。吾們人類所謂榮辱之見，尊卑之分，都是自然界裏用不着的東西。

二、虛心的：從前有一派哲學者，謂可以人類理性來範圍自然界之事物。其言曰：犬耶，貓耶，厥類繁多，何以他們不來研究人，而吾人反去研究他們呢？因爲人類有理性的本能，善於推理，期求眞理之當然。此種天賦的理性，除人而外，他動物絕對沒有。所以吾人對於自然界各種觀察，各種學說，只要衡之理性，便可知其眞假。要知自然界事物之眞象，我們只能從實際上觀察得來，絕不能從吾們腦子裏冥想胡造。關在門裏的哲學家，對於自然界的智識絕不會有進步的。

三、獨立的：舊說「萬物皆備於我」，人身就是一個小宇宙，或是宇宙的一個影子。所以自然界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人身中亦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要想以此及彼，推及其餘，是靠不住的。因爲人是自然界一份子，與全個絕不一樣。即使有時有些相像，亦只好作一個譬喻，不能就說完全一樣。彼化學家所用之原子，謂與太陽系同，四周也有許多電子圍繞回轉，此不過一種譬喻，人與自然界亦不過如是。

以上三者，是吾人對於自然界應取之態度。至於研究自然界之方法，分述之有三：

子、觀察：吾人既承認物體是自然界裏的獨立者，所以纔有觀察的必要。就觀察而細加分析，又可分三步：即一曰實地觀察；如在某山的岩石，生某地的植物，能就其生產的狀態而觀察之者。二曰實物觀察；即能將實物取來，再加以精細的考究。三曰記載；從觀察得來的結果，必須詳細記載，否則等於沒有結果。上述三者是

觀察的大要。然在觀察之先，必有兩項觀念；就是空間和時間的關係。

空間的觀察是什麼呢？如觀察某種植物，不但觀看他的鮮美的花和繁茂的葉，更須注意他生產所在的地方和環境氣候等等；否則所得事實必孤立而沒有結論。什麼是時間的觀察呢？如某種岩石生在某地和他經過的時間怎樣？若欲觀察這點，必須和旁的岩石去比較，而後他生成前後古今遠近等等差別自然比較的出來。

丑、分類：分類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很要緊的方法；也是必須經過的一個階級。可是初學的人往往覺得非常麻煩，以爲沒有存在的必要。如犬、貓、兎、鼠知其重要之一種」而已，何必一一分類。此種理想誤謬的很！怎麼說呢？例如有人研究一顆樹，枝葉花實研究得非常詳細，而對於他株則茫然不知。這樣研究是否合宜，吾人易知；然欲免除，非旁搜廣採觸類旁通不可。

科學研究之目的，在於得到包涵極大之眞理，在森羅萬象裏邊尋他的差異，

求他的相互關係，以期發見所以然之理。在物理化學雖似不講分類，而其中各定理確由分類裏產出，是毫無疑義。博物學開卷就講分類，是因爲這種科學對自然物體有格外密切的關係。而討論的對象，尙未十分離開事物的實際，故先要將紛紜萬象略爲整理一番，然後纔能說話。

自然科學的分類，大致有二種：有所謂形態分類者，係觀看物體外部的形態而斷定其屬於某類；如就植物花的構造而分爲某科某屬；就礦物的色澤而分爲金屬和非金屬。這種方法，多有誤錯，有時把根本不同的東西因爲外表偶然相似，往往誤爲同類；例如以鯨魚屬魚類，就是一個實例。因此又有人別爲二種分類：就是人造分類法和自然分類法。在最初研究分類的人，爲便利起見，必先由人造出假定而後達到天然，這是一定的。總上所言，由觀察而分類，已及於整理；科學的研究，至此又進一步。

寅、推論：爲研究自然科學眞正之目的，其步驟可分三段，就是：

1. 說明：人若見一種現象，若能說明，則覺很有興趣。譬如挖井，在冬日則上冷下溫，在夏日則上溫下冷；又如開礦時挖鑿隧道，愈下而愈暖，冬夏一衣即可支持。此種現象，常人習慣，不以爲異，但亦莫名其妙。若以科學的研究，則從而爲之說曰：地面以下溫度漸高，且此溫度是不受地外冬夏的變遷。既不受地外的影響，又是愈深愈熱，所以這種熱力不是從太陽來，乃是從地內來的，故名曰地溫。這句話就是地質學內很重要的一個基礎。由此推闡演繹，可得出許多結論。但所謂地溫，並不必先行假定地球生成的學說；不過從實際觀察領會其眞意而已。

又如河水的流，係自上而下；且能挾帶砂泥，沉集河底，此乃普通的觀察，人人皆知。若是以科學眼光看來，必要加上一層說明：如云水有搬運作用和淘汰作用，水流急則作用大，緩則作用小。細察所言，也不過在目擊的現象上加上一點說明而已，並無若何新奇意義添加其中。但因有此一說，而水成岩之成因即得脫穎而出。故遇一種現象，即加一種說明，這是研究科學最緊要的一項。科學家發明眞理，

發見新事實，最重要的本事就是這一種領會的能力。吾人對於自然界事物，不必先假定什麼奧妙新奇的學理，套上去，看他對不對。只要就實在的觀察，以誠懇的態度，問他這是什麼，這是怎麼的就得啦。

2. 比較：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現象，始有比較。如甲乙有何相同，有何差異，由比較而始定。論理學言之甚詳，其規則有二：一曰共變律；一曰差別律。如有甲種礦物，比重很高，且含有原子量很重的金屬。乙種丙種其他性質不同，但凡是含有原子量很重的金屬礦物，都是比重很高。則可斷定金屬的原子量和礦物的比重有因果的關係。這就是第一個法則。或云平地植物和高山植物相比較，大有不同，而得出一種結論，即云：地面的高低和生物的生長有如何的關係。又如喜游海面的魚眼睛銳敏，棲居海底者或不發達。甚至於盲，由此比較，亦能得一個結論，即云：魚眼發達與否，和日光有密切的關係。有上述之說明和比較兩項，科學研究的程度已竟很高，再進而至於假說。

3. 假說：假說不一定是對。然欲證明其與自然界的眞相實在對否，其法有三：一曰解釋；如云地球上之生物有進化，其中確有可循之跡，是毋容疑。然欲解釋緣何而有此進化，不得不以假定而說明。假定因人而異，如達爾文以爲進化原因在於天擇。例如一父五子，其性質形狀各不相同，然適於環境者生，不適於環境者死。因此故世代遞傳，所謂適於生存的形態，能力，逐代發達，發達到一定程度，與原始種性相去太遠，於是成爲新種。這是假定天演淘汰，而說明生物的進化。例如達氏所云奇拉夫頸長的原因由於天擇的關係。因爲短頸鹿仰食樹葉，難以維持生活，於是短頸者死，而長頸者存，積世相沿，始有今日之奇拉夫。總之生物種類的嬗變，是觀察的事實，物競天擇是拏來解釋進化的假定，要看他說得通說不通。

二曰徵實；更進一步，要問所謂物競天擇究竟實在有沒有這會事呢？就事實上看起來，同種的生存競爭不能說是沒有；但同種的偶然變異，能否遺傳到後代？偶得的勝利，能否代代保存，且能增高繼長？這都是不能徵實的，那就有些靠不住

了。所以有賓伏來一流人又創驟變說。他們以爲植物種類突然變易，他們是曾經徵實的，拏來說明物種的進化，自然是更進一步了。

三曰實驗；即用試驗的方法，來證明假設。此法達爾文也曾用過，來說明他的學說。因爲有些動植物可以人工的變化他形態。達氏即用此法，證明他的自然淘汰。他的理論的根據，就是人力可以做得成，在自然界裏也應該是一樣的做法。這種實驗的方法，在物理化學的方面應用尤廣。因之研究理化者，大概都相信：凡事可以試驗的就是眞的，不能試驗都是靠不住。此種心理在自然科學中是不能有的。自然界中有許多的的確確的眞理，是吾們不能試驗的，譬如說幾萬度的溫度，幾萬氣壓的壓力，我們能做麼？幾百萬幾千萬年的變化，我們能試驗嗎？也有我們實驗以爲如此的，自然界中却不是如此。例如化學室內可以從無機的元素造成煤油；但吾人開採的天然煤油，是從有機生物生出來的。須知自然界可以容納許多許多試驗室，而試驗室恐不能包涵自然界。換言之；試驗是科學方法之一，不是

試驗就是科學。總上所述，吾人可知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也可明曉此種科學的本體，再進而研究自然科學的性質，他的特性可分三種：

1. 學理是相對的，眞理是絕對的。嚴格的說，一種學說或對或不對，沒有中立的餘地。但是現在能知絕對的眞理，怕還沒有。我們所講的學理，都是離眞理不遠，而尙未達到絕對的眞理，所以學理還是相對的。故科學上的記載，大半是假設的話頭。所以地質旅行時，可云「此地或有此現象。」如見一斷層，往往說「這或是斷層；」見某岩系，往往說「或是某時代成的。」因爲說話所表示的，不好超過證明的程度，所以不肯遽下定論。但是也有許多實實在在的，一看就可明白毫無疑義的，倘然也學作懷疑的口氣，强裝科學家的腔調，那就令人好笑了。

2. 材料是積累的。科學的材料，廣漠無垠，浩瀚無際，絕不是一人一氣作成，係由許多古今中外的人積累成的。從這一點，吾們可得三種教訓：即（一）吾人若得一事實的解答，須告他人以及來者，不可祕爲家傳。（二）須尊重前人；從前有人

想到的眞理，和察出的事實，應該尊重他的優先權，不可一筆抹殺。例如吾們北京高師每年往山東烟臺去做動物學旅行，採集許多動物，鑑定名稱，開會展覽，發表報告，雖然沒有多大功勞，但是也有一些實在的事實。若是別的學校，也往烟臺去了一趟，做個報告，或者應該說明北京高師看見過什麽，他們也見了什麽新的。或者簡略一些也許可以略過不說。但若竟說如此好地方，中國人從來沒有人知道，他們是第一次發見的，那就有些太失科學家的體統了。如果每一次看見都說是發明，那還成話麽？（三）不可抄襲前說，冒爲己有。個人又有一個感想，就是近時我國做科學文章的人，有時極喜歡引用外國人的話，就是極不相干的，也是某氏某博士引用滿篇。而中國人自己的成績，却或置之不顧，或是攘爲己出，不加審察。例如講氣象學專講英國美國，不講本地，固是可笑。但是講美國英國的氣象，可以詳細引證某氏某氏的著作，講到本地的氣象，却一句不提起觀象臺，——如北京觀象臺——好像都是自己得來的，那是更好笑了。

3. 進步是無窮的。科學的研究，浩無止境。有時此法告終，又有他法來代替；如礦物學就今日言似無進步，即有結晶及性質上少許之發明，亦不能算長足的進步。將來或有人發見出一種新方法，給他一種新途徑，那就又有進步了。如岩石學，在成立之始，一般研究者多以小捶和手鏡去研究他，不過是看岩石的組織和岩石的硬度。後來有人用植物學的顯微鏡片來研究；又有人想出用尼高爾來研究，於是觀察入微，進步大著。至二十世紀之初，進步似又終止，於是華盛頓、意亭斯等又創出岩石成分的研究，岩石學又競尚一時。然在今日看來，似又停止。而近日來華調查地質之培爾克等又創出新的研究法，叫做新岩石學，係研究岩石怎樣生成，怎樣變化，使岩石在地質學上格外重要，格外切實，這也是一種新的研究趨向。

總之，自然科學只要就實在事物平平實實的去觀察他，說明他，人人都可以研究。至於精密的儀器，寬大的房屋，和華美的書籍，有時作高深的研究固然是不能省；但是說沒有他們什麼科學的研究全不能做，這話也是大大的錯誤。試看創

造各種科學基礎的大家，都是辛辛苦苦簡簡單單的做出來的。再則研究科學，第一是在個人的興味，不是設官立司所可奏効的。

吾們對於自然界，應該懇懇切切的和他接近，老老實實的看看他是什麼東西，平平正正的想想他是怎麼一會事，然後清清楚楚的把他寫下，誠誠懇懇的告訴給人。這樣做法，雖然成不了什麼達爾文赫胥黎，或者也許可以做他們的學生。

【注解】

甘答垓州 (Kentuckey) 奇拉夫英語 giraffe 之音譯。竇伏來 (De Vries) 華盛頓 (Washington) 意亭斯 (Iddings) 培爾克 (Berkey) 吾們北京高師句 此篇係十二年著者在北京高等師範的講稿，所以如此說。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體裁與前篇相似，但論題專一，故作法亦異。

組織　本篇篇幅雖長，但除一起一結外，中幅正文，綱舉目張，頗易領會。

起處首節，先說明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駢舉觀察法二種次承前主觀一層，加以分解駁擊，由人

本主義說到實利主義再轉到實用科學一律撇去反跌入題。

中幅專就純粹的自然科學發揮以次述研究態度研究方法以及自然科學的特性。茲爲表列以見其綱領分總式之章法：

（甲）研究自然界須抱三種態度

一．唯物的，二．虛心的，三．獨立的。

（乙）研究自然界之方法

子．觀察　一．實地觀察，二．實物觀察，三．記載。

丑．分類　一．分類之重要，二．分類之方法。

寅．推論　1.說明，2.比較，3.假說：一．解釋，二．徵實，三．實驗。

（丙）自然科學的特性

1.學理是相對的，眞理是絕對的；

2.材料是積累的：一．不可自祕，二．須尊前賢，三．不可抄襲，冒爲己有。

3.進步是無窮的。

結處推論到設備及個人興趣之重要，尤見卓識；末節總束作結，而以達爾文，赫胥黎爲言，是用實證作鼓勵語，結得悠永。

詞藻　本文藻飾處，讀者可本所學以研索。

中幅提綱挈領，分別叙述，各以干支數字標明處，略有可商。蓋所用一、二、三、數字，或爲大綱，或爲子目，殊覺紊亂。宜依修辭家言，定一系統如次：

先中國數字，一，二，三，……遇有子目，依次用天干，甲，乙，丙，……遇有子目，依次用地支，子，丑，寅，……遇有子目，依次用阿剌伯字碼，1，2，3，……再遇子目，則可用羅馬字母A，B，C，……，a，b，c，……及注音符號ㄅ，ㄆ，……。雖先後次序，通常因人而異，但一篇之中，必自有其一貫的系統。

四六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梁啟超

（一）

今天我感覺莫大的光榮，得有機會在一個關係中國前途最大的學問團體科學社的年會來講演。但我又非常慚愧而且惶恐，像我這樣對於科學完全門外

漢的人，怎樣配在此講演呢？這個講題，「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講的。我記得科舉時代的笑話：有些不通秀才去應考，罰他先飲三斗墨汁，預備倒吊着滴些墨點出來。我今天這本考卷，只算倒吊着滴墨汁，明知一定見笑大方，但是句句話都是表示我們門外漢對於門內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羨，如何崇敬，如何愛戀的一片誠意。我希望國內不懂科學的人或是素來看輕科學，討論科學的人聽我這番話得多少覺悟，那麼，便算我個人對於本社一點貢獻了。

近百年來科學的收穫如此其豐富：我們不是鳥，也可以騰空，不是魚，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幾百千里外的人答話；……諸如此類，那一件不是受科學之賜？任憑怎麼頑固的人，諒來「科學無用」這句話再不會出諸口了。然而中國爲什麼直至今日還得不着科學的好處，直到今日依然成爲「非科學的國民」呢？我想中國人對於科學的態度有根本不對的兩點。

其一，把科學看得太低了，太粗了：我們幾千年來的信條都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一類話。多數人以爲：科學無論如何高深，總不過屬於藝和器那部分，這部分原是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恥辱。又以爲我們科學雖不如人，卻還有比科學更寶貴的學問，什麼「超凡入聖」的大本領，什麼「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件件都足以自豪；對於這些粗淺的科學，頂多拿來當一種補助學問就彀了。因爲這種故見橫亙在胸中，所以從郭筠仙、張香濤這班提倡新學的先輩起，都有兩句自鳴得意的話，說什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兩句話現在雖然沒有從前那麼時髦了，但因爲話裏的精神和中國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話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爲變相的存在。老先生們不用說了，就算這幾年所謂新思潮，所謂新文化運動，不是大家都認爲蓬蓬勃勃有生氣嗎？試檢查一檢查他的內容，大抵最流行的莫過於講政治上，經濟上，這樣主義，那樣主義，我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治國平天下大經綸；」一次

流行的莫過於講哲學上，文學上，這種精神，那種精神，我也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超凡入聖大本領。」至於那些腳踏實地，平淡無奇的科學，試問有幾個人肯去講求？學校中能設有幾處像樣子的科學講座？有了，幾個人肯去聽？出版界能設有幾部有價值的科學書，幾篇有價值的科學論文？有了，幾個人肯去讀？我固然不敢說現在青年絕對的沒有科學興味，然而興味總不如別方面濃。須知這是積多少年社會心理遺傳下來，對於科學認爲「藝成而下」的觀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還是最愛說空話的人最受社會歡迎。習科學的既已不能如別種學問之可以速成，而又不爲社會所尊重，誰肯埋頭去學他呢？

其二，把科學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絕對的鄙厭科學的人且不必責備，就是相對的尊重科學的人，還是十個有九個不了解科學性質。他們只知道科學研究所產結果的價值，而不知道科學本身的價值；他們只有數學、幾何學、物理學、化學……等等概念，而沒有科學的概念。他們以爲學化學便懂化學，學幾何便懂幾

何；殊不知並非化學能教人懂化學，幾何能教人懂幾何，實在是科學能教人懂化學和幾何。他們以爲只有化學、數學、物理、幾何……等等纔算科學，以爲只有學化學、數學、物理、幾何……等等纔用得着科學；殊不知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只要彀得上一門學問的沒有不是科學，我們若不拿科學精神去研究，便做那一門學問也做不成。中國人因爲始終沒有懂得「科學」這個字的意義，所以五十年前很有人獎勵學製船，學製砲，卻沒有人獎勵科學；近十幾年學校裏都教的數學、幾何、化學、物理，但總不見教會人做科學；或者說，只有理科、工科的人們纔要科學，我不打算當工程師，不打算當理化教習，何必要科學？中國人對於科學的看法大率如此。

我大膽說一句話，中國人對於科學這兩種態度倘若長此不變，中國人在世界上便永遠沒有學問的獨立；中國人不久必要成爲現代被淘汰的國民。

科學精神是什麼？我姑從最廣義解釋：「有系統之眞知識，叫做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眞智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這句話要分三層說明：

第一層，求眞智識。智識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連動物都有；科學所要給我們的，就爭一個眞字。一般人對於自己所認識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爲眞；但只要用科學精神研究下來，越研究便越覺求眞之難。譬如說「孔子是人」這句話不消研究，總可以說是眞，因爲人和非人的分別是很容易看見的。譬如說「老虎是惡獸」這句話眞不眞便待考了。欲證明他是眞，必要研究獸類具備某種某種性質纔算惡，看老虎果曾具備了沒有？若說老虎殺人算是惡，爲什麼人殺老虎不算惡？若說殺同類是算惡，只聽見有人殺人，從沒有聽見老虎殺老虎，然則人容或可以叫做惡獸，老虎卻絕對不能叫做惡獸了。譬如說「性是善」或說「性是不善」這兩句話眞不眞，越發待考了。到底什麼叫做「性」，什麼叫做「善」，兩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說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傳說的義理咧氣質咧，鬧成一團糟，

那便沒有標準可以求眞了。譬如說「中國現在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便很待考。欲知他眞不眞，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內容弄清楚，看中國和他合不合。譬如說「法國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也待考。欲知他眞不眞，先要問「法國」這個字所包範圍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國，這句話當然不眞了。看這幾個例，便可以知道：我們想對於一件事物的性質得有眞知灼見，很是不容易；要鑽在這件事物裏頭去研究，要繞着這件事物周圍去研究，要跳在這件事物高頭去研究，種種分析研究結果，纔把這件事物的屬性大略研究出來，算是從許多相類似容易混淆的個體中，發現每個個體的特徵。換一個方向，把許多同有這種特徵的事物，歸成一類，許多類歸成一部，許多部歸成一組，如是綜合研究的結果，算是從許多各自分離的個體中發現出他們相互間的普遍性。經過這種工夫，纔許你開口說：「某件事物的性質是怎麼樣。」這便是科學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層，求有系統的眞智識。智識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還要

知道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關係。否則零頭斷片的智識全沒有用處。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關係，而因此推彼，得從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統的智識。系統有二：一豎，二橫。橫的系統，卽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說，豎的系統，指事物的因果律，——有這件事物，自然會有那件事物；必須有這件事物，纔能有那件事物；倘若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那件事物便會有或纔能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智識的不二法門，因爲我們靠他纔能因所已知推見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智識進到行爲的嚮導，因爲我們預料結果如何，可以選擇一個目的做去。雖然，因果是不容易談的，第一要找得出證據，第二要說得出理由。因果律雖然不能說都要含有「必然性」；但總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强的「蓋然性」。倘若僅屬於「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譬如說：晚上落下去的太陽，明早上一定再會出來；說倘若把水煮過了沸度，他一定會變成蒸汽，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爲我們積千千萬萬回的經驗，

卻沒有一回例外，而且爲什麼如此，可以很明白說出理由來。譬如說：冬間落去的樹葉，明年春天還會長出來，這句話便待考。因爲再長出來的並不是這塊葉，而且這樹也許碰着別的變故，再也長不出葉來。譬如說：西邊有虹霓，東邊一定有雨，這句話越發待考。因爲虹霓不是雨的原因，他是和雨同一個原因，或者還是雨的結果。翻過來說：東邊有雨，西邊一定有虹霓，這句話也待考。因爲雨雖然可以爲虹霓的原因，卻還須有別的原因湊攏在一處，虹霓纔會出來。譬如說：不孝的人要着雷打，這句話便大大待考。因爲雖然我們也曾聽見某個不孝人着雷，但不過是偶然的一回，許多不孝的人不見得都着雷，許多着雷的東西不見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間有個雷公會專打不孝人，這些理由完全說不出來。譬如說：人死會變鬼，這句話越發大大待考。因爲從來得不着絕對的證據，而且絕對的說不出理由。譬如說：治極必亂，亂極必治，這句話便很要待考。因爲我們從中國歷史上雖然舉出許多前例，但說治極是亂的原因，亂極是治的原因，無論如何，總說不下去。譬如說：中國行

了聯省自治制後一定會太平，這話也待考。因爲聯省自治雖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無奈我們未曾試過。看這些例，便可知我們想應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統的智識，實在不容易。總要積無數的經驗，或照原樣子繼續忠實觀察，或用人爲的加減改變試驗，務找出眞憑實據，纔能確定此事物與彼事物之關係。這還是第一步。再進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毀，毀不止一個原因，知道甲和乙的關係還不夠，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關係；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眞知道乙和甲的關係，便須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關係。不經過這些工夫，貿貿然下一個斷案，說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關係，便是武斷，便是非科學的。科學家以許多有證據的事實爲基礎，逐層逐層看出他們的因果關係，發明種種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極强蓋然性的原則，好像拿許多結實麻繩組織一張網；這網愈織愈大，漸漸的函蓋到這一組智識的全部，便成了一門科學。這是科學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層，可以教人的智識。凡學問有一個要件，要能「傳與其人。」人類文

化所以能成立，全由於一人的智識能傳給多數人，一代的智識能傳給次代。我費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種新智識，把他傳給別人，別人費比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智識之全部或一部，同時騰出別的工夫又去發明新智識，如此教學相長，遞相傳授，文化內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擴大。倘若智識不可以教人，無論這項智識怎樣的精深博大，也等於「人亡政息」，於社會文化絕無影響。中國凡百學問，都帶一種「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神祕性，最足爲智識擴大之障礙。例如醫學，我不敢說中國幾千年沒有發明，而且我還信得過確有名醫，但總沒有法傳給別人，所以今日的醫學，和扁鵲、倉公時代一樣，或者還不如。又如修習禪觀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眞是圓滿莊嚴，但只好他一個人獨享，對於社會文化，竟不發生絲毫關係。中國所有學問的性質，大抵都是如此。這也難怪，中國學問，本來是由幾位天才絕特的人「妙手偶得」，本來不是按步就班的循着一條路去得着，何從把一條應循之路指給別人？科學家恰恰相反。他們一點點智識，都是由艱苦經驗得來。他們說一句

話總要舉出證據，自然要將證據之如何搜集，如何審定，一概告訴人。他們主張一件事總要說明理由，理由非能彀還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經過的路線，順次詳敘。所以別人讀他一部書，或聽他一回講演，不惟能彀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結果，而且一併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結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來批評他的錯誤。方法普及於社會，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會有發明。這是科學第三件主要精神。

（三）

中國學術界，因爲缺乏這三種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證：

一，籠統。標題籠統，有時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對象爲何物。用語籠統，往往一句話容得幾方面解釋。思想籠統，最愛說大而無當不着邊際的道理，自己主張的是什麼，和別人不同之處在那裏，連自己也說不出。

二，武斷。立說的人，卽不必負找尋證據，說明理由的責任。判斷下得容易，自

然流於輕率。許多名家著述，不獨違反眞理，而且違反常識的，往往而有。既已沒有討論學問的公認標準，雖然判斷謬誤，也沒有人能駁他；謬誤便日日侵蝕社會人心。

三，虛僞。武斷還是無心的過失。卽已容許武斷，便也容許虛僞。虛僞有二：一話句上之虛僞，如隱匿眞證，杜撰假證，或曲說理由等等。二，思想內容之虛僞，本無心得，貌爲深祕，欺騙世人。

四，因襲。把批評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沒有批評能力，所以一味盲從古人，剽竊些緒餘過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彈力性隨着時代所需求而開拓。倒反留着許多沈澱廢質在裏頭爲營養之障礙。

五，散失。間有一兩位思想偉大的人，對於某種學術有新發明，但是沒有傳授與人的方法，這種發明，便隨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斷。所以他的學問，不能成爲社會上遺產。

以上五件，雖然不敢說是我們思想界固有的病證，這病最少也自秦、漢以來受了二千年。我們若甘心拋棄文化國民的頭銜，那更何話可說？若還捨不得嗎？試想！二千年思想界內容貧乏到如此，求學問的途徑榛塞到如此，長此下去，何以圖存？想救這病，除了提倡科學精神外，沒有第二劑良藥了。

我最後還要補幾句話：我雖然照董事部指定的這個題目講演，其實科學精神之有無，只能用來橫斷新舊文化，不能用來縱斷東西文化。若說歐、美人是天生成科學的國民，中國人是天生成非科學的國民，我們可絕對的不能承認。拿我們戰國時代和歐洲希臘時代比較，彼此都不能說是有現代這種嶄新的科學精神，彼此卻也沒有反科學的精神。秦、漢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中國者二千年，羅馬帝國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於歐洲者也一千多年。兩方比較，我們隋、唐佛學時代，還有點一準科學的精神不時發現，只有比他們強，沒有比他們弱。我所舉五種病證，當他們教會壟斷學問時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藝復興以後，漸漸把思想界的健

康恢復轉來，所謂科學者，纔種下根苗；講到枝葉扶疏，華實爛漫，不過最近一百年內的事。一百年的先進後進，在歷史上值得計較嗎？只要我們不諱疾忌醫，努力服這劑良藥，只怕將來昇天成佛未知誰先誰後哩！我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異彩！

【注解】

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　見易經繫辭下　德成而上兩句　見禮記樂記。

郭筠仙名嵩燾，字伯琛，一字筠仙，清湖南湘陰人，道光進士，長學問而又具經濟才，嘗參曾國藩幕。累官至兵部侍郎。光緒初出使英法兩國，故頗悉外情，以「通曉洋務」見知於世。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體裁亦與前兩篇相似，但以陳述批評爲主。

組織　除首節係一開場白套引外，第一章述中國人對於科學的態度根本不對的兩點：其一，把科學看得太低太粗；其二，把科學看得太呆太窄。用總提分應總結式，發揮題前「科學與中國文化」一層意思。

第二章，解釋科學精神之意義，爲「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眞智識的方法，」幷用層累式說明

此語之含義，是題內一半文字。

第三章，先述中國學術界缺乏科學精神故有五病救此五病惟有提倡科學精神。凡前此贊揚科學及科學精神處，即是贊揚西方文化；結處補足數語，謂「科學精神之有無，只能用來橫斷新舊文化，不能用來縱斷東西文化」，由此點醒題旨。細按本篇篇法大頭細尾，頗嫌參差；只以說理酣暢，故覺頭頭是道。任公演講，多屬信口開河，不必有若何之嚴密組織，學者本平日下札記工夫，大可改作一番，用某原意，另行組織，以爲練習。

詞藻　任公之文，最富風趣，如此次引科舉時代的笑話是其一；引用陳辭（道、器、德、藝超凡入聖；治國平天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等等，）以資調侃，是其二。前者易見易知；後者之作用，實等於史記之化用鄙言，以寫人傳其神，蓋皆以出奇制勝。若當時盡用白話，此等佳處，乃顯不出。偏執者或以文言中夾用俗語能傳神，故重視白話，吐棄文言；是亦猶見語體中夾用文言，意味雋永，乃欲盡廢白話，同一可笑耳。古今中外，文言白話，皆相輔而行，不可任意武斷，抹殺其一也。

四七　首陽山賦

杜篤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面河源而抗巖，隴堆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羅落漠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於雲中。

忽吾覩兮二老，時采薇以從容。於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州域鄉黨，親戚正儔；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遺民也。厥胤孤竹，作蕃北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之善政，育年艾於黃耆。遂相携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覩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乎山旁。」

【注解】

首陽山一名雷首，亦曰首山，在今山西永濟縣南。論語季氏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杜篤字季雅，後漢京兆杜陵人。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嘗以事繫獄，會大司馬吳漢卒，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作論都賦上奏之。後仕爲郡文學掾。建初中，車騎將軍馬防辟爲從事中郎，與西羌戰，沒於射姑山。後漢書文苑有傳。　塏同堆。　隈山曲也。　屬連續也。　落落高疏貌。　蒙蒙茂盛貌。　落漠亦作落漠；又作落寞。零落斷續之貌。　滴瀝水下滴聲。　疋儔疋與匹通，配也。　作蕃北滭　蕃同潘，諸侯爲王家之屏藩。滭，水際也。孤竹國在今河北盧龍至朝陽一帶，故曰北滭。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注『孤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古文苑本句注：『紂都朝歌，孤竹在北。』　育年艾於黃耆　育養也。艾老也。謂髮眷白色如艾也。黃，老人髮白復黃也。耆，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詩行葦『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　昌伏事而畢命　昌，西伯名。伏，同服。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不祥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牧野紂之南郊。武王克紂處。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爲文言辭賦體摹狀文。按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例有云：「辭賦類，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

是。漢書藝文志曰：『春秋之後，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文心雕龍詮賦篇亦曰：『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賦體獨立，蓋在戰國時也。然騷賦雖與詩分歧，而察其內含，蓋猶兼備六義之遺，不過賦意得其泰半而已。宋儒朱熹嘗詳論之：『楚人之辭，其寄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純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讀者不可不察也。』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專務鋪寫，沒其風諭之義。於是形式內含與詩乃截然分異。揚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抉明漢賦與騷賦不同之趣，或卽辭賦之名所由以起乎？魏晉以降，駢偶暢行，辭賦亦隨之而變爲駢賦，辭加儷而氣則卑矣。自聲韻之說起，詩既變古而爲律，賦復由駢而入律，唐朝取士，律賦與律詩幷試，乃更不足道。三變而復古之機以起，宋歐陽修蘇軾之流乃欲以散文之體勢爲賦，秋聲赤壁之篇其例證也。本篇爲漢賦，雖篇幅不多，讀此而漢賦之體制與旨趣亦可窺

一斑矣。

組織　章實齋有言：「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務之義也。」古賦作法，大概如是。如本篇首節，從地理上落筆；鋪叙其形勝，是徵材聚事而以恢張聲勢出之也。次節，從歷史上落想，假設遊迓古聖，相與問對，是徵材聚事而莊列寓言出之也。至於賦句，雖長短相錯，而大致規仿楚辭，六言爲多，其用韵也，或間句爲叶；或每句連續而叶，亦無定律，要以聲調諧順爲指歸。

詞藻　賦爲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之作；故描寫成分常占其泰半，詞采自是惟一的要素。本篇奇字、奥句僻典雖不見多，而通體皆帶渲染之色，讀者須觀其全豹，然後再從逐字逐句辨別其爲何種辭格，則得矣。

本篇共叶幾韻？如何叶法？試舉出之。

四八　筆賦

蔡邕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慓悍，體遒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

書乾坤之陰陽，讚宓皇之洪勳。盡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皇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明神。

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

【注解】

蔡邕字伯喈，後漢陳留圉人。性至孝，母死，廬墓。與叔父從弟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靈帝時，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以經籍文字多謬，乃與堂谿典楊賜等奏請正定六經文字，立碑太學門外。帝常以災異詢邕，邕但奏對，頗有指斥公卿內侍語，諸宵小媒蘖其短，詔下洛陽獄，論死。尋與家屬髡鉗徒朔方。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猶前漢十志也。帝寡其才高，會大赦，乃宥邕還本郡。有告邕在囚時訕謗朝廷者，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者十二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到，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侍御史、侍書御史、尚書。尋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邕欲潛奔兗州，不果。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

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兗州陳留聞邕兼善辭賦，圖畫其形，號曰『思賢』焉。

邕博聞多識，精於音律，嘗銜命正定六經文字，於是靈帝詔邕與諸儒校定東觀五經記傳，補續漏闕，及正五經文字，使工鐫刻，立石於太學門外，以爲楷式。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邕既博學有才，又多技藝，善鼓琴，造笛，好辭賦，書論，銘贊，碑誄，及作篆隸，尤工飛白。

邕嘗以後漢書十志未就，乃上疏曰：『臣以建武之初，侍中寺人，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以凡士。至和帝時，鄭衆用事，改命士人，皆通經術，明達政理，動遵舊典，有公卿之節。自此以來，中官轉盛，數見信用，與政事，故邪正雜糅，貴賤無別，天時人事，於是大變。臣愚以爲可復改用士人，以清其源。』

邕又以爲：『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世之間，至於移風。故傳稱「文景之際，東至於海，南盡蒼梧，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財物有餘，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今者豪右，雖有累金之富，猶無終歲之儲，小民雖有旦夕之業，常有倉卒之急。』

邕又以爲：『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事成敗，善惡，以爲勸戒。漢興，撰次舊事，以爲漢記，後世因循，多所缺漏

天地色也揚『天玄而地黃。』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體裁與前篇同。西漢之賦，命題頗有堂皇之概，如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魏晉以下，則競爲詠物小賦，凡草區禽族，庶品雜類，舉爲題目；故言務纖巧，無復風骨可言。蔡氏此作，雖亦小品；但彼本工書能文之人，託筆興懷，自與尋常弄翰者不同科；且就其所言察之，旨趣何等正大，固不必以小而忽視之也。

組織　本篇分爲三節：首節述筆之體，兩句爲韵，前叶「遇」韵，後則「沃」「職」通叶。

次節，述筆之用，兩句爲韵，「文」「震」「眞」通叶。

三節，綜述筆之全德，四字爲句。首兩句專司轉合，故不起韵。以下兩句爲韻，分叶「眞」「職」二韻。

「也」爲語助。

詞藻　漢賦的句調，雖不如駢賦律賦之整齊對仗，但通體以儷辭爲文體則同。其構成要素爲整爲韻，兼及於儷。（仍本唐鉞中國文體的分析篇）就本篇第一節中之「之」「於」「以」，第二節中之「之」「分」「而」「於」，第三節中之「也」，各字觀之，可以明視字爲整的方法。就各節每韵中上下

兩句觀之可以明此篇的儻是意義平行而已；至句中的各字，則未能以次平行也。

四九　大唐中興頌　並序

元結

大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

天將昌唐；繄曉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

兇徒逆儔，涕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

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注解】

太子即位靈武　太子即肅宗。靈武即今寧夏靈武縣。天寶十五載六月，安祿山破潼關，西向長安，玄宗幸蜀，途次馬嵬，百姓遮留，乃命太子留東討賊。七月，太子至靈武，即位；尊玄宗爲上皇天帝。尋上皇傳位制亦到。　繄同伊，語助詞。　涵濡天休　涵濡猶言浸漬，沐浴；天休，皇恩也。　沄沄沸盛貌。　浯溪水名，在今湖南祁陽縣西南五里。元結爲道縣刺史時，嘗家於溪畔，因立石以頌功德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辭賦類抒情文。以表頌揚之情者。支頌爲六詩之一，前已言之。所以謂之頌者，頌與容古字通用，古時宗廟大祭，嗣王臣工美先人盛德之形容，以其成身作爲歌辭，告於神明者也。體最正大，義必純美，試觀詩中周頌商頌魯頌之文，可見其規式焉。降及春秋，如晉軍之稱「原田每每」，魯人之刺「麛裘而芾」，直言不詠，短辭以諷，被乎人事，體斯變易。迨至戰國，屈原有橘頌之章，又浸及於細物，則似濫矣。至秦始皇帝巡行郡縣，上鄒嶧山，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功德，於是由樂章變而爲碑文，今所傳李斯芝罘泰山嶧山諸刻是也。此文蓋仿秦代遺制，所異者以私人資格自行刻之

耳。又辭賦之體，必具聲律，本篇四言爲句，三句爲韵，整齊諧協，卽是一例。（其行文每三句爲韵亦摹擬李斯者。）

組織　首幅序文，標舉緣由，末着「頌曰」二字領起下文。

頌文第一節，叙安史作亂與序文第一二句相應。

頌文第二節，轉承上文，叙肅宗戡亂，與序文三四句相應。

頌文第三節，略加論定，貶亂逆，褒忠烈，作一束筆，猶散文之有頓也。

末節明作頌本旨作結，與序文末二句相應。

統觀全篇，序與頌意相儷而辭不複，先叙後議，點題作結，要言不繁，文勢自然爽利。

詞藻　詞句凝鍊有與尋常散文不同者，如「匹馬北方」句，略去動詞，而意義仍甚明白，反覺有神有力，此卽辭賦具有提示性之一例。又「地闢大開」「山高日昇」皆是譬喻之詞。行文遇無法直接形容處，輒用喻以表達之，此類是也。「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係一負辭詰問句，所以增厚氣氣。「石崖天齊，」爲夸飾之詞；天齊，倒文以叶韻。——韻文中每有倒文以諧叶之例，此類是也。末用「何千萬年」一歎問句作結，便覺反扭不平，有如全體筋脈都若僨興者然。

五〇　贊三首

一、王陽明先生像贊　章炳麟

淵默之貌，雷霆之聲，氣矜之隆，學道之名。強哉矯乎，陽明先生。

二、劉蕺山先生像贊　宋犖

人各有死，鴻毛泰山。聞先生風，懦立頑廉。有冠不南，有笏可擊。蕺山一抔，首陽爭烈。

三、光武紀贊　范曄

炎正中微，大盜竊國。九縣飆迴，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

共道。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我皇漢。

【注解】

矜莊以持己也。論語衛靈公『君子矜而不爭。』朱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強哉矯乎禮記中庸篇云『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矯，強貌。劉蕺山名宗周，字起東，號念臺。明浙江山陰人。萬歷進士，改官御史，以節聞於朝。魏忠賢削其籍。崇禎末起爲左都御史。屢疏言事，且謂帝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帝啣之，斥爲民。福王立，開復原官，又以疏劾馬士英阻用阮大鋮，切陳軍國大計，未奉采納，中途告歸。弘光二年六月，清兵下杭州，遂不食死。宗周學宗程朱，亦兼師陽明，而能身體力行之。嘗撰人譜一卷，首列周敦頤太極圖說，次爲記過格，次爲改過格，又附類記一卷，采集古來嘉言懿行，分爲五篇，詞多淺顯，蓋用以自修，並以詔世人者。山陰爲紹興府附郭縣，城東北郊有蕺山，先生嘗讀書山上，沒後又葬於此，故世稱蕺山先生。

宋犖字牧仲。清河南商丘縣人。康熙間，以蔭累官至尚書。工詩畫，精賞鑑。詩與王士禎齊名，著有西陂類稿。

鴻毛泰山漢書司馬遷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懦立頑廉孟子萬章篇『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有冠不南春秋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而問之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後因以南冠喻羈囚者，如唐駱賓王在獄詠蟬詩云：『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是也。此句蓋言劉先生自殺以全節，不甘作南冠之囚受縶於北廷也。有笏可擊唐代宗朝盧龍部將朱泚殺節度使朱希彩而自立。尋以弟朱滔留鎮而自入朝。德宗時，涇原節度使姚令言過京師作亂。時泚官大尉，亂兵奉之爲主，稱帝受朝。司農卿段秀實唾罵之，以手中象笏擊泚，中其額，流血沾衣。秀實遂被害。此言劉先生能抨擊亂逆如段秀實也。一抔喻墓也。漢書張釋之傳』：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顏注『抔，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只云取土耳。』又唐駱賓王討武曌檄』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抔音ㄆㄡˊ。范曄字蔚宗，南北朝宋順陽人。博涉經史，工爲文章。始爲祕書丞，元嘉初，以事左遷宣城太守，不得意，乃刪定各家後漢書，成一家言。累遷太子左衛將軍，意仍不滿，與魯國孔熙先謀逆伏誅。嘗自言所作漢書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此首係從光武紀選錄。案范氏自嘆曾祖汪，即以博學著聞。祖寧，著春秋穀梁傳集解，辭義精深，至今爲學者所重。父泰，以晉室遺老，始領劉宋國子祭酒，陳奏進之道，士流愛仰。著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亦可謂家學淵源者矣。

炎正我國皇古以來，即有陰陽五行之說。每一帝王興，必著其以何德王，而官紀

服色皆從而更易焉。史家稱神農氏始以火德王，故稱炎帝。漢高祖初起，斬蛇兆瑞，表爲赤帝之子，故旗幟亦尚赤。史官認爲協於火德自然之應，故曰炎正。——正正朔也；古爲王者號令天下之始政也。大盜移國　指王莽篡位也。莊子祛篋篇『田成子一日殺齊君而盜其國。向所謂智者，不反爲大盜積者乎。』目攘奪君位者爲大盜，本此。九縣蹙廻三精霧塞　九縣，猶言九州；蹙迴，喻狂亂也。三精，指日月星；霧塞，言昏昧也。誕命書曰：『誕膺天命。』誕，大也。靈貺自甄　貺，賜與也；引伸爲凡人所加於我者之敬詞。甄，猶言天賦之殫，如佳氣祥光之類，足以上應天庶者。甄，明也，別也。沈幾先物　幾者，動之微也。物，猶事也。沈潛而能識事之幾也。深略緯文　略，韜略。猶言經武緯文也。尋邑百萬四句　王莽地皇四年，即淮陽王劉玄更始元年，光武等所率漢軍得昆陽、定陵、郾等縣，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討之。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卒爲漢軍所敗。貔音毗，本猛獸名，此與虎字聯用，泛指猛獸也。長轂，兵車也。雷野，形容其聲之盛。霆雲，形容其旌旗之盛。新都自焚　王莽初封爲新都侯。史記『周武王伐紂，紂衣其寶玉自焚而死。』莽兵既敗，三輔豪傑共起誅殺莽，傳首詣宛。——時劉玄駐此，此乃假紂事以言莽也。庱劉皆作殺解。左傳『庱劉我邊陲。』庸　時公孫述據蜀，庸古國名，地當在蜀也。代　時盧芳據安定雲中等地，與匈奴連結。至建武十七年，始請降，光武立芳爲代王，復以疑懼遁死匈奴。梁淮陽王更始元年冬，故梁王立之子永首詣洛陽，更始即封永爲梁王，都睢陽。後永見更始政亂，舉兵攻下濟陰山陽等郡，又與賊帥東海董憲、環邴張步連兵，專據東方。至建武三年七月，蓋延等破斬之，

永部下復立永子紆五年七月乃降。趙更始元年冬，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爲成帝子，自立於邯鄲，徇下幽冀，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時光武方奉更始命，行大司馬事，往徇河北，二年四月，以諸郡兵進拔邯鄲，斬郎。三河未澄三河，河東、河北、河南也。澄，清也。光武以斬王郎功見忌於更始，遣使立爲蕭王，令罷兵。光武不從，復擊降銅馬大彤諸賊，此河北未靖也。更始二年二月，遷都長安，以朱鮪爲左大司馬，與李軼等留守洛陽，鎮撫關東，實以防光武，此河南未靖也。更始又拜鮑永爲尚書僕射，安集河東，屯太原，田邑爲上黨太守，在并州，與將軍樊參劉均等相連，此河東未靖也。四關重擾關中古稱四塞之國，故曰四關。更始既入長安，赤眉賊樊崇等復西向攻破之，執殺更始，故曰重擾。金湯失險金以喻堅，故稱城壁曰金城。湯以喻熱，故稱池深曰湯池。光武所向輒勝，故云金湯失險。車書共道禮記『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言一統也。靈慶既啓靈慶，指符瑞也。光武既向河北，聲威甚盛。更始三年夏南還，諸將屢請上尊號。夏六月，行至鄗，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其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爲主。』麾下復固請，因即天子位，改元曰建武。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爲四七之際也。明明廟謨詩云：『明明天子。』謨，謀也；廟，指天子。赳赳武貌。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於赫有命於赫，歎美之詞。於音ㄨ。詩云：『有命既集。』謂得天命也。系我皇漢系，紹緒也。皇，大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爲文言辭賦體議論文。贊之本義爲助，古時君臣相遇於宗廟朝廷，行禮則有唱發之辭，致

意則有嗟咏之辭，無非出語以助奬歎贊之原起，如斯而已。以致用甚寡，故篇體不廣。寖假而相與稱譽之辭謂之贊。相傳西漢司馬相如嘗作贊以美荆軻，雖其文不傳，贊之形成文章，當以是爲最早。至班固作漢書，傳紀之後，所附評語，無論褒貶，皆謂之贊，則名同而實異矣。贊之作法，以用韻文者爲常，前二首是其例。史家之贊，兼用韻散，今選用韻者一首以示例。

組織　第一首係從容貌上觀察而贊之者，恰合像贊身分。共爲四言句六句，兩句爲韻，叶八庚韻。

第二首係從志節方面着想而贊之者，與前首之注意點不同。四言之句共計八句，兩句爲韵，前兩韵以陰平「珊」與「鹽」通叶，後兩韵以入聲「錫」與「屑」通叶。

第三首雖爲史贊，其意則有褒而無貶。其篇幅視前兩首爲長，可分爲四解：

一解，計六句，從新莽篡漢，濁亂政綱，以致人神共憤說起，實與散體之原起法相同。兩句爲韵，叶入聲「職」韻。

二解，計十句，接叙光武應運而起，昆陽之戰，實不基所肇，故先及之，是順承法。兩句爲韵，叶陰平「文」韵。

三解，計八句，接叙光武削平羣雄，進討赤眉；以事事得勝作一鎮住之筆，是轉法。兩句爲韵，通叶「

篠」「皓」兩韵。

四解，計六句，言光武卽位，諸功臣咸共翊贊，又能謀善斷，用能重振漢祚，是贊結法。兩句爲韵，叶「翰」韵。

詞藻　作四言韵語，首貴凝鍊，三首無不如此；須參！

「鴻毛泰山，」「首陽」是何種修辭格？

「雷野」「彗雲」是何種修辭格？

「明明廟謨」是何種修辭格？

五一　箴兩首

曾國藩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人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注解】

曾國藩　字伯涵，一字滌生，清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歷官至侍郎。洪楊之亂既起，適丁憂在籍，奉命籌辦團練，助地方官清匪禁慝。旋列爲正式軍隊，號曰湘軍。又添練水兵，號曰楚軍水師，分援下江諸省，卒平洪楊。清廷酬庸錫封一等毅勇侯，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正。善古文辭，聲情壯烈，爲一代大家。著有詩文集及奏議書牘等。本課係由文集五箴篇摘錄者。

女神　女同汝，下三女同。

道聽塗說　論語陽貨篇：「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疏：「言聞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譌妄，爲有德者所棄也。」朱注：「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愆　有三解：過失，惡疾，差錯也。此處從第三義。

天君　心也。荀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

馬走　司馬遷報任安書開端便言「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走僕也。猶自爲人司牛馬之僕役。蓋自謙之詞，此處又截取二字成文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爲文言辭賦體抒情文。所以表戒懼之情者。箴與鍼同義；鍼所以治病，文而以此爲名，蓋出於儆戒之意。其體則三代以前已有之，大抵君臣相與規戒之辭，設官誦獻，以靳不忘，虞夏商周之遺製往往散見經傳，可覆按也。後世學者，進修德業，恐懼其或愆也，亦相與效而爲之，本篇所選兩則，是其例也。

組織　箴言箴從巧語，間言誇大，胡說四層說起，見題之反面，爲反起法。第九句以下緊隨上文笑駁兩字申說，意義仍直貫到起句，是頂接法。尤悔自攻，兩句轉到正面，陡然截住，最爲有力，是正轉法。末兩句推拓一層，以感歎格作結，是感嘆結法。全首計叶五韻：前十二句兩句起韻。兩句一叶，計叶「眞」「盤」「支」三韻；後四句一句起韻，一句叶，計叶「東」「號」二韻。

有恆箴從無進境說起，而歸咎於無恆，是直起直承法。下文將德業不常先作一頓，然後轉入日常飲食之事，以比對爲點明，是喻轉法。以下呼天而告自誓作結，亦感嘆結法也。全首計叶四韻；每兩句爲韻，兩句一叶，計叶「支」「紙」「先」「有」四韻。惟篇中間三句五言句，讀起來覺得文氣格外充暢；於此可悟長短句韻文，其行文方法全然脫胎於散文。今人唐鉞嘗以散行體韻文爲詩說間

的中立體，允爲的當。

詞藻　文心雕龍銘箴篇云：『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可知作箴文尙質實，不尙華藻。本文皆簡潔閎深，文義兼美，略無浮詞泛語，確是合作；學者須反覆熟習，深思，自能得其妙處。

「解人不誘誘者不解」是顚倒格，猶詩鐘之繫鈴解鈴格也。

五二　器物銘

王禕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我元。我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履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本而圓，於以警吾昏；體石而方，於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爲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卷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庶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藝不可徇乎而；隱顯公順乎而，獨不可愼乎而。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功固如是。

【注解】

王禕字子充，明義烏人。太祖取婺州，徵之起與浦江宋濂並爲文學侍從之選，累官翰林院待制同知制誥。洪武五年，議招諭雲南，奉命前往，爲元臣脫脫所害。正統中，追謚忠文。此篇原有二十首，今餘七首。

冠　即今之帽。　元首也。　愆　過失也。音くㄢ。　匪爾可卷　匪同非。卷同捲。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衾　即今之被。　覆幬　覆音ㄈㄨˋ。遮蓋也。幬音ㄔㄡˊ。亦作遮蓋解。禮記：『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　溷　音ㄏㄨㄣˋ。與混同，雜亂也。　乎而　語助詞。詩經中嘗見之。　褻不可徇　褻音ㄒㄧㄝˋ。慢也。徇　循也。徇同殉，謂以身從物也；如

殉情殉財，殉名皆是。此句言不可恃有帳爲隱蔽，便殉於狎玩也。公順大公而順乎自然。愼獨禮記中庸「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言獨處之時，亦不敢放肆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爲文言辭賦體抒情文。亦所以表戒懼之情者。與箴同工，而其用微有不同；劉彥和所謂「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者是也。其體亦與於三代以前，如禮記所載商湯之盤銘著日新又新；大戴記以載周武王聞師尙父道丹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四端，於機，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劍，於弓，於矛，盡爲銘焉，以戒後世子孫，尤其可信。後人效之，爲器物之銘者實繁有徒；施之金石者亦數見不鮮焉。本篇所錄，卽前者之例已。

組織　冠銘四句，上兩句名其器是外表；下兩句因以自警，是內含。凡每首都含有此二層意義，不過配置不同耳。

履銘四句，先正後反，每句皆名器與自警雙關。

枕銘四句，可分兩截：每截自爲一格，每格兩句，上句名器，下句自警。蓋以枕有木石兩種，故分說之耳。排偶成文，體甚自在。

席銘四句，上兩句名器；下兩句自警。先表後裏，先實後虛，章法與冠銘相似。

衾銘四句，上兩句名器下兩句自警；章法與上首同。惟先直寫，再推開一步，層次分明，末句較長，推宕有聲，筆法與前不同。

帳銘四句，皆名器與自警雙關；章法與履銘相似。惟先反後正，配置微異。語尾各綴「乎而」以舒文氣，又是一格，頗知變化。

尺銘五句，前四句名器；後一句自警，格調又變。

總觀七首，章法筆法各自不同；或一整到底，或長短錯綜，或前短後長，要以自然有神爲指歸。

詞藻　履、杖、扆三銘皆用排筆，氣勢凝重整飭。衾、尺兩銘整散兼施，則神味悠永。

「獨不可愼乎而」猶言獨不可不愼，以一負辭代兩負辭之用，爲謀句法整齊故也。他處有兩負辭者則重複之故，皆與正言者反之辭相類。

五三　元劇之文章

王國維

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

如焦理堂易餘籥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余謂律詩與詞，因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尙屬疑問；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尙於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眞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

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元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媿色也！

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爲之。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實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

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儘有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

茲舉數例以證之：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我往常在風塵，爲歌妓：不過多見了幾個筵席，回家來仍

作個自由鬼。今日倒落在無底磨牢籠內。

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春雲暮。倘兀自脚趔趄，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俺殺生的無緣度。

語語明白如畫，而言外有無窮之意。又如竇娥冤第二折：

〔鬬蝦蟆〕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廻。感著這般病疾，值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溼，或是飢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緞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竇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個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悽愴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爲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至中葉以後，已罕覯矣。

其寫男女離別之情者，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

〔醉春風〕空服偏暝眩藥不能痊，知他這腌臢病何日起。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會家縹渺啊，忘了魂靈。一會家精細啊，使著軀殼。一會家混沌啊，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著數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徧琅玕翠。

此種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爲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

至寫景之工者，則馬致遠之漢宮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對著這迥野淒涼：草色已添黃；兎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搠起纓鎗；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餱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携

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繞廻廊，繞廻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挂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尙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那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竚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雁南翔，呀呀的聲嘹亮。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響。

以上數曲，眞所謂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劇，雖淺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

上所未有也。茲舉其例：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疎剌剌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驚覺我的是顫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此皆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馬致遠黃粱夢第四折：

〔叨叨令〕我這裏穩丕丕土坑上迷颩沒騰的坐；那婆婆將粗剌剌陳米喜收希利的播。那蹇驢兒柳陰下舒著足乞留惡濫的臥；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娑沒索的摸。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

其更奇絕者，則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　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燄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分開交頸，疎剌剌沙鞴雕鞍撒了鎖鞋。斯琅琅湯偸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丁丁瑞精磚上摔破菱花鏡，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

又無名氏貨郎旦劇第三折，則用疊字，其數更多。

〔貨郎兒六轉〕　我則見黯黯慘慘天涯雲布，萬萬點點瀟湘夜雨。正值著窄窄狹狹溝溝塹塹路崎嶇，黑黑黯黯彤雲布，赤留赤律瀟瀟灑灑斷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魯魯陰雲開處，霍霍閃閃電光星注。正值著颭颭摔摔風，淋淋涤涤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撲撲簌簌濕濕涤涤疎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滲滲昏昏瀟湘水墨圖。

由是觀之，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字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所

賴於此者實不少也。

元曲分三種：雜劇之外，尚有小令、套數。小令，只用一曲，與宋詞略同；套數則合一宮調中諸曲爲一套，與雜劇之一折略同。但雜劇以代言爲事，而套數則以自叙爲事，此其所以異也。元人小令、套數之佳，亦不讓於其雜劇。茲各錄其最佳者一篇，以示其例，略可以見元人之能事也。

小令

天淨沙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套數

馬致遠秋思

〔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

〔喬木查〕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

〔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

〔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晚來清鏡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裝呆。

〔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竹籬茅舍。

〔離亭煞宴〕蛩吟罷，一枕纔寧貼；鷄鳴後，萬事無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滴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與頑

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天淨沙小令，純是天籟，彷彿唐人絕句。馬東籬秋思一套，周德清評之，以爲萬中無一。明王元美等，亦推爲套數中第一。誠定論也。此二體雖與元雜劇無涉，可知元人之於曲，天實縱之，非後世所能望其項背也。

【注解】

題解　靜安辛亥以前研究文學，著靜庵文集宋元戲曲史等。辛亥以後，始專力漢學。成就亦甚弘。遺著甚富，友人集刻爲觀堂集林，未刊者尚多。此篇係由宋元戲曲史中選錄。

雜劇　自宋以後，戲劇遞有變遷，所謂雜劇，大抵曲詞之外，配以說白，滑稽技藝等項，而曲調亦不止一種，故有是稱。

關漢卿　元大都人。今所傳西廂記，或云漢卿撰，或云王實甫撰，而漢卿續之者。又有救風塵等雜劇六十種。

焦理堂　名循，清江蘇甘泉人，乾嘉時經學家，著述甚富。又工文，著有雕菰樓集。

漢宮秋　演漢王昭君出塞事，馬致遠作。

梧桐雨　白樸作。演安祿山及唐事。

西蜀夢　關漢卿作。演關羽張飛二魂雙赴四蜀事。

火燒介子推　演春秋時晉臣介子推逃隱被禁事，狄君厚作。

張千替殺妻　作者失考。演張千殺結義兄妻事。

竇娥冤　演竇秀才天章將女端雲與祭老寡爲童養媳事。

趙氏孤兒　演春秋時晉卿趙朔屠岸賈所害，程嬰與公孫杵臼保全遺孤趙武事。

老生兒　演劉從善晚年得子事。

救

風塵 演汴梁妓趙盼兒救妓姊妹宋引章事。謝天香 演開封府尹錢可智罷名妓謝天香事。馬致遠 字東籬，元大都人。工曲，與關漢卿、鄭光祖、白樸（字仁甫，元眞定人。著天籟集）稱四大家。任風子 演老道馬從義超度甘河鎮屠戶任屠事。賓白 兩人對話爲賓，一人自念爲白。元人造曲，每入場以四折爲度，唱者止末旦二角，雜色入場，有白無唱，謂之賓白。鄭光祖 字德輝，元襄陵人。倩女離魂 唐張鎰女倩娘說中表王宙，重違父命，不得遂其成逑之願，殊鬱鬱爲。旋宙上京，倩娘忽午夜至相與偕逃。入蜀五年，生二子，始共歸寧。既詣鎰，鎰以其女本臥病，怪之，令出見，兩女翕然合爲一體。事見太平廣記，劇卽演此。拜月 拜月亭有南北曲二本：北本關漢卿作；南本或云施君美作，或云非是。琵琶 琵琶記元永嘉高則誠編，演蔡邕登第棄妻別婚事，蓋出之假託；或謂刺其友王某者。西廂記 本唐元稹之會眞記所載張君瑞與崔鶯鶯戀愛事而演之者。黃粱夢 一名邯鄲夢，演唐李泌之枕中記所載盧生遇呂翁夢享富貴事。貨郎旦 演典鋪店主李彥和娶妓張玉娥，因而喪妻破家事。內典 佛家稱佛教經論爲內典。二教論『教形之教稱爲外，濟神之典稱爲內。』小令 大淨沙 無作者姓氏。此詞庶齋（元衢州盛如梓字）老學叢談及元刊樂府新聲均不著名氏。堯山堂外紀以爲馬致遠作；朱竹垞（名彝尊，清初浙江秀水人）詞綜仍之，不知何據。裴公綠野堂 見第一册溪居注。陶令白蓮社 陶令，陶淵明，嘗爲彭澤令。白蓮社見本册三四課注。周德清 字挺齋，元高安人。著有中原音韻。王元美 見本册第五十課注。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文言論著體說明文。評文論詩，舊日總稱爲詩文評，卽西洋「也篩」類之「批評也篩」體。（參閱第五册修辭提示）

組織　首節論元劇價值之偉大，前人未甚留意，氣勢浩瀚，是所謂起筆不平者。

次節，以一問句領起，原承上文，抉出「自然」二字，且窮其故，下一總評；以下乃係分別細論。

次節，論其思想之佳，有偉大悲劇。

次節，論其結構之佳，有意匠經營，以上二節，不過正文陪襯；凡陪襯必先及，正文壓後。

再次，卽到本篇正文，先用一句撇開上文二層，點出題目中「文章」二字，用「有意境」一語下一總評，更分寫情、寫景、述事三層，虛讚一筆，引起下文；

以下數節，歷引曲文，以證其寫情寫景述事之有意境，至「以上數曲，眞所謂」云云一節，作一束筆，與前文照應。

以下更特別論到曲文運用俗語之妙，亦歷引佳作爲證。至「由是觀之」云云一節，作一束筆。

末章更論到小令、套數之妙，且各引最佳者一篇爲例。末節收束，論正文，乃係旁敲側擊法。「文章

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成法立」凡此提示所云，只能就文論文；聞一知十，是在讀者。且若拘執其法，不僅有膠柱鼓瑟之弊，甚恐畫虎類犬，反不美也。

詞藻　本篇有考據，有義理，有詞章，評不勝評，譽不勝譽，但望讀者本年來所學，悉心玩索，以自得其妙。

篇末所引小令一首，套數一套，前人有評之者，附錄以爲研曲之助。

天淨沙，周德清評曰：『前三對，更瘦馬二字去上，極妙，秋思之祖也。』近人任中敏曰：『「人家」間有選本作「平沙」者，似較佳。因前三句祇在設境，未說及人。有「人家」字樣，意將混爲筆及人事，與下文「人在天涯」之「人」且複矣。甚且將疑惑斷腸之人，即在「人家」中也。』

秋思，周德清評曰：『此詞乃東籬馬致遠所作也。此方是樂府。不重韻，無襯字，韻險，語俊，諺曰百中無一，余曰萬中無一。看他用「蝶」「穴」「傑」「別」「竭」「絕」字，是入聲作平聲。「闕」「說」「饜」「雪」「拙」「缺」「貼」「歇」「徹」「血」「節」字，是入聲作上聲。「滅」「月」「葉」是入聲作去聲。無一字不妥，後輩學去。』

五四　漢高祖還鄉

睢景臣

〔哨遍〕

社長排門告示：但有的差使無推故。這差使不尋常，一壁廂納草也根，一邊又要差夫索應付。又言是車駕——都說是鑾輿，——今日還鄉故。王鄉老執定瓦臺盤，趙忙郎抱着渾葫蘆，新刷來的頭巾，恰縐來的紬衫，暢好是粧么大戶！

〔耍孩兒〕

瞎王留引定夥喬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見一彪人馬到莊門，匹頭裏幾面旗舒：

一面旗，白胡闌套住個迎霜兎；

一面旗，紅曲連打着畢月烏；

一面旗，雞學舞；

一面旗，狗生雙翅；

一面旗，蛇纏葫蘆。

〔五煞〕

紅漆了叉，銀錚了斧；
甜瓜、苦瓜黃金鍍；
明晃晃馬鐙，鎗尖上挑；
白雪雪鵝毛，扇上鋪。——
這幾個喬人物，拿着些不曾見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四煞〕

轅條上都是馬；套頭上不見驢。黃羅傘柄天生曲。車前八個天曹判；車後若干遞送夫。更幾個多嬌女，一般穿着，一樣粧梳。

〔三煞〕

那大漢下的車，衆人施禮數。那大漢覷得人如無物。衆鄉老屈脚舒腰拜，那大漢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擡頭覷，覷多時，認得熟，氣破我胸脯！

〔二煞〕

「你須身姓劉？您妻須姓呂？——把你兩家兒根脚從頭數。你本身做亭長，躭幾盞盞；你丈人教村學，讀幾卷書。曾在俺莊東住；也曾與我喂牛、切草，拽壩，扶鋤。

〔一煞〕

「春採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麥無重數。換田契，强秤了麻三秤；還酒債，偷量了豆幾斛。有甚胡突處，明標着册曆，見放着文書！

〔尾〕

少我的錢，差發內旋撥還；欠我的粟，稅糧中私准除。只道「劉三」誰肯把你揪捽住？白甚麼改了姓，更了名，喚做漢高祖！」

【注解】

睢景臣　元代曲家，事實無考。此篇見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套數類中。當時此類歌詞有似現時之大鼓詞及彈詞開篇之類。此篇描寫一鄉人見漢高祖還鄉之狀。

紬衫句　恰方纔也。紬，縐紗也。

大戶句　此謂極似一上等富人。暢好，

甚像也。么頂上也。喬男女喬假飾也。匹頭裹當前也。白胡闌此爲月旗。上作大白圈圈中畫一兎。鄉人不識，故只知爲白胡闌套住迎風兎而已。紅曲連此爲日旗。旗上匡爲紅色之曲線，故云。雞學舞爲飛鳳旗。狗生翅此爲飛虎旗。葫蘆此爲龍旗，葫蘆未知是旗上何物。鋾文義爲鍍，但鋾無鍍義。此或當時方言，或刻本誤文，均不可知。甜瓜句此爲金瓜錘。馬鞚句此爲瀏金攬。長方形面有四小足甚似馬鐙，故有此誤會。鵝毛句此爲掌扇。猛可里忽然間也。俺音ㄢ。第三身領格代名詞。現北方已用爲第二身主格與受格代名詞。胡突處模糊之處也。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散曲之成套者，不成套者即爲小令；但套數不可任意聯成，有僅入套數不能獨立者，有僅獨立爲小令不入套數者，要以元人著作爲準繩。大抵套數猶劇本之無白者，故結構緊嚴；猶詩詞之一題多闋者也。又曲分南北，體裁格律各不相同，本篇係北曲，不假雕飾，純任自然，的係行家之作。近人吳梅庵論北曲作法云：「要識曲譜，要明務頭，要職套數。」又謂「北詞調促而辭繁，下語至難穩愜；且襯字無定法，板式無定律，又不尙詞藻，專重白描，胡元方言，尤須熟悉；字法句法別有一種蹊徑；與南曲之溫柔曲雅，大相懸絕。」若持以與詞較，則平仄通叶，不用入韻，（入聲派作平上去，但南曲仍用入韻。）韻部寬狹不同，句中嚴辨四聲，皆顯見之特點也。至於宮調管色之辨別，其理尤繁，茲

難詳述好之者可參閱李玄玉北詞廣正譜，周德清中原音韻等書。

組織　本篇係北般涉調套數，首用哨遍一支，叙村人預備迎接漢高祖之忙碌。（此曲句法，與常見者迥異，姑置不論。）

次用耍孩兒一支，接叙高祖前引導旗幟。

次用煞五支，（數字倒書爲常，順書鮮見。）疊叙儀仗車駕，及高祖舉止，至三煞尾一轉；二煞以下用追叙法，歷叙高祖微時情況，至謂曾欠錢粟竭力渲染，筆勢恣横有奇趣。

末用尾一支，承一煞而來，故作妙語，愈出愈奇；末句點出「漢高祖」一字樣，趨向極峯，劃然而止，可謂到底不懈。

以格律論，則哨遍，耍孩兒，煞尾，合成一普通格套數，煞之多寡，自二煞至十二煞，並無定式，任人運用。亦有不用哨遍者，皆所習見。

詞藻　本篇多用寓名格，如王鄉老，趙忙郎，瞎王留，胡踢蹬，皆隨意揑湊，取其逼肖鄉人身分。所寫儀仗，皆用鄉人用器作比；稱高祖爲大漢，爲劉三，皆係爲一鄉村人設身處地看出，似此想像豐富，措詞詼奇，那得不令人叫絕。

五五　楊椒山寫本

王世貞

〔生上〕

【縠山月】天步有乘除，仕路如反掌。豺狼盈帝里，筆劍須誅攘！

〔訴衷情〕三年宦興落風塵，事業曉雲輕。昨將舊冠重整，義氣滿乾坤！悲淒楚，淡溫生，笑陽城。萬言時事，千古高風，一片丹心！

我楊繼盛向爲諫阻馬市，謫貶萬里邊城。今因仇賊奸謀敗露，欽陞孤臣爲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之職。……既已感激天恩，敢不捨身圖報！目今蜥蜴雖除，虎狼入室，嚴嵩父子秉政弄權，妬賢嫉能，誅戮上干首相；貪官黷貨，取利下盡錙銖；以刑餘爲腹心，招奸邪爲子弟。若不早除賊黨，必至大害忠良。向日王宗茂、徐學詩、沈鍊等雖嘗劾奏，不過止言其貪污而已，若其大逆無道，聖明尚在未知。下官目覩其奸，豈容坐視！今晚就此燈下，草成奏章；明早上濱天聽。倘蒙見准，朝野肅清，在此一本也！唉，這賊臣僭竊多端，正所謂磬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這一幅有限的奏章，叫我如何寫得盡吓！〔寫介〕

〔解三酲〕恨權臣協謀助黨，專朝政顚覆乾綱！我寫不出他欺罔的暗中腸！他罪惡多端，叫我那一頭寫起吓？有了！我只寫他一門六貴同生亂，更兼他四海交通貨利場。還思想，畢竟是衷情剴切，面訴君王。

〔作手疼介〕呀，我這手指向被問官椮折，終不免有些傷損，纔寫得數行，就疼痛起來！嗳，莫說疼痛，我楊繼盛就死也何辭！

〔前腔〕嘆孤臣溝渠誓喪，祇爲那元惡猖狂！〔又寫介〕我楊繼盛雖非諫官，我若不言，更無人言矣！〔嘆介〕怪當朝無肯攀廷檻，又誰個敢牽裳？奇怪！又寫得兩行，這手指就流血起來！嗟，且由他！我一心要展擎天手，管不得十指淋漓血染章！還思想，此本一上，不要說是言言剴切，只須這淚痕血迹感動君王！

〔內作鬼聲介〕呀，好奇怪！四面絕無人聲，是什麼響？敢是鬼聲？

〔太師引〕細推詳，這是誰作崇，我心中自忖量。我曉得了，也不是什麼鬼，敢是我祖宗的亡靈，恐我有禍，叫我不要上這本吓！敢是我亡親垂念？嗟，我那祖宗，你只願子孫做得個忠臣義

士，須教你萬古稱揚！大抵覆宗絕嗣也是一個大數，何慮着宗支淪喪！〔鬼又叫介〕〔生〕你不要叫了，縱然你哀鳴千狀，我此心斷易不轉，怎能阻我筆底鋒芒！我就拚得一死，也强如李斯夷族趙高亡！

〔燈下鬼現形介〕〔生〕呀，不惟聞其聲，抑且見其形。

〔前腔〕這是幽冥誰劣像？你在此現形呵，似教我封章勿上。你雖然如此，怎當我戇言方壯！〔鬼作悲介〕〔生〕你自去罷，休得要在此悽惶！我曉得了，你也不是什麼鬼，想是我忠魂遊蕩？我就死呵，也須做厲鬼顛狂！人生在世，左右一死，生如寄死誰曰難，須知安金藏剖腹屠腸！

〔鬼滅燈下〕〔生〕可惡那鬼兒竟把這燈兒打滅了！此際已將三更時分，小廝們俱已睡去，〔叫介〕小丫鬟點燈來！

〔生查子〕〔旦秉燭上〕良人素秉忠，封事頻頻上。清夜謾勞神，幽閨添悲愴！

〔生見介〕呀，緣何夫人自家秉燭？〔旦〕此際已將半夜，丫鬟們俱已睡熟，妾聞相公在此喧嚷，故

特秉燭而來。〔點燈在臺介〕〔生〕呀，夫人，好奇怪！下官方纔在此寫本，忽聽得四面牆作鬼聲；少頃燈下現出一鬼，披髮赤身，滿面流血，似有悲切之狀；竟把燈兒打滅去了。〔旦〕此事奇怪，恐非吉兆。請問相公在此寫何奏章？〔生〕此乃國家大事，你問他怎的？〔旦〕妾聞袁盎晁錯契優遊無事，謂之良臣；龍逢比干因諫而死，謂之忠臣。妾願相公爲良臣，不願相公爲忠臣。〔生〕夫人，忠良本無二理，願身之過不過耳。袁盎晁錯契遭逢堯舜，故得吁咈一堂；設使當龍逢比干之時，敢不竭忠盡諫！〔旦〕妾聞君子見幾，達人知命。……況相公職非諫官，事在得已，縱然要做忠臣，養其身以有待，何如？〔生〕夫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呂奉先爲國而殺董卓，鄭虎臣率民而誅似道，匹夫尚然有志，臣子豈容無爲！我自草茅葦布之時，常恨不能見用。今見用矣，猶曰彼非吾職而不言，是終無可言之日也！況今言路諸臣不過杜欽谷永者流，撫拾浮詞以塞責耳，若我坐視，元奸大惡豈能翦除！〔旦〕呀，察言觀色，洞見其衷，相公此本莫非要劾嚴老麼？〔生〕然也。〔旦〕呀，相公吓！妾聞投鼠必忌其器，毀櫝恐傷其珠。嚴老寵固君心，賄通內豎，夏太師且受其殃，曾御史並遭其毒。今上既信他大詐若忠，必罪你居下訕上。倘觸犯天顏，恐禍有不測。相公請自思省！〔生〕夫人，難道你還不知我生平心迹麼！貪生害義既非烈丈夫，殺身成仁纔是奇男子。今日之本我非僥倖不死，

沽名干譽多將頸血濺地，感悟君心。倘能翦除逆賊，得與夏曾二公報仇，我楊繼盛就喪九泉，亦瞑目矣！夫人何必苦口相勸！〔旦〕相公堅執如此，恐我夫婦死無葬身之地矣！〔旦悲介〕

〔啄木兒〕聽哀告，說審詳：自古道「從容就死難，」念曾公忠義遭傷，痛夏老元宰受殃，看滿朝密張羅雉網！前車已覆須明鑒，相公，你休得要無益輕生絕大綱！

〔前腔〕〔生〕夫人，你何須泣，不用傷！論臣道，須當要扶綱植常。我罵賊舌不愧常山，殺賊鬼何怯睢陽，事君致身當死難，夫人，你休將兒女情縈絆，我大丈夫在世呵，也須烈烈轟轟做一場！

〔三段子〕〔旦〕相公，你此心何壯！矻睜睜鋼肝鐵腸。我這苦怎當！哭哀哀兒啼女傷。〔生〕夫人，你譬如杞梁戰死沙場上，其妻哀泣長城喪。卻不道千載賢愚總歸黃壤。

〔歸朝歡〕〔旦〕兒夫的、兒夫的節重義剛，頓忘了終身依仰！今朝後、今朝後未卜存亡，是伊家自貽禍殃！倩誰祈禳！〔生〕我明朝碎首君前抗，夫人，我死之後，將

我尸骸暴露休埋葬！（旦）那是爲何？（生）古人自以爲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我楊繼盛呵，須把我義骨忠魂瘞上蒼！

赤心爲國進忠言。（旦）相公，你休觸天威犯御顏！（生）此去好憑三寸舌，（旦扯介）相公，還是不要上的好！（生）放手！咿，再來不值半文錢！（下）（旦）阿呀，相公吓！

〔哭想思〕今宵不聽妻言語，來朝只恐禍臨身！（下）

【注解】

王世貞明太倉人，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嘉靖進士。楊繼盛得罪下獄，世貞時進湯藥；又代其妻草疏。既死，復棺殮之，嚴嵩大恨。會其父忤以灤河失事，嵩乃構忤於帝，繫獄。世貞與弟世懋伏嵩門請貸，不應，卒論斬。兄弟號泣持喪歸。後嵩敗，世貞累官至刑部尚書。平生好爲詩古文，獨主壇坫者二十年。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而藻飾太甚，晚年始漸造平淡。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嘗作鳴鳳記傳奇以演繼盛被害事。寫本其一齣也。（六十種曲本作燈前修本；今從通稿。）此文依據六十種曲本及綴白裘本鈔錄，兩本略有不同，此從其善者。天步　天運也。訴衷情　詞調名，下文插入說白，詞遂爲說白之引子。溫生　溫嶠，東晉初年人，明帝時爲中書令，王敦忌之，出爲丹陽尹。比還，部署敦逆狀，請先爲之備。敦反，加中壘將軍，率師討平之。後蘇峻反，嶠又與陶侃共破滅之。陽城

唐北平人。德宗聞其名召爲諫議大夫。請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士夫疑之。韓愈至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爲意。及陸贄等以言被貶，而帝怒猶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獨帥拾遺王仲舒等上疏論裴延齡奸佞，贄等無罪。帝又欲相延齡，城曰：『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乃遷城爲道州刺史。

楊繼盛明山西容城人。嘉靖進士。韃靼部長俺答犯京師，咸寧侯仇鸞方主兵政，中情悾怯，請與俺答開馬市於大同，冀免戰事。繼盛以爲仇讎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憾之，下繼盛獄，貶爲狄道（今甘肅縣名）典史。已而俺答敗約入寇。憂懼，疽發背死。追論戮其屍。帝思繼盛言，累遷爲兵部員外郎。

嚴嵩明分宜人，弘治進士，世宗時累官太子太師，爲首輔，構殺同官夏言，恃寵攬權，凡直陳時政者皆遣戍殺。子世蕃尤奸險，爲太常寺卿，父子濟惡。久之，帝寢厭嵩，御史鄒應龍極論嵩父子不法。帝令嵩致仕，下世蕃於獄。籍其家。

招邪奸句指其義

子趙文華等。

王宗茂明京山人，嘉靖進士，官南京御史。時劾戰嵩者皆得禍，中外慴其威。宗茂拜官甫三月，即疏劾嵩貪國八罪。謫平陽縣丞。

徐學詩明上虞人，嘉靖進士，官刑部郎中。俺答薄京師，詔詢制敵策，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因疏陳嚴嵩姦狀甚悉。下獄削籍。

沈鍊明會稽人，嘉靖進士，官錦衣衛經歷。俺答犯京師，詔廷臣議，鍊昌言敵由嚴嵩父子，上疏劾嵩十大罪。帝大怒，杖之數十，謫佃保安。後爲人誣告謀亂，遂棄市。

一門六貴指其子孫嚴世蕃、嚴效忠、嚴鵠、嚴鴻等。

拶音咱。舊時用刑，常以繩聯小木幹夾手指，曰拶。此指以前劾仇鸞下獄時事。

溝渠瞽瞍此用孟子滕文公下篇「志士不忘在溝壑」語意。

廷檻漢

朱雲少輕俠，成帝時爲槐里令。上書言願借上方劍斬佞臣張禹。帝怒，欲斬之。御史將雲去，雲攀折殿檻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帝悟而赦之，命勿易檻，以旌直臣。

牽裳三國時辛毗爲魏侍中，好直諫。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毗諫不聽。帝起入內，隨而引其裾。帝乃徙其半。

趙高秦宦者，好刀筆，仕始皇爲中車府令。既與李斯立二世，復陷害斯，代爲丞相。矇蔽二世，弄權自恣。卒弒二世，立子嬰。子嬰既立，族誅之。

安金藏唐長安人，在太常工籍。時睿宗爲皇嗣，有誣以謀反者，武后命來俊臣鞫狀。金藏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腸出而仆，后令醫入宮，敷以藥，經宿始蘇。后臨視太息，即詔停其獄，不問。

丫鬟婢女梳頭爲兩髻，如丫又也。

皋夔稷契　皋陶、舜之士官。夔，舜之樂官。稷，即棄，舜之稷官。契，舜之司徒，皆盛世名臣。

龔龍逢、夏桀爲長夜之飲，龍逢諫，立而不去，桀殺之。

比干商紂之諸父。紂淫亂不止，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諫紂三日不去。紂殺而剖視其心。

吁嘻　虞典中紀堯、舜與其臣問對間歎辭，此借爲君臣相得之狀。

呂奉先　呂布，後漢九原人，字奉先。事董卓，誓爲父子。獻帝崩。董卓多爲不道，王允密誘呂布殺之，授布奮威將軍，封溫侯。

鄭虎臣　南宋時人，爲會稽尉。時賈似道以姊爲貴妃，累拜大丞相，權傾中外。虎臣之父亦爲所害。元兵迫建康，似道單舸奔揚州，諷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虎臣自請監押抵殺之。

杜欽　西漢人。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奏以欽爲武庫令。後徵入大將軍幕府，國家政謀常與計議。

谷永　西漢人，建昭中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成帝時，王氏方盛，五侯兄弟爭名，永爲五侯上客。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帝與後宮。帝

知之，亦不甚親信。投鼠句諺云「欲投鼠而忌器。」見漢書。夏太師即夏言，明貴溪人，字公謹，正德進士。世宗時爲給事中，以強直開敏受主知。未浹歲超拜六卿，遂參機務，居首輔。嚴嵩妬之，言漸失帝意。嵩浸用事，日相齮齕。以贊成曾詵請復河套事，奪職放歸。嵩復爲仇鸞草奏訐言受詵金，交通爲奸利，坐棄市。嵩敗，家人訟冤，復官，追諡文愍。曾御史曾詵，明江都人，字子重，嘉靖進士。歷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有膽略，善於用兵。立志復河套，條上方略十八事。爲嚴嵩所誣，誅死。隆慶初，追諡襄愍。常山唐玄宗天寶時，安祿山反，顏杲卿爲常山太守，起兵討逆。爲祿山所執，痛罵之。支解其體，罵猶不輟，割斷其舌而死。睢陽安祿山反，分兵下江淮，張巡固守睢陽，扼之。食盡，殺愛妾以饗士。城陷，爲賊所殺。杞梁春秋齊莊公時人。齊與莒戰，杞梁死焉。左傳云：『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梁名）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後孟子謂其善哭，列女傳謂其枕杞梁之尸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漸成現在之孟姜女故事。黃壤猶言黃泉。人死歸葬於地也。禍臨身句疏入後，下繼盛詔獄，杖之百。繫三載，殺之。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與後人補！』天下相與流涕傳頌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瓷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戟去。獄卒如燈，即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比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贈太常少卿，諡忠愍。

【修辭提示】

文體　本篇係南曲傳奇中之一齣。按傳奇乃長篇韻文劇本。近人吳瞿庵論作劇曲法云：『結構宜緊嚴，詞采宜超妙，賓白宜優美。』至結構謹嚴之道，又有「戒諷刺，立主腦，脫窠臼，密針線，減頭緒，均勞逸，酌事實」諸條。而作南曲者，尚有數事不可不明：『一詞牌之體式宜別，曲音之聲元宜調，曲中之板式宜檢，曲牌之套數宜酌。』其詳可閱顧曲麈談，詞餘講義，曲律易知，及南詞定律等書。本篇作者長於論曲，著有藝苑卮言；若論本劇，雖不甚出色，然取材特高，以視淫哇俚鄙者，夐乎遠矣。

組織　首用正宮引子綿山月一支，衝場直起，連後文詞白，敘寫本原由。

次用仙呂宮過曲解三酲二支，敘寫本情形。（按解三酲雖列仙呂宮，管色卻用凡調六調，故與南呂宮、黃鐘宮諸詞聯爲套數。）

次用南呂宮過曲太師引二支，敘燈下聞鬼聲，見鬼形，爲文章穿插，既以暗示厄運，且爲夫人上場牽引也。

次敘夫人上場相勸，僅用南呂宮引子生查子一支，作爲過渡，下賓白甚長，卽下曲文本義。

次用黃鐘宮啄木兒兩支，三段子一支，歸朝歡一支及尾聲一支，包括上文說白，敘夫人勸阻不從事。（曲白犯複，曲家一忌，不可學。）

末用七言四句夾說白中及哭想思一支，作用卽等於下場詩（與上場詩詞相對。）

詞藻　解三醒首二句例必相對。次句正文係「深罪樣暗中腸」六言折腰句；「我寫不出」云云，皆係襯字。襯字之容許，乃曲之特色，故與詞不同。下句正文係七言上四下三句，「我只寫他」亦是襯字；句末可叶韻，可不叶韻，是此曲特點，餘可類推。

啄木兒「念曾公」二句對，下二句亦當對。

三段子起處作扇面對，卽「此心何壯」對「這苦難當；」「矻睜睜銅肝鐵腸，」對「哭哀哀兒啼女傷，」此等對法，實行文藻飾繁複化者。

歸朝歡前數語，原亦應作扇面對，今文字似對不對，亦尙可行，惟六十種曲綴白裘二本，後三語乃割成作尾聲，殊不可解；黃鐘宮以啄木兒三段子，歸朝歡聯成套數，例不用尾聲；且黃鐘尾式，又非七言二句，疑有譌誤。故削去尾聲二字，蓋哭想思一支卽係煞尾，亦不用重頭疊尾也。